鍾祥金石考八卷

〔民國〕李權撰

民國二十二年排印本

序

余與巽孚以光宣之交供職學部爾時國勢杌隉吾輩年事强壯亦思有所建樹國變後遂各自廢棄雖亦以飢阨流徙濡迹都會心固弗屬知無可爲也巽孚乃於其時自敦天素究意乙部之學出其餘緒追網鄉里文獻余既見其刊本鍾祥統文考矣今年夏復自舊都郵所寫金石考示余武昌且屬爲序其書取材備而證據詳義例完整多聞蓋闕雅贍之作堪與統文考并爲方志名篇顧於獨有疑鍾祥在周季爲郊郢其文物遺作早在二千數百年以上何以當日尊彝法物一無發見洎乎南朝南北郢州嘗爲重鎮隋唐以降地介荊襄世與雄都劇郡相爲曹伍其文物當尤不乏顧何以無片石可名於是歎兵禍之積孽無窮與今日有同慨也郢中春秋戰國文物之留遺當新室篡奪平林新市秦田起而擾其後逼近

南陽帝里戰爭不輟其周季文物澌滅無遺也固宜及宋氏南渡後襄鄧隋郢與我蘄黃并爲邊郡金元迭次入寇虜騎縱橫禍尤烈於內寇其六朝隋唐文物澌滅無遺也亦宜然地居衝會旋仆旋繼掃蕩之後建設仍踵前明中葉世宗由之入承大統一時翻敝承平崇飾龍潛之陪都文籍金石之照耀中於全楚清與治平二百餘載上承焜燿流風聲諸金石之文字亦較他郡獨夥遂得畢以供巽孚之搜考又適值戎馬生郊存亡絕續之會巽孚方自廢業於時出其精力效用古人爲鄉邦文獻之幸於是又歎兵禍積孽之餘重賴有收拾之人也比年交遊知舊中爲鄉邦修明統文金石故事者就余所見先有襄陽吳寬仲鑑利襲耕廟兩觀察繼得蒲圻張乾若部長潛江甘藥樵廳長及孝感徐星槎徵君黃冠儒秀才較之承平列郡中心留此事者反更踊進大率無心世事目擊凋廢不忍及吾身坐臨其一旦沉蕪以盡復可假之以娛悅無聊之歲月時世迫之地方亦重賴之後世相需更無論矣故茲編之成時爲之也可爲鍾祥辛者也獨念余與鍾祥有夙緣光緒中年泰順劉蕖川先生宰縣先邀校縣試卷及創建博通書院以經古課士首請於督部張文襄延余主講席一載即編中所收劉公像贊刻石是也因獲盡交郢中士君子暇或携二三子覽勝訪碑自邑達郊徘徊瞻眺今誦巽孚此編不啻重遊是邦恍然別蘇披榛磨崖貞石與父老咨諏故事之時無如其已在鼎革之後也吁可慨也庚午歲十二月羅田王葆心

序

近數百年來海內競尚考古學翁錢王武孫洪嚴劉蔚爲專家有清末葉吳楊羅王復衍其流波而近日之以實地履勘著稱者吾鄂得二人曰鍾祥李濟之曰漢川黃仲良仲良裹糧走天山南北履險如夷世稱今之張博望濟之則親發掘各地古城邑房室洞闥法物風俗一一詳徵博引考證精微而所得古尊彝金石文字暨甲骨尤夥爲今日考據家別開實踐之一大宗世人爭艷稱之而不知其家學有自其乃翁巽孚先生實治金石學者也巽孚襲撰鍾祥耀文考已刊行近復撰鍾祥金石考八卷以示不佞屬爲弁言夫吾國歐陽洪趙諸家集古錄金石錄隸釋隸續諸書出而世重金石之學乾嘉諸儒致力尤深一字之微往復辨難證經補史取材於茲不佞比治乙部雖不專致此學而涉獵所及釋疑訂譌有裨學人

如近日所傳丸山紀功碑好大王碑是也顧鍾祥之爲邑北接襄樊南臨漢水在春秋爲郊郢之地處四戰之衝居中扼要故能禦隨絞州蓼之衆建蒲騷之功逮至孫吳石城迄爲重鎮牙門置戍爲國干城羊公坐鎮荊州因山爲固厥後南北分爭各置僑郡頻年戎馬爭戰不遑金石之輯亦云難矣巽孚獨能上溯嬴周下迄近代摩挲貞石鉤考志乘蒐集成帙可謂勤矣夫靈嚴關中金石之記天門山右石刻之編大都身躋通顯政事多暇幕府賓僚分任纂輯而巽孚則家世儒素官處曹郎一介書生而欲與名公鉅卿爭不朽之業眞所謂難能可貴者矣且人當少壯之時發舒著述誠不可限量及至暮年蕭瑟晚景頹唐壯志雄心都成夢幻而巽孚獨尚友古人孳孳不倦不欲讓其公子濟之之獨享盛名以爲老夫猶能仲毫握管顧盼自豪也擬睇城北想見橋梓著書之樂人生適意之事有以逾於斯乎否耶恐弟庶弼序於舊都寓廬

凡例

一是編專搜金石文字以備一邑掌故其文字間患剝落無從辨識者則節錄概畧俾讀者得以考其大要至文字待考而有碑目足錄者仍按時代先後以次列入藉存撰書人姓名

一是編除有原碑可據者特書存字外餘多就舊志及其他載籍採入故每碑目下必分註據舊志或據某書錄入以著來歷

一金石通例考存佚尤辨欵識是編半從故紙堆中搜出欵識既畧焉未載無從虛搆其或存或佚亦不敢遽作定詞除按原碑可據者書存外概不加以佚字以俟徐考

一原碑現存者其文字往往與舊志或其他載籍間有異同是編或從刊本或從拓片或就二者畧爲增損遇有關考證者必於按語內聲叙以便檢查

一篇後按語均就原文要旨及撰書人畧歷詳爲考核凡撰書人舊志有傳或見職官選舉等表但書有傳或見某表字樣不舉舊志二字以示省畧至見他書者仍詳列書名

一舊志自同治六年後尚待續修是編於舊志所載者既次第收入其同治後所錄寥寥又或但錄碑目知不免遺漏之譏離鄉日久耳目未周邦人君子幸共諒之

一金石不在邑中確係邑中掌故與金石雖在邑中而時代無從確定者另列附考

一碑文有通行各郡縣如明之敬一箴清之臥碑及孔子四賢等贊均非一邑所得而私茲不具載至坊表無文字可錄擬按耆舊列女各本傳叙入編內亦從舍旃

一編內書存者多由戴君颺生代拓原碑或抄碑目惠寄是書幸獲告成實得戴君之助

鍾祥金石考目錄

卷一 周　唐　宋　明

宋石玉
孟浩然像
荊山郭橋記 貞元十年
天王祠堂記 開成二年
郢州孟亭記 咸通四年
寶香亭記
銅佛
白雪樓詩石刻
郢州新建縣尉司記 元豐七年、

郢州孟亭壁記 崇寧五年
白雪樓碑
郢州風土考古記 隆興元年
郢州守孫楙遺愛碑
岳武穆廟記 淳熙七年
新建廂禁守禦營記 淳熙十年
忠孝節義四字石刻
安陸州儒學記
龍山重建白乳高僧塔記 洪武二十二年
吉祥寺鐘銘偈 永樂十四年
御祭昭勇將軍碑 宣德元年
玄妙觀啓源記 天順四年
安陸州重修州學記 成化四年
玄妙觀通明閣碑記 成化四年
勅諭提學碑 弘治十七年
御賜興獻王諡册文 正德十四年
御賜興獻王祭文 正德十四年
五顯廟記 正德十五年
興獻王壙誌 正德十五年

卷二 明

顯陵碑文 嘉靖三年
岳懷王墓誌

岳懷王墓碑
興獻帝尊諡文 嘉靖七年
陽春臺賦碑 嘉靖十年
純德山祭告文
大明恭睿獻皇帝之陵碑
大明恭睿淵仁康穆純聖獻皇帝紀瑞碑
新建承天府題名記 嘉靖十二年
宣諭百姓碑 嘉靖十八年
明故文林郎威遠縣尹蕭先生墓表
歲貢題名碑
明故質菴郭公墓誌銘 嘉靖二十六年

御製恭紀皇考賜修承天府學廟碑嘉靖三十年
重修承天府儒學記嘉靖三十年
明贈監察御史平甫劉先生墓表嘉靖三十六年
郎公去思碑記嘉靖三十七年
御製承天府元佑宮紀成之碑嘉靖三十七年
勅諭碑嘉靖三十七年
諭祭陸母范夫人碑嘉靖三十九年
勅賜吉祥寺重修記嘉靖三十九年
銅鐘嘉靖三十九年
重修東嶽神廟記嘉靖四十三年
素菴戴公墓誌銘

商端愍公碑隆慶元年

卷三明

二忠祠記萬曆元年
陰榆亭石銘萬曆四年
重修東嶽廟碑記萬曆五年
郡守劉公改修學門記萬曆九年
鍾祥縣開學記萬曆十年
重修城隍廟記萬曆十三年
千工壩石橋記萬曆十五年
祖師石像萬曆二十二年
邑侯田公去思碑萬曆年

杜公堤碑萬曆二十六年
重修岳武穆祠記萬曆二十七年
重修岳武穆祠祀典記萬曆二十七年
重修三元觀記萬曆二十七年
郡丞孫公修隄記萬曆二十九年
題宋大夫井萬曆二十九年
孟襄陽小像萬曆三十年
書唐人贈孟襄陽詩萬曆三十年
白雪亭詩碑萬曆三十一年
楊公去思碑記萬曆三十一年
上貞觀修屏壁記萬曆三十五年
萬年碑記萬曆三十五年
邑侯涂公去思碑記萬曆年
重修三元觀記萬曆四十年
尊經閣說萬曆四十四年
魁星樓記萬曆四十四年
重修儒學建尊經閣魁星樓記萬曆四十四年
天地綱常古今名教二碑
司李陳公去思碑
喜雨碑記天啓四年
文昌君石像題詞天啓四年
重修曾家橋路記崇禎六年

重建蓮亭記崇順十三年
鐵象四
卷四清
重修儒學碑順治五年
重修儒學碑順治　年
重修宋玉井記順治十年
重修安陸府城碑記順治十年
重修白雪亭記順治十年
重修白雪亭記順治十年
太守李大宗師德政碑順治十二年
吏隱堂記順治十二年

明鍾祥邑侯蕭公象石殉難碑記順治十三年
明忠烈邑侯蕭公死節處碑順治十三年
白雪亭記順治十五年
司李周公實政紀碑順治十五年
鶴歸亭序順治十五年
公祖張先生墓誌銘順治十六年
甘棠書院記順治十七年
安陸馬郡公修學記順治十七年
林郡丞去思碑順治十八年
諭道人陳貞一保護顯陵碑順治十八年
重修府城隍廟碑順治十八年
司李黃公去思碑康熙二年
荊西道王公去思碑康熙二年
甘霖記康熙二年
甘霖記康熙二年
石城大橋碑記康熙三年
郡伯張公德政碑記康熙三年
南橋碑記康熙四年
郡丞黃公去思碑序並詩康熙四年
築子河造舟碑記康熙四年
重修鍾祥縣治記康熙四年
鍾祥縣題名碑記康熙四年

重修學宮坊表題名記康熙四年
重修安陸府治述事記康熙五年
安陸府題名碑記康熙五年
卷五清
陰榆亭記康熙五年
修隄碑記康熙五年
重建孟亭記康熙五年
詠雪堂記康熙六年
司李史公實政紀序康熙六年
重修府廟後殿碑記康熙六年
郡伯張公鼎建文昌書院記康熙七年

修文昌閣記康熙七年
重建娘娘廟捐施疏文康熙八年
陽春白雪石刻康熙十一年
郢中八景詞石刻
葉先生存沒紀畧康熙十二年
邑侯劉公禱雨碑記康熙　年
鍾祥縣入學碑記康熙　年
明故巡撫湖廣都御史宋公墓碑康熙二十年
三元觀鼎銘康熙二十年
創修寶林菴章馱碑康熙二十年
何象三墓誌銘康熙二十三年

重修儒學告成恭迎御書匾額勅頒學宮碑記康熙二十五年
鼎建三橋記康熙二十五年
重修白雪亭記康熙二十八年
郡伯王公紀績序康熙二十　年
張大任墓碑記康熙二十　年
摹刻王右軍思想帖眞蹟康熙三十三年
義田碑記康熙三十四
處士王暉吉妻陳氏墓誌銘康熙三十五年
趙公講學圖贊康熙三十五年
岳大宗師安郡作人碑記康熙三十五年
重修文昌閣碑記康熙三十七年
興復蓮池碑記康熙三十七年
胡誠齋先生墓誌銘康熙四十年
胡府君墓誌銘康熙四十一年
龔公碑康熙四十五年
胡母邱太孺人墓誌銘康熙四十六年
文學何君妻王氏墓誌銘康熙四十　年
創建陽春書院記康熙四十八年
重修宋玉井記康熙四十九年
重修白雪亭記康熙五十六年
梅仙像贊康熙五十七年
豐鎮雷聲觀碑記康熙六十年

卷六清

安陸營義捐碑文雍正八年
重修孔子廟學廟記雍正八年
郡伯談公去思碑雍正十年
重修孟亭記雍正十年
郡伯偉公重修學院記雍正十一年
昇仙橋記
郡伯周公去思碑乾隆六年
蘭臺書院碑記乾隆十四年
邑侯沈公去思碑乾隆十八年
韓節母張孺人旌表紀畧乾隆二十年

重修安陸府儒學記乾隆二十三年
蕭侯祠記乾隆三十年
蘭臺書院記乾隆三十二年
興順橋碑乾隆三十七年
試院紀事詩并序乾隆四十年
修西門外石橋路記乾隆四十六年
蘭臺唱和跋乾隆四十八年
改建泗水橋碑記乾隆四十九年
明郡守吳公祠記乾隆五十年
重建魁閣書院記乾隆五十六年
黃氏學田碑乾隆五十年

吳樸村墓誌銘乾隆五十八年
流水溝浮橋碑記乾隆五十八年
新建安陸同知分防衙署記乾隆五十九年
府經歷張君暨配朱氏墓田碑記乾隆六十年

卷七 清

邑侯周公重建文昌書院碑記嘉慶二年
白雪亭石刻嘉慶三年
題古佛岩燃燈佛石相嘉慶十二年
移建安陸試院記道光七年
移建安陸試院記道光九年
白雪亭石刻道光十年
銅獅口新建石閘記道光十五年
修建淑陽書院碑記道光十五年
創建漢神廟碑記道光十六年
聽雪樓記
玄妙觀利涉橋重修碑記道光十八年
謝公亭記道光十八年
豐鎮文風塔碑記道光十九年
重修尊經閣記道光二十四年
重修龍山報恩寺記道光二十五年
劉公墓誌銘道光二十五年
重修安陸府署記道光二十六年

修復蘭臺書院碑記道光二十七年
蘭臺書院記道光二十七年
重修文風塔記道光二十七年
文風塔銘道光二十七年
湖北安陸府護城隄記道光二十九年
敬成橋記

卷八 清　民國

知府銜洮州廳撫民同知劉君墓表
邑侯李公德政碑記咸豐三年
敎諭陳先生殉難碑記咸豐四年
安郡重修試院記咸豐六年

鍾熊氏殉夫碑記 咸豐七年
刑公碑 咸豐八年
重建蘭臺書院記 咸豐九年
鄧東山先生墓碑記 咸豐十年
邑侯許公籌撥文昌書院督伙碑記 同治四年
安陸府試院新增號舍記 同治五年
修濬安陸城濠記 同治六年
增立護城隄歲修納課額案記 同治八年
府廟重集歲修碑 同治十一年
重修孟亭白雪亭記 同治十一年
補梅記 同治十二年

重修儒學記 光緒六年
創建試院雨棚開浚溝道記 光緒九年
邑侯劉公相贊 光緒二十三年
郡伯震青彭公重修安陸府學宮碑記 光緒二十八年
郡伯彭公去思碑 光緒二十九年
黃雲仙墓碑 宣統元年
嵩佳太守夫婦殉節處碑 宣統三年
李節母何太恭人墓表 民國六年
雙稀橋題石 民國九年
桂公祠募捐啓刻石 民國十一年
呂母曾太孺人家傳石刻 民國十二年
李氏修復派碑 民國二十年
戴秉彝墓表

附考

慶陽較文碑墨刻
邱郢山刺史遺愛碑
李墓公誌銘
黃仙洞石
樂鵬老人墓碑
百歲碑

鍾祥金石考卷一

邑人李　權博父

周

宋玉石　據鄂州風土考古記及輿地紀勝錄入

宋玉之宅爾石競秀　鄂州風土考古記宋石才儒作時官鄂州教授

宋玉石凡二唐李昉守郡曰得之榛莽間今移在白雪樓前　輿地紀勝鄂州長喬

縣古蹟

按宋玉宅可考者一在荊州一在歸州一在宜城縣而宜城縣南之說出水經注似較可據鍾祥適當宜城之南唐宋以來相傳有宋玉故宅舊陽志謂郡學宮即玉宅故址距闕亞百餘步爲玉侍楚襄當風處附近有白雪樓諸名勝因地命名均寓宋玉歌曲之意以故宅內有井號宋玉井宅內所得之石亦稱宋玉石想見昔賢風流至今未泯述古蹟者所以津津樂道也至二石形質如何有無歎識缺焉未備無從詳識李昉唐人輿地紀勝凡兩見僞志稱宋李昉并云眞宗時任鄂州刺史似以宋初李文正當之不知文正自太平興國後繼趙普爲相無外任刺史明文輿地紀勝係宋王象之作其於宋初故事蹟非漫無所考僞一再曰唐當可正舊志之誤玉有傳

唐

孟浩然像　王維雲　據唐詩紀事及舊志錄入

王維過郢畫孟浩然像於刺史廳後名浩然亭故有憶浩然詩云故人不可見咸通中刺史鄭誠改曰孟亭有皮日休記云　唐詩紀事

唐王維過郢畫孟浩然像於刺史廳後因名浩然亭題云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咸通中改孟亭有皮日休記久廢明萬歷癸卯郡守孫文龍重建並畫像亭中今亭與像俱存而興廢迭更後人補葺思摩詰筆不可復得矣　舊志

按唐皮日休鄂州孟亭記但云王右丞筆先生貌於鄂之亭其原起概未提及至宋李復孟亭壁記謂世傳唐開元間襄陽孟浩然有能詩名雪途策蹇與王摩詰相遇於宜城之南摩詰戲寫其寒峭苦吟之狀於亭亭由是得名而後人謂編摹傳摩詰所寫迄今不絕云云據是以卽踏雪尋梅故事謂襄陽二百餘里在宜城南浩然由襄策蹇經至千載傳爲韻事而史傳未詳卽浩然詩集亦無從考致蝙倪惟元人陽春曲第六卷有孟浩然踏雪尋梅一劇專指襄陽而言未嘗系及茲事姑疑以傳疑可也雖然當宋崇寧時猶稱揚不絕則摩詰揚浩然像於石固絕非虛傳也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著有皮子文藪孫文龍重建孟亭詳三卷

荊山郭橋記　鄂州長史劉丹撰文　貞元十年　據輿地紀勝錄入

按舊志職官表劉丹貞元中爲鄂州刺史風俗內載劉丹記云古風道事有陽春白雪之美或卽摘錄原記云

天王祠堂記　鄂州刺史崔耿撰文　開成二年　輿地紀勝錄入　據鄂州風土考古記及

崔耿建天王之祠　鄂州風土考古記

唐毗沙門天王祠堂記開成丁巳鄂州刺史崔耿撰　輿地紀勝鄂州長喬縣碑記

按崔耿職官表潘岳是碑亦久佚輿地紀勝摘錄原記有今鄂之理古石城戍也郡城跨大江之東數句

鄂州孟亭記　皮日休撰文　成通四年　據皮子文藪及輿地紀勝碑目錄入

明皇世章句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之尤介其間能

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思入詠不鉤奇抉異令讀者東人口者灑灑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懿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際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旣慕其名亦覩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思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貌於鄂之亭每有觀之志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責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

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厮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即命易之以先生姓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賢況以賢者名署於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望人之志宴空豆撤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皮子文藪

孟亭記唐咸通四年皮日休撰云先生襄陽人也說者曰王右丞輩先生貌於郢之亭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後易之以先生之姓云又江陵寄居李耆壽嘉定庚午於郢州白雪樓之側得斷石一塊上有六十五字乃唐率更體文理斷續不可讀其間有孟先生三字終於波動岳陽城五字則知其爲孟亭記今石尚存 輿地碑目

按鄭誠一作鄭敏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鄭氏誠誠雨名均未見無從核定波動岳陽城他本動多作撼孟浩然集及皮子文藪均作動游

以輿地碑目終於波動岳陽城五字則作撼者實非李耆壽待考

寶香亭記 皮日休撰文 據舊志錄入

寶香亭在郡治後左偏蘭臺西隅皮日休爲之記久廢 舊志按原記皮子文藪未載姑據舊志錄之

銅佛 存

佛存城東龍山報恩寺大雄殿中高丈餘舊志稱爲唐貞觀時物重建時於瓦礫中得之寺中又有小佛多尊明正統時所鑄

按杜志峻胡克柔募修報恩寺引略云寺始建自唐爲彌勒禪院迨黃巢脅白乳僧迎刃旌爲忠義忍辱高僧因建浮圖藏骨其下宋開寶二年鄉人吳福捨基與風穴紹禪師宋固因唐也明洪武五年曹國公李文忠擴而新之題以今名則明又因宋也厥後永樂時修之正統時又修之兼鑄銅佛十尊嘉靖己丑重修旋燬於火二十二年僧某勸太監李孟賢郡人宋文昇張裏金數千貫飾無遺金碧璀璨視昔宏整萬歷辛亥又修之至崇禎壬午賊渠謝應龍亦如黃巢掠郢寺燬兵燹順治乙未僧某始募緣郡伯李公起元郡紳閻學劉鑾國及士民等捐助重修煥然復新自唐迄今歷千年而未墜殿東有眞武殿巍龍山之巔與陽春臺白雪樓鼎峙雄冠一郡憑眺江漢雲帆來往草樹秀拱風雨變態豁然目前眞勝境也康熙癸亥僧某復募修此殿殘闕七十二載歲久漸頹惻無復修之者古剎不忍廢乎云云據是則寺建於唐佛或唐代所遺稱至小佛鑄於明正統時引固明言之矣篇中所稱白乳僧及李文忠詳本卷重建白乳高僧塔記胡克柔邑歲貢官均州學正見選舉表

宋

白雪樓詩石刻 張舜民撰文 據漢濱集錄入

和郢守喬民瞻詩第三首收句多情猶憶湖南守一曲陽春白盡頭注云僕舊遊白雪樓見張休詩石刻尾章云美人莫唱陽春曲白盡湖南太守頭今石已亡民瞻詢於老吏遂得其全篇云將復刻諸石 漢濱集

按是時輿地紀勝錄後四句舊志則載其全篇均署張舜民字芸叟號浮休居士漢濱稱張休詩休亨上想蓋浮字其詩云千里塞江統檻流登臨能起古今愁山連巫峽多雲雨路入荊門幾去留千載浪名金馬客一宵沉醉石城樓按郢人休唱陽春曲白盡湖南刺史頭尾句與

漢濱所述雖略有異同然必非另一人可知考宋史舜民本傳貶謫彭州監酒稅其貴堤集載有彭行錄數千言是詩雖未見集中然云湖南刺史其爲舜民作更無疑幾原石既亡喬守是否復刻今已無考姑識屋略如上漢濱集王之寧著之紹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官至資政殿大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職官表喬大觀紹興十九年任郢州民瞻想即其守也

郢州新建縣尉司記 張擴撰文 元豐七年 據東窗集及金石存佚考錄入

九品官視縣尉爲最賤九州之地郢當僻陋州城北百步許尉舍在焉老屋十餘間腐黑橈析遇雨水行堂室中冠巾皆溼蛙蛤爬沙出沒棟間與人爲忤每大風至其上索索有聲座人如揚篩眯人目不得開屋下之人疑將壓焉尉最賤故無錢力可繕完便與歲月因循益老而增朽以壞也予以貧得爲尉不敢擇地故鄉水陸四千里乃不知險且遠郡守憐其眠食於雨暘間也得錢五萬四千尉舍始完予東吳野人無適時才用非所宜仕於此時者故目恐招罪悔尉舍既成自爲之記且

具雙雞斗酒以落之因自曉曰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予愚幸無用於時從下士之列而又易於去就平日學聖人之道將進而行將退而藏亦猶食柤梨橘柚爾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予不知孰爲可不可也楚江之有潛舟有楫使予得南浮瀟湘觀洞庭夷猶於彌漫演迤間東望瀫江接竿鼓枻而游忽焉以清予憂良自幸哉入語妻子曰汝曹姑樸被以待 東官集

郢州新修縣尉司記 張擴撰 元豐七年六月碑久佚 金石存佚考

按張擴字達實一字子微德興人江西通志載擴崇寧中進士是記刻於元豐七年在擴登第二十年以前觀篇內無適時才用非所宜及予愚幸無用於時等語其在未第前因貧而仕可知宋史藝文志載擴東窗集四十卷詩十卷久佚清修四庫時採輯永樂大典裒爲十六卷

郢州孟亭壁記 李復撰文 崇寧五年 據潛水集及金石存佚考錄入

孟亭昔浩然亭也世傳唐開元間襄陽孟浩然有能詩名雪途策蹇與王摩詰相遇於宜城之南摩詰戲寫其寒峭苦吟之狀於茲亭亭由是得名而後人嚮揚摹傳摩詰所寫迄今不絕咸通四年滎陽鄭誠來刺其州語其僚屬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叔孫湫字者貴之也凡書名者皆貶之也安有高士之名曰呼於趨走僕隸之口遂易之曰孟亭唐人皮日休曰先生之作遇思入詠不鈎奇抉異齷齪東人口者灑灑然有干霄之興北齊美蕭愍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曰露沙皦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夫若此言詩非知詩者也吾觀浩然詩高尚馴雅澄淡精緻頗有佳趣難以一一摘句比擬舊志云襄江在襄陽縣南二里三十步出柳子山下分兩派北流爲檀溪南流爲襄水

按方輿記漢水亦名襄水荊楚之間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爲襄襄上也猶書所謂懷山襄陵也又水經云沔水東過襄陽縣北漢水也襄陽耆舊傳云峴首山下漢水中鰡魚極肥而味美土人採捕遂以槎斷水世謂槎頭縮項鰡爲水族之上味浩然嗜鰡魚其詩有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鰡又曰試將竹竿釣果得楂頭鰡此詩人多誦之故杜子美詩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如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鰡予崇寧四年秋九月將漕畿右巡按過郢訪舊亭廢已久矣諭假守錢君邵復立之明年八月再至亭立乃以舊名題之因書幼時所聞及皮日休之論於亭壁 潛水集

郢州孟亭壁記 李復撰 崇寧五年在鍾祥 金石存佚考

按李復字履中長安人元豐二年進士洪邁容齋隨筆及朱子語錄皆極稱其爲人原集四十卷久佚清修四庫時採輯永樂大典裒爲十六卷篇內所稱假守錢君邵聯官表漢戟待考

白雪樓碑 朱鴻臚題字 據李長民書後錄入

朱鴻臚博學工文爲世宗仰晚乃遇聖主自布衣拜官高節懍然暫出復隱予在秀每相見必欵曲因道先正司諫出處大概且謂昔爲京西漕使郢常有題字白雪樓屬予訪焉今幸得於敗壁之下命工拂拭置於後圃庶使前輩高文復傳不朽先是郢中石刻甚富自經兵火惟此碑獨存豈非神物護持以待繼嗣之發揮與 舊志藝文內李長民題朱鴻臚書白雪樓記後

郢州風土考古記 郢州牧校石才儒撰文 隆興元年 據舊志及輿地紀勝錄入

按李長民紹興時爲郢州刺史是文係紹興二十年作俱詳舊志至鴻臚何名司諫何名何年使郢均待考

蘭按班固漢書地理志秦置南郡縣十有八曰江陵曰宜城曰若曰郢此其尤者也釋之者曰江陵故楚都宜城故鄢若作都郢舊志漏鄢字楚別

邑故郢又按司馬遷史記楚世家芈氏居丹陽在南郡枝江縣文王始都郢平王城郢昭王徙都襄王徙陳烈王徙壽春曰郢山是言之楚之都邑可想見也後世不博考詳究異口同辭以今郢州爲郢都流俗信之嘗觀楚成王使鬬宜生爲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見之夫沿漢而下沂江而上則郢在江上而不在漢上沈括存中蓋嘗論之矣今江陵實有渚宮而縣之北有紀南城楚武王伐隨卒於樠木之下今郢州東門外山舊名樠木山上有楚武王廟則武王自丹陽出師至此而卒豈後世見武王卒於此因以爲郢都耶此又不然矣雖然釋漢史者曰故郢而郢爲州爲富水郡或廢或置見唐書地理志謂之郢不無說焉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莫敖患之鬬廉曰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已而敗鄖於蒲騷

夫郊郢者詎非郢州乎昔蒲騷今應城也距郢州甚邇楚師之出鬬廉之敗莫敖之次郊郢以師行道里推之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知正在郢州也謂之郢實郊郢焉謂之石城因岡阜峭壁而爲子城屬縣二曰長壽治慕化安定二鄉曰京山治太平長安移風三鄉其民樸其俗儉其土饒粟麥其產多麋鹿有西北之風焉郡境東抵安陸西抵荊門南抵景陵北抵襄陽界通荊湘川陝陳蔡汝潁之間舟車往來水陸之衝也若夫宋玉之宅兩石競秀梅福之廬煉丹有井龜鶴有池蘭臺避暑之宮雄風自若陽春白雪之曲餘韻莫傳山有子陵之洞世仰高風水有莫愁之溪人詩美景此聯從輿地紀勝所錄與舊志微異聊屈之山鹿湖之靈雨澤應焉高俏之塔白乳之異兇渠懼焉以至新莽肇郢亭之名新莽

舊志誤新郢

王維畫孟亭之像李昉創五客之堂崔耿建天王之祠皆昔人勝概遺迹也夫山川區域之顯晦人物風俗之差殊名存而實亡昔是而今非傳聞之與親見固已迥不相侔況出於千百世之後頹喪毀壞之餘州圖方志之未備遺民故老之罕言欲以參稽訂正祛世俗之惑而信陵谷之傳顧豈淺見謏聞所能要當俟諸閎覽博聞君子舊志

按輿地紀勝是記列郢州長壽縣碑記其已剩石可知惟舊存各志間有錯落亟宜更正以免混淆考班固漢書地理志楚別邑故郢五字係郢原注舊志於若作鄧下漏郢字遂譌亦不文矣按南郡縣十有八作者舉江陵宜城二縣以爲南郡之尤於江陵曰故楚都於宜城曰故鄢於若曰作鄧皆舉班書原注分別申述故於郢復引楚別邑故郢五字自康熙初府縣兩志均將一郢字脫漏後之修志者但抄原文未加審核幾於無從索解此應增者班志郢原注楚別邑故郢即鄖之曰莽曰乱亭是郢亭之名爲莽所改記內新莽肇郢亭之名即本莽曰郢亭而來舊志亦踵康熙府縣兩志之誤改新莽肇爲新郢厥失尤甚觀以下文王維李昉堂耿數句均用人名此句爲新莽無疑此應改者一至山有子陵之洞四句係輿地紀勝所摘錄核與舊志無所較亦似有猶一俗之別此又應易俗從雅也再是記以宋郢州即漢郢縣實具卓識自唐以來地志家皆以郢縣屬江陵而謂郢州本漢之雲杜致考吾縣沿革者於兩漢不能確定所在知若係後人注釋者不知此皆班本文顧炎武謂漢書地理蓋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餘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詳日知錄

郢州守孫楙遺愛碑淳熙　年　據舊志錄入

孫楙孝宗初守郢州建學重士興利除害以惠愛稱民爲立碑舊志

按職官表孫楙淳熙四年任楙一作懋康熙省志作樊誤

岳武穆廟記王自中撰文　淳熙七年　據金陀續編及舊志錄入

予浮九江逾大別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爲虜矣當是時僞齊方張安陸已爲齊守公之引而西也實始破郢郢父老又指予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

侯侯曰鳩木矣予至鄂未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以記屬予岳公事世所稱說者甚多然其言不雅馴以予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敵誓衆言及國家之事仰天樯泗士皆欷歔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遺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莽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有是八者所以名烈蒐然舉入鄂之師以臨襄沔定南陽無敢攖其鋒者其後一出而平虢洛下商於再出遂取許昌以瞰陳留敵人遠畏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服首旌其功立廟

賜謚錄用其後昆之賢賜廟號曰精忠而江湖之民至今繪其像家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其奠食於鄂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予故歷叙其所以爲將者八條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也公諱飛河朔人官至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武穆張侯尚書公仲子尚書公建炎初使虜留數年而歸節比蘇屬國宜其子知所好尚加意忠孝余則東州王自中也（金陀續編）

按金陀續編此記列入百氏昭忠祠內舊志藝文內亦載全文惟志與續編略有增損末段張侯尚書公仲子云云志竟刪去似屬修志者刻意爲之故據續編錄入俾資考證尚書張公名邵宋史有傳侯名孝曾舊志有傳舊志職官表通判關內有王自中恐另係一人廟址在陽春門外碼頭街額題忠臣廟照壁北向跪鐵人四未知何年所鑄也

新建廟禁守禦營記　張昌基撰文　淳熙十年　據舊志錄入

祖宗立國之制以兵爲重雖取守一道原委皆仁而防微遏萌創法乘統於軍制爲尤密親衛殿禁之軍天日龍神爲營既崇於京師節制防閑刺史之名又散於州郡守貳之職先軍後州其屬僉書推判官率領軍事下而曹椽悉曰參軍定民志强主威寧國步而永億萬年之丕基若此鄂爲州當南北之交而使名則防禦領焉中興以來又爲邊衝地望益重軍制尤不可忽始州有禁軍有廂軍自岳武穆復僞齊又益以守禦軍然三營之廢久矣隸於尺籍伍符者僅百數托宿寓爨晨至暮逸烏合萍散間有義屬者又皆僦居錯處無所統一或以詰守者則曰所恃以却敵吾有戍兵又有民兵彼廂禁守禦虛名耳曷陋從簡何爲不可歷陽張孝曾至而慨焉越六月爨封奏陳首以是請迨次年秋邦條益舉民力滋暇乃訪故營地居者綫十數編茅葺葺曾不足以庇風雨餘皆公帑僦地又捐錢以贖之得十之六七爲屋九百楹五五相向

繩直翼張址堅勢宏材良工密於是前之託而寓者率宿於斯爨於斯而僦居錯處者皆得以類相從而無所耗於斯侯之意猶未厭也方且積贏羨以謀全功廣招募以登元籍復割俸緡爲衆室家俾爲生息蕃衍之計識者詫曰此漢晁錯實邊法而唐李德裕雄邊軍比也使爲封疆之守者率如侯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漢水之北白溝河之南其復歸職方氏之籍乎孝曾治行爲邊州第一其於斯役也深得祖宗重州民之意故規模設張不以戍卒民兵爲可恃而經權並用本末兼舉懍然有乾德建隆間氣象識者韙之因錄其實以告後之人俾

勿壞（舊志）

按營築何所遺址已不可考張昌基何人亦未詳

忠孝節義四字石刻　存

每字一石長五尺寬三尺豎於郡學宮明倫堂前相傳爲考亭朱子真蹟

明一

安陸州儒學記 唐志淳撰文 按舊志錄入

國朝之制府學置教授一人治四齋齋置訓導一人生十人歲貢一人廩千石州學正一人齋損府之一比三歲貢二人廩八百石縣教諭一人齋損府二比二歲貢一人廩六百石安陸在國初嘗爲府矣今州州準令得設弟子員三十自元末喪亂郡郭無民居民無師儒生之員粗備而爲師者恒缺學舍亦假他室宇而爲之學舊在城東南隅古蘭臺之左相傳楚大夫宋玉所居有井在焉翰爲衛卒之營久矣洪武四年始即城東北之鎖遠樓爲學以應詔十五年湖廣提刑僉事沈某廉問是州詢其故實乃命州揄其材衛輸其地建廟廡堂宇齋舍門庾悉如

其制主是役者學正劉紹祖也明年營卒不戒於火燬學宮惟戟門西廡在後數年而苟完今曹國公李文忠奉詔而來越三日謁殿庭畢覩宮牆之四周皆臨官衢而講堂之北尚爲衛卒所據即命僉衛者撤其廬而充拓焉於是學宮潭潭囂塵不侵喧譁嘻笑之聲不聞學之師生州之耆舊喜而頌曰昔也湫溢今也有餘昔無墉比今通四衢昔也連甍乃遭吳回今爲一區其永無災不寧惟是宋大夫之居亦不失其舊物矣嗚呼予觀古名士之園池邸第到今存者無幾矣苟有之易而爲浮屠老子之宮者何限孰有如今之爲庠序絃歌而俎豆者乎是殆非偶然矣方今聖天子以崇儒右文爲治內之爲六曹外之爲守令庶職者往往由諸生出而曹國又體朝廷之意作新而勉勵之居是學者其可不思所自奮而自重乎學未有記劉紹祖已滿去訓導熊斌黃汝舟

俾志淳記之惟古賢之記學所以推明立學之初意者備矣茲不敢爲諸生賓告也特記其創建增拓之始末書於石俾後之守是邦司是學者知所自 舊志

按安陸改府爲州係洪武九年職官表任學正者劉紹祖居首訓導熊斌黃汝舟居前曹國公李文忠何年鎖州史無明文考明史李文忠傳以洪武三年封曹國公卒於十七年三月太祖本紀及功臣世表均同據是則文忠鎖州當在十七年以前惟是記稱十五年建學明年毀于火後數年而苟完今曹國公奉詔而來云云似在十七年以後既曰今曹國奉詔而來自非事後追述之詞曹國爲開國元勳史於其卒年似不應舛誤顧與是記顛相牴牾姑錄出以俟博聞君子 舊志淳會稽人

龍山重建白乳高僧塔記 婁妥居士會稽舊志淳撰文並書 洪武二十三年存

洪武己巳歲予留郢中一日報恩寺前住持宗廣詣予言曰吾寺在城東南陬予胥臺之下故彌勒院也院有白乳高僧塔廢久矣今塔重新則以翰之大臣曹國李公鎖吾州而命吾徒以成之且題此山曰龍山

者也塔宜有記敢礱石以請予按唐史及郢志載僖宗廣明初黃巢亂中原剽掠郢復高僧遇害有白乳之異郢人瘞骨而加塔焉高僧無里居姓氏名號且行業不見於他書迄今五百餘年塔不知幾廢興猶灼灼若前日事誠以嗣其法者未嘗絕尊其道者不敢替塔雖廢而其名在其名在則其道在是重建之舉不亦宜乎是舉也助廣募緣者前圓通住持果悟州僧正智迄今住持○香也塔之藏古佛像一辟支佛舍利二柏達師舍利二十碧峯師靈骨一凡所以崇鎖是塔者無不具也塔之高四十有八尺廣三十尺爲十有二級用人之工若干木石甎堊之費若干凡所以莊嚴是塔者無不固也塔之經始以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庚戌成功以二十三年六月己巳助是役者衛僉事彭浩州太守徐彥誠制官陳德及僚屬之賢士民之樂善者也予既爲之記並示之

以銘銘曰云云

按郢州風土考古記但稱高僧之塔白乳之巢兒振聚宗風於茲觀并加地輿地紀勝古蹟內則謂塔在彌勒院白書巢戮一巢僧刀方加白乳流出巢巢之邦人敬禮累土爲浮屠云彌勒院即今龍山報恩寺蓋緣宋明以來之稱說同治志乃以已詳其首之前志均稱塔在報恩寺蓋緣宋一小塔當之似未盡確徐彥碑末銘銅多剝蝕顏難讀未具錄至李文忠卒於洪武十七年闕蓋一小塔當之似未盡確徐彥碑末銘銅多剝蝕顏難讀未具錄至李文忠卒於洪武十七年已詳前考此塔成於洪武二十三年距文忠卒已六年矣年歲尤爲不符據前銅佛條所載胡克柔募修報恩寺引曾稱洪武五年李文忠擴而新之題以今名或係事實然洪武五年安陸尚未改州而胡說亦不知所據仍難臆斷

吉祥寺鐘銘偈 荆岑上泉性源作銘 永樂十四年 存 本山菴優婆塞郝普海謹題偈

按吉祥寺在城東龍山之北唐爲濟雲菴明正統初梁莊王重建賜額據銘鐘重五百斤偈銘未具錄

御祭昭勇將軍碑記 宣德二年 碑在邑西北紗帽山 存

按紗帽山有二塚一爲忠勇將軍王福一爲福之子昭勇將軍王玉碑剝宣德二年遣禮部員外郎丁鎮御祭碑陰載工部照會已故都督僉事王玉欽賜棺槨葬灰夫匠造墳安葬甚悉殆爲王玉立也康熙志未載李杜二志載紗帽山有明勅葬忠勇將軍二塚於將軍冢里姓名及有無碑記俱未詳同治時續修邑志任採訪者親謁其地始悉立碑人顏末闕又得其裔孫諸生曰作幹曰扶玉者所藏家乘具載福洪武時人

太祖平定荆襄從征一日太祖遇賊追急前阻山溪馬不能渡福以身爲梁被太祖躍去回與賊鬥賊斷其首明日太祖求其尸歸金爲頂贈忠勇將軍葬紗帽山之陽其父勅封太子太保金鎖王里賀子玉爲後軍都督僉事卒於洪熙元年御賜葬祭孫勝承世職明行在工部照會曾湖廣等處承宣布政司文內開載祖墓在荆門州上蓄敗魚料站地面今查紗帽山即其處然王玉王勝名載碑記而忠勇將軍明史沒其地事並佚其名同治志據家乘錄之殆足補史氏之闕也又按各志坊表及列女二門均載昭勇將軍王紹先之妻陳氏少喜讀列女傳紹先死事年二十餘事姑以孝聞撫二子成立奉旨建坊旌表流寇陷城年八十氏餘自縊紹先想係玉之後裔雙昭勇將軍職坊立學院後今尚巍然在望附錄於此抑以若王氏之世篤忠貞云

玄妙觀啓源記 賜進士第承德郎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人黎永明 光亨撰文 大中大夫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 前工部侍郎郡人李浩書丹 賜進士第奉訓大夫安陸州知州趙照篆額 天順四年 存

略云安陸城巽隅有道觀額曰玄妙實羽流養眞之靈境其始載籍莫考國初建道官郡有紀州有正邑有會安陸道人楊惟晨首膺道正秩繼惟晨後梅玄玉楊福緣曹福淳數十輩咸克振舉宗風於茲觀并加開拓而壯麗之今年庚辰去惟晨百有餘年在觀之士江曼弘走京師請予記其始末予惟道原於天發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萬世不能易也出此而能與世同久衆人信之而莫疑賢人排之而莫去者其間必有一二偉人高士以扶持而張主之也老君之教其始以清淨無爲怡神養氣爲務固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相侔然有惟晨奉之足俾上下誠信樂施以開百年不毀之基有玄玉諸人繼之益宏益大遂成禽鳥烟霞之會俾上下翕然稱爲靈境正予所謂由一二偉人高士以扶持而張主之者然使今日無曼弘作碑以紀之則甘棠不存召公之澤漸矣豈徒茲觀之勝概有不可存者而諸高士之功行亦將淪胥而亡矣於是乎記

按黎永明字光亨京山人景泰甲戌進士官順德府時以擢中貴擿罷州同知郡志有傳李浩邑人字德廣應正統元年貢授兵科給事中歷官副都御史卒謚忠肅有傳趙照臨淮進士天順二年官知州事見職官表及宦蹟碑末附載姓名甚衆未具錄

安陸州重建廟學記 賜進士奉議大夫湖北等處提刑按察使僉事奉勅提督學校廬陵陳方撰文 正議大夫資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郡人李浩書丹 宗人府儀賓中奉大夫舒城陳賓篆額 成化四年 存

略云安陸古郢地自國初建學歷久頹圮景泰間前知州顧震重修之尋復彫敝天順三年臨淮趙君照來知州事留心學校遂謀訓導湯毓楊景葺修之首捐已俸及勸好義者各助金帛市材募工適學正凌樞之任復能竭力贊襄以終其事經始於成化丁亥二月落成於戊子四月予適督學過之請予記遂志諸石俾繼知是州者知所務云

按陳方何年任督學待考顧震以景泰五年知州事繼震者即趙照均臨淮人學正凌樞訓導湯毓楊景均見職官表陳賓詳後玄妙觀碑碑末附載州判以下各姓名未具詳

玄妙觀通明閣碑記 賜進士出身本直大夫湖廣安陸州知州天臺趙熙宗人府儀賓中奉大夫舒城陳資清丹宗人府儀賓中奉大夫金臺張儀篆額　成化四年　存

略云安陸州玄妙觀在城東一里許先名天慶觀元燬於兵洪武三年冬安陸侯吳復爲指揮使時始施粟帛建立三清殿及方丈數楹至七年乃改名玄妙而觀有通明閣則自永樂丙申道正李玉所創造也歷時既久尋復湮廢成化二年梁府承謝公欲因舊址而重建之乃啓於莊王夫人夫人發內帑金幣數百緡庇材鳩工命旗士陳忠與道正曹福淳道士江旻弘等掌其出納以經營之越二年而功成其規制則上爲通明閣下爲十皇廟又其後佑聖祠莫不高深宏壯丹綠輝映巍然峻然爲郡城東南一偉觀而玉皇四輔與夫太乙北極等衆像亦皆塑給莊嚴肅然有以起人之瞻仰矣陳忠詣予請記其事書以復之俾鐫

諸石使觀者知其所自云

按趙熙見前吳復字伯起合肥人明史有傳梁王瞻迫宣德四年就藩安陸正統六年薨證莊王夫人姓氏未詳府丞謝亦未詳其名陳資張儀時隨梁王就國均官藩邸

勅諭提學碑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存

皇帝勅諭湖廣按察司僉事陳鳳梧朕惟自古帝王治天下者率以興學育才爲首務而學校之興廢人才之盛衰治道之隆替係焉此蓋已然之明驗也今特命爾巡視提督湖廣各府州縣儒學爾其欽哉夫總理一方之學政是即一方之表率也然率人以正必先正已爾其務端軌範嚴條約公勸懲俾爲師爲弟子者一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庶幾儲美有素而待用不乏斯足以稱簡任之意如或因循歲月績效非彰朕將爾責焉爾其勗哉所有合行事宜申明條示於

後其慎行之

大明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學者讀書貴乎知而能行先將聖賢經書熟讀背誦牢記不忘卻從○○○○明○○將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不許徒稽口耳之學將來朝廷庶得真才之用

一爲學工夫必先收其放心主敬事理毋得鹵莽間斷其於修己治人之方○○本○私之○○要體驗精切庶幾趨向不差他日出仕方能顧惜名節事業可觀

一學習舉業亦窮理之事果能精通四書本○便會行文有等生徒不肯實下工夫惟記誦舊文意圖僥倖出身今宜痛革此弊其所作四書經義策論等文務要典實平說理詳明順不許浮誇怪誕至於習

字亦要端楷庶不乖教養之意

一學校不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官賢否不齊先須○○德行觀其文學果所行所學須禮待之若一次考驗學問疏淺有怠於訓誨者姑誡勵之令其進學改過再考無進者改○吏部別用其貪浮不肖實跡○聞者不必考其文學即拿送按察司問理吏部選有學行者往補其闕

一師生每日坐齋讀書及徵逐會饌有事○與膳夫齋夫府學膳夫四名齋夫八名州學膳夫三名齋夫六名縣學膳夫二名齋夫四名不許違誤缺役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爲民廩膳增

廣未及六年者批加○淵勉勵進學

一生員之家并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有司務要遵行不許故違

一凡巡視學校水路乘驛舟陸行乘○○○○○○○○○○○行陸路與官驢俱廩給

一府州縣提調官員宜嚴○生徒不許○○○○○○○○○○齋房等屋○壞即辦料量○修理若恃有提督密職爲學校中一切合行之事推故不行用心整理者另加○罰懲戒

一所過之處遇有軍民利病及○○官吏貪○○○○○○○○○○○○質奏聞

一本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軍民人等訴告○○○○○許受詞狀輕則發下所在有司問理重則送按察司提問

一科舉本古里選之○○○○所取舉人名數已有定制近來奔競之徒利他處學者寡少往往赴彼投充增廣生員詐冒鄉貫隱蔽過惡

一概應試所在教官僥倖以爲己功及其弊滋○○後○許違者聽本職及提調科舉官監試官拿問

一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不許侵越提督者職事若以公務至府州縣亦當勉勵師生勤力學業不許推託不理若提調官員行止不端許巡按御史指實奏聞

一所轄境○○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暫理武職子弟悉○其有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其中有能習舉業者亦聽其就科舉

一各處歲貢生員照例將食糧年深者嚴加考試不必○○如果年深

者不堪充貢就便照例黜罷即將以次者考充務要通曉文理方許起送赴部

按明史選舉志生員入學初由巡按御史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正統元年特設提學官專使提督學政南北直隸俱御史各省參用副使僉事天順六年各賜勅諭十六條俾奉行之至此須勅諭乎否通行吏無明文計僅十五條當係弘治時所重頒原碑間有剝落然於明代右文之治可見一班爰亟登之以補吏氏之闕陳鳳梧到任年月省志未載詳考江夏縣志載鳳梧所作學記有弘治乙丑鳳梧來典學事語乙丑係弘治十八年碑書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當係奉勅諭之日鳳梧字文鳴太和人見江西通志

御賜興獻王諡册文　正德十四年　存

制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有爵者沒必有諡爵以貴其身諡以昭其行此古今不易常道也叔興獻王孝友性成仁明內蘊令聞早著宗室稱賢宜福壽之兼隆以光重于藩輔而遽嬰疾疫藥石勿瘳哀訃倏聞曷勝痛悼敬申册命永表親賢茲特諡曰獻靈爽不昧庶克歆承

御賜興獻王祭文　正德十四年　存

按碑載祭文五篇第一篇皇帝遣武安侯鄭綱賜祭二篇文殘缺三篇慈壽皇太后遣本府承奉正張佐賜祭四篇憲廟皇妃遣本府承奉副黃英賜祭五篇則附載北京文武各官員太傅定國公徐光佐等致祭之文均正德十四年十月惟祭日略有先後也

五顯廟記　周詔撰文　孫交書丹　沈文華題額　正德十五年　存

畧云郢城之南玄妙觀之側有五顯靈順廟創自元末國初其地寬廣永樂間禦故鼎新反致湫隘弘治癸丑安陸義士孫宏翟目覩廟宇迫狹欲圖宏敞力絀未逮洎正德己卯興藩義士陳英范果郢州李銳商大魁輩募欵重修恢拓垣宇廟貌一新乃礱石爲碑徵予記其事因係之詩曰郊郢陽城雜還民廬玄妙觀側五顯神居廟貌洋洋威靈赫赫血食一方雨暘時澤體陽福善體陰禍淫吉凶不爽智愚咸欽予爲揄揚欲感善信有誠有神捷桴響應勒碑刻文式紀神功揭度祈禱悉至

恪通

按周詔未詳職官表謂導有周誥或係誤詔爲誥興孫交邑人字志同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卒謚榮僖事蹟具明史本傳沈文華邑人字崇實弘治丙辰進士官至陝西提學有傳

興獻王壙誌 正德十五年 存

王諱祐杬乃憲宗純皇帝之第三子母邵氏成化十二年七月初二日生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封爲興王弘治七年九月十八日之國湖廣安陸州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以疾薨享年四十四歲妃蔣氏中興兵馬指揮蔣毅之女子一人女二人訃聞上輟視朝三日遣官賜祭仍命有司治喪如制慈聖皇太后憲宗皇妃及文武衙門皆致祭焉以正德十五年四月初三日葬于松林山之原嗚呼惟王宗室至親享有大國仁厚恭愼人無間言夫何一疾遽致不起豈非命耶爰述其概納諸幽宮用垂不朽云

按此誌方石二一書皇明興獻王壙誌一卷誌文自係初葬時納諸幽宮建嘉靖建陵始行掘出與謚冊文祭文兩碑均存顯陵內

鍾祥金石考卷二

邑人李　權撰

明二

顯陵碑文 世宗撰文 嘉靖三年 存

皇考恭穆獻皇帝乃我太祖高皇帝玄孫憲宗純皇帝次子孝宗敬皇帝長弟武宗毅皇帝之叔父也以成化丙申降誕母乃憲廟孝惠皇太后邵氏也早膺憲祖之命出閣授學經書默契道理貫通暨受孝伯考之命以金册封王國號曰興出就湖廣安陸州爲國都錫以恩賚倍於他藩我皇考紀恩詩記之詳矣惟我皇考以宗室之親近親之長昔承憲宗之嚴訓並奉孝伯考之嘉謨恪守祖訓治隆一國敬愼而明修國祀社稷山川罔不鑒歆忠謹而臣事兩朝孝廟皇兄屢加褒獎誠已以致於親迎養之辭已着於遺治之疏寬仁以撫其下士夫百姓每形於稱頌之詞至於謹水旱之災軫國民之苦修身齊家而明德睦族之道循次允行講學窮理而樂善好古之心惟日不足燕居清暇游心詩書凡天時人事古今事變之蹟皆欲考其淵微究其旨趣此含春堂詩所由作也及愛育朕躬撫教眇質若訓以國政則曰堅遵祖訓恪守吾行訓以進學則曰求道親賢勉體吾志又至口授詩書手敎作字有非筆墨間所能述者矣方當日聽嚴訓膝下承歡忽爾皇天降割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辰時上賓朕以孩童孤昧之年上奉聖母日惟號泣苦痛五內摧傷隨遣使聞于聖兄蒙恩賜以嘉謚命武職重臣以主祭弔又命文臣一人以掌禮儀及賜勑命朕暫理府事朕乃告於國社國稷等神請於聖母謀於士民擇境內之松林山以爲陵墓之所即奏於

聖兄越九月餘式惟明年三月發引朕親奉靈輿安厝於此又越一年我皇兄龍御日昇遺詔遵我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下命朕入承大統當是之時即命禮官議處應行稱號等項事宜乃泥古弄文援據非禮欺朕冲年幾於倫常失序治理茫然荷皇天垂鑒祖宗佑啓於嘉靖三年上尊號曰恭穆獻皇帝陵曰顯陵遣官以奉其祀經營設置一如祖宗之制今思若不刻以金石曷以昭示後人也用是稽首敬述復係之以詩曰惟我皇考德配於天聖功昭赫容德敷宣親賢爲善仁孝罔遷宜享茂祉以壽綿綿忽爾不豫親輿上旋痛哉哀哉慕戀拳拳予方童昧晨夕震顛勉紀乃事孤子誰憐上荷聖母愛護生全卜求吉兆豐土深淵官占既協松林之巔神宮固密扶輿往焉奉安元室悲號伏前暨予紹統追思曷宣薦名顯陵設官衛環紓我至情以報昊天願祈

昭鑒永奠萬年嗚呼微衷痛徹九泉

按明史睿宗列傳嘉靖七年命張璁等集明倫大典成加上尊謚曰恭睿淵仁寬穆純德獻皇帝親製顯陵碑文封松林山爲純德山云云又嚴嵩傳七年嵩奉命祭告顯陵還奏有碑入漢江河流驟漲語是此碑係七年所立惟碑文但稱恭穆獻皇帝謚以世宗本紀俱三年四月所上尊號碑署嘉靖三年與本紀適合至七年所製碑當係後列尊謚文

岳懷王墓誌　張璁撰文　據舊志錄入

是爲岳懷王之墓者弘治庚申六月十二日甲午王之生也越五日己亥王之薨也夜月皇華旁有瑞光生之異也大風揚沙吹物飄空薨之異也王乃恭穆獻皇帝首子也章聖皇太后所出也實皇上兄也夫王生奚自也薨奚歸也皇上亶聰明作元后大命之既集也皇上之入繼大統也以倫序也遵祖訓也以爲宜舍其父母而不尊崇者廷議也以爲不宜舍其父母而不尊崇者張璁議也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者皇上因心之孝也王爲皇上五日之兄也獻皇帝章聖皇太后爲皇上終身之父母也五日兄弟尚不忍忘況終身之父母乎王追册爲岳王者因郡名也謚曰懷者孔懷之情也墓有祠宇春秋有享祀備成人之禮也所謂愛之斯弗忘敬之斯兼其道然也夫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皇上所以爲堯舜之主也爲人倫之至也皇上命大學士楊一清爲王碑文徵諸明也命張璁爲誌藏諸幽也王誠有知必曰誌吾墓者大學士張璁也是不負吾之父母兄弟者也

按王名厚熙生五日而殤嘉靖四年贈岳王謚曰懷張璁以六年十月任大學士七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上典獻尊謚曰恭睿淵仁寬穆純德獻皇帝當係七年六月以前所作　舊志

岳懷王墓碑　楊一清撰文

按楊一清字應寧卒謚文襄正德時結張永誅劉瑾功在國家大禮議起一清頗趨張璁璁驟顯力引一清及一清黨召謝遷又因璁璁多所更建稍爲援抑璁乃多方排之事蹟具明史本傳

興獻尊謚文　世宗撰文　嘉靖七年　存

朕聞天子之孝以尊親爲大而尊親之大又無過於顯稱也朕宗支蕃服以倫序承天明命應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泰皇兄遺詔入繼宏圖是皆賴天地大造祖宗餘陰我皇考聖母慶澤所鍾故衍及於冲人獲登大位自即位之始首命廷臣集議稱號等項一則引宋濮懿王之事二借程氏之臆說三用曹魏之私詔厥後議奏不知凡幾所幸天鑒在上陰騭斯倫今年夏五月朕思皇考稱號未當乃謀及師保輔導之臣會大典告成之日是爲六月一日輔臣連僉以對宜加尊號以盡孝思遂勅禮部議應行事宜朕親定尊謚曰恭睿者言溫恭睿聖之意曰淵仁者言深仁流慶之意曰寬穆者言溥大清肅之意曰純聖者言純一通

明之意又獻之一字爲聰明睿知之意況先廟之所錫夫純一二字亦我皇考之嘗自號者也卜七月初十日吉時遣官祗告於天地宗廟社稷朕親奉玉册玉寶率文武羣臣躬詣世廟加上皇考尊謚曰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嗚呼我皇考睿功聖德巍巍乎蕩蕩乎無可得而形容之也豈言辭所能盡但人子一念孝思出自衷情庶幾仲予追慕之誠耳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用是復刻諸貞珉藏陵殿之隙地以示後人

按此碑各碑均未著書丹姓名以字體考之大半分宜手筆此碑其一也

陽春臺賦碑　興王撰文　嘉靖十年　存

宋大儒朱晦菴先生疏朱詩葛覃云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夫事寓乎情情溢於言言之直而情之婉雖不求其賦之工而自工矣屈

宋離騷歷千百年無有譏之者直以事與情之兼至爾下逮相如子雲之倫上林甘泉等篇非不宏且麗然多斲於詞躓於事而不足於情焉雖然亦豈易及哉予荷皇上恩封於安陸距國之西數十步許而有山兀然乃舊陽春臺址嘗蕭宮僚登之見其山川獻秀雲物紆青誠可樂也而或樂縱心侈恩乎殿治以圖報哉因賦其事以自儆而情之婉否雖予亦不之知焉

赫皇祖之貽謀兮樹磐石之長策累大造之德基兮蔀盭斯之蟄蟄咸明顯以康乂兮遞世王之相襲捱勅度之式遵兮曷山川之國邑予仰祖考之丕烈兮膺金册其輝煌受赤社之介封兮宅楚壤以恢疆聿司空之告成兮乘玉節而辭天王浮大江以戾止兮撫形勢而鎮定乎一方貧賢哲之多遺址兮偉陽春臺之佳麗嗟郢客之歌陽春兮曲窈渺其誰繼雖伊人之不作兮豈無來者之風致覩斯臺之凌跨宇內兮萃羣秀其無際近日月之耿光兮延照臨以開霽煥雲霞之精采兮燦綿綺之相綴獻峯樹於天外兮翠鬟疊如羣髻朝漢水於沃閑兮奏萬里而超遞卉木林林而蓊蔚兮排簀簧與松桂馴鳥獸以翔鳴兮曷禁弋人之媒翳慨崇臺物色之舒變兮振古初以迄今紛智愚之異趨兮杳不知其何心或遭讒賊而弗已兮欲回君意而自沉或賦神女而匪誕兮欲規君於荒淫或奔吳報楚而慘及黃墟兮豈忠貞之不卒或倚秦牆乞師兮竟免宗國於顛蹶或强諫懼兵兮柔從君以自刖或指方城而盟綏德兮挫齊威之矜伐要之霸不足以恃兮純王道斯無闕混王霸之莫辨兮間誠僞之不容髮並是非以烟消兮惟茲臺之存控古今奇勝兮何人事之足云惟國之有臺兮觀察災祲而茲臺之遺兮恐盤

游而莫之禁噫非朝廷之所封兮予亦何得而有之凜皇訓之可畏兮寅夙夜以守之侈姑蘇之殫力兮荒麋鹿之可悲美章華之集怨兮攘衆心之悉離止九層之危殆兮嘉晉靈之納諫貯銅雀之歌舞兮憯曹瞞之傾患竊謹獨以自鑒兮慄惴惴其匪康慎刑德以協中兮敢違汨乎天常泯怨誹之不作兮惠人心於矯攘屏宵人而弗邇兮親方正之賢良懲臺榭之蕩心兮息廣厦而搆虞唐鼓南風之絃兮賡陽春以超軼歌湛露之章兮感曠澤以怡悅思對揚之莫既兮罄予心之惓惓勉保障之無怠兮庶幾慰九重之恩憐寧皇圖於不拔兮屹然如山之不震焉流天潢之滾滾兮光玉牒之綿綿匹皇休於億千萬載兮豈直一臺之可傳誦曰皇恩霑霑享封國兮臺觀奇麗樂無極兮盤遊勿制基禍患兮居今鑒古勉輔翼兮恪度殫心酬聖德兮

弘治十年丁巳冬十一月吉旦大明興王書於中正齋

朕皇考恭睿獻皇帝所製陽春臺詩及賦者詩既奉刊貞珉茲得原任引禮舍人傅貞以賦奏亦見忠意朕復命亞司空奭再立石而奉刊之俾來者知所○○○是賦與詩俱載之皇考恩紀含春堂詩集中斯舉不過識朕皇考神遊嘗及之地若夫論古今事迹人物形勝與朕皇考自叙所謂皆載在茲賦固已昭然燦然矣朕不必復贅矣謹述此以恭識焉時嘉靖辛卯秋九月吉旦

省志稱原碑建於弘治十年大明興王書於中正齋嘉靖辛卯世宗跋引禮舍人傅貞奏亞司空奭再立石云云按跋稱再立石者謂陽春臺詩既奉刊貞珉再將此賦立石非謂先有原碑重爲立石也當興王書此賦於中正齋後想爲原任引禮舍人傅貞所寶藏至嘉靖辛卯傅貞奏聞世宗乃跋數行命亞司空奭立石細玩跋語本自了然是碑現在陽春臺惟跋稱陽春臺詩奉刊貞珉今已無考矣

純德山祭告文 嘉靖十年 存

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甲申朔越十八日辛丑皇帝遣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凌相致祭於純德山之神曰朕惟皇考神魄奉安於此禮宜進薦稱號以祀方澤茲敬名爲純德山謹用祭告神其鑒知謹告

按純德山原名松林山凌相待考

大明恭睿獻皇帝之陵碑 存

大明恭睿淵仁康穆純聖獻皇帝紀瑞碑 存

篆額尚存碑文盡沒

新建承天府題名記 茹鳴金撰文 嘉靖十二年 據舊志錄入

當嘉靖十年禮臣上言安陸爲獻皇陵寢重地宜改州爲府如鳳陽故事以重根本上從之欽定府曰承天縣曰鍾祥而改建其規制創所未

有凡發序之專設師儒之增置撰於二京而府之命名亦與順天應天等乃官僚則猶曰刺史也倅也判也曾不殊於列郡聖意深穆未易窺測而張官置吏自予今日始則未可無一言以識不忘予惟古之人建非常之業成莫大之功者其守甚定其慮甚遠而其身亦遂至叢謗乃事久論定天下韙之蓋議多同異功非歲月跡難於表暴而心實無瑕故天下終諒之也予以司徒郎出守承天豈不曰重明首都稱榮擢奇迺哉會太倉事劇難於受代越半年而始蒞郡治時郡縣之設亦已半年矣而尚無成議予乃經營區畫拮据匪懈具工鳩材度幾旦暮即事矣而當事者轉徙不一僉議未定幾爲道旁之舍至十二年而營建之命始下於是新創之治不踰年而底績予政謂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而卒不免於口嘖有煩言今當道覈其事燭其是非然後予之心跡得以自白古語云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而今有家矣予又何惜焉獨惜夫創始者之勞而艱享成功者之逸而易也予恐後之視爲易而忘其難故叙同官者之姓名並及創造之難詳書於石以詔來者 舊志

按茹鳴金無錫人癸未進士嘉靖十一年知府事見職官表

嘉靖宣諭百姓碑 嘉靖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據舊志錄入

畧云說與故里衆百姓每我的父母昔在孝宗皇帝時封國在這裏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天位我今爲父母來到這裏你每也有舊老的也有與我同後生的但只是我全殁德行父母都天上去了這苦情你每也見歷我今事完回京說與你每衆百姓各要爲子的盡孝道爲父的教訓子孫長者撫那幼的幼的敬那長的勤生理做好人你每依我此言語非我不能深文以便那不知文理之人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記

着仍賜父老從宗等百四十四名人米四升肉三觔酒一瓶寶志

按寶志敎此碑在鼓樓坡今已無考矣

明故文林郎威遠縣尹蕭先生墓表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門人張淳撰文 賜進士第廣東按察司僉事前兵科給事中商大節篆額 湖廣布政使德府知龍陽縣事文林郎吳興許科書 丹存

蕭先生卒且廿又七年矣墓木拱且抱矣而未有表也其子錦衣衛冠帶總旗伯九成仲九韶季九德惕然興懷愴然流涕再拜而言曰先君與子辱有一日之雅墓表當屬子子方翺翔仕路間故託諸○丈御史儲邦掄邦掄自致政歸恒多病近又作古人矣子今禫服已除願乞一言以光泉壤可乎予少也遊先生之門受敎愛獨深義弗敢辭謹按先生諱綬字文卿別號竹窗生於成化壬辰卒於正德乙亥享年四十有四歲葬於東山厤李冲之陽父鳳海母包氏配孺人秦氏各合葬一兆

其先爲江西臨江之新淦人祖孝先有隱德洪熙元年隸籍北京彭城衛弘治三年選鳳海充興府校尉甲寅年隨獻帝駕之國安陸今改爲承天府帝雅尚儒賜先生白金爲築室費且勉學焉先生得肆志於學舉儒士膺弘治戊午○○鄉薦帝又資路費焉帝可謂知人矣先生值數奇三屆禮闈以親老家貧遂就四川新都敎諭得迎養焉新都舊乏科○先生明於易故新都之習易者十之九先生爲之解其疑難析其旨歸日有覆試月有課試凡六年於是庚午科得二人焉癸酉科又得二人焉新都人士咸嘉異其庸是歲有膺○貴聘主文衡事竣方上○官而長寧令尹之命下矣先生至長寧居數月適舊尹辦復其官遂改先生爲威遠令復任方數月吏恐恐然以○民欣欣然若得慈母奈何偶得一疾奄忽去逝矣時正德十年正月也嗚呼惜哉予嘗竊窺先生之爲人也溫恭詳雅寡言笑喜怒不形雖在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與人有禮雖僮僕不狎侮可謂粹於所養矣及門之徒前後數十人循循善誘皆爲名士郢中言易者爲稱蕭先生爲文必本於渾厚切實不作浮華之語識者知其爲瑚璉器敎人必依孝弟忠信鄙譎詐而貴行檢識者知其可爲社稷臣奈之何天不祚德强仕之年爲令未幾溘然以沒不得展所蘊嗚呼惜哉先生茅索茸廬僅足以蔽風雨今觀其子委蛇於縉紳間甲第連雲腴田千頃其成立昌大有如此亦可以占先生之澤矣又○○諸先生之○敦樸愿確與人无競觀其與其配俱克勤克儉後先生十餘年始卒積德累仁有如此○知諸郢之慶吉未艾也嗚呼豐其德而嗇其壽深所養而不得一究厥施天果何意哉留有餘不盡之意以遺子孫天○以○也是故表其墓所以告蕭氏之爲孫若

之爲人也溫恭詳雅寡言笑喜怒不形雖在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與人有禮雖僮僕不狎侮可謂粹於所養矣及門之徒前後數十人循循善誘皆爲名士郢中言易者爲稱蕭先生爲文必本於渾厚切實不作浮華之語識者知其爲瑚璉器敎人必依孝弟忠信鄙譎詐而貴行檢識者知其可爲社稷臣奈之何天不祚德强仕之年爲令未幾溘然以沒不得展所蘊嗚呼惜哉先生茅索茸廬僅足以蔽風雨今觀其子委蛇於縉紳間甲第連雲腴田千頃其成立昌大有如此亦可以占先生之澤矣又○○諸先生之○敦樸愿確與人无競觀其與其配俱克勤克儉後先生十餘年始卒積德累仁有如此○知諸郢之慶吉未艾也嗚呼豐其德而嗇其壽深所養而不得一究厥施天果何意哉留有餘不盡之意以遺子孫天○以○也是故表其墓所以告蕭氏之爲孫若

曾者歲時修祀庶有感於斯文也

按此碑雖未載建立年月以原文考之蕭先生卒於正德十年歷二十七年是爲嘉靖二十年張淳邑人字潤之正德甲戌進士隆慶元年贈兵部尚書附明史翟鵬傳商大節詳本卷商歸愿公碑許科未詳爲內所稱儲邦掄想亦邑人惜無考

歲貢題名碑 存

馬玉 應洪武二十二年貢授四川成都府中江縣敎諭

李本 應洪武二十二年貢授四川瀘州合江縣敎諭

唐恕 應洪武二十八年貢授四川馬湖府推官

胡敏 應洪武二十九年貢授工部主事歷陞浙十六年貢授江西昌左衛經歷

左鈞 應洪武二十年貢授四川馬湖府推官

胡敏 應洪武三十年貢授四川馬湖府知府

魯清 應洪武三十年貢授四川馬湖府○官司吏目陞兵馬司指揮

譚淮 應洪武三十年貢授浙江杭州府推官

梁用 應洪武三十一年貢授戶部主事歷陞四川重慶府知府

周文 洪武間以經明行修舉任京山縣訓導

胡常 應永樂元年貢授交趾北江府武寧州安豐縣知縣

胡修 應永樂二年貢授交趾清華府愛州知州

傅廉 應永樂四年貢授鴻臚寺序班

武斌 應永樂四年貢授陝西臨洮府推官

曹璧 應永樂四年貢授江西建昌縣知縣

韓銘 應永樂六年貢未仕卒

楊亨 應永樂七年貢任山西按察司知事

崔魁 應永樂七年貢未仕卒

劉芳 應永樂八年貢任福建道監察御史

曹敏貢應永樂九年未仕卒　黃琦貢應永樂十年未仕卒　周南貢應永樂十二年未仕卒　孫靳貢應永樂十三年未仕卒

汪守善貢應永樂十四年未仕卒　裴禮貢應永樂十五年未仕卒　吳俊宣德七年貢任大理寺右副卒　阡府知府

李浩正統元年貢授兵科給事中官至右副都御史　陳良貢應○○○年　劉英任應順○德○府○相年鄭縣知縣　劉善貢應○東○兗○州○府○年任通判　商汝舟貢商義之子任福建邵武府○經○歷年

呂敬貢應任○知○縣○年　呂忠貢應任○知○縣○年　王教衡江西○新○建○縣年主簿任　馬源○應○○

朱廉貢應任○縣○丞○年　徐淵貢應任○主○簿○年　馬聰　李瑄年貢○未○仕○　陳綸○應○○

梁堅○年貢宋仕卒○○　劉瑀山東○○城○縣主簿　李潮任浙○江○臨○安縣貢　劉恭任應江○西○南○城縣貢

胡驥貢應任○主○簿○年　廖從禮貢應任○府○知○事主簿　鄒傑雲南廣通縣知縣貢任　裴清四川萬縣五年貢任主簿

胡敬例入監例官帶年　趙价監任雲南廣西府知府　江仁貢未仕卒　王忠四川永川縣主簿任　李仕俊廣西天河縣訓導任

周旋貢任○四○川○重年

陳裕四川○○○○年貢任知事　盧英入監任鴻臚寺序班　崔華年限年例

高昭人監任縣丞　周祚河南安陽縣縣丞　陸遠八年貢

彭謹四川重慶府經歷　李春貢未仕　王綱河南安陽縣縣丞

張璇鴻臚寺序班　李玉浙江處州府檢校　劉珍貢未仕　高

嚴謙京山人河南鎮平縣訓導　李楨河南彰德府檢校　周

劉銘大都○都司○都事　劉恂南京○兵馬司指揮　何

商正廣東德慶州訓導　梁東二十三年貢未仕　沈浩都司都事陞信邃縣知縣卒　吉昇建縣縣丞卒於官　王价治六

孫明廣東連山縣知縣　王宣江西寧州判官　譚能未仕卒九年　張潤州蓋設長十年官司吏目　楊銘貢未仕卒一　徐永明京山人任江西臨江府經歷　趙文江西廣信府知事　易贊未仕　李鐸

任雲南府照磨　周南貢未仕卒　孫靳未仕卒　黃琦未仕卒

汪守善貢未仕卒　裴禮貢未仕卒　吳俊寺右副都御史　陳良

李浩中官　劉善山東○兗○州○府通判　商汝舟任福建邵武府○經○歷年　呂敬知縣任　呂忠任○知○縣○年

朱廉任○縣○丞○年　徐淵任○主○簿○年　馬聰　李瑄年貢○未○仕○　陳綸○○

梁堅○年貢宋仕卒○○　劉瑀山東○○城○縣主簿　李潮任浙○江○臨○安縣貢　劉恭任江○西○南○城縣貢

胡驥任○主○簿○年　廖從禮任○府○知○事主簿　鄒傑雲南廣通縣知縣　裴清四川萬縣五年貢任主簿

胡敬例官帶年　趙价監任雲南廣西府知府　江仁貢未仕卒　王忠四川永川縣主簿任　李仕俊廣西天河縣訓導任

周旋貢任○四○川○重年

陳裕四川○○○○年貢任知事　盧英入監任鴻臚寺序班　崔華年限年例

高昭人監任縣丞　周祚河南安陽縣縣丞　陸遠八年貢

彭謹四川重慶府經歷　李春貢未仕　王綱河南安陽縣縣丞

張璇鴻臚寺序班　李玉浙江處州府檢校　劉珍貢未仕　高

嚴謙京山人河南鎮平縣訓導　李楨河南彰德府檢校　周

劉銘大都○都司○都事　劉恂南京○兵馬司指揮　何

商正廣東德慶州訓導　梁東二十三年貢未仕　沈浩都司都事陞信邃縣知縣卒　吉昇建縣縣丞卒於官　王价治六

孫明廣東連山縣知縣　王宣江西寧州判官　譚能未仕卒九年　張潤州蓋設長十年官司吏目　楊銘貢未仕卒一　徐永明京山人任江西臨江府經歷　趙文江西廣信府知事　易贊未仕　李鐸

任雲南府照磨　周南貢未仕卒　孫靳未仕卒　黃琦未仕卒

汪守善貢未仕卒　裴禮貢未仕卒　吳俊寺右副都御史　陳良

李浩中官　劉善山東○兗○州○府通判　商汝舟任福建邵武府○經○歷年　呂敬知縣任　呂忠任○知○縣○年

朱廉任○縣○丞○年　徐淵任○主○簿○年　馬聰　李瑄年貢○未○仕○　陳綸○○

梁堅○年貢宋仕卒○○　劉瑀山東○○城○縣主簿　李潮任浙○江○臨○安縣貢　劉恭任江○西○南○城縣貢

胡驥任○主○簿○年　廖從禮任○府○知○事主簿　鄒傑雲南廣通縣知縣　裴清四川萬縣五年貢任主簿

胡敬例官帶年　趙价監任雲南廣西府知府　江仁貢未仕卒　王忠四川永川縣主簿任　李仕俊廣西天河縣訓導任

周旋貢任○四○川○重年

任應弘治十四年貢任雲南府照磨　李武緯李仕俊之子應弘治十五年貢任河南唐縣訓導　陳元應弘治十六年貢未仕

翁朝輔八年貢應弘治十　曾遜四川金堂縣知縣應正德元年貢任　劉元河南南陽縣訓導應正德二年貢任　劉愷

山東臨清州訓導應正德三年貢任　周寅五年貢未仕卒周正子應正德六年貢　宋守一任四川成都縣訓導宋亮子應正德六年貢

陸寬任寧國府訓導應正德八年貢　陳修河南祥符縣訓導應正統九年貢任　從中奎徽州府檢校應正德十年貢任

州學正陳宮隆縣訓導陞順慶府蓬州學正應正德十二年貢任四川涪州武　孫文煥陝蘇州府經應正德十三年貢

歷徐軏任撫州府經歷應正德十五年貢　蔡深年貢未仕應正德十　陳鎮任安慶府訓導應正德十六年貢　高

裔任四川○縣教諭應正德十六年貢　劉正四川大昌縣教諭應嘉靖元年貢　黃中四川大昌縣教諭應嘉靖二年貢任

格年貢未仕應嘉靖三　陳鏡河南鞏縣訓導應嘉靖五年貢任　陳鑒年貢未仕應嘉靖六　周琦貢任福建建應嘉靖七年

推官應嘉靖八年貢任　張棫四川合州訓導應嘉靖九年貢任　謝載道四川合江縣訓導應嘉靖十　楊道年貢任四應嘉靖十

訓導涪州應嘉靖十　商鑑年府學貢應嘉靖十　王澤一年縣貢應嘉靖十　李佐年府學貢應嘉靖十一　吳垠一年應嘉靖十

縣貢故　王純一年貢嘉靖十　陳惟一貢陝西全州學正應嘉靖十二年府學　彭約年府學貢應嘉靖十二　齊

仁任河南懷慶府訓導應嘉靖十三年府學貢　易坤三年貢應嘉靖十　陳仲學任直隸河州訓導應嘉靖十四年貢　葉

苑貢任雲南○○同知應嘉靖十五年府學貢　項爵五年縣貢應嘉靖十　柳大經浙江義烏縣訓導應嘉靖十六年貢任　黎

遵路年府學貢應嘉靖十六　王同道任大名府開州訓導應嘉靖十七年府學貢　蔣儔七年縣貢應嘉靖十　聶顯

宗任江西東鄉縣訓導應嘉靖十八年府學貢　王新年府學貢應嘉靖十九年貢　左崇儒任山東○○縣訓應嘉靖十　周祚二十一應嘉靖

導年府學貢　陳文魁府學貢應嘉靖十九　蔡銘九年縣貢應嘉靖十　從規年府學貢應嘉靖二十　周祚二十一應嘉靖

年府學貢　張仲一年縣貢應嘉靖二十　周尚先一年府學貢應嘉靖二十　曾文一年縣貢應嘉靖二十　高金應嘉

按明制府州縣各設學大致府四十人歲貢一州三十人三歲貢二縣二十人二歲貢一應貢者入監讀書期滿授職安陸舊為州例應三歲貢二洎嘉靖十年升州為府從生員王同道等之請增廣生員二十名府學十年陞生二歲貢三視他府為獨優是碑所載自洪武二十員六十名府學生員自丁明末之亂闕於前代文獻十亡八九賴是碑猶可追溯先哲姓名及其官階詢金石之最堪寶貴者惟嘉靖二十二年以後是否續

則今已無從查考殊可慨也

明故質菴郭公墓誌銘 郡人易東孔起撰文 鄉進士率訓大夫前貴州知州○陞南京都督府經歷秋塘唐○遷吉○○○○○○千戶兼○揭椿篆額 嘉靖二十六年 存

畧云公諱秀字本清別號質菴先世河南鞏縣人以役遷順天父通母韓氏生二子長曰華承父役次即公弘治甲寅隨先皇之國安陸隸籍鞏牧所遂家於郢嘉靖元年改隸錦衣衛因授錦衣衛小旗仍供事舊邸安陸俗最樸實自改府後中貂之氣充斥郢門聲習日奢公曰彼以圓吾以方彼以異吾以常敦本尚實不與時偕號曰質菴從其類也配張氏有子三曰禎曰祥曰祺孫秉忠秉直生於成化甲辰正月卒於嘉靖丁未九月年六十有四禎易東子友也來請銘銘曰云云

按此石何年出土已不可考石二方周一尺三寸一篆明故質菴郭先生墓誌銘九字一書誌銘易東孔起唐○遷湯椿均待考

御製恭紀皇考賜修承天府廟學碑 世宗撰文 嘉靖三十年 存

昔我皇考睿宗獻皇帝受封安陸於弘治八年二月至國首臨視州學行釋奠先師之禮命學官講周易賜師生實鈔顧瞻禮殿損壞命工修葺之易檽星門瓦以琉璃越正德十三年殿廡久而益圮乃出帑金二百兩命有司重造壯麗有加頃者已升州治爲承天府而學仍其舊官師生徒覩宮牆奉俎豆感念我皇考崇儒重道嘉惠國之學者人誦家傳至今如一日爲邇守臣奏請於廟後建亭立石請朕製文以恭紀先德嗚呼流風既遠聖蹟猶存朕心惕焉恭惟皇考之在國也積德行仁愛民禮士嘉言善政不可殫述而於興學尤加之意顧謂侍臣曰學校人才所出教化所關政治之首務也其亟賜金助役無累州民每歲春秋丁祀必遣輔導官齎香行禮時朕冲年耳目所睹記固已服膺弗失矣繼祚以來夙夜兢兢勉圖治理凡所攸行皆奉皇考之遺仰見我皇考眞有以契夫古聖人繼天立極之道而啓朕佑躬以治斯民也夫建學所以明倫倫莫大於父子君臣明父子之親則天下知孝明君臣之義則天下知忠我皇考惓惓加意學校正使敎民以忠孝耳其時化雖止於一國而睿見高明規模宏遠實具帝王之體推之天下無難矣昔文王爲西伯化行江漢而丕顯之謨實啓周祚我皇考視之周文同一揆焉朕嘗觀於孔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夫孔子周人也師法文王而以斯文自任其發明彝倫之道載在六經爲其徒者所當萬世率循者也顧後敎學未明人心弗淑彝倫或幾乎斁矣彝倫斁則治化何由而成今諸生居業於斯誦法孔子之言學孔子之道其可不思盡夫彝倫之實爲子盡孝爲臣盡忠以輔我國家無疆之治以無負作之士抑以爲天下士者告云

重修承天府儒學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大學士知制誥國史總裁嚴嵩撰文 嘉靖三十六年 存

學校王政之本也自古建國君民莫不以是爲先明興自國都以及天下皆有學學制之盛視古有加焉然國都者以首善達之天下乃敎所從始其制視郡縣四方宜益有加焉高皇帝肇建南都則有應天府學文皇帝定鼎北都則有順天府學今皇上發跡興都則有承天府學三學並峙巍乎盛哉誠一代之隆制已承天故爲安陸州治自獻皇帝受封安陸至國首以興學爲念亟修禮殿易檽星門瓦以琉璃既殿廡圮復出帑金葺之加意甚厚皇上入纂大統以龍興之地升州爲府改學

爲承天府學舊在府治東二里宋紹興間以水患改卜舊長壽縣之東南即今學基是也顧自先皇帝修復三紀於茲日就敝矣巡撫都御史屠公大山巡按御史胡君宗憲則相與議曰聖人興而山川若增蔚州既升府貢以隆名而學宮尚仍舊制豈所以仰稱德意者擴而新之非有司之責與乃具疏以聞下禮官如議於是鳩工庀材諏日從事廟殿門廡悉加崇飾殿後建御碑於殿之左後爲啓聖祠前爲敬一亭爲名宦鄉賢二祠旁夾室爲藏書祭器二庫又買民間地拓其址爲明倫堂東西齋學舍以及齋祭庖湢之所無不畢備始於嘉靖辛亥之冬迄於壬子季夏屠公等使來請紀嵩往歲督禮顯陵扈從聖駕兩至斯地周覽徘徊檢知其勝概今茲之舉其可無言乎昔者文王肇興王業江漢之間莫不從化詩人詠歌當時作人之盛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雖兎罝武夫足以爲公侯之匹蓋文王作之於先武王繼之化以大行今承天江漢之國也先皇帝胙壤建藩德澤之所涵濡皇上受命御極聲教之所流暢遠軼乎周之文武士生其間誠千載之希遘矣其亦有如周之士者出乎夫學校以造士四方所同也而茲學媲美兩都爲四方之望則夫爲師者所以教爲士者所以學當何如哉仰惟皇上御製先皇帝賜修廟學之文而訓士以忠孝勒之穹碑爲萬世法諸士亦惟聖謨彝訓是繹是思居則明習綱常之道以端其業仕則身任綱常之責以致其用俾聖代得人之盛匹休成周斯無負於有司興舉之意也已茲役也諸君子令嚴政明費省工速故役成而民不病屠公今擢兵侍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分守參議劉文光分巡僉事恒紹芳知府孫銓皆在事同勞於法得並書之

按府學舊在沿起按康熙二里宋紹興間以水患改卜舊長壽縣東南即今學基是也顧自先皇帝修復三紀於茲日就敝矣巡撫都御史屠公大山巡按御史胡宗憲則相與議曰聖人興而山川若增蔚州既升府貢以隆名而學宮尚仍舊制豈所以仰稱德意者擴而新之非有司之責與乃具疏以聞下禮官如議於是鳩工庀材諏日從事廟殿門廡悉加崇飾殿後建御碑於殿之左後爲啓聖祠前爲敬一亭爲名宦鄉賢二祠旁夾室爲藏書祭器二庫又買民間地拓其址爲明倫堂東西齋學舍以及齋祭庖湢之所無不畢備始於嘉靖辛亥之冬迄於壬子季夏屠公等使來請紀嵩往歲督禮顯陵扈從聖駕兩至斯地周覽徘徊檢知其勝概今茲之舉其可無言乎昔者文王肇興王業江漢之間莫不從化詩人詠歌當時作人之盛成人有德小子

皇明贈監察御史平甫劉先生墓表

賜同進士出身朝議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分守荆西道右參○仁和邵樸撰文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參政豫章李○○書丹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湖廣按察使司分巡荆西道僉事○○○葬額袁嘉靖三十六年承天府知府鄖璉同知濮大綱通判張文魁推官袁淳鍾祥縣知縣劉安節縣丞鮑德主簿張澤立

嗚呼此故大行人贈監察御史劉平甫先生墓也初武宗皇帝以國家閒暇將清道巡祀岱宗○吳○○○漢登泰○太和山而遊觀焉○時將相大臣承順不暇獨翰林院修撰豫章舒公芬等倡議約風諸部寺小臣連章乞留於是行人司副余公廷瓚與先生各疏奏入天威震怒俱下錦衣衛獄有旨舒芬等百有七人○廷杖降黜有差時杖死者十有一人先生與焉今皇帝繼統改元追悼死事諸臣先生得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特遣諭祭其文曰行人司行人劉槩甲第登名大行列職先皇整旅將事南征伏闕上章志存止輦權奸搆禍笞責而亡追念忠誠曷勝悼惜特加褒贈廷賞後人諭祭再頒用昭殊念嗚呼先生致身之節誠偉烈矣皇上勸忠之典亦優隆哉顧自壬午迄今三十有六年先生窆木且拱而神道之碑尚缺念予分守茲壤爰稽往牘○擬及茲而弗克竟畢遂作而曰樹風崇教宣義植坊非予之任而誰哉乃以其事

白之撫臺羅村李公巡院舒公咸曰可遂檄承天府鄖侯璉治其事財取諸羨工乘其隙葬瑩置石莽翳芟蕪於是先生忠節之蹟益○○先生弟清市憲市兩中丞公公具狀屬予紀其事予曰聖謨洋洋復何敢贅言哉惟國家深仁厚澤培養士氣至孝憲之世無以加已優容培植貽厥子孫故一○而從義者百二十餘人又有金吾指揮張英戟刃於胸以死諫醫士徐鑿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則茲十一人之死也其所係不亦重哉先生少承尚書公家學故矩矱風貞繼游內翰程念齋之門故文采彪著使其不罹斯變以死其事業宏遠豈在二中丞下哉楩生也晚不及見先生然聞先大夫憲副公論先生父子間嘗嘖嘖稱其盛比令南昌則聞舒公伏闕事爲詳時不知平市爲誰今乃知爲先生也先生卒時年僅四十有六配○氏先卒以姪焚爲嗣官詹事府錄事

女一適承天衛指揮高堂生今掌衛事指揮凡先生平居細行不及書書其大節爲世勸云

按明史武宗本紀正德十四年三月癸丑以諫巡幸下兵部部中黃衆六人於錦衣衛獄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於午門五百金吾南部指揮僉事張英自刃以諫杖殺之乙卯下寺正周敘行人司副余廷瑞主事林公休大臣三十三人於錦衣衛獄戊午寺正周敘等百有七人於闕下戊寅主事舒芬等百有七人於闕下戊寅主事黃鞏等三十九人於闕下先後死者十一人云篇內稱舒芬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百有七人鞏等三十人云篇內稱舒芬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百有七人夏良勝傳計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五人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及芬傳所稱大理寺正周敘等十五人禮部郎中崔桐應吉士等十六人工部主事林大輅何遵樂山卿共敘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瑞等二十人上疏部主事林大輅何遵樂山卿共敘等先生不在是列先生隨余廷瑞等二十人工疏部主事林大輅何遵樂山卿共敘等十三人受杖疏上即下錦衣衛獄同此日本紀所載乙卯日事也丙辰先生等三十人受杖係上與黃鞏等六人獄同此日本紀所載三十九人事也鞏等六人係鞏與陸俸同於癸巳上疏爲鞏辯六人川下獄閣士徐鑿等百七人鞏等六人午門五舒芬等期滿已受杖故在戊午日矣撫日也先生等三十三人於乙卯上疏即下獄五時鞏等六人跪闕下獄日加杖楷晚仍入獄至先生寅時始予杖其受禍視舒芬等百七人百七人亦同也先生後杖死者十一人至先生而外計余廷瑞陸俸何遵劉仕義劉玉孟林光酷

傳帝謫南賈孟陽詹軾李惠俱詳何遵傳按諫阻南巡倡議於舒芳撰芬傳帝謫南賈孟陽詹軾李惠俱詳何遵傳按諫阻南巡倡議於舒芳撰芬與吏部主事萬潮鹿吉士汪應軫芬要諸曹連章入疏乘許諸芬遂偕編修崔桐鹿吉士江暉等上疏是爲翰林院一起章由是都寺各自爲疏以郎中領銜獨黃鞏與陸震專疏又爲良勝禮部主事萬潮鹿吉士汪應軫獄先生潮陳九川專疏而繼之徐鑿且專以其術諫故此六人者獨受鞫尤酷也然遂起於舒芬篇內稱將相大臣承順不暇獨芬倡義約風諸部寺小臣連章起乞留云云蓋特筆也先生正德辛未進士父洪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撫兩廣卒贈刑部尚書篇內所稱尚書公是也弟梁正德丁卯舉人渠梁均正德辛巳進士渠官至都御史巡撫雲南梁官至都御史巡撫山西篇內所稱兩中丞公是也先生父子均以科名起家文章勳業卿輔當世時稱石城五鳳乃史傳缺如先生附何遵傳亦匿姓名於世系概未之及不得不歎史氏之疏幸從數百年後得此碑於榛莽中故博考明史並舉先生世系以著於篇卿楷仁和人嘉靖三十四年任荊西道鄖璉濮大綱與文魁袁淳劉安節鮑德張澤均詳職官表惟書丹篆額兩人姓名碑文剝落無從辨識至篇內所稱內翰程念齋亦未詳何人

鄖公去思碑記　濮大綱撰文　嘉靖三十七年　據舊志錄入

先是郢中以陵邸建立土木工鉅比歲大浸民多魚鼈以多事益困憊不振流亡相續士荒其學民失其業商旅畏盜罔敢出途百務胥廢已不可爲嘉靖丙辰春公由冬官郎握符來守進父老問民所疾苦及利害當興革者乃布寬裕之令行勸罪之法簡不急之務剔蠹蝕之弊嚴告訐之禁刪繁縟之文先之以簡鎮之以靜綏之以教誨尚德緩刑先義後利舉大略細不斷近功不樂速成一以優游需之行之三載朴者植厖者充徙者還狡僞者獻誠桀驁者率教近悅遠來家給人足惟公所使無不欣然從令以故百度悉舉庶事用康無積逋之賦無惰窳之工陵寢以煥士風丕變則公治郢之效也昔公入覲奏最民猶冀公可借留也有留舄肖像之懷而不敢發公乃聲華藉甚上聞不俟還轅而觀察之命下矣予夙荷公和衷之教未嘗一日不相勸勉以守官箴於是因闔郡屬吏與士大夫耆民之思公而紀之石　舊志

按鄖建祠大綱均見前碑鄖陽人嘉靖三十二年知府事秀水人時官府同知

御製承天府元佑宮紀成之碑　世宗撰文　嘉靖三十七年　存

朕惟湖廣承天府爲我皇考睿宗獻皇帝嚮昔分封之處皇考聖德配天勤政恤民化行江漢皇妣慈孝獻皇后坤德承乾媯美任姒二聖積功累仁光四表而祐上下長發其祥誕育藐躬祇承上天明命繼承大統君主億兆於茲有年朕念斯地慶源所自特啓建元佑宮以崇聖保國恤民乃命巡撫諸臣相度會計集材飭具經始於嘉靖乙酉迄戊午而告成中爲元佑殿後爲降祥殿最後爲三洞閣其配殿左爲宣德右爲○○其前爲元佑門又前爲儲祉門鐘鼓二樓拱侍環列丹雘之施金碧之飾絢麗輝煌撫臣具奏請以文記昭示永久惟○○○祇承於旅克堪用德惟典○天則祀天於神自成周而上已莫不然我太祖成

祖定鼎兩京並建朝天宮以小宗奉玄元祈天永命神明協和蓋愈久而愈彰焉朕惟承天朕實兆基於此所以凝天命而臨大寶克承皇考豐芑之貽者惟玄元之佑是依是賴臨御以來崇報之典固取少置於朕懷謹效法皇祖式建斯宮又設官以領焚修降勅以諭羣下給田以瞻宮道禮無不周事無不備矣仰惟帝眞鑒於克誠尚其眷顧有加寵綏弼篤兼翊朕躬而康泰振我道以興隆海宇昇平四夷歸化永晏二聖在天之靈永延宗社億萬年之祚則玄功昭揭於無疆而朕承庥襲慶感靈庸有既耶謹記

按齊志殺純一道人居玄妙觀道行甚高與僧齊與之游一日盥几假寐見純一入宮中及登問左右曰純一來乎俄報宮中生世子矣後世宗登極建純一殿即其地修元佑宮壯麗無比云云意謂世宗崇尚道教係純一轉世輪廻之說殊難盡信明自開國以來即奉玄教嘗內所稱我太祖成祖定鼎兩京並建朝天宮以小宗奉玄元祈天永命固已垂爲家法矣宮在縣南里許明季流賊縱火所存僅三洞閣鐘鼓樓延

敕諭碑　嘉靖三十七年　存

皇帝敕諭官員軍民諸色人等朕惟玄天之教其來尚矣肆我祖宗以來所在崇奉有隆無替朕近於承天府啓建元佑宮以爲焚修祝釐之所玄談清微奉教高士兼本宮住持楊永芳等具奏工完已經頒降護勅禁約外今本官覆奏乞更換勅諭將道士廟戶等項通行添載以便遵奉該部議覆前來應依擬茲再行降勅其所給田土八十七頃着令取討租課以爲贍道之資廟戶二十戶俱免雜泛苦役修齋蘆葦照例移文該衙門量行給予其焚修處所並前後護堂濠池樹株等項禁止

一應官員諸色人等不准肆行褻瀆侵擾作踐敢有故違勅旨者必罪不宥故諭

諭祭陸母范夫人碑　嘉靖三十九年　存

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十一月癸亥朔越二十四日丙戌皇帝遣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徐維賢諭祭太保兼少傅錦衣衛掌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陸炳母賜一品夫人范氏曰惟爾恪持婦道丕著母儀德範宗姻名昭永世贈茲女士宜早褒嘉矧我近臣父子忠敬贊翼啓迪翳爾之功諭祭數頒特照常格光增泉壤尚克祇承

按陸炳列明史佞倖傳其先平湖人祖壘以軍籍隸錦衣衛爲總旗父松襲職從興獻之國世宗初生松妻爲乳媼即夫人范氏也炳幼從母入宮中稍長日侍左右世宗入承大統松以從龍恩遷錦衣副千戶累官後府都督僉事協理錦衣事嘉靖八年炳以武舉試授錦衣副千戶松卒襲指揮僉事尋進署指揮掌南鎮撫事十八年從世宗南巡次衛輝行宮火炳負帝出自是愛幸無比始結殿嵩傾及言發仇鸞奸晚與

蓋生徒慫恿官至太保參少傅軍錦衣如故任兼掌史爲爪牙悉知民間錢財百萬獨延納折節士大夫帝歡興大歡炳多所保全宋書揚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稱之卒贈忠誠伯謚武惠鄧辯本傳及弇山別集按傳稱炳以三十九年卒是碑係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立意者炳卒於是年十二月與

勅賜吉祥寺重修記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渠撰文　欽差總督山東軍民都督府都督僉事將軍都督僉事淄川侯張輔書丹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溫如春篆額　嘉靖三十九年存

釋教之行乎中夏久矣今梵宇禪林遍於海內然而有遭逢景運永賴皇恩如前吉祥寺者其異數乎寺在今承天府東之四里相傳昔在唐郢州爲洪山臨濟祖師慈忍蓮尊者之菴居也迨乎　元淪於榛莽入皇朝州置安陸宣德中仁宗昭皇帝第九子梁莊王封藩於茲乃訪菴遺址寺始修建越正統癸亥而工成焉遂請於英宗睿皇帝勅賜今額及選取慶壽寺僧覺才者來寺住持而偉然爲一大闡若事具大宗伯吡陵胡公○之記可考也弘治甲寅恭遇睿宗獻皇帝肇基興國賜帑金修葺是寺爲焚修祝釐之所繼恭逢慈孝獻皇后命返寺莊田凡二百九十畝又寄給寺僧佃種爲焚修贍養之資恩至渥焉正德辛巳恭遇我皇上膺天眷命入承大統君臨萬方維念慈龍山舊邸二聖陵寢安靈於前爲億萬年皇業根本之地是以興都天府典制增崇鑾輿大狩霈澤覃布比古湯沐神人胥慶焉故雖是佛寺亦軫宸衷初辛己冬上既可內監守臣之奏賜田免租爲寺僧常住之業越嘉靖己未春上復可禮部之請如寺僧圓珠者所陳攝僧錄○左覺義鑄銅記授之俾主持寺事皇恩昭垂永賴勿斁誠創見之異數也先是寺久弗葺棟朽桷摧牆頹礎圮彩章黯昧弗稱瞻養維時司禮監營監印太監龍山黃公錦衣衛掌衛事後府左都督東湖陸公炳守備湖廣承天等處內宮太監西河張公方咸慨焉興感而議新之曰惟我輩皆先後供事舊邸者於茲寺也迨惟二聖遺庥祇承皇上德意盍亟圖之遂各捐俸金若干鎰以重修焉乃庀材程役始作於丁巳仲春越戊午年季冬而工告成凡像設殿宇堂廡門垣之類罔不完舊增新而輪奐之美莊嚴之妙莊焉麗焉爲舊邸巨觀矣於是龍山公暨諸公咸喜焉謂宜勒貞珉章視久遠西河公謂渠郡人也徵記之渠弗獲辭乃撮述其事而繫言曰猗歟余稔觀吉祥寺之勝郢山東蟠漢江西繞襟抱迴合靈秀攸鍾高僧卓錫宗藩創宇然又未足以當其應也必蓄久而昌至於今遭逢異數非偶然者矣自京師至外郡凡取錄佛寺皆以爲天子祝釐爲佛一大事蓋令甲所載典之宗伯達之天子我皇朝所以建置之意固有在也今諸公致願力於吉祥者其重爲舊邸一大佛事○乎讚○感通導

天景貺以永安二聖在天之靈以翊贊我皇上萬壽天保大一統海內雍熙之治延億萬年宗社靈長之祚而諸公忠愛之忱亦於是伸矣以俟來者其勿替引之云

吉祥寺爲唐濟靈菴泊梁莊王就藩建寺請賜今額簡內已詳紀錄起矣寺內有古松銀杏相傳唐時所植劉渠詳前平南先生嘉表溫如汝州衛人將軍待考見陸胡公所作記亦待訪

銅鐘

嘉靖三十九年鑄　存

鐘存龍山報恩寺捐資者神宮監太監李孟賢等

重修東岳神廟記

進士第戶部主事郡人華山孫應元撰文　工部文思院副使東檢傅漢書　嘉靖四十三年存

郢中聖天子龍飛山川草木咸藉休采落鶴陂舊載興都志其陽有山蜿蜒自東北而來盤曲綿亘十餘里許相傳爲洪山支脈堪輿所稱亦有自云山之脊有廟以祀東岳神里人謂自國初創置衣里水旱厲疫

必禱於神其昭應捷於桴鼓凡歲時伏臘春祈秋報率舉禮於茲予荒
墅在山之西曾登是山謁祠下類愜窮幽之賞山枕平湖東南羣峯競
秀烟雲○○西望漢江洪濤極目而祠巍然奠於其中翳坤維之靈軸
而○○○○○○○狹隘罔稱祀典嘉靖甲子春比邱圓澄來自宛
鄧卓錫茲山鄉人袁志亮羅必綱輩首創義舉建殿一區中設神○旁
爲鐘鼓亭前五門後爲誦經齋漸次○創又其外纍石爲垣內外所植
松柏羣卉以數百計蒼蔥倩鬱洵美且都矣爰欲勒石紀○其石尙臥
草莽間時欽命神宮監太監柳公瑗以督修郢王殿宇過而見之翩然
起崇奉表揚之心以廣一方敬神向善之念其用意亦深且遠矣乃率
供事王○管事○御劉貫等索文勒石以垂不朽乃相率謁予言以記
之予惟國初諸淫祠悉皆罷除惟名山大川載諸祀典然五岳四瀆各

專一方而東岳之神獨偏祀於天下說者以爲東方木德司生理或然
也楚俗重巫神鬼淫祀上志○言然○詛禱祠之法三代盛時列國行
之不以爲怪奚獨楚哉繹屈宋二大夫所著九歌招魂等篇乃知楚先
哲所自貽譏其來遠矣昔者聖王揔理寰宇郊爲圜邱以祀天社爲方
澤以祀地○兵鎭海瀆之○在○內者祀而編氓不與三農惟置犧羊
擊土鼓歌豳詩以迓田祖方社之神至大索鬼神而蜡焉而祀亦不濫
及周之制也井田法廢後人始知隨人情土俗創廟設祀蓋祖報賽之
遺意而誤相沿○○○夫國依於民民依於神有功於民即有功於國
列屋而血食之今古之通義也神能爲民禦災捍患其錫類於民○矣
執楚俗之習尙而病之毋乃爲迂乎間嘗聞之惟天陰騭下民明以慶
賞刑罰之權屬之人幽以予奪○○之柄○之○神是神也者所以代
天之工而贊夫政教之所不及者也○○勵行彝典之所○也有不及
者神寧無張而翼之以鍾澤於子孫耶驕恣怙行明刑之所○也有不
及者神寧無厭而棄之以遠戾於厥躬耶若徒藉荔丹蕉黃之微而潛
蒙覬覦之意固非上天立神之心國家祀神之意且非神之所自許也
毛詩曰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又曰以祈甘雨以介
我黍稷以穀我士女予於落成之日而侑歌之是役也袁君羅君之輸
誠樂姓之捐資俏澄之規畫法得並書遂用以爲記

按孫聰元邑人字體仁嘉靖壬戌進士歷官雁門巡撫卓有治績居里門謙恪自守人稱先輩典型有傳傳漢待考

素菴戴公墓誌銘　張居正撰文　據太岳全集錄入

戴氏之先浙之湖州德清人也自素菴公客游京師從先皇分封於郢
居郢者三世及今上皇帝龍飛而素菴之孫良齋君用蹟戴功歷陞錦

衣衛指揮僉事戴氏蓋三徙而其後益顯良齋君雖發家武籍然好儒
學所交皆當世宿學知名之士用能紹庥恢業以大其宗嘗痛素菴公
艱難遭次沒四十餘年而未有銘諸幽者持狀屬予請修其闕予鄉人
也誼不能辭按狀公諱景春號素菴父諱禮官兩淮鹽運司政除武岡
州生三子長景暉仲景暘公其季也初武岡公之官時獨與長子俱而
以仲子與公託諸其友留京師從學無何武岡公卒於官而長子留楚
不知所之仲子居京師者亦沒以是戴氏譜牒氏系及武岡公宦跡官
名俱莫可考公時甫十二羈旅寓越乃棄儒治生贅於仁和倪氏成化
丁酉先皇帝將大封諸王募人充儀衛公以良家子應募事先皇帝於
西館弘治甲寅從之安陸以善制香得幸先皇帝嘗親灑宸翰書詠茶
詩以賜之正德丙寅保升總旅管理伍事方欲大用公而公以疾乞老

遂徙居七里灣竟卒公性沉重寡言人罕測其喜怒訓子姪必以孝友禮法與鄉人處好名檢不爲苟容里中少年有毆母者公欲與其父直諸有司置之重典少年懼叩頭流血請改公乃許之而其人亦痛自創艾卒爲善士爲鄉里所重如此幼失父兄閭關南北備嘗艱阻能以勤儉力業積微至鉅蓋公之沒六年而上龍飛入踐大位凡先皇帝舊臣靡不依日月之末光或從輿隸取尊官大爵而公以早逝竟不獲遇至其孫乃顯豈非命哉然其鑿鑿淵積庇於後者遠矣距公生於年月日葬某山之原銘曰龍欲升天雲爲翼眞人之興多人集先皇藩僚盡英儁公也桓桓乃其一一朝五位昇皇極翊戴諸臣俱顯陟吁嗟靈兮倏已化附翼鱗恩世及故籍遺履蒙宸憶賞以世延賁殊錫嘗彼黍稷公所植身不及穫孫乃食七里新阡漢江側終焉允臧卜云吉福汝後

嗣千萬億 太岳全集

按師襄川集有鐵錦衣家傳及被逮望文集序後詩集序錦衣名經字伯常父潤爲興府良醫其先湖州德興人與是銘所稱素港者同姓同籍貫同隨興獻就國同移籍承天惟一以醫侍一以製香侍有不同耳是銘未敍年月按篇內公沒後四十餘年而未有銘諸幽者又云蓋公之沒六年而上龍飛入踐大位以時考之當在嘉靖四十年前後故次於嘉靖之末

商端愍公碑 隆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立　存

碑高丈餘字大如拳在城東北紗帽山之麓惜字多剝落未易審定故未錄按端愍邑人名大節字孟堅嘉靖癸未進士授豐城縣知縣歷官至右副都御史爲仇鸞所陷卒詔獄隆慶初復故官贈兵部尚書謚端愍是碑即刊當時制誥及御祭文也事蹟具明史本傳

鍾祥金石考卷三

邑人李　權博父

明三

二忠祠碑記 劉臬撰文　萬歷元年　據舊志錄入

郢鄉先哲待旦姚公善死建文之難節愍周公憲死華林賊忠節並稱不朽正德丙子大中丞秦公並祀之鄉賢祠矣今萬歷癸酉中丞趙公賢奉詔表革除間死事諸臣待旦公其一也比莅郢采節愍公事謂兩公者死雖異時忠則同符可合而祀也乃擇城中別館改爲祠而屬分守王公琁郡守趙公睿鍾祥尹張君建道董其事不三月而功成春秋報祀祠額曰二忠夫待旦公初姓李復姓姚居魚寨爲諸生時學識宏遠匾讀書所曰待旦軒洪武中由鄉舉丞祁門倅廬州擢守蘇州閱明

年爲建文己卯公治最諸郡守有隱士王賓韓奕錢芹者公賓以殊禮芹乃密授公一簡皆防禦戰守之策公覽而心嘉之時靖難師日南向公密與旁郡約師勤王薦芹爲行軍司馬屢入朝畫策遂用公兼督五郡勤王師以待舉癸未文皇登極索首事臣黃子澄甚急子澄避公所約共航海公曰在公可善守土臣與城存亡不可子澄去公麾下縛公至京上詰之曰若一郡守敢舉兵抗我耶公執義不屈死予親見節愍公沈毅有大畧舉進士官刑曹郎甲子以言事見謫充倅隨擢大理寺轉憲江西會饒州賊亂流刦徽浙而華林賽者尤剽悍上命總督陳公金剿之公賞勵練兵入賊巢親督戰屢破賊賊恐乃陽期乞降陰用間探公意必戰也潛伏衆險隘伺兵至伏起矢石交下士多死傷公策先登大呼兵進馬蹶公墜賊執之公怒罵不屈賊知不可奪遂遇害仲子

幹素驍勇從公戰歿救公亦同死嗟乎臣死君子死父可以不朽矣舉以並祀宜哉舊志

按姚善周憲均邑人明史善列專傳憲入忠義傳是記皆舉其大者與史實相表裏惟善傳稱善敬禮隱士於王賓韓奕錢芹外尚有俞貞木憲傳稱嘉靖二年江西巡撫盛應期請與黃宏馬思聰並旌詔附忠烈祠較此記尤詳劉臬詳二卷平甫先生墓表有傳秦金正德九年任湖廣巡撫省志名宦有傳趙賢汝陽人嘉靖末任湖廣巡撫王瓚字白衡太康人趙谿字若思涇縣人瓚谿均有傳張建道涪州人

陰榆亭石銘 宋訓撰文 萬曆四年 據劉餘霖榆亭記錄入

略云亭有額曰陰榆石有銘爲萬歷丙子汝南宋公所創宋公以納言左遷銘詞溫厚深雅坐起不忘其君有古君子之風又云丙午二月邑人不戒於火燬及官舍斯亭與焉銘亦剝爛不可捫越四月而予復踵成之易茅以瓦名仍其初 劉餘霖陰榆亭記

按宋訓號乾峯上蔡人嘉靖己未進士以通參摘承天府同知有傳

重修東岳廟碑記 陽進士及第中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前監察御史郡人劉庠撰文 文林郎江西贛州府石城縣知縣郡人袁桐書 前奉命纂修興都典制郡人○龔篆 萬曆五年

略云七里灣舊有東岳廟相傳爲齊永明間創甚湫隘弘治年嘉靖以來屢有修飭者萬曆丙子冬有程世科暨鄉人張鴻翼等偕比邱道光會議募捐張某施近湖隙地連故道六十餘丈遂砌以磚石題曰東岳神道丁丑季夏始竣工茲因某來請記並屬詞二章付祝者歲時歌以侑神云

迎神曲

巍巍泰山木德○仁崇祀煥麗式貽神明報功與德維秋及春尚祈降鑒福我生民

送神曲

齊天仁聖靈威夙彰有嚴俎豆來格洋洋雲旂渺渺霄漢飛揚風調雨順永奠帝鄉

按劉庠邑人字發吾嘉靖己未進士由推官選御史歷官貴州巡撫進南京兵部右侍郎有傳袁桐○龔均待考按本卷杜公堤有黎龔或即其人再舊志稱廟內曾於明嘉靖時掘得古磚書永明年製故前人題聯云古廟正當嘉靖世遺磚猶記永明年磚與聯現仍存否容續考

郡守劉公改修學門記 曾瑤撰文 萬曆九年 據舊志錄入

承天郡太守劉公由比部郎出牧於茲時萬曆庚辰夏也既下車興利除弊矢心循良則年之間政成俗化每朔望展謁先師後躋明倫堂進諸弟子員說經義勸德行期之乎遠大之域孜孜焉忠告無倦也已復相度方隅顧瞻風氣謂學之樞星門其首輕宜崇而軒學之前門其面燈宜却而舒明倫之堂其陛元宜垣而容蓋軒則氣不抑舒則氣不滯容則氣含而不露翼翼我方隅攸稱人材之出將彬彬濟濟視往初其益盛乎蓋公以通敏之才博雅之學即堪輿之理皆所旁通故斯議倡允協乎輿情斯役興工成於不日而又費無民取力不民勞所以大造於諸弟子員者非淺尠也工既竣郡博率諸弟子員造余請記以昭公績余不佞因作而歎曰於休哉國家運啓文明開萬世太平之治環宇內皆學矣求如承天郡學所遭際蓋千載一時焉粤稽弘治時睿宗實始分封崇儒重道至世宗應運之後陞學視兩京繹思憲皇帝捐金修學之舉親灑宸翰紀其烈於後且惓惓揭忠信孝弟之旨勗多士而風四方豐碑穹然照耀爰序茲豈宇內他郡邑之學所常有哉劉公仰體二帝德意既與諸弟子員說經義勸德行又爲之度方隅導風化學之規模視舊改觀固欲人傑因乎地靈生才足以楨國所以期之者誠遠且久安可不紀其績以昭示來茲然予尚有說焉詩不云乎古之人

無數髦髦斯士所以詠文王也獻皇帝齋名純一捐金修學非即無數之文乎鎬京辟雍無思不服所以詠武王也肅皇帝箴名敬一勒碑紀烈以忠孝勗多士非即作求之武乎夫文武興則民好善子諸弟子員生乎百世之下遭際二帝以文武之化作人於其上獨不能如文武之民之在當時感發興起於以備先後疏附奔走禦侮之用乎則烏足以語士也且昔文翁守蜀見其地僻陋乃興起學宮誘進弟子卒之爲弟子者爭相勸勵比盛齊魯今劉公之視文翁心一道同子諸弟子員生乎二帝之鄉夙稱首善非僻陋之區可比顧不能爭相勸勵上接齊魯甘於蜀士之弗若乎故余誠願子諸弟子員樂羣於斯游衍於斯佩服忠孝之訓經義必精通德行必身有發跡賢科敭歷中外裒然爲名世之區庶上而無負二帝千載一時之隆下而不負劉公相期望之意而

劉公長育人材之美且將嘉樂於天下後世矣子諸弟子員可懋勉之哉劉公名禹謨登戊辰進士江西廬陵人 府志

按曾璠邑人字子玉由進士歷官參議省吾之父有傳劉禹謨詳名宦

鍾祥縣開學記 張產探文　萬曆十年　據舊志錄入

鍾祥故未有學所有廩增例兩京並入府庠其所謂附學弟子員者蓋寥寥然五十有餘禩矣萬曆戊寅郡守及邑令議增置焉會督學金公按承校士邑大尹張侯矢諸士曰惟我鍾祥夙稱首善府學雖仍州舊而縣學未增何以褒崇帝里哉乃列狀申請往覆不下千百言督學竟允其請遂附縣學士於府者十有五人明年復上之督學曹公又增取數人積三試所取縣士約六十有奇章縱欣然益感思舊矣無何侯以課最擢守興國本學諸同志義其舉者寓書不佞請勒貞珉竊思自古明君良臣未有不以學校爲政首世皇湯沐且二聖園廟存焉改郡置縣諸典禮一視兩京誠千載榮遇獨鍾祥士未增置非缺典歟揆之機與時不能無待侯以豈弟之德化行政美既三年有成矣乃復與上同心陶鑄多士爲天子宣化江漢作人楡里其績顧不偉哉因思漢史詳載寇恂大修學政奚啻比德也已雖然上以教化爲務士必薰德爲良古有淫比而羞羣居而恥者今幸際明時遘良牧彙進如此其多也則夫彼我相觀期自樹立者寧容碌碌已乎是必處則相勵爲貞士出則相許爲純臣庶無愧於今之盛舉矣不然所進雖多夫豈崇尚之初意哉是在諸同志者所各宜自勉也侯名仕可四川涪州人以鄉進士來令吾邑多惠政民別建有遺愛詞云 舊志

按程志嘉靖十年升州爲府卽州學爲府學十二年詔以鍾祥縣附承天府學從生員王同道等之請增廩膳增廣生員各六十名如順應二府學例十六年定承天府學二歲貢三人可謂至優極渥矣顧府屬州二縣五學非鍾所獨有廩增而外凡附府學員額與各屬如何分配雖無明文可考據是記稱督學金允張侯之請遂附縣學於府者十五人在未請以前其不及十五人可知各屬舊自有學鍾專附府學合計學額自不免多寡懸殊張侯是請減足宜作人之化抑予獨怪當日但請增府學不請建縣學殊非萬眷之策良以鍾額既增各屬必減鍾以末設專學而請增在鍾勢非得已各屬以已得之額而被減未必不時起糾紛觀五卷所列康熙時從士題所作入學碑記異代而後似尚爲學額與各屬相爭持殆不得不歸咎於設縣之初未追遡康熙五十三年經學使薛有鎬之請鍾始建學至是乃各有定額矣張侯名氏里貫祥碑未按職官表以萬曆五年知縣事時郡守爲傅性敏雖州人金曹兩學使特考張產邑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太僕寺卿

重修城隍廟記 宋不顯撰文　萬歷十三年　存

皇帝繼天御宇惟十一載迺即舊封松林山敕名純德山從祀方澤次於五嶺越二十一禩命大修舊邸凡山川神祇咸有顯秩惟神廟在閱武門之東當龍飛舊域列於兩都得並賜額而與都志議禮不列祀典豈非今日之缺典哉蓋郡初爲州廟制湫隘甍棟罕壯麗然且就敝矣

癸未顯以今官佐郡是歲洪潦爲殃室家飄蕩禾麻被野者十不舉一二明年亢旱弭月不雨歲不麥禾而民憊於疾疫者塡委相望惟是呻吟愁苦之聲徹於中外太守房君軫民瘼謀欲起之會院司命爲民請禱於廟而茲廟淺隘庳闇靈爽昭貺之地謂非所稱亦欲開拓改治之而難於舉鴻鉅丕顯曰鍾祥郡望邑署若事無或仰守土繫念慮也遂操獨算捐俸鍰命工聳之剛其門廡障塞補敝易陋以求合於度其前爲門二左右修旁舍者六覆甃塗綸規制宏敞一如府治不浹旬而廟貌煥起棟宇傑出迴見域表丕顯曰宸居翊拱祇可爲民祈福矣迺爲文以祭之其辭曰純山峻美土號中央瞻巨鎮之穹窿繚綺構而高驤閃烟嵐之坷磊肅郢鄂之鏗鏘蟠距雄於天造葱蒨揭於帝鄉誕眞哲於琳宮汲沆瀣之瓊漿彊畛井畫而閭閻若其鱗次桑麻櫛比而城郭

袤其鈎連激商羽於陽春之籥占熹光於白雪之亭願言興葺爰妥晬靈聰明厥德普照爲春轉歉而穰化沴而純雨雨暘暘桑梓蓬瀛善善惡惡靈宇鑒衡化清百刼氣茂三明蒸蒸和氣廣濟羣生熙矣神嘏佑我萬民

按宋丕顯華亭縣人時官府通判太守房君名守士省志郡志及程李各縣志均同杜志職官表仍作守士惟宦蹟列傳誤稱守己同治志遂襲其文宜更正

千工壩石橋記　什省吾撰文　萬曆十五年　錄舊志錄入

自世祖龍飛郢上二聖寢廟於是乎在冠蓋之所駿奔車馬之所輻輳吏民之所徵會商賈之所流通雄視他郡而地稱澤國沮洳爲患津梁所係厥爲重焉其在東南隅十里許有渡曰千工壩東接溪湖諸水西匯江漢枝流郢梁二墓列於左界祀事所必經而潛汚景隨鄙襄諸邑四通八達之孔道也舊無橋每秋夏兩漲溢注漫衍遂爲巨津行者有望洋之嘆迂道則淹日月徒涉每就沉淪蓋無歲不然百川孫公奉聖書爲守臣三載以宮府爲一體諸所措置咸發於仁心流爲愷澤一日偶於斯壩嘆曰昔人創壩將以瀦水使有所洩豈虞放溢至此是不橋將病涉者日衆橋即木與無橋同必計長久非石不可是其在我乎於是首捐廩祿若干諸同事者感激合助有差乃鳩工畫界伐石揆日先甃兩岸屹如也中分五空洞如也已而縱橫石其上翼如也公復屢省厚勸以迄於成經始於季春之初報竣於季冬之望橋長若干丈闊減其長者若干丈尺高如其闊而加若干尺寸以人計者若干工以財計者若干金跨壑憑廣宛若臥波之虹五方之衆肩摩踵接而遊其上者莫不額手嘆曰斯其爲孫公之橋乎昔行何艱今得行易從此履砥石

而不迂即平康而無溺皆公明賜矣公聞而不宰其功曰是不過上宣聖主優湯沐之餘意守臣何有哉會督工官右少監薛君奉右監承張君林鎮撫劉君棟謂不佞耕於橋畔者諳橋端末以記請不佞嘗承乏司空頗習都水之政高皇帝令曰凡河津合梁者所在官司造焉朝廷於畿內津梁蓋數數釐敕修非細故也郢一大都會公所永固官不費而民若罔知遽成一路偉觀有若此自茲以往修廢舉墜使諸路咸便以共成一郡之盛則公先之矣不佞之記之也詎獨以茲橋爾哉　舊志

按曾省吾邑人字恪菴嘉靖丙辰進士由兵部右侍郎巡撫四川討平獨土司都蠻拓地四百里明史雖未列傳明史稿及四川通志曾詳敍其事舊志並稱省吾征都蠻時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面其功烈固自照耀人間也文內所稱百川孫公奉聖書爲守臣三載府縣志及省志職官表均未載其督工官薛李張林劉棟諸人亦待考省吾歷官至工部尚書故云承乏司空是記作於萬曆十五年已在公予告後也

祖師石像　呂階鑄　萬歷二十二年　存

像存龍山報恩寺上方刻有百字咒其文曰混元六天傳法教主修眞悟道濟度羣迷普惠衆生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師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左天罡北極右恒天將軍鎭天助順眞武靈應福德衍慶仁慈正烈協運眞君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

大明萬歷二十〇〇〇在甲子春王正月上元日奉佛弟子呂階鐫於九龍精舍

按萬曆無甲子歲惟二十二年係甲午所缺當係二年歲三字甲子子字當係午字年久模糊難辨也呂階何人待考

邑侯田公去思碑 萬歷 年 據舊志錄入

田大益字博眞定遠人萬歷間知縣事爲政六載政壹民安以治行高第行取諫垣邑人思之因爲樹石 舊志

杜公隄碑 萬曆二十六年 存

萬曆戊戌歲仲春湖廣承天府鍾祥縣知縣鄒光弼奉欽差巡撫湖廣提督兼荊黎平等處〇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事巡撫湖廣御史趙 下缺

杜公號瑞菴撫鎭湖南關中西府古咸陽人

按是碑高丈餘闊四五尺在丁公廟附近左右據黎巽孫公修隄記此地德名黃家灣爲漢江上下交匯之區碑上鐫杜公堤三字大尺餘下分書萬曆戊戌歲仲春爲一行湖廣至奉字爲一行欽差至院字爲一行右僉都至趙字爲一行杜公至人字另爲一行杜公者看守寢廟之太監名茂今沿隄之丁公廟劉公庵張公庵均當日太監築堤建廟而因以其姓名之也李志謂鍾堤自隆慶三年創於諸廟其後流壽無窮以杜志以富水志什載宋淳熙中知鄂州張孝曾孫廷堅先後築堤百里以障水患又明嘉靖三十七年知承天府鄭文茂以漢水爲患築堤捍禦民受其利謂鍾堤實不始於諸廟但前者不聞潰堤之慘耳鄭光弼臨川人萬曆二十三年知縣事欽差趙既缺其名省志職官表亦未載待考

按職官表田大益萬曆十六年任

杜公隄碑 萬曆二十六年 存

重修岳武穆祠記 李維楨撰文 萬曆二十六年 存

承天府故爲安陸州獻皇帝封國也獻皇帝貞龍德而炳虎文封內山川之勝若古昔忠義賢豪遺跡靡不表章而詠歌之具載恩紀集中郢城十有八景而岳武穆祠居一焉蒞皇帝入踐大統升州爲府改邑改井而岳祠廢莫知所在矣陝西咸陽杜公歷任司禮得獻皇帝集每誦表揚武穆一詩忠義相感輒咨嗟酸鼻歲甲午適承天守缺員缺上簡命任之甫至地方諸務未遑修舉即求遺祠故址而惜其泯泯也卜地府市之西爲祠而勒獻皇帝詩昭示永永於是藩伯四明薛公郡守臨朐常公後先撫按楚者廣德李公崑山支公任縣趙公臨清曹公及泉廉襄城馮公皆捐貲來助既伐土爲基下有積沙石如許以供墉垣之用衆謂異爲神相助不數月而祠遂成屬不佞楨記之蓋岳武穆廟貌

血食所在而有而楚爲最盛考武穆自紹興四年除荊南鄂州制置使至六年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往武昌調軍前後十任楚自封子以至侯若公食邑皆楚自討李成走蘄州至死僞將京超復郢州平襄漢降王佐楊欽余端劉先而斬楊么大戰功數十皆在楚按祭法所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者武穆胥有焉吾郢之祠武穆禮也雖然禮時爲大今非宋時矣有其廢之莫之或舉祠何以復興天地定位以來則有君臣臣事君以忠無有二心古今當有二道哉獻皇帝詠歌表彰之蓋嘉武穆之忠耳故其詩曰精誠光百代大哉王言所以論忠潔淨精微矣世不乏忠臣而本原其衷或迫於見功或亟於殉名遁骨勁挺盛氣勃發或抑而爲忿戾少有拂鬱中不自忍或流而爲怨懟其精誠不足故也世人誇詡武穆戰功而悲其以寃死

以此爲忠忠固小道耳武穆之功以戰著而忠不以戰功盡身以寃死受憐而忠不以死益夫敢戰之將率取鹵獲斬馘爲上第武穆之破李成張用也秋毫無所犯其破馬進也使人呼不從賊者坐坐而降者八萬餘人其破虔吉諸賊也高宗以隆祐震驚故令屠虔城獨數四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張用王佐皆以降人推心置腹得其牙距之用故諸沒於寇若盜者其民望岳家軍若大旱之望雨而困於寇若盜者感泣思宋家仁厚之德先聲所至不戰而屈是之謂忠廉閫寇賈之賢不能無修隙而武穆於王彥則避之於韓世忠張俊則下之不以小嫌妨大義不以私忿先公事同心僇力以庇王職是之謂忠功高不賞震主身危則有美田宅以自汙飲醇酒近婦人以自廣耳高宗初爲武穆營第則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授開府儀同三司則曰今日之事宜訓兵士戒

不虞不宜論功行賞取笑敵人少豪飲無量高宗戒之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御杯勺子雲數有奇功而隱不以聞家無姬侍吳玠遺美姝結歡則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嘗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即天下太平其下化之提數十萬師若枕席所過雞犬不擾民開門延納卒無敢入者所漸染素矣是之謂忠閫外之事將軍主之大夫出疆苟可以安社稷專之可也而矯命橫行者托焉朱仙鎮之徙十二金牌趨召班師矣以彼跳盪摧拉之雄假令慷慨奮激不受詔當奈何武穆不敢抗第東向再拜泣下沾襟十年之功廢此一旦耳而留五日以待諸民內徙者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已疏乞解兵柄而敵分道渡淮召之應援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師至廬州敵兵遁乃還次舒待命高宗謂其小心謹愼不專進退會濠州破復救救之輒赴敵兵又遁和議誤

國國所日夜痛心疾首者然讀其謝講和赦表與他封事意壯而語哀未與廟議爭訟秦檜万俟卨何鑄羅汝楫輩之交搆文致也從容就獄惟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而已竟無一言自鳴以章主聽之不聰是之謂忠其鏤背文盡忠報國而獻皇帝目之精誠功名之念融而不有忿怒懟怨不少芥蔕於懷必如是而後忠可盡必如是而後可言精誠誠之爲道也貫金石移三光終始萬物迄於今而廟貌血食所在不衰良有以也楨椎魯不識獻皇帝微言而爲繹其大義如此俾後之評忠臣者要以精誠爲極焉其他分閫佐郡暨邑長貳之襄事者與堂廡門寢廣輪高深之制歲月日時土木金穀之數記在碑陰

按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隆慶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博聞強識文章弘肆負海內重望者四十年著有大泌山房一百三十餘卷明史列文苑傳文內所稱杜公係潘守陵寢之太監詳上列杜公碑注薛名三才時官荆西道常名裕時官承天府李名德陽字伯英支名可大字有功趙名文炳字爲光先後巡撫湖廣內詳省志職官表惟臨濟曹襄城馮待考再按朱國楨湖憺小品載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世宗龍飛升州爲承天府餐道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興岳廟取爲周垣之用恰相當於城西闢土下多積石最後得一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像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乘獻呼以爲武穆蓋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像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衮冕逕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靈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昧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於土木客有言英國而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云云付城趙吉人寄國寄所寄載入鏡中寄事之有無姑勿深辨然以武穆精忠卒爲賊槍所扼轉世而酬未伸之志正吉人所謂一念所結可以感風雨召鬼神者述之正足以振勵綱常非但資談助也

重建岳武穆祠祀典記

欽差巡撫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太僕寺卿直經筵奉勅督理漕河工科都給事中鄂郡常居敬撰文　萬曆二十七年正月　存

畧云郡故有武穆祠建自前代獻皇帝封國初託之歌詠且載恩紀集

祠之廢蓋近日事以缺郡乘無可考重建之議始自司禮杜公其創置捐助具李太史碑中不贅述蓋祠成而太守常公自覲歸與司禮公語及祠事謂有祠不可無祭宜酌疏數審隆殺議支費秩品物以垂永久會諸生以祀事請公下其事於縣約以仲春舉事屬不佞爲文以記之余惟祀典所載大抵出於崇德報功非其地廢非其時亦廢廢而後興以其功德在人心者不可泯武穆精忠義烈揭日月而貫金石家尸戶祝自紹興迄今殆遍海宇矣而人祀之獨嚴飲食必祝有廢必興豈有私武穆哉嘗考載記當僞齊附金時詔先取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之地兵首抵郡僞將荊超乘城拒敵武穆鼓衆壘臂而升殺虜以數千計積尸與天王樓琎軍聲大振乃乘勝兵臨○沔定南陽無敢攖其鋒者方謂經略中原圖還二帝事在指顧中乃超爲齊守齊爲金守郡之不左

衽侏倒者伊誰之賜歟且也大將臨戎惟敵是求惟力是視斬刈虔劉計無復惜乃武穆一以仁心行之以殺爲不殺以不殺爲殺而天下之德武穆者將萬世尸祝之況郡其功德首被之邦乎武穆宜祀祀宜書余故不得辭而爲之記春秋祝史之文附碑末祝曰

惟王天生忠義撫宋室半壁之河山世報旂常晉弈代百年之血食啓紹興南北所在蒙恩而楚國○○○○德楊么夜遁淸明○○彼兀虜宵奔江夏鼓○○○○鄢郢首建義旗僞將成擒掃腥羶而還我保障天兵北指收襄鄧而恢復中原崇德報功無論異代春禴秋祀宜重此邦廟貌廢而復興人心久而愈結是稽彝典○○○○○○著爲令甲茲爲春仲肇舉曠儀惟神有靈歆茲下悃尙享

按常居敏字惟一江夏人萬曆甲戌進士江夏縣志有傳省志鄂郡洪鄂郡據原碑更正

重修三元觀記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北京戶部尚書兼奉勅巡撫廣西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應陽陳槩撰文　萬曆二十七年四月　存

畧云嘉靖己酉勅建元佑宮少司空顧公來督其事歷幡冢履滄浪至大別目極漢水之濱洪流浩蕩謂宜有神焉以主之遂捐大工遣材立觀羽士李延用董其役居士黃憲捐貲佐之暨庚申觀成表曰三元三元者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也沿萬曆間觀欹漏欲頹神幾露處延用之徒龔鍊師合樹者於是持緣疏募化以爲重修計郢之縉紳士大夫悉樂輸以佐已乃鳩工程材築基拓地自丙戌迄丙申觀乃落成賦初制不啻什伯過之與元佑埒美爲郢西一大觀云合樹屬記於余是以次其始末以鐫之石諸善姓氏例得書於碑陰

按三元觀在石城門內記內所稱羽士李延用巽合樹及居士黃憲均無考陳槩亦未詳

郡丞孫公修堤記　黎巽撰文　萬曆二十九年　據舊志錄入

畧云距郢城三十里爲翟家口又四十里爲馬家嘴又四十里爲操家口三口皆漢江東隄上接黃家灣中聯留連口爲一帶保障內而皇莊及鍾京潛景四縣武荊兩衛田糧係焉迺洚水衝突隄葬崩歲癸巳暴雨浸淫黃家灣三口告決備府分築黃家灣今所稱杜公堤者三口屬之有司軍衛三年而功固成其在翟操倒口成潭馬潭尤深闊風起水湧行舟多危難施工力議修議廢者紛紛靡定丙申滇南慕忠孫公自粵西擢佐承天太守臨朐常公以公有水利堤工之責先期區別四邑兩衛受利多寡牒帶廳司理錦吾杜公派夫有差惟是潛江以該邑堤院多而民無餘力議動帑金爲夫值常公悉其事請於守道定海薛公以鍾邑幕吳君承周司翟家口益以承天衛屯夫京山幕喻君時雍景

陵幕徐君仁荊衛千戶張君四維分工築操家口而馬家口功大難圖責邑人致仕雲南蒙自縣丞王杜河南長葛縣典史王相陝西淳化縣典史劉鍈儒官何崇科耆民孫緒何宗堂李時美周汴等分領潛江夫值募近隄人夫協贊鍾祥二尹劉君汝安京山二尹王君龍章其役總理三堤付之孫公公下車甫三日即乘舟往來三決口相地制宜條示方畧命典史吳君引翟家斷堤潭水達於江弓分操家丈尺刻期委官責效而馬潭則命塡土由淺及深俾土源源而來深者漸淺淺者漸平由是畫區施畚鍤焉公慮沙土勿堅務在博厚堤脚闊十二丈結頂三丈高三丈論個土以別勤惰不必點視而夫自齊用鐵錐以探虛實不分榜碍而築自密且許隨便僱倩免遠者裹糧禁私書請託俾窮民無怨郡庠生曹試者一日補工八百翟堤深有賴焉察武昌衛堤工多軍少竭力難堪捐俸助之而王相等亦各願輸粟招募以終其事各官承委受戒命惟謹即一薪一蔬不擾於民有不待刑趨勢迫而軍民咸子來趨事者越三月厥工告成蜿蜒縈繞若玉繩然與黃家灣堤並峙矣乃其善後沿堤培草以俟根纏而土實傍堤樹柳欲使茂密以禦衝太守常公鳩鑄鐵犀每堤各二以鎮水怪丁酉夏淫雨數來報武昌故堤衝決時常公入覲公署府事復請於守道薛公再議修築憫有司軍衛民力既竭詳動府倉銀爲工費堤與皇莊茶園休戚相關啓楚藩加幇行經歷司呈請備府杜公分築杜公慨然許之命僉書劉公司其事於是孫公檄鍾京景三縣承荊兩衛募夫擔土詳委顯陵沔陽經歷徐君應道方君百里承天衛千戶唐君曾張君友顏荊州衛百戶蔣君尙忠分督至是自石城迄多寶灣堤舊新相接百餘里青草芳非綠楊嬝娜

屹然稱水利焉公方議修水鎖觀堤兼歲歲相培各堤以圖永久戊戌十月公有督運大木之委去之明年典史王相以馬堤工巨成艱應謀祠祀乃約同人量力捐貲搆祠三楹繪許眞君像住僧奉香火歲時隨父老列拜祈祥弭災創始於庚子三月暨六月工將落成時公運竣旋府過堤嘉之無何公復代覲報還去之日王相等德公出陽春門遮道扳轅不可復留舉觴爲壽泣餞於祠下公手書扁聯留祠捐俸金付相等補所未備祠既成相等以巽枝讐郡志核實知眞丐記於石遂不辭援筆以述郢人之戴公暨修築之顚末如此

按舊志稱邑隄由鐵牛關至王家營地居上游實爲京潛天數縣門戶邑固土居隄內受利者僅二里三莊而各縣湖里田土俱特此爲門戶隄潰受患關吾邑者十之一關數邑者十之九從前遇有潰決俱係鍾京潛天四邑武荊安三衛分工合築清順治十七年興築鍾邑派夫各縣徵銀募夫一時徵解不前康熙二年因潰復築當事者乃照受利之多寡定數徵夫每遇修築以十分爲率鍾邑四分京天各二分五盤潛一分之三盤荊州右衛安陸衛七盤中之四盤武昌衛七盤中之三盤行之既久弊生而民不擾遂著定例自工科給諫王又旦憤前此宰潛江時因協修關聯大隄其吏民頗受荊門盤脊之苛刻重勒入垣後遂除隄荊不應協安不應協荊且荊亦不必協荊安亦不必協安各築汎地隄防其大旨專責成也免跋涉也杜侵漁也鄙陋如議奏允自是由鐵牛關至王家營凡有潰決乃歸鍾邑獨任矣按是碑首稱內而皇莊及鍾京潛景四縣武荊衛田糧係瑞證以舊志隄潰受患關鍾邑者十之一關數邑者十之九固非虛語其委員除鍾鄭吳承周外京景荊各有專委是分工合築固可考見概略至後所稱丁酉夏武昌故隄衛決以武昌衛在四工之內也黎巽邑歲貢孫公名字籍貫已詳文內舊志均稱江事舉人鍾謨師常兩公詳前岳武穆祀記杜卽看守陵寢之太監也餘待考

題宋大夫井　孫文龍撰文　萬曆二十九年　存

郢中文廟前有古井水甚洌相傳爲宋大夫玉井近乃有意其下多金者幾欲壞之感而賦此時萬曆辛丑八月也大夫遺井尙幽深迢遞悲傷國士心泮水淸波相映曜不知何處有兼金其一

鳳○氣象天上開一泓淸○近三台無端秋色偏搖落萬丈飛塵點碧

苔 其二

遺址蕭條數百年○○此日正聯翩陽春臺上空相憶無那烏啼欲暮

天 其三

漢江　目悵秋空何事情○一故宮泗水涓涓○欲斷今人猶自憶雄

風 其四

按孫文龍常熟進士有傳是碑家額宋大夫井四字序正書詩草書

孟襄陽小像　孫文龍重摹　萬曆三十年　存

按是石存孟亭賦開像左題孟襄陽小像丞王右丞年十字分兩行附刻右丞故人不可見絕句太白吾愛孟夫子律句并文龍自題七絕三首其詩曰千載風流未可追新亭重觀舊豐儀長松颯颯涼飈○疑是騎鯨有雪時一片秋雲江上來吟高白雪滿平台小窗今夜看明月幾度思君臥碧苔摩詰丹青今復光人人爭觀孟襄陽只今山鳥鳴亭畔盡是先生白雪章省志所錄白雪亭詩刻即此石也

書唐人贈孟襄陽詩　王愼徵書　萬曆三十年　據穀通志錄入

按穀通志稱是碑行書刻於孟浩然像後似指前碑而言緣前碑於像後即刻右丞太白兩詩也惟前碑非行書亦無王愼徵字樣意或另有一碑然已不可考矣

白雪亭詩碑　西蜀尹伸和孫見田作　萬曆三十一年　據省志錄入

按尹伸四川宜賓人萬曆二十七年任推官見田爲孫文龍之字原唱見前此碑今不可考矣

楊公去思碑記　朱一龍撰文　萬曆三十一年　據舊志錄入

楊公爲政期年化維新而民丕變邑人惟恐公一日去不得終奉事以利益我桑土亡何公當太夫人憂邑人仰天而拊號曰嗟呼使公奉內召人民猶以獻皇帝之靈請强留公而不幸公當大恫請命於天子奪公之情而與之民公方寸亂矣亦何情及於民耶於是公謝邑事朝聞訃而夕屆行杖躃徒跣號哭出國門邑人冕衣裳者及縫掖跗泣之士暨諸父老田氓自南郭屬之境外無慮數千萬人相與壅塞郊關遮留公度不可留乃亦號泣而隨公行素車白馬絡繹數十百里不絕又聚金就南郭爲特祠祀公而乃徵記於不佞不佞敬問狀則合辭以對曰公善衆大更僕不易數其精微又未易測姑陳其顯者邑故敝重以山陵集內外使者一城內皆令所嚴事稍脂韋輒詘辱見伉直又速尤矣公眞心直道濟之以和第無失其所以事之者而一切取給無後時亦無失已久之而諸使者皆服公淸眞敬日益隆也邑當要道車馬舳艫相銜而悉館穀於令令無他入公自減損服御以充交際嘗苦不足即不足客亦諒公淸苦不苟責而聲譽亦藉甚賦以田程也而民或有無田之賦豪有力者藉他族以復其家又食不賦之田公慨然曰敝極矣爲之淸正得匿賦十餘斛並去其浮賦即胥吏無所上下其手閭左無所容其姦民輸賦戒司櫃者如額嘗發櫃百錢贏一立黜其贏者還民

歲當審丁去其所謂枯丁者而覈實丁民感其誠無敢隱既隱公悉得之驚以爲神而丁亦增幾及千矣庠序故禧於府令惟子弟視諸生若客耳而郡諸生咸親就公若明師凡執經來者輒請正公無虛日莫不虛往實歸於是士民化而從禮樂習遜讓莫有以訟至即以訟公判其牒是非而曲直之民皆心服去裹糧而至粮未及炊而訟已平然而猶頑武健又未嘗不痛扶矣辛壬之際大水民不得食公盡緩其征求急發以賑其窮人出俸多買粟實預備倉曰得請而發民不食矣倉又不可虛今日爲救民計故急也公憫民困又無敢姦國賦酌國與民兩利之公猶曰未也水以爲災堤防之不善郡故有永鎭堤遏水而無使浸於其邑水漲輒汜有司之過也倡諸民而築之佐以贖粟遂水爲民利焉他若葺學舍恤諸生部署同官分曹受事平市價別神姦理民舫禁

民自殺諸大政不可殫舉則公所以修事而民所以慕公者也不佞佯爲抑之曰公亦惟修舉常政耳則又合詞進曰不然也即古聖賢亦惟修舉其常者耳不佞振冠肅容而作曰常則可久此天地不言而化成帝王無爲而就理者夫令非以刻巽惟期安民至於安民而令之事畢矣公不能外於民與政惟以實心敷政以實政治民推行不見其跡變化不以爲擾載其清淨抵於甯壹即詩書所稱何以加茲夫公宰百里未嘗私於百姓而百姓莫不謂公賢也未嘗循於搢紳學士而搢紳學士莫不以公爲賢也又上之未嘗從欲以奉諸部使而諸部使不謀而賢公其薦剡未嘗不首公也且也公在邑人若不知有公公去而盈庭嗚咽傾國走哭送公踰境攀輾騰送若免赤子於懷而不忍離又若夢寐神明而若或覩者且爲尸祝報享此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公爲政

心日夜無不在民者及聞太夫人喪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毀容骨立吏民就公而弔愍者公若罔知豈非仁心至性不以外遇易孺慕即公不忘太夫人以成其孝邑人不忘公以成其忠上下交相盡於以徵公之政矣不佞隣於邑又嘗覩公清光故詳公之大者遂因邑人之請而次之以泐諸石並以告夫令民者常道自足爲政烏容刻巽爲哉公名鳳翥號卷阿登萬曆辛卯賢書獨之巴縣人（舊志）

按楊公名號籍貫已詳碑末有傳朱一龍字虞言景陵人萬曆壬辰進士司理蘇州斷獄多所平反時太守朱燮元郡佐朱斧咸著卓理有一郡三朱之譽一龍官至吏部考功郎中

上眞觀重修屏壁記

鄧士○孺戴炯○撰文　黃應○書　萬曆三十五年　存

畧云鎮有上眞觀靈跡也舊隸荊門號梨樹岡兩壇正德時流寇作孽諸父老謀塑眞武像鎮之標爲上眞堂而居民唐福壽亦因爲建樹屏壁以妥神靈蓋其來遠矣暨聖天子龍飛易安陸爲承天撥望馬隸鍾祥而地遂爲縣轄郡守沈公駐蹕本鎮命其名爲上眞觀數十年於茲矣唐爲鎮右族安珠定序等善承先志復捐資鳩工重擴其制予故書巔末於屏左而勒之石云銘曰玉虛仙局別一洞天瑞雲靈跡鎮此山川樹屏於門祖創孫承能繼能述似續徽聲神知永鑒俾熾俾昌於斯萬年純嘏爾常祥麟瑞鳳振振繩繩民安物阜赫赫厥靈

接上眞觀在石牌距縣治五十里俗屬荊門自嘉靖十年改屬鍾祥郡守沈名瀚如嘉靖二十四年知府事吳江人唐福壽安珠定序當係石牌巨族今已無考戴黃亦未詳清乾隆間里人胡晴國增修旁軒吳晟吳鼎修後殿祀文昌樓上晟有詩云紅雲仍捧帝君宮壁月珠星映幾重敢以微材呈斲匠却因妙地築金鏞鑿旂欲引青毛鳳畫棟還聲紫甲龍最喜吾鄉文物盛金光夜夜禮清鐘晴國字資華有傳吳晟字西平閣剛曾銘其墓均詳六卷

萬年碑記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巡撫雲南都察右僉都御史徐成絃撰

文　萬曆三十五年　存

畧云天下有於理若無而事實經見鑿鑿可傳記者予親得之西安韓公既盲而視一事公嘗向余言曰某嚮因目疾驟致雙盲弁急如刺歷幾旬月有高僧謂力能祓除第欲繪三界神容百二十軸以祈神庥神將佑之公慨然曰膚髮之不惜何恡百緡爲也僧歸作禮韋馱前虔躬默禱而公亦移室珍攝於佛堂西偏夜屢夢佛現丈六金身持長柄椎而前謂爲爾拯療是時雖假寐而痛極不能忍神遽提其耳以椎槌之公大叫而起血迸注如射僮奴秉燭奔視公已見床第之間某某環列步武內蒼素皎然矣公遁空肅謝遂就所寓目者范金組像建水○殿爲寶鶴寺並繪水○百二十軸以償前諾往予過郢上一再見公若交

門之晚縱談及此人靡不詫歎當公賸亂時力豈不能遍謁諸醫未嘗投一七進岐黃士轉盼咄嗟而公雙目炯炯公生平市義樂施意者其報緣乎上古有韓終氏名列仙籍有功德公豈其苗裔耶公名允中號平野陝西西安之○州人以僉事官遊吾郢給事肅皇帝寢廟中買民田一與僧承業供佛所捐金錢若干別書碑陰謹立

按是碑寬二尺高五尺餘額篆萬年碑記四字文正書所引銜名除撰人外計欽差守備湖廣等處地方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杜茂顯陝神宮監府內僉書管事太監劉庠張斌胡忠張顯貴侯助胡允中毛吉祥劉臣馮迪費銓戴忠李孝王國忠張棟張倉楊鉦共十餘人又欽差湖廣等處承宣布政司分守荊西道右參議鄧美政欽差湖廣等處承宣布政司兵巡道左參議李仙品原任本府知府欽差陝西等處提學道副使尹紳兼任本府推官典都留守司參將李思忠僉書徐一鳴鍾祥縣知縣徐雲雁及住持僧貫山共若干人至韓允中則稱會首功德圭不列官銜碑在距城東南十里許之東嶽廟鄧美政建德人萬曆二十九年分守荊西道李仙品陝西高陵人三十四年知府事尹紳四川宜賓人舊志紳作伸徐雲雁三十四年知縣事江西新城人惟徐成紱於文內既稱吾郢又曰予過郢上舊志選舉表及人物傳均未列似不可遽指爲邑人此事眞僞不足辨當嘉靖以後邑因陵寢所在諸閣環集頗指氣使地方官吏承順不暇此碑可見一班若謂遽信其說則非予所以錄此碑文之意也

邑侯涂公去思碑　萬曆　年　據舊志錄入

涂雲雁字振羽新城人萬曆間知縣事莅任四載德政淪浹其治蹟悉載報政實錄及賢聲集中後陞順天司李邑人立石以誌永思　舊志

按職官表涂雲雁萬曆三十四年任

重修三元觀記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禮部侍郎署尚書事兼翰林院前經筵日講官鄂渚郭正域撰文　萬曆四十年　存

粵稽周穆王尙神仙召尹軌居終南尹草樓之所號爲樓觀此道觀所自始也郢西自○來有觀觀之與也何以故先是世宗肅皇帝鼓鬯玄風崇禮眞人廣置琳宮昵龍潛舊邸倍爲加意爾時陽春以西州地雖應上禱正神而神祠缺然河伯顯異者數四父老謀所以祠之當事者屢議屢罷逮嘉靖戊午賴督工少司空顧首議而觀始創沿萬曆丙戌觀復圮羽士龔合樹葉已風檀施一○而張大之矣按制前三官殿次玉皇閣祀玄帝其下三淸殿列在後寢又前則爲山門其所以崇河伯鎭地軸而慰答父老之心至周也逮庚戌閣漸欹坼往來使車絡繹牽傳舍視之鮮有議更舉者羽士易自爀謀于客曰余先師龔合樹之修若觀也才二紀耳今若此不早計後將奈何客問費曰嚮者募貲於衆如築道旁舍歷歲月若干而工始就幾蹈鮮終今不敢復邀惠檀施矣自爀生平茹荼守玄惟是理黃庭鉛綠畝以充衣鉢齒煙所盈餘雖無幾許物願悉捐之以爲神靈助出世間法奚必敝敝積世間紅朽爲乎客乃爲之畫移置玉皇閣於後其下以奉三淸前爲神師殿又前爲三

官殿歷山門而入其屬凡四於形家言乃叶吉工始於庚戌春不數閱月而落成一時法像莊嚴金容陸離漆堊丹膝壹如其度自有斯觀以來未有也已自爀屬記於余余觀夫郢西勝概無如三元一觀枕石城抱漢江左京湄右荊獨六道四闢冠冕至此每遇天晴日朗憑欄登眺山嵐水色烟市沙汀梵宇仙宮黃屋玉宇列在指顧間令人有出世離塵之想若乃晦風暮雨江濤樹聲鳥音鶴淚遠磬疏鐘聒然長鳴則又令人感慨寄興欝勃而悲愴矣洋洋斯觀亦鉅麗矣哉乃其爲是役也糜費五百餘金不借貲於衆庶奔趨於權貴一旦取之舍中斤斤不遺餘力究也官不言擾工不言勞巋然新宮雄峙漢渚其於則天象協地宜興人文不小也若自爀者難言乎難言乎在昔燕昭王得洞光珠以飾宮而神人來舍者三至今侈爲美談自爀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

公之授經非有龐龍門之耦耕而貞宇玄壇底成不日意其人必探玄珠於罔象靈台下別具一住構不以觀觀而能以觀觀耳直規規一洞宮云乎是以高其誼爰記其概以勒之貞珉

按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癸未進士歷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毅以糟件首輔沈一貫陷以妖書危禍幾不免耶蹤具明史本傳是記所稱羽士易自嬉待考

尊經閣說　高第撰文　萬曆四十四年　存

夫至尊者道歷萬古而有常者也兩儀所以常位而不毀三光所以常明而不晦四序所以常順而不忒萬物所以常生而不滅治統所以常延而不墜世教所以常維而不絕皆宰於是矣顧道非虛懸載於六經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樂也聖人訂之以垂憲來禩璽治統扶世教於無窮其語典而有常古今卒莫能易謂之經故曰經常道也所當尊也

然是經也豈徒求之言語簡册間哉易言吾心陰陽消息之常道也書言吾心紀綱政事之常道也詩言吾心歌詠性情之常道也春秋言吾心是非勸懲之常道也禮言吾心條理節文之常道也樂言吾心欣喜和平之常道也是經即道道即心也五倫百行無不備也羣動萬事無不賅也國家天下無不運也天地人物無不包也古今元會無不貫也帝王聖賢愚夫愚婦無不同也吾心有經其道甚大尊經所以尊道也而尊經在心也則尊之之實何可忽而不講夫世之儒者類皆讀聖經矣崇邪說背正道是叛經非尊經也炫文藝蔑檢修是侮經非尊經也尚訓詁忘心得是褻經非尊經也猶未也自幼習讀經書不思先聖垂訓之眞意爲吾人立身之典常即指曰此致富貴之梯桄取科第之筌蹄也其講明經義發爲文詞非不精切乃反之身心漠然若不相關及博一第授一官遂以爲從今致身富貴讀書之事畢矣非惟畢生平所講明者全無體認輒騁縱自恣因而肆貪酷以虐民甚而附邪黨以嫉正又甚而便私罔以欺君負國是發於聖賢之經籍反藉以爲蹻蹠嚆矢也謂之賊經嗚呼至於賊經將良心盡滅常道無存眞衣冠而禽獸矣豈非孔門之罪人哉故尊經者不以文視經必以心視經不以誦讀爲尊必以崇敬佩服爲尊奉其經爲訓誥箴銘即操其心以憂勤惕厲肅然如聖賢之我對而言動不敢苟也凜然如朝廷之我臨而趨蹌不敢慢也儼然如上帝之我鑒而昭然不敢褻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聖言經也畏聖言正所以尊經也尊之而出入起居罔不欽也尊之而暗室屋漏罔不嚴也尊之而日用應酬罔不慎也尊之而臨政措施罔不貞也尊之而順逆久暫罔不一也兢兢乎翼翼乎俾吾

身恒檢飭於經常道理之中無一毫稍越焉是眞能尊經者也致其極而參贊位育是尊經之分量也究其用而堯舜君民是尊經之勳業也闡其理而制作垂世是尊經之心印也尊經至是斯謂之眞儒無忝於聖經者也海內學宮建尊經閣者多矣承天獨無似爲缺典余以分守之明年謀之太守李君司理陳君卜地於文廟之北具請撫按兩台創建之夫郢文獻之邦也諸生習經書者彬彬稱盛矣亦知所以尊經乎昔王陽明先生曾爲越城譔尊經閣說發義已明予繹其所未盡者今衍而爲說與諸生相訂證倘以予說非謬各求諸心而體所以尊經之實也則此閣之建爲不虛矣

按高第字蓋堂永平滦州人萬曆四十一年分守荊西道有傳四十四年就府學後建尊經閣作是說剩石又就張方建魁星樓作魁星樓記後郡守工竣景陵周嘉模紀其事均詳後李名養蒙陝西人司李陳名朱江西人

魁星樓記　高郵撰文　萬曆四十四年　鎮番志錄入

魁星者文明之象也國家設科取士標貢院之門曰天開文運士以文中式者類以魁稱故解元而下稱文魁會元而下稱會魁殿試中狀元則稱天下大魁古傳魁星曾顯形於文場士子亦有自見魁星舞爲登科先兆者其來遠矣堪輿家謂學宮人文所自出巽地宜起魁星樓則文風以盛徵以風水之理也余考郢故楚都宋玉陽春之臺在焉其氣脈發自東北洪山蜿蜒百餘里至郡城崇岵山止而結秀學宮居其背漢江由乾地而來瀕郡西輔南而東襟帶環抱王氣攸鍾肅皇帝發迹於此則人文之盛可知矣余觀學宮櫺星門以內層層漸竣基址自佳乃規制尚未大備余既建尊經閣於文廟後以補其空闊左視巽方地勢稍下若無魁星樓又何以壯觀瞻而培文脉哉遂與郡守諸僚約共

捐俸創建之築台高丈許搆獨樓於上重檐架棟二丈六尺有奇文峯秀聳上揷雲霄丹碧熒煌輝聯奎璧且凭欄一覽舉山川風景如在鏡中足稱大觀特安魁星像於樓上層令諸生瞻像而懋靈從此文風得不益隆隆盛往昔也雖然余所望於諸生者豈徒以文巳乎查天官書北斗七星一至四爲魁燦乎紫微垣之旁世所謂魁星蓋指此也其星號爲帝車居乎中央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天非斗無以宰羣靈而幹萬化傳曰斗星盛明王道和平其職司於天重歟諸生以文學博魁名亦寧惟青紫顯赫之爲榮須期於扶皇極福蒼生熒化理文明天下俾海內仰如北斗而勳名德業炳煥天壤間斯於魁星有光而帝鄉且爲增耀矣余發建樓之意率記其畧以爲郢多士勗（舊志）

按是與尊經閣均創自高公清初尚有修葺同光以後樓址空存尊經閣旁日就頹圮訓導元某書牘其木爲薪後某自經廁所而死郡人士多以爲然學之報云

重修儒學建尊經閣魁星樓記　周嘉謨撰文　萬曆四十四年　鎮番志錄入

郢先是爲安陸州學規制湫隘獻皇帝加意文教前後頻次捐金修葺嘉靖十三年始改升爲府學是後院道若府相繼事者閒有增修大都因陋就簡稍稍稱飾因循逮今茲焉若有待也自肅皇帝龍飛啓運山川王氣鼎足兩京人文譽髦彪炳宇內厥亦被服皇謨埏埴聖教士習尊信有由然巳茲大藩參高公建節荊郢首重文學迺于明倫堂豎立二大石一書天地綱常一書古今名教則公身任斯文之重也考覽形勝則喟然嘆曰嗟夫是文獻之邦家嫻於誦者矣若乃陰豐芑之靈淑闡皇極之懿訓以六經孔孟之正脈掞陽春白雪之奇藻郢豈有儷哉顧何以獨無尊經閣於是與郡伯李公郡丞孫公別駕梅公司理陳公

計定具請兩台立允如儀維時士紳欣躍百工競勸而備監劉公亦捐百金爲贈樂觀其成乃庀材程役卜吉相宜併新文廟自殿堂門廡以及師儒官舍甃甓丹雘垣瘞維虔又以文廟巽方宜高文明乃盛爰創魁星樓仰揷雲霄俯窺江漢嵩崇峻峭於龍脉頭角得尺水焉議者謂閣之建也典而崇公之爲心也誠而正樓之建也奇而勝公之爲心也精而詳百世當不弗廢焉役既竣公乃出所爲尊經閣說並魁星樓記進多士而謂之曰士不知尊經猶之手射無的耳凡吾所爲尊經者尊心也非必法堂前草深一丈云也魁星者元氣之精英也六經者文章之精英也植爲名教闡爲六經象爲魁星生爲碩儒大魁亦自六經中出也顧所爲尊之何如耳吾且以大魁期諸士郢之諸士始洒然知向方云越翌日諸生乃洗爵布幣詣公頓首稱曰弈弈藩守迪我聖經弘

我正學佐我魁文公逌然避席歸之賢太守而守令不有復歸之公諸士退而議曰是役也則無不敏於功矣抑離婁之明不能及曲巖資育之勇不能逆勁風披雲之燭登高之呼誰實司之哉仰溯百年無與任此者而竟待公時耶人耶故觀郢之學知郢之士觀郢之士知公之德郢者深矣大抵持身特異則其竪立不倫公生平以綱常名教爲已任其爲政也精淳而惇大諸若釐奸弊清刑獄寬逋賦覈善惡興教化諭民俗禮寒畯端蒙教具載別錄不贅茲爲諸生記其不朽者云若乃志公之教以無負千載盛美則在諸生公諱第永平之灤州人舊志

按是記綴起已詳前件經閣說魁星樓記周嘉謨字明卿景陵人官至吏部尚書光熹之際與楊漣左光斗共定大計事詳明史本傳史稱漢川人按周居乾驛與漢川毗連然地實屬景陵也郡丞孫名繼光江夏人別銜梅名燮籍貫未詳餘見前

天地綱常古今名教二碑高第立　存

按碑高丈餘字徑一尺餘現在郡學明倫堂

司李陳公去思碑萬曆○年　據舊志錄入

陳本江西人萬曆間任承天府推官執法不撓臨事無滯聰明內照清苦自持聽斷明允無枉無縱民懷其德爲立去思碑舊志

按職官表陳本萬曆四十五年任

喜雨碑記承天府知府常康撰文　鍾祥縣知縣任僕書丹　天啓四年存

碑爲荊西道邱之冲檔雨有應而作記近二百言附律詩三首前二器常康後一器李中正同立石者有同知潘應庚通判孫鐸伍兆元諸人李中正則推官也按邱之冲山東諸城人天啓三年任荊西道常康山東人天啓二年知府事任僕雲南鶴安人天啓二年知縣事潘應庚貴州人均詳職官表孫鐸伍兆元待考碑存府城隍廟

文昌帝君石像題詞任僕撰文并書　天啓四年　草書　存

子息功名○在人生並切而帝實兩司之余故創爲此像勒石廣施願

與高門懋○共効頂禮惟五齡時隨吾父登七曲已作此想茲以畢夙願云時天啓甲子孟冬哉生明任僕書于鍾祥公署

按任僕已見前是石現存文昌閣講堂東壁

重修曾家橋路記向日升撰文　崇禎六年　據舊志錄入

石城之西大河橫亘直抵大別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風濤澎湃奔突延袤衍爲旁支與河合流故名土橋溝斯地也名分方諺村近莫愁禾麥之香路接酒舍米鹽之鬧門通雉堞隔水一帶天限東西四方任輦車牛實綰轂其道上蓋郢大會衢也前大司空曾確菴索址於淵易土以石乃揆厥績告厥功更土橋曰曾家橋云至今橋雖鼎而路尤屹往來固不病涉更苦修途蓋不無一憾焉會絃翁吳公由名御史藩屏茲土興踣起廢築城鑿池幹不庭方堤骨獄膚與民大

有要害關防驛遞通道或備不虞之警或壯一方之觀百其經營未可縷指一日按行稅駕於此爰瞻故墟周徊梟睥召諭父老窺封索乃自喟然爲經途者嘆爲馳驅者嗟於是量功命日而程度之其力不以煩民間其事不以煩有司其費不以煩公府捐俸起修歷浹月而成矣嘗考古之爲政者必崇效天而卑法地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以導其氣以鍾其美有過不及則聖人裁成之故禹封崇九山陂障九澤而地平謂其嘉祉殷富生物也今者履端徑覩平底迫而輶傳凌遽暇而和鸞容與鉅而鐘鼎隆重衆而羽衛充斥無所擊互淫滯福澤利益殆不可計數而周知矣美哉公之爲烈也將所謂精誠之極開金石而沛澤於無疆者耶古名臣若晟於趙若昭德於洛以公方相代不數見然亦不足借以爲喻也修之躬其德裕修之邦其德豐修之天下其德普

則名與漢水俱長而縝與山石不朽矣青青子衿司空之孫戴履高厚不替前徽勒石道左千秋永依是爲記志稿

按向日升邑人字育楠萬曆癸丑進士有博雅蒐省吾字絃齋吳公名尙默字絃垣江南溧縣人時知府事有傳

萬福堤碑吳尙默題　崇禎六年　存

按是碑中鐫萬福二大字每字大二尺六寸左書太守宛陵吳尙默題西蜀賈元勳鐫右書隄長三千三百餘弓最後書崇禎六年歲在癸酉菊月等字按縣隄自盛牛關訖張壁口都十八弓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丈所謂弓者約以五里或六里爲一弓蓋云三千三百餘弓者弓之實數也吳尙默詳前賈元勳四川巴縣人七年知府事

重建蓮亭記王允中撰文　崇禎十三年　存

郢城東南隅龍山寺陰有蓮亭隸興邸或云備睿廟之游觀也每夏秋交芙蕖盈沼翻風映日歡目賞心爲郢中一佳境第以歷年久而亭台半圮臨之惻然遂鬬值鳩工一新其所匪惟謂神聖之迹弗湮亦聊以

盡吾職也若夫不朽之圖則望於後之君子時崇禎庚辰歲古瀛王允中題

按蓮亭在龍山寺後文昌閣前兩山相對巒起中有池廣數十畝俗曰藕塘是碑現嵌文昌閣講堂右壁殆因亭廢而移置歟王允中待考

鐵象四存

各重數百斤跪岳廟照壁下胸部均鐫姓名秦檜二字尙明餘已磨滅年月雖不可考然必仿西湖岳墓而鑄按西湖志冢墓載宋少保鄂王岳飛墓在栖霞嶺下明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鑄檜與妻王氏万俟高三象跪墓前雍正九年知縣塘縣事李愜重鑄並及張俊有銘據此則鑄象始於明代逮雍正時始增張俊一象然考湯溪小品稱萬曆中兵使范涿增張俊於岳墓是不始於李愜矣又見閒雜記稱司禮監孫隆曾於岳忠武神前用銅鑄秦檜夫婦方俟高張俊四象俱鑄姓名於胸次跪之殿中莊象殆仿此式想係啓禎時所鑄故次於明代之末

邑人李　樾博父

清一

重修儒學碑劉肇國撰文　順治五年　存

畧云史紀赤眉亂學舍頹敝有牧兒蕘竪薪刈其下蓋傷之也逮世清泰投戈講耽息馬論道期門羽林咸通孝經明扶衰起廢必有人焉以任之乃者寇氛熸國古址多蠹藏書變爲牧馬之墟爵舉瘞乎茂草之下蕘所爲鄉飲酒大射行禮考樂處沒如也郢故屈宋文章之藪幸值海內統一簡西晉石公鎮之下車之日拜先聖先賢於草中覩先朝樅鐘遺器側於風碑雨垣環水弗通狐兎眠廡測然有容攷卜龜正庀材鳩工奕奕寢廟累期告成萃萃學徒俎豆其中公乃升博士弟子員課經史而進退之余玗筆彤廷敬公之行知異日必有吉士勸相我國家化民成俗以仰副作育之澤者用特紀厥概云

按碑爲荆西道石公立石名颯臺字雲嶠山西陽城進士順治三年任荆西道有傳劉肇國字阮仙清江人崇禎癸未進士清初官國子監祭酒晉秩學士敘習庶吉士府志有傳

重修儒學碑王爾祿撰文　順治　年　據舊志錄入

畧云郢百戰之餘去年予就校士隸於庠者猶且千人旅進而考義陳書不類初定之儀知人士嚮文端習由其天性顧宮垣茂草載芟載屏施帷蔽旃而後將事實守從官相顧黯然是以有葺創之役不半期而明宮齋廬輝藻蘊藻以拓周行惟楚有材不佞獲藉以永傳焉節錄舊志

按省志職官表王爾祿清苑人右參議湖廣提學道惟任年無考就碑文觀之似在順治初年爲石鼎臺修學而作故次於劉作之後

重修宋玉井記季棠撰文　順治十年　據舊志錄入

郢學宮爲楚大夫宋玉故第去泮水數武有泉冷然相傳爲宋玉井云玉蓋古詞賦祖地以人傳非誣也顧井以養爲義假令源淺以渴用弗及於養民昔杜牧方且作廢井文以塞其竇安在興復迭舉明有劉孫二公修於前近有雲盡石公修於後哉爾後崩毀有年會署守婁君過而心惻毅然思復之揖俸鳩工先駕水車機轆以洩其積鑿可四丈許得泉有四其一竅出西北適當于脇一自東來稍下之最下二竅自底上湧晉滑流涓涓弗可遏也乃命匠師釘木鎖石縱橫圍砌實以鍊土層累而上如建浮級於九淵中至口則穿石爲欄楯有亭覆其上予與諸君子登臨其側汲而飲之形神俱爽不啻偕宋大夫共歌陽春白雪於蘭臺焉聞之瑞應圖曰王者清明則醴泉出昔李玉蘭作荊南節度使值楚俗佻薄不穿井飲下令合錢開井民咸便之房豹遷樂陵太守

風教修理甘泉感之而通李容嗣令壽安劉翳除徑鑿井與民共今尚留噴玉泉之名勿謂修井微事也養也而教在其中易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是井有焉或亦可以仰質昔賢矣是役自經始至告成僅期月計費百五十緡有奇皆不取之民間婁君代庖數月百廢俱舉茲特其一端云爾（舊志）

按婁名鎮遠原任荊州府同知順治十年署府篆李榮稹十年任荊西道見職官表

重修安陸府城碑記（欽差協鎮湖廣安陸等處地方副總兵萬代程撰文順治十年存）

咨云癸巳春正月總督祖公振軍襄陽駐節郢中閱城畢飭予以葺固金湯之命限日報竣時署郡伯婁公邑侯賈公督糧外出欲俟還而議建旋奠無及爰竭己資選營兵給役爲思七畧以示作分四門期速竣也○○屬四官嚴責成也垛並二爲一專守防也定賞罰之格判勤惰也因形勢高下而整齊之順土宜也度○數之多寡而增益之便夜宿

也試溝澮之淤塞者浚而通之務○○也此七畧者繕隍之大概也又委中軍等官重修小東門北門城樓二座廣三間高二丈二尺深一丈八尺費與城工等其間銀米鐵蘇各項所需孔亟得賈侯助米十石鐵一百觔蘇一百六十觔云云末繫四言詩二十餘句惜字多剝落未易辨也

按萬代程遼東人順治五年任副總兵是碑存文昌門譙樓外左隅

重修白雪亭記（婁鎮遠撰文　順治十年　據府志錄入）

略云癸巳仲夏予來自荊代庖郢中署左舊有白雪亭與陽春亭遙望而並峙君李昉守郡增五客堂於其下去亭數武有摩詰繪浩然像於石壁皮日休題曰孟亭宋謝諤云郢惟白雪獨稱雄雅明孫見田作守

時復撤而新之蓋前人之游覽者衆矣自兵火頻仍荒草埋徑台榭邱礫間與同事諸君往還其側感慨興懷因歎昔之蔚林修行爲騷人韻士暢幽情攄奇思者祇餘兩牒殘碣歸然於荊棘中則白雪亭之重修誠我輩事也（節錄府志）

按婁署府篆已詳本卷重修宋玉井記

重修白雪亭記（馬逢泉撰文　順治十年　據府志錄入）

按馬字翰如宛平副榜順治十年任府同知十五年陞本府知府有傳

太守李大宗師德政碑（安陸府屬兩郡三學屢增附生朱斌等立石　順治十二年存）

按是碑爲太守李起元立起元字復菴大興舉人順治十年知府事有傳碑文專敘潛江泗以湖田事已抄交甘君鵬雲載入潛乘茲不錄朱斌潛江人

吏隱堂記（李起元撰文　順治十二年　據舊志錄入）

按本起元已前皆集全書西加口吏隱墜池樹竹嘯吟其間文采風流之餘適值民生利病政事得失出於一時所見仰記有云嘗琴問鶴之餘適值民生利病政事得失出其間心於彼靜理凡席松雲斯無負云厥後郭人士組政績者多以吏隱堂名軸軸既登將諸金石鄭友敍齋作篇序亦見舊志

明鍾祥邑侯蕭公象石殉難碑記 李起元撰文 順治十三年 據舊志錄入

世之論大忠大孝者莫不以死國爲上雖然節一也而難易實殊或戰而死或守而死或從容就義而死是故免冑趨敵馬革裹尸奮不顧身者能之面著數矢而不動舌截一劍而弗降視死如歸者能之若夫力竭城亡引領待刃刀鋸迫之於前爵祿餌之於後七日而水漿不嘗百折而腰膝不屈題詩明志引刃自裁非學問素明卓有定力者不能也夫初志難奪轉念易墮甚哉從容就義之爲難矣予於蕭公獨有嘉焉公諱漢字雲濤江西南豐人幼不爲章句學殫心諸先賢語錄每念古人成仁取義輒色飛神往其生平大志可知已丁丑成進士謁選得鍾

祥令鍾祥郢負郭巖邑中州寇擾荆襄戒嚴公下車即清保甲積糗糧飭樓櫓具飛礮治火器日討國人而訓練之暇則進諸生談経勉以忠孝其於簿書獄訟遇事風生而天性恬淡嘲然不滯爲三楚循良冠壬午寇決漁河灌開封遂大舉汝寧荆襄皆望風潰除夕犯郢公謂中丞宋公曰彈丸邑天子之新豐也山橋弓劍實式憑之惟有誓死以守與城俱碎耳且郢居上游石城不保則汚漢氣奪建瓴而下省會危矣朝廷之封疆爲懦帥斷送請以儒生一死厲三軍之氣可乎登埤督衆矢石雨下賊稍却頃之復大合攻益急雲梯無算直逼城下勢不可支公易袍笏坐危樓中指揮自若已而城陷中丞宋公一鶴引佩刀自刎留守沈公壽崇以置賊見殺公遂被執衆擁至僞帥所强之跪公瞠目詈曰恨不斬汝萬段我朝廷强項令而俯首於盜乎僞帥怒以刀臨之公大呼曰速斷吾頭忠臣寧怕死耶仲顯就之了無怖色僞帥揮執刃者退誘之曰吾知汝淸官能降我當不失富貴公復大呼曰我血性男子而向賊求官乎又强之食公却之僞帥知志不可奪令幽之吉祥寺又有僞參謀者誘之曰守死者腐儒之迂談行權者達人之妙用公毅然曰爲人臣子而從權三綱淪九法斁矣遂閉目不言勺水不入口者七晝夜忽索筆寺僧書楊椒山臨刑詩於壁擲筆北向伏地大哭潛取沙彌髮刀自刺其喉以死藉令貪生之念微動於中安能從容就義若此舉國聞之莫不痛哭如喪考妣賊爲感動收其尸葬於寺後僞參謀亦爲文以祭之稱爲忠肝義膽云自公死節至順治乙未閱十有四載有詔旌明末殉難諸臣予從士民之請上其事於按臺張公公遂拜疏得俞旨與宋沈二公俱祀名宦漢陽司李鄒公二瞻爲公里人又同籍適

從直指行部安陸拜公墓慮昔倉皇收葬舊棺朽敗更治英木易之啓棺顏色慄慄猶有生氣買舟載歸其里葬之公之一腔熱血灑於鼎湖當其畢命之時豈有他求哉然精忠大義感動人心能令凶慝斂刃叛寇瘞體迨至時移代易事遠人湮而所治之父老隕涕而明其事維桑之舊友灑涕而求其尸輶軒之使採輿誦而拜章聖明之主獎幽忠而崇祀皦皦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嗟乎世路悠悠友道不修久矣榮枯偶異遂有掉臂不顧者誰肯歸亡友之骨於數十年後二千里之外哉昔顏杲卿之死張賓獨得其髮歸之其家千古猶以義士稱之而鄒公獨能以忠臣未朽之完骸歸蕭氏其意氣卓越爲何如乎予故並揭之以告後世之爲人臣爲人友者 舊志

按蕭公名字籍貫已詳篇內宋一鶴字鶴峯宛平人時持楚撫節鉞駐鄂沈壽崇宜城人由武進士授鄂留守時被勸閉門待罪癸未元旦城

陷宋公叔佩刀自刎沈公罵賊而死附平宋之昔官荆西道時曾著三忠傳以紀厥概茲不贅

明忠烈邑侯蕭公死節處碑　郡舉人呂承亮撰文　順治十三年存　門人夏啓昇督鐫

公諱漢字雲濤號象石江西南豐人以丁丑進士令鍾祥卓異爲三楚最會癸未元旦城陷公抗節不屈縶公於吉祥官舍百端曲誘公益憤激勺水不入口者七日竟以一死自靖慷慨從容無遺感焉門人夏明允等治具周斂葬諸官舍後歲月已深幸乙未冬漢陽司理鄒公祖諱皐與公同譜籍臨巡駐郢得尋公墓亟爲扶櫬旋鄉忠臣義友並足千古復蒙按臺張大公祖按郢採風者錄忠節疏入名官俾公配饗萬禩維紳衿子民念不能忘爰勒貞珉於道旁而屬亮述其梗概云若夫傳記典核則有靑史名公之鉅筆在

按前篇稱公就義後賊爲感動收其尸葬於寺後此篇則云門人夏明允等治具周殮葬諸官舍後事屬似難徵信考揭來賀蕭侯傳云

公既死逆闖遣人祭之殮以錦絲遂殯於逮花莛未幾賊去其門人歎曰吾師義不受汚肯用賊衣殮乎悉以常服易之據是則爾篇當各舉

其大者而言未可執此以疑彼也呂承亮字寅工邑舉人官資州知州夏啓昇邑歲貢官資陂訓導具見選舉表夏明允待考揭傳祥六卷鎭

侯祠記

又按胡石莊先生青玉軒有詠蕭明府沈留守死難詩八首序云癸未之元日賊陷吾郡時陵廟所在官屬備具自中丞直指而下大小文武

數十人獨二公者死於其位嗟呼歲月巳深昔像永沫陵谷遷貿碑版無聞豈不痛哉背縣責失御魯君爲昧仲都囓馬漢臣製辭況明府出

辛百里留守剖符名都死有見危授命之忠生無折足復師之脊蹈道而非求名處順而非避罪誠得之偉節振古之芳規也二公沒身虎

豹之穴齒劍豺狼之吻若節獄宵十不傳一今所誦述路存梗概明府名談南豈人以進士授鉞群縣令留守名壽崇宜城人也詩云飛豹凌

雨雅天地皆陰崆大將棄其師七○○江溺二別有脈旌五楮無停楯晚風班馬辟空山觀鶴羆哀哉郢中人孤城何以濟寇至彌山逵沸渭

若飄騰劉旋高彩殿將劍武梟陵折械彼方肆祭帶我無能焚銜不逆霜懸布巳周登都城百餘雄壘遂哭聲崩梟驕絕馳道壽矢集貫死大

夫死對羅影節亦何殍武將既生降文吏逃荒野偸累出近關矜甲坐旗正氣榮一郡中誰爲死義者獨我蹈明府臨難無苟避聞道既有年

蹈仁登不易手握蘇武節目裂相如皆殖臨報名師血衣付下吏自剌胡不殊幽繫在蕭寺百里箭戈練裂綵眞一身蝎坐絕聞見勺飲不濡

啓尚想焚淚旃恐愉乳激良雅調進輔善胡不鑒斯人絕吭卽長夜零淚沾我巾（注云此時太夫人尚存）沈公初被勦杜門侯爰著附雖

振冠佩危坐臨堂除徒御遙奔迸神氣彌炎如仰天呼颯總正色數兒巢手劍猶格圓仇刃巳斬袪碎首著門闔懸目照里閩悠悠漢江水夾

岸生闔岑清風轉林薄鬱香龕雲烟我疑虹貫日更嗜籍隕天烈烈兩忠臣絕命從與前寇餘涕焚玉我義無荷金自古昔有死不愧問蒼玄

在再歲云滄寒暑迭迴周溫序思誰託周苛貫未酮魂樹鷹西旆怒詩尙倒流閱闌人易換巖谷變難留投帳慈啟耀嚴山耀琳琅敬述金石

節轎軒尙可楔沈留守已詳前考當時殉節者蕭沈二公外尙有中丞宋公序謂祠二公死於其位殆考核有未周與石兆名承諸覺陵舉人

若有禪志韻書說爲消初鍾儒其詩有譯玉軒菊佳軒題忘堂等集

白雪亭記　周龍甲撰文　順治十五年　據府志錄入

理庭後有亭巋然以白雪名因爲考古則取郢中曲命之也在昔天帝使素女鼓五絃琴因製此曲則白雪得名較陽春更遠按古輿圖雜志白雪者樓之名在城北下臨漢江別有陽春亭在郡治判廳後與白雪樓相望似卽今地可以想亭之非樓樓之非亭不審何時改築易搆名

實俱遷事昉於宋大夫對楚王之問與陽春咸推和寡自餘猶存魚麗朝日之目何遂不樓之亭之耶亭枕山而址北負石城羊叔子所創也登斯亭也如見緩帶輕裘有人焉坐鎭凌遽足以彈壓鄢鄧而賜履襄樊使荷殳帶戈雜處耘耔而不驚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至於望峴山片石有其淚盈盈者矣闌臺峙其東楚王與宋大夫所遊也登斯亭也想君臣相悅留連追陪涼颸拂而淸襟披流覽周而援毫起倘有賡歌載筆作賦能銘之遺意焉孟亭列其西浩然如在呼之或出恨不使右丞爲我圖夫子而兩之襲美爲我紀勝事而一之梅尉宅其南懷羽客於金門得仙人之舊館丹砂可接勾漏非遙入帷恐其不深往而無可復返倘亦有卽此爲南宮會稽者與吾家茂叔仕宦三十年而生平之志常在邱壑雖復市朝喧囂有心人自得隱者之趣我聞此地孫場方荷

舟之鄉王綸鑿南亭之勝其賓僚從事業與山川偕湮求一二遺老指點微茫不得而此亭獨歷千古則亦吏其中者之幸也而記述考索往往缺焉將使後事復爲前事益令前人更笑後人爾予爰是以退食餘暇時集協鎮吳公汝鳳同寅太守馬公逢皋郡丞林公文學郡倅張公國樸燕語笑傲琴者與調商羽詩者與揚風雅文者與數晨夕酒者與弄尊罍致足樂也亭之上有堂崇閣軒敞俾兒輩讀書肄業其中則太守馬公仲子正治予子孟惕仲恂叔忱季愼共相切劘焉由是陟斯亭也或映則爲孫窗立則爲程門臥則爲袁楊彈則爲嵇散飲則爲蘇堂而予又時而運士行之璧譬更生之書哦謝庭之詩續羊子之賦且以握盛吉之管矢于公之門且以洗釋之之冤覩少伯之璧吏行即爲冰上人語無殊鏡中差不浪斯名矣況乎黃金看海內之意氣白雪見人

間之文章益知吏治有源而祠賦之非無祖乎呼神女於漢皋貽其佩也招莫愁於湖村賞其音也揖梁守於曲池愛其客也躡大夫於蘭臺大其言也然後左把孟子之袂右拍梅尉之肩曰吾將從子遊乎若夫梅檐笑而瓶凍消桃水激而漾冰解宜於春也爽籟發而五絃揮四美具而高唱和宜於夏也韻侶集而九嶷驚山月明而千里至宜於秋也天地肅而積雪凝冰霜戒而陽和轉宜於冬也予不逮羣公遠甚末由踵事增華惟此琴心足以相引雄風足以相對仙氣足以相召濟舟乘釣深負愧於浩然貿民美俗竊有慕乎叔子時思以博往者之信釋來者之疑因爲記府志

按周龍甲字霖公山陽進士順治十年任推官簡內所稱協鎮吳汝鳳係十四年任太守馬逢皋係十五年由同知坐陞郡丞林文學係十五年任郡倅張國樸係十一年任具詳職官表

司李周公實政紀碑劉產撰文　順治十五年　據舊志錄入

略云公勑法者也其政績難具述獨其大者冰操玉質皎皎不汚徵諸辭署委一事先是荊門乏州牧上臺以印務委公公堅不以應而佐國恤民首在料理軍需師旅南征五旂兵馬駐荊者二萬有奇公居荊半載放草二百四十一萬計豆十萬計雜至鍋桶槽刀皆不移時而具而軍需賴以足安郡解額視他郡獨減他郡自正解外每倍其數官支放者寬然有餘安郡惟及正解而草豆之朽爛多不及額公自貸二千餘金極力省放不以擾民民得省銀二萬有餘營兵呂七元等七人藉宜城其叔以被盜刼殺族有仇讐者誣七人陷大辟公逐一推鞫白其寃而七辟得釋宦僕楊禎者自恃富悍乘主貧弱而欲滅之遽以宦奸誣其主初履承問者袒禎通學又以公憤觸其怒遂橫加初履及其兄初

晉並坐黜公審理仲履晉而坐禎罪庠生王一驥一駿宦家子初以馭下過嚴逆僕周鳳夥親黨百餘人夜燒殺驥駿合家十一命事犯在逃越十餘載公嚴飭緝獲將鳳等六人治以重辟他如存孤一事公安世族袁氏其最著也袁公彭年之嫡孫以賊氛被掠羈爲卒隸公探其實捐金贖之以復袁氏宗祧則又施惠播於鄰郡者也節錄舊志

按周公即龍甲已詳前劉產邑人天啓五年進士官知府有傳

鶴歸亭序許琰撰文　順治十五年　據舊志錄入

先生者誰故郡守復菴李公也成斯亭繪斯像者誰郡之士大夫思先生不置而吳人孫桐孫因自附於摩詰之義者也夫孟襄陽騷雅客耳郡治亭之右丞像之撫物追懷風流宛在若先生守郡五載惠澤既深且其律度儀型超軼今古曾至斯地徘徊四顧見水雲瀚集魚鳥親人

曰是宜爲亭以庶幾於竹樓草堂之勝不謂緋衣遽召齋志以逝孫子乘郢人之哀思率先庀材克成厥志爰周謀繪像期永瞻對斯則雲留影雁留聲不特天光無盡仰亦風教攸關矣標固受知先生者敢不一言用彰同好乎遂係之贊曰珊珊其骨特異瑣子耶聃然者耳尚有輪廓耶龍門峻而玉樓峙謂天道果是耶非耶祥金受鎔霜柯遞改任爐錘於大冶將齊一瞬爲千載耶吞雲夢者胸次耶親魚鳥者性命耶懷吏隱之高軌豈不蹤彼孟叟而又奚論五客者流耶 齋志

按李公即起元已詳前公以順治十年知府事十五年卒於官郡人築祠亭祭像其上歲時奉祀視生前頌德政者自未可概論許琪標京山守生孫桐孫侍考

公祖張先生墓誌銘 鄭茂泰撰文　順治十六年

昊天公祖張先生秦產也祖居寧夏之後衛其先以開國勳蔭襲爲指揮使先生生而穎異就傅時即有遠志曰北人騎射南人筆硯有志之士奈何不兼乎 中略 先生攻苦早得貢大官 中略 會李自成之變 中略 鄖都王公奇其才留之門下朝夕參贊軍務 中略 我興朝定鼎英王南麾授先王本府分守荊西道之職且諭曰汝其潔已愛民 中略 楚地大而荒潰池滿野 中略 我朝鼎新託身撫院門下暗中合謀以致先生遇害 中略 先生生於明萬曆癸巳年十二月初六日亡於大清戊子年八月初九日娶夫人彭氏初生子曰士麟居官郢城○一子曰士駿於荊西道署中生一子曰士瑋寧夏姪曰士龍孫曰文德姪孫曰文譽葬於鄂渚後於己亥年某月日遷葬卜地於府城舊井林東葉家山之陽癸山丁向兼○○三分爲塋爲之歌曰云云

按舊志職官表順治二年任守道者爲張佐字國輪寧夏人又據亡友劉克家族譜序云吾家先本張氏世籍陝西寧夏衛明初以開國勳蔭爲指揮使至本朝初佐祖官湖廣鍾祥以次子士瑋嗣劉公嘉祥詳見職官表可以補之於先生之子士璋而外有士麟士駿士騏士騏之後雖不可考然士瑋已嗣劉姓其子孫因之是先生已爲劉氏始遷之祖矣此誌係克家長子樸抄稿示予篇中中略處原稿間有分注然首尾均不銜接故但標中略二字以別之鄭茂泰詳後甘棠記

甘棠書院記 雙鯉撰文　順治十七年　據舊志錄入

畧云郢濱漢隄綿亘數百里爲鍾京潛景門戶先是隄每決四邑之民不克有居郡伯馬公初爲郢治中甲午沙洋堤潰數十里沙洋關係南郡災又不止四邑公膺築堤重任行撫字之法於力役之中四邑並南郡獲免苦於河伯公隨作有治堤一書水道水性劃然分明似水經注鳩工庀材綜理微密似考工記越四年戊戌許家堤眞君廟兩路堤齊潰又數十里而公爲郢黃堂矣是時洪水襄陵民竈生蛙城不沒者版許民困於憑夷蕩析半病疲半公駕舟游行於波濤之間問民疾苦發倉捐貲全活者數萬人檄鍾京潛景及前安武三衛計受利之多寡派夫有差遂驅車原野量弓口均勞逸數十里長堤不期月而功告成夫公之起民凋瘵固在治水一事然凡利益郢民如糜粥救飢勸農課織緩賦省刑靖盜通商建立文昌閣以勵多士之修業輝煌文廟以慰孔孟之在天種種質心實政體國如家於古龔黃何多讓焉今值堤工孺學文昌閣三事告成七邑薦紳子衿耆庶相率建堂勒石顏曰甘棠書院以永誌不忘云 節錄舊志

按甘棠書院爲馬公迓泉建迓泉已詳前雙鯉邑人子扶萬順治乙未進士歷官鄭國府知府有傳

安陸思郡公修學記 馬進士第翰林院檢討洽生譚棄撰文　郡庠後學從士法篆額　○○○書丹　順治十七年　存

今上右文興治申布功令廣勵博士諸生一時名公鉅卿仰德承流亦

宜丕濯厥習誕登淳古而不盡然者何也蓋有變士風者有變變士風者不變變士風者而言變士風猶采薛荔於水而搴芙蓉於山也惟我安陸馬郡公則不然公命士王佐之才毅然以名教爲己責恒山以北學士翕然師尊之來爲郡司馬己獨好士雖軍政旁午日取士乳哺卵翼之善道祝化之迄今治郡士益免於摧折困抑赴課就程公益一意振起儒林作而曰吁士風曷自變哉於是簿書餘暇刻意墳典端己率物倡明經學治關閩濂洛以達鄒魯書無所不窺於易尤邃所著易解與伊川考亭相上下故其於用也不摹古不徇今不矜奇不飾功處己若淵粥粥若無能其與人往復辯論也惟道德性命之旨至義利之分王霸之辨如樵談山漁談水本諸躬行實踐殆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也以故士慕其德熙然大洽而公更爲士慮長久焉爰治文昌書院成進

多士慨然曰學宮之不治雖嘉績多於郢邦於報本之義則闕予曰不遑暇後來繼今者言寧不予若則巍巍廟制卒待誰爲振起耶矧道學不明人懷福利亦惟祇舍玄宮慮不廣大則盍其寅念於先聖祀事規我前型圖厥功有終以垂示來茲乃捐俸若干鳩工庀材遴委諸生毛子一熊謝子三聘等將命七邑邑令洎其鄉之薦紳士皆信公誠委財帛源源來鍾祥邑侯李公彥珽既蠲吉則經營分職襄事者學正秦君日昌訓導喻君以恕向君啓璉經歷蔚君之煥檢校郝君鎮典史鄒君胤祚胥不懈於虔務求堅緻稱公旨於戲盛哉自禮殿兩廡戟門啓聖尊經魁星名宦鄉賢至泮宮齋所旁及更衣牲庖蔑不更新壯麗後之從事於此者惟是丹雘之黝堊之則世世勿壞之基也既訖工公率諸生告成事觀者如堵相顧咨嗟曰允哉公德乃後人知公克勤哉去年大堤潰決時歲比不登民胥昏墊奚暇治禮義公畢善政活飢人數十萬因荒度土功犯霜露冒蛇虎不卬自恤全付民有家而後士與女得雍容進退以及此盛也昔孟子闢邪說以正人心先儒謂功不在禹下然則身禹之勞而兼孟子之事公之功亦曷可勝道哉是宜壽諸金石以垂永世都人士屬予記之俾後世勿忘士風所自變云

按馬公已詳前觀察景陵檢討從士雖邑諸生籍內所稱邑侯李彥珽係順治七年任學正秦曰昌訓導喻以恕係十四年任又訓導向啓璉典史鄒胤祚係十五年任具見職官表惟經歷蔚之煥檢校郝鎮漢戟至諸生毛一熊謝三聘亦待考

林郡丞去思碑　譚篆撰文　順治十八年　按舊志錄入

畧云公膺吾郢郡丞秩匹馬西來僮僕數人行李半肩每於暇時散步孟亭閱有官白於雪是處春之陽一聯時懼居心行事有愧斯語甫清戎政修理堤工劃俸賑飢繕舉課藝重修應祀神祠今年夏秋奇旱躬

行祈禱果應成求千郊荷澤虎近於衢居者行者兩苦之公乃虔告於神於是負子渡河之事復見於今日　節錄舊志

按林名文學字應賡江南儀真人順治十五年任府同知嘗攝府篆有傳

諭道人陳貞一保護顯陵碑　順治十八年三月　存

碑載府縣兩碑示畧謂遵奉上諭加意前代陵寢查有舊陵殘毀虎狼窟穴其中諭道人陳貞一蓋房棲身芟除荊棘保護牆垣但奈道人贍養無資誠恐不能久住今查陵前左右尚有空餘官地舊係明祀監官園圃原未入册徵租久爲荒蕪不毛之地爲此牌給道人陳貞一亟力開墾以作贍身之資敢有無知等輩越佔肆阻妄爲板差許即指名赴稟定行拏究云云使刻石於元佑宮

按有清一代顯陵得以保存無恙者皆此碑之力陳貞一籍貫未詳舊志稱貞一咸夢棄職出家住持元佑宮志復嘗觀歲年募化并捐產共

費三萬餘金後遠募雲南舊交處忽病謂隨行徒孫杜洞章曰吾志修宮復舊奈成敗輪廻自有定數非我所及也遂端坐而化洞章負骨歸葬於順陵衛之西蓋亦巽人也

重修府城隍廟碑　高登先撰文　順治十八年　存

按高登先邑人字于岸順治己亥進士官山陰常熟等縣知縣轉涿州知州卒祀鄉賢碑字間有剝落未具錄

司李黃公去思碑　康熙　年　據舊志錄入

黃尊光字謙六莆田人順治中任安陸府推官性體安和議論明敏時存愛民之心故剖斷悉愜輿情人多感之爲立去思碑　舊志

按職官表黃尊光順治十六年任繼黃後者史殿廷康熙二年任是碑當立於康熙元二年之間惜原碑不可考也

荊西道王公去思碑　賀運清撰文　康熙二年　據舊志錄入

略云郢自兵燹後疵疫未起元氣未復加以水旱迭罹軍興旁午公不事擊斷樂與寬大迨壬寅冬以西寇阻險征兵雲集期會三省兼發禁

旅公移節河溶轉輸籌策能使庚癸不呼逆遂削平厥勞難泯　節錄舊志

按王名廷諫字念我山西翼城進士順治十七年任荊西道有傳賀運清邑人字疏林號蓋螺順治丁亥進士歷官至福建興泉道卒祀鄉賢有傳

甘霖記　張鯉撰文　康熙二年　據舊志錄入

是記爲郡守張尊德祈雨有應而作末附以歌歌曰肥蠖朝見何草不黃下土惔焚嵎被倉箱賴有使君升聞循良圭璧輸誠竟格穹蒼萋萋祁祁烏免寢光滂沱千里免其巫尫桑林之禱媲美揚芳大旱作霖有秋不忘環視帝眷俾壽俾昌　節錄舊志

按張尊德字懋修錦州貢士康熙元年知府事有傳張鯉詳前

甘霖記　鄭茂泰撰文　康熙二年　據舊志錄入

此與前記同時作前頌郡守張公此頌縣令程公也

按程名起鵬字新宜陝西富平貢士康熙元年知縣有傳鄭茂泰號魯菴邑諸生歷官至廣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右江道有傳

石城大橋碑記　王吉人撰文　康熙三年　據舊志錄入

畧云郢郡踞襄樊肩臂領荊蜀滇黔門戶原隰相半登高長眺澄江若練西南隅有流渠爲漢江故道環城右水勢瀠洄郡人橫水以渡俗呼爲土橋明正德間興獻發帑鑿修始易石曰西河石橋至崇禎己卯守憲吳公重治之世遠石泐與波上下觀者浩歎郡伯張公莅郢閱二載百廢釐舉於是省視遺址銳意鼎新謂西橋爲皇華要衝四通八達之衢宜圖完密周緻而水道狹則無以導其趨洞門少則無以殺其勢遂重闢圈圍易三爲五峻埠頭鑿石齒拓地倚天規模雄整豎欄以約方軌建坊以表巨觀鏤石象物彈壓河伯牽牲致禱邀靈呵護時守憲王公馮公後先綏理共相區畫郡丞劉公別駕米公司李史公邑侯程公

咸協心贊助竭資有差即里人亦以涓涘襄其萬一然自命匠鳩工以及庀材報竣所費不資實皆我公傾囊倒篋以出者也予假歸如郢親值盛事心竊嚮慕不置適郢之紳耆士庶欲誌公不朽徵記於予予塵鞅勞人勉倣敷言行將聽冬官氏紀績云　節錄舊志

按張公巳詳前籍內所稱守憲王馮兩公王卽廷諫巳見前馮繼王任名右京字恆山振武翰林康熙三年任荊西道郡丞劉名餘霖宛平生員三年任別駕米名霸楚臨城貢士二年任司李史名殿廷溧陽進士二年任邑侯程見前王吉人京山編修

郡伯張公德政碑記　賜進士第國史院編修王吉人撰文　康熙三年　存

稽古天子之制守在萬方守莫大焉然非僅自爲守也分一人之守以共爲守而守愈尊故百爾君子凡有功民社者璽書褒美錫之車馬弓矢以守方隅於是諸侯之名稱焉卽今之太守是也惟我安陸太守張公祖名閱英胤世篤忠貞天方福郢特簡公爲郡伯於茲三載惠政班

班輿頌載道郡人士戴澤滋深猶以爲未足揄揚其美復請爲言以壽諸石予惟郢之民彫敝之遺黎也公下車而詢疾苦疏利弊袴襦一新蒼赤禔福將所謂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者不於今再見乎郢之士羸弱之子衿也公優禮宮牆嘉惠學校子弟田疇恩威兼濟絃歌互達橋門泮壁間煥然振興公之流馨不既遠且長歟郢之地西南一帶襄流之歸墟也舊有輿梁悉皆傾圮公惻然念之捐俸撤薪命工鳩匠計日而成宛若地軸天樞郢之勝概當莫有踰於茲者凡此皆約略公之文治也載紀武畧尤有鎮鑰北門之偉績焉當西寇孔亟時轉餉雜艱瘴雨溪烟運夫之罹疫者八九乃公之督運香溪也目擊心痛誅茅構舍爲粥湯爲藥餌俾病者起勞者逸軍儲不匱士飽馬騰非第攝於法之不敢後實則徼於恩之不忍不先也公其仁賢矣哉雖鄧侯之督餉關中

寧奚讓焉爰是凱歌一奏江漢澄清甫歸郢而裒集儒生在泮飲酒相與稱祝太平彷彿如見隆古作人盛事公之輕駕遠馭其經緯應光諸吏册矣而公之休養百姓者政未有艾漢渚隄塘延袤數百里民命攸關誠楚中大利大害所在公不惜督運餘力復建議修築紳衿耆庶待安瀾焉公之福國庇民乂豈止一郡一邑也哉旋且上報天子晉登揆席樹駿流鴻自公千古大業也予不敏更將執筆以俟之謹記

按此碑爲張公西征凱旋而立公守郢十年善政彙彙此特其初政耳碑字間有剝落按舊志考正如右

南橋碑記　熊賜履撰文　康熙四年　據舊志錄入

昔聖賢勞其身以爲天下非必其事之屬乎己與功之著於後而始亟起而行吾意焉要其因時補救乘勢利導率皆有卓然可紀之績表章來禩亦非以己之副乎事後之賴其功而冀人之頌之傳之也然而事之屬乎己功之著於後與己之副乎事後之賴其功者俱於是託焉矣楚郢介繁衝政厖賦擾當事者既惕然有旱潦凶荒之虞又軍興旁午檄羽星飛欲圖所未就爲因時補救乘勢利導之舉使事之不必屬諸己而已無所辭功之不必著於後而後無容泯者不尤難之難與郡伯張公以循良奏績昭宣義問綏輯吾郢閱兩期百度維新諸廢具舉其昔襲黃卓范於今復見抑漁陽家政再徽史策焉嘗環顧屬中有若肩摩轂擊之區稍近傾圮悉隨事增新之而其大者莫甚於南橋之告竣夫郢之有南橋也出闤闠眈瑯舊名武定抱石城而挹漢濱前此曾司空暨居人吳宗周後先踵修因勒諸石無論農工商旅往來利涉即冠蓋輶軒擁傳駐驂者絡繹經臨其雄蟠天塹原與西橋並峙邇因天吳播虐盪擊摶噬水勢直若建瓴溪過瀾狂深淺易位頻見奔潰雖舟楫

之利譬諸輿然時漲時涸奚自而達畛塗越阡陌也況北通冀豫東達青兗而直接乎畿輔之襟錯西連川蜀南控黔滇而一葦乎吳越之奧區如此橋者圮之安可不復修修之安可不盡善惟公規天畫地儼如躬蹈阽危盡出濟俸卜吉鳩工興徒聚衆簡鄉耆之有宿行者以董厥成遂擴乎往初之制合西橋而一時鼎新之直覺創始難爲功開擴罕其儷矣夫橋之要莫亟於採甎石而甎石不能自致也車以負重而牛以負車工料物力費若干焉橋之要莫亟於廣材鍛而材鍛亦不能自致也金需之治而木求諸山甃鈕綰合費若干焉即至一鏹之細一傭之瑣靡不於公是賴下俾上峻外固中豎四望屹然坦履康衢湫隘者增之高澆瘠者益之厚尺步者引之長偪仄者闢之寬若雁齒若蹲鴟若欄若坊俱煥然改觀鼕鼓不興而子來咸慶一期而報厥成伊誰賜

哉予於是而和公垂澤之遠也行見柱石王朝奠安海內胥於此基之而非僅利濟一方已耳工既訖郡紳士洎諸父老子弟樂飲欲書因錄其績以屬瑛紀瑛固嘗從漢達郡即目擊乎南橋之攸係而願力虛注何幸公以一掌接天根而月窟可探鰲峯水鎮焉意必有神靈呵護之者乎是則瑛所樂飲而書者也請刻石以記舊志

按南橋即舊武定橋明曾司空省吾易以石土人遂稱曾家橋其後與宗周鍾修年久復圮康熙四年郡守張竹總與西門橋同時並舉建東西二坊極爲軒豁熊賜興字宗玉孝感人官國子監司業爲文端公賜履之從弟

郡丞黃公去思碑序并詩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通家治生王吉人撰文郡庠門人溫國楹書丹張克孝篆額康熙四年存

畧云凡大儒出身加民人士之荷曦咻而親優渥者則相與樂之一旦奪之而去不獲竟其業則相與思之思之情較樂之之情爲更苦爲更眞爲更摯昔周公居東召公居南流膏布澤不可勝述而詩不傳所傳者則於周公將去之日召公既去之後其民感飛鴻而興歎覩甘棠而載詠者存之篇什後人讀之如聞其纏綿悱惻之音焉此皆誠然而無所勉强者公祖黃公以越甸鴻儒佐治郢郡治功麟炳文敎誕敷兼以軍興旁午督夫西運多方輸挽以致西逆蕩平都人士方冀借寇數年如古進秩莅治故事而忽以前任細故奪我公去門下立雪諸子相率而徵言於予銘之金石誌公不朽因賦古詩一章聊託於鴻飛甘棠之義云六橋三竺毓靈深越國才名冠古今嶽神鍾淑挺人傑風聲遐邇賴商霖我公家學稱鼎閥祥歸世○宜長發鴻才獨擅墨莊香忠獻徽猷膏東粤承綸佐治郢之疆○車甘雨石城陽濯濯冰壺映眉宇坐擁琴書萬戶康復値軍興正盤錯矢志澄清展家學惠敷卓茂雅安民

威著董宣能戢惡一篇秋水絕塵寫揮麈闡臺逸興饒兵後災浸民露肘頻年五袴震歌謠公餘之暇修文敎樸者知書秀者孝古風咫尺蠅唐寅草假郵傳奏神效伐毛汎髓一燈懸家絃戶誦古人○受○不嫌頻問字七城桃李入陶甄乃忽刋籍奪杜召鵬翼息分終難料漫擁琴鶴上征軺行李蕭蕭明月照片雨城頭起暮愁紛然攀轅莫能留郢中父老看棠樹一庭○○雪白頭

按費名光蓉字文園浙江仁和舉人康熙元年任府同知有傳王吉人見前溫國楹張克孝均待考是碑存文昌閣正殿山牆外共五方每方十八行每行十字下欵臚列姓名甚衆未具錄

寨子河造舟碑記史鵬廷撰文　康熙四年　據舊志錄入

畧云郢東寨子河即左氏傳所云成臼水之別流也雖屬山渠而繚曲之七里潭虎潭長潭茆竹潭數水盡奔流而下偶逢暴雨則激濤湧浪勢若滔天深厲淺揭固屬不能即徒杠與梁亦屬無用因與鍾京兩賢令會商各捐俸資聊爲一葉之謀姑作數年之計諒後之君子自有與予輩同心者念其舟楫之歷久而敝踵事而再造之是所望也因勒石爲記俾後之君子得以覽焉節錄舊志

按寨子河在鍾京交界處史鵬廷見前嘗內所稱鍾京兩賢令鍾令即程起鵬見前京令雷鍾蒲城舉人康熙元年任祥府志職官表

重修鍾祥縣治記程起鵬撰文　康熙四年　據舊志錄入

畧云鍾祥舊安陸州地明世宗嘉靖十年升州爲府增設鍾祥縣即故廣盈倉射圃址創立縣治二百年來頗稱巨觀癸未闖逆變後蕩爲瓦礫雜爲民居而縣治兩易厥宅與編氓混處者將二十餘年矣今上改元之歲予承乏茲土時値水旱西征旁午匪惟民力艱難即予亦疲荼無似康熙三年甲辰守憲馮公新臨郡伯張公亦以勦寇凱旋復歲登

大有邊鄙無驚士民咸告予以捐資興復舊治之意予唯唯達於上得所請遂捐俸買廢戚蔣宅納鑛於司擇吉庀工而諸紳士里耆亦各出所有助修始事於今年初夏迄初冬而告成焉基址之故侵削於兵民者悉爲料出繚以周垣堂廡門廡一如舊制而稍增式廓惟賓館神祠易西向而南易相次爲並則稍異耳其他贊治有署案牘有曹庫獄各有職守無不犂然備具惟陽月之念有四日予往移茲堂而任事焉紳士父老咸樂觀厥成請一言以勒貞珉姑記歲月顛末以貽後來云節錄

舊志

按縣治自遭闖逆焚燬滑初邑令賈浩購民房二十一間暫作公署後任總續增補共四十一間程起鵬知縣事時適值沒收廢戚蔣國煜房產國煜即明玉田伯蔣發之裔發爲獻皇后之父發得至國煜已數代矣國煜宅八十二間估價二百三十七兩八錢奉殷增價九十二兩計共三百二十九兩八錢邑人遂請捐納價銀折修縣治俱將舊署變價充公家之用留基地修建焉房具詳程志李杜諸志於此項公牘均削去特述要略以爲考寧故者之一助

鍾祥縣題名記 程鵬起撰文　康熙四年　據舊志錄入

惟王建邑畫疆分野陳設官吏凡以統一斯民也宦游於其土者或三年報政或九載超遷或一歲而以循良拔擢雖所歷不同往往身去而名存傳其政績而追慕其平生然歲月遷流時事更易慮其久而泯沒不彰焉此題名之所由作也誌其姓氏紀其鄉里具其發跡之由來詳其年月之實歷次第而列書之其爵秩可得而考也則其品行亦可得而稽也先明嘉靖十年升安陸州爲府增設附郭鍾祥縣百餘年來歷官數十舊有題名蕩爲瓦礫矣國朝開闢二十餘年奉命莅茲者已閱數君而題名尚爲缺典予受任之三年既復舊治而鼎新之其先代歷官姓字已纂入縣志中今自國朝爲始凡我同官悉爲記載壽之片石樹之堂西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嗣續而備列之用以彰國家得人之盛與諸君子宦蹟之榮云舊本

重修學宮坊表題名記 王吉人撰文　康熙四年　據舊志錄入

制科建坊人知爲科名重要非徒重科名也當題名之初一時光寵靡不榮之逮風雨漂搖姓氏剝蝕旦榱崩棟折華表貽憂向之登賢書遊上苑者幾同朝蠹亦安望後此克振蔚林永思華國乎此有心嘉與者之亟圖整理而不靳捐倡於一日也今六坊並舉七邑改觀既闡幽遐亦彰明備爵崇者著德厚者流科巍者顯名列者垂俾仰止者咸得悉數曰某某立德某某立功某某立言思齊足尚將見漢之南北莫不共相砥勵以副斯文在茲之化也予固多郡伯張公司李史公思馬斯才之政然其舉敝扶衰以振都人士光前啓後之意既與制科建坊之初

旨相符而並使後之師帥吾郢者爲踵事增華之漸益以儲聖朝菁莪棫樸之材則其功尤鉅也嘗繹記曰言坊行表有如此者其即是舉以誌兩公之世法世則云舊志

按舊坊列東西衢者五列南衢者一明萬曆癸卯以前凡七間登甲乙坊者均題名其上見張尊德纂修學宮坊引

重修安陸府治述事記 張尊德撰文　康熙五年　據府志錄入

畧云嘗聞敬官之道勞其心以治人不敢逸其身以廢事范文正記岳陽樓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自命爲何如及安撫西夏羌漢來歸入居政府條畫燦然固非徒託之空言也李文靖嘗讀論語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聖人之言終身可誦故四方艱難必以聞而治第則廳事僅容旋焉古聖賢公忠殫瘁類如斯矣愚不敏幸遘時會歷鄒魯秦晉間披榛剪棘愧無他長表見迨今上御極之初年典郡郢

中甫下車環視民生百廢待舉孜孜焉慮弗給仰屋躊躇雖見府治敝陋宜葺然揮要而圖當先其大者急者何暇爲寧處計邪會西山逋逆六師徂征予惟棖模芻茭奔走供億之不遑幸就削平又念郊關西南兩橋傾圮往來有中斷之虞捐累千金董成巨工隨以鍾屬眞君廟諸堤關係數邑田疇則定議協修以固邦本猶未及爲居室經營也丙午仲春適以潛堤久潰築舍紛紜親詣條畫忽傳郡城祝融四扇民戶多燬延及官署比歸見煨燼滿目僅殘室數椽書齋半楹與神祠賓館猶巋然存而或則文其說曰郡自故明嘉隆創設以來歷有年所意者革故鼎新亦思式廓鴻模乎有司輙以鳩工請予以營序未葺雉堞未整流移猶未盡復賦役猶未盡平我躬抱疚即慕烈日而宿嚴霜所自甘也但解囊經始理固不容辭者於是平值庀材諸工咸集時兼搨道篆

復因景陵積逋捧檄清理至則廣布招徠出俸廩以賑給垂死之窮黎因剔收戶積弊著爲徵解良規杜絕侵冒監董櫃簿豁除夙逋勉事捐賠及返郢而邸舍悉已落成蓋土木之興寓懷施濟由此莅官出政乃可係屬蒼生因額其廳事曰體國養民曰大中至正顏其後之諸堂曰寅清曰居敬曰忠愛以爲退思之所而楚望有樓復其舊也昭華有軒小暇有居則前後所增拓而未灰者更置西偏之館曰凝香思存芳潔也曰實善思邇賢良也或請述所志則應之曰予有志而未逮也盍俟諸無何舉郡試乃振幽拔滯片美皆甄罔敢有遺材焉修郡乘乃探微集逸衆長悉備罔敢有穢詞焉或謂此非實善之大端與予曰未也爰飭闕宮而坊表惟彰爰恪廟祀而祝釐惟虔爰鼓絃誦而書院克修課業惟專或謂含芳矢潔此其明驗耳予曰未也適值計典復舉六察風行廉法必揚怠弛必儆或謂忠愛有如是者乎予又曰未也息事將在寧人和衷端在協恭而言不飾僞行不乖方夙興夜寐中外肅然或謂居敬之道備於斯惟寅惟清寧復有渝焉者予猶曰未也郡境茶園屯金港口一帶力役繁難遵時令而酌劑之用一綏二俾民無離心潛江廬狀河東濕惟艱錙銖泥沙衆恐罔濟則覆請報罷省三州縣金錢數萬但疏築其易爲功者以符上意協僉謀也至分冢諸工百堵齊作推同官專董而身不預焉予惟墾荒蕪調郵站詰戒備弭盜源惜商販日夕兢兢而不敢或遑或以爲此眞足體國養民矣予但歎然曰是奚足哉或乃謂吾聽斷允明寬嚴合度禁網疏闊圜扉空虛近雖人習於佻數與大獄質成之頃恩不廢法理寃結而生全實廣省係解而道路以甯夫如是之謂大中如是之謂至正其何不昭茲來許而勒爲箴銘言

未已復有勘隄之役跋履荊南力遏橫議障狂瀾以衛萬姓當事鑒其懇摯同官得有持循紛囂遂定又未幾而估變蕭產之令下矣集議鄂城多方披瀝精誠可質鬼神民命借緩於須臾會逢溫綸沛發胥慶無疆而躋堂酌兕之頌於是乎興焉客乃躍然起曰有是哉天人感應之理一何奇而辛壬癸甲之際豈云劬瘁哉郡治之去故而取新也肇自勤民方將勒石而土田咸乂功叙矢歌也更不止於勤民即以斯播管絃傳志乘宜知所風厲矣予惟念不敢告勞不敢耽逸祗思憂樂同民以庶幾無忘敬信節愛之義則惟書諸座右用爲韜鐸焉爾爰集問答之詞而爲之記節錄府志

按是記借修郡治歷述政績如蹂零碎賑濟不肯一筆或漏倘出自他人之手識者尙嗤之以矣況自矜自炫既誕且支自應削而不錄惟張公守郡十年興廢舉墜歲無暇日當三年西征凱旋王吉人竹有碑頌已詳前洎去郡後郡人肖像立祠其遺愛在人者歷久弗渝爲內所述

均有實跡可考姑存其餘張遷甚及不詳略要各處俾著於錄以爲後之乃心民瘼者勸

安陸府題名記張竹鄉撰文　康熙五年　據府志錄入

名者實之賓也而循名可以責實則分義生焉自三事大夫以逮百執事各有攸司惟日孜孜以殫厥心而勤乃職思稱其名也此題名之所由昉與古者岳牧並建蕃宣有資至漢唐末每以巨卿典郡得專表率而璽書炳耀旋晉樞機其僚佐備一時之選多躋臺諫彼皆實之克踐名始副焉而後之有位其可湮滅無聞也哉郢於明季沿革既已不一流風餘韻鮮克有存我國家肇造復舊名而仍郡制官茲土者有人矣使題名非立何以昭示來許適予遘會維新重闢府治既述丹艧所有事而志式廓之良規更念名實相宣必有爲之前厥美斯彰有爲之後厥盛斯傳則以今視昔昔可爲鏡也以後視今今宜自砥也繼今迭起因題名而思分義豈不夙夜以圖永譽耶爰溯國初以來正佐咸得列名尙虛左以俟來者亦循名責實意也府志

鍾祥金石考卷五

邑人李　權博父

清二

陰榆亭記劉餘霖撰文　康熙五年　據舊志錄入

事有不係於損益而輒動人以無窮之思者雖金石不足存而水火卒不能壞斯亦終不可壞矣予自西清量移郢丞署之右圃喬木繡天蚪幹蔭地亭於下者茅檐土階戶甃樸簸儼如山林亭有額曰陰榆石有銘爲萬曆丙子汝南宋公所刻宋公以納言左遷銘詞溫厚深雅坐起不忘其君有古君子之風後之人不忍易其制而數經兵燹得以無故也予甚樂之休暇必嘯詠於茲風雨之夕花月之朝予未嘗不在斯亭之下也丙午二月邑人不戒於火燬及官舍斯亭與焉銘亦剝爛不可捫越四月而予復踵成之易茅以瓦名仍其初嗟乎自宋公創亭歷今甫九十載當日古榆載道有行有列錯幹橫柯交陰接葉涼颸時來好鳥遊集勒石以銘之寧知其有今日而俯仰之間蕩然幾不存其槎蘖矣又安知數十年之後冰雪蝕其外蟲蠹叢其中今之蔭然孤拔者何不隨歲月而漫滅哉使後之人責斯名而問斯亭奚識其所從來與而昔人之遺韻其得與此灰燼僅存之片石爭顯晦於旦暮也夫予用是又有無窮之慨也是爲之記附於舊銘之右以告後之官於此者宋公諱訓號乾峯予則都人劉餘霖也舊志

按宋銘已詳三卷劉餘霖亦見前

修隄碑記賀逈清撰文　康熙五年　據舊志錄入

署云歲甲辰守憲馮公莅郢甫下車以澤國之命懸於隄於是畫界課

工稽丈尺覈冒濫爰著之令征夫不征銀因酌受利之多寡而派定其數以十分爲率鍾祥四分京山二分五釐潛江一分之三釐荊州右衛安陸衛七釐中之四釐武昌衛七釐中之三釐永爲例

越丙午春復上下於潛景之交應疏淪者若干應修築者若干經春徂夏營度廉寧憲公之勤勞至矣節錄舊志

重建孟亭記 史殿廷撰文　康熙五年　存

按此碑爲荊西道馮右京立又有碑記爲同知劉徐霖立亦賀運清撰文因與此碑同時建立又係一人所作碑目從略

畧云亭在府治後密邇雪堂圮而踵事代不乏人歲丙午春仲朔越念有八日郢郡火官民廬舍多付咸陽而亭亦就燬予分理郡獄敢視先生露處而不爲之所請於郡伯張公暨同志郡丞劉公鎬菴別駕米公雄南各捐俸鳩工以成之

詠雪堂記 劉徐霖撰文　康熙六年　存

畧云康熙甲辰冬予以中秘除郢郡丞越丁未將及瓜每服官之暇輒得望古遊集而丞署東偏有隙地長可百步廣如其半前有巉然於嵐翠中者白雪亭也壁有浩然踏雪像相傳出摩詰手復則羣山蜿蜒擁戴城郭而巀嶭於諸峯間者陽春臺也凝紫堆藍俊氣助人固宜堂以收之也乃屬薙氏剪其蓁蕪治其汚萊蒙茸淨而爽塏成相度而屋屋有三楹虛其四廡匝以短垣垣放山入便游睇也屋前植花石背種疏桐垣外有梅有竹曲曲可尋潺潺自適閟春徂夏堂始成也於是與客徘徊其間額之曰詠雪堂因思雪之氣嚴嚴則私之所不敢干堂雖燕私而懍烈之氣堪栗人肌膚也雪之質皓皓則纖塵之所不能受予詠茲堂而素絲之志足礪齒牙此則名堂之旨也

司李史公實政紀序 賀逢清撰文　康熙六年　據舊志錄入

按史名廷颺字昌宙已詳前舊志稱其折獄明允遊士殷勤建有建香書院原序頗能得其梗概與碑常頌德歌者不同史以獄缺去自是遂無司李專官矣

重修府學後殿碑記 龔鼎撰文　康熙六年　存

郡伯張公鼎建文昌書院碑記 汪煉商撰文　康熙七年　存

畧云郡伯張公守郡七載擇文昌閣鼎建書院捐俸資解乘馬不侵官不斂民剏拓新模一旦飛雲傑構雄跨石城洵爲盛世隆軌工成郢人士謀欲勒石以誌不朽而屬記於予予樂觀厥成據事直書無所沿飾云

按汪煉商黃岡人字治夫順治壬辰進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省志有傳

修文昌閣記 鄭茂泰撰文　康熙七年　據舊志錄入

郢有文昌閣形勢自東逶迤而來閭郡之風氣蓋攸關也以資討尋則人文之應求萃於斯以奉帝祠則神靈之呵護憑於斯層峯迭翠漢波環流莽莽蒼蒼氣象萬千或登高而作賦或尊酒以論文或迎旭輪於東隅或披爽籟於西巘背台張其雄風青泥寫其仙跡縹緲雲霞之表迷離烟樹之際四時之景不同而抒懷亦無窮也自經兵燹舊址荒落雖前此構有亭宇而後廳書室多所闕畧惟我郡伯張公司李史公縣尹程公公餘之暇時至止焉進多士講耘其間每俯仰興懷尤欲踵事加麗壯厥觀瞻更謀置學田贍育士類夫我張公之績茂矣兩橋則跨虹臨星煌煌巨觀引重致遠利有攸往矣至若澤宮舊坊傾圮日久無復有過而問者公與史公毅然整理舉數百年湮欝之色與昭代文物之隆一旦煥然更新俾前芳可追後美堪乘繼往開來創不朽之業以

留貽後人噫公之績茂矣而復取文昌勝地以增所未有而飭所未備則登斯閣也詠青莪歌棫樸不且與頖藻同鑿橋梁並峙也哉予亦何能揄揚其盛乎爰撮其畧而記之如此（舊志）

重建娘娘廟捐施疏文（張曾撰文　康熙八年　據舊志錄入）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生生之義必有神焉以主之能居二氣先能爲萬物母其間秉籙司契陰臨下民確有陟降在上呼吸可通者固非淡然不相屬也彼草木蠕動之微何關於理數而孳息必本陰陽夭札不專賦畀亦各視其所造所積爲何如而消長於是乎分修短於是乎驗焉況人號最靈既知幽我育我更聞如保如臨而不思設誠制行以敦勵其性情動輒曰富貴福澤有生所自具彭殤安之若命而殃慶端不由人然則惠不必迪吉而從逆匪凶將腥聞自絕燕天克昌果皆虛語乎抑或謂修文不若修意事幽不若事明斯則見道之論但能修意者原不尚具文非遂可廢典擾紀毀棄一切也能事明者原足以格幽非謂饋祀不必奉而可傲物肆志假擾天常也禮有之毋不敬儼若思又謂視無形聽無聲夫一念敬則無往而不可寄吾敬一念不敬則亦無往而不可渝吾敬無形無聲猶欲疎諸視聽則奚非廣爲形默爲聲以日虔我之視與聽而共著爲不可揜之誠此先王所以神道設教吾夫子所以敬神如神在信非誕而不經也郢中蘭臺之畔雪亭之側舊有娘娘廟高瞰四雉爲一郡景會之所聚前祀子母蓋取義抱嬰有道者將以詔刺史也中表東嶽蓋仰止泰山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也後禮大士蓋登躋彼岸固苦海之慈航迷津之覺路也凡爲士大夫思尊生以育物則顧復殷懷思躋岱以布雲則膏霖灑潤思扶危以濟困則悲憫

由中是較諸梵宇瓊宮其近人彌甚而即以禍福論更可正告萬族芸生此座湧寶蓮文成貝葉者非即尋聲度厄其人耶而風雨漂搖則棲遲之賓旅宜肅然知懼矣此黼旒章服參衡拱峙者非握丹註籍其人耶而霜露悽愴則燕衎之儒生宜猛然知省矣此襁褓在前乳哺繼後者非恤孤字幼其人耶而煨燼頹廢則嬉遊之童叟寢處之婦孺可以惕然醒悚然悟矣且城闉非戒延及棟榱致廟貌與公廨俱燬自丙午仲春迄今三閱春秋矣予既悉力以葺官署曷敢置幽靈於慘淡而不爲之經營得所與於是倡捐微俸率先庀材凡有同心寧甘膜外將見色相莊嚴氣象萬千景會新而生人之道備藉以永諸貞珉當與郢士大夫共傳三不朽云（舊志）

按娘娘廟未著祀典而是文頗寓誠求保赤之意足見張公守郢乃心民瘼非粉飾吏治但博虛聲者可比故錄之

陽春白雪石刻（郢客毛會建書　郡博葉遷到　康熙十一年　存）

按毛會建字子發毘陵人嘗客郢與士大夫飲酒賦詩無虛日時荀熟顧鐵橋武進唐新禪客郢最久俱相與往還唱酬瑤葉遷字孟剛麻城人康熙六年任府學教授十二年卒於官從士題有葉先生存殁紀略碑存郡學宮

郢中八景詞石刻（毛際可撰文　存）

陽春烟樹（調寄風入松）

郢中名勝古今同千里壯提封東流清漢西斜日銅駝歎指點離宮岡嶺久銷王氣樓台猶想雄風　陽春嘉樹幾重重烟靄有無中登高初惜重陽過還邀我載酒扶筇鴉背松陰滿翠蟲邊柏葉翻紅

白雪晴嵐（調寄蝶戀花　有孟襄陽像王摩詰畫於刺史廳側）

白雪荒亭斜照暮刺史庭邊更有留題處咫尺烟嵐迷草樹數聲畫角催歸去　往日遺踪今在否壁上丹青彷彿高人遇千載尚吟清絕句

微雲河漢梧桐雨

石城春雨調寄清平樂

危巖似削行旅聞宵析自是天工勞斧鑿縹緲雲間飛閣　春郊細雨颼颼連朝頻喚班鳩濕透碧桃淺淡釀成楊柳輕柔

蘭臺午風調寄臨江仙

澹蕩秋光晴復爽披襟直上蘭臺當年宋玉善俳諧雨因神女至風爲大王來　目送飛鴻天際遠祇宜佳客追陪鑑與歸路莫頻偕鵝黃開早菊鴨綠泛新醅

莫愁古渡調寄虞美人

盈盈一水開粧鏡比翼雙鳧並多情日夕向東流絕代佳人曾泛木蘭舟　清歌妙舞休教嬾尚惜光陰短馬嵬紅淚濕鵑花恨不當年生長在盧家

漢臯別意調寄少年游　交市解佩處

漢濱秋色滿平臯橘柚正黃朝驚鴻乍起輕蟬低亞一對楚客腰　良緣豈道仙凡隔解佩枉徒勞人去江空珠沉波杳魂斷不須招

龍山曉鐘調寄西江月

寺古松扉半掩鐘清竹徑微斜客床有夢正還家分付僧雛輕打　響逐蒲牢遠近聲隨仙凡交加名心洗盡等閒花莫認景陽深夜

仙橋夜月調寄窟中人　相傳梅福燒丹於此

仙尉當年再上書早太息炎精否王家新臘幾多時都付東流水　還說燒丹此地任游踪吳頭楚尾橋連古渡月映橫塘蕭然高寄

按毛際可字會侯號鶴舫浙江遂安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河南彰德府推官及祥符縣知縣著有洗雪詞映竹軒詞何時客鄂無年月可考

葉先生存沒紀畧從士鑾撰文　康熙十二年　存

惟康熙六年所修郡縣兩志均未搜入此詞以時計之姑次於毛書陽春白雪之後

先生純孝人也生麻城之岐亭崇禎甲戌太母丁亂死節於班竹園先生甫四齡及長鑿竹悲號因廬其地肄業授徒十餘年作班竹百吟以自感庚子舉孝廉日有名知交半天下事太公及繼母郭孺慕如嬰兒丁未思霑薄祿以養就安陸府廣文教諸生以行誼恥爲一切干祿文字執雉鶩者肥瘠勿問也癸丑三月卒於官年强仕有三有子五人孫三人甕無一錢瓶無儲粟斂無善衣遺言託所善客楊客先先生經紀其家始克歸葬諸生莫不執紼盡哀以爲廣文無如先生賢乃紀畧於石示不忘云先生諱運字孟闓　門人從士鑾等三十二人立

按先生爲毛會建劉陽春白雪石已見前職官表於先生到任年月及籍貫均未詳得此碑可以補闕矣從士鑾字子昭邑貢生

邑侯劉公禱雨碑記從士鑾撰文　康熙　年　據舊志錄入

畧云郢自壬寅以來戎馬繹騷徵發旁午水旱頻仍版築迭起困於力而殫於財瘡厲夭札之並作殆於百孔千瘡惟侯惻然憫之六載以來教養如一日蓋痌瘝乃身矣乃者自春徂秋土膏未濡郡公鮑實適有鄂渚之駕侯乃竭虔悃宿齋壇吁嗟而請禱誓與城隍主者同胥靡關械繫不辭暴烈日中至旬時雨乃甘如飴爲節錄舊志

按職官表康熙時邑令劉許祗有名氏者係十七年任漢軍正紅旗人始終四年無六年之久至郡公鮑實未見著錄記云壬寅以來壬寅係康熙元年時知府張尊德知縣程起鵬均以循吏久於其任是記乃隙述痛苦發於民不聊生似亦與事實不相符合劉公何人禱雨係何年事壬寅二字是否有誤均不敢斷定惟城記稱各節劉公確係乃心民瘼年久失考殊可惜也

鍾祥縣入學碑記從士鑾撰文　康熙　年　據舊志錄入

畧云鍾祥舊無縣學當明設縣時即州學爲府學故府學爲鍾所獨有

或曰天下之府學皆公有而安陸府學獨爲鍾有豈例也歟曰安陸升州爲府州彈丸耳而州之賦繙入於鍾者荊門之望馬顯承二大衛三藩邸合之太監戚畹十數事而鍾之土田人民寖大於州十餘倍乃從未設縣學以處之以故府學爲鍾所獨有無如外屬大力之人往往執例與鍾祥爭督學姚公知安陸府學沿革之由不苟爲强有力者之所撼合三試入學百有五人皆鍾祥士著久欝未伸之寒士以是郢人無不感激泣下敬勒貞珉以告來者（舊志）

按鍾祥自設縣以來未立專學致附府學員額與各屬時有糾紛已於三卷張彥開學記詳爲論列觀此碑知異代以後此制仍未規定殊可慨也姚公此舉與明金曾兩學使後先同揆足伸鍾祥士氣然固非有私於鍾也姚名淳濤烏程進士湖廣提學道省志任年無考姑次於從士羅諸作之後

明故巡撫湖廣都御史宋公墓　金德嘉撰文　康熙廿年　據舊志錄入

嗚呼此明故巡撫都御史鶴峯宋公之墓也公禦賊李自成難以崇禎癸未正月死死且十四年會朝廷有詔追錄前明死事諸臣公乃得入祀名宦自成之陷承天也有留守沈壽崇罵賊見殺今未得其葬處縣令蘭漢絕粒七日自到而公則引佩刀北嚮刎城上葬公處距城三里許倉皇掩坎不成封也二三故吏斬斷碣以誌其姓氏蘭令死瘞吉祥寺後越十數年其同里鄒二瞻司理以其骨歸葬南豐而公墓獨在鍾祥士人所謂三里墩也有幕客高朗者後公死墳與公墓相望其子挺生歲歲當寒食輒用瓦盆盛麥飯酒脯掛紙錢行哭先旅公墓而後及其父故吏某某走會哭哭已相與飯飲公墓前然後去如是者歲以爲常公死垂四十年故吏皆老斷碣亦且漫滅矣於是醵錢伐石易豐碑焉屬德嘉爲文以表之崇禎壬午賊決濁河灌大梁擐甲南向汝鄧十二月陷襄陽連陷德安荊州當是時公豈不知承天之難守哉顧念與獻弓劍寢園國家根本也急赴承天而賊已驟至先犯顯陵縱火焚柵遂毀享殿正月一日墨天陷公抗志以死嗚呼豈非天哉初公以藩參分巡荊南道日擐甲走馬練試帳下敢死士遇酒人劍客折節下之散金錢資給無算前後戰豐邑坪斬首三千餘級親戰燈草坪斬首千八百級合擊桐城舒城間斬首四百六十餘級勞績著聞一時無比間語及某僨師黷貨冒功逗留逸賊狀輒面赤目眥鬚髯戟張暨侍楚王讌斗酒彘肩啖且飲畧盡王左右顧曰壯哉命撤豆間餺餭啖之酒酣耳熱抵掌談天下事激昂慷慨視纖趨矩步齷齪細謹書生蔑如也督師武陵楊公倚以爲重因上言公邊將才可大任以是晉僉都御史撫楚楊公死而言路忮者醜詆公公已於去年十月解官候伏矣公何負

朝廷哉或曰漢中人言流寇躪秦隴時君家先大夫守興安五閱月卒保危城而宋公素號知兵以開府之力守承天顧身與城俱碎何也德嘉曰嗟夫宋公視先大夫志同耳而賊尤劇矣是時州郡縣道望風潰者不可一二數其建旗鼓擁百萬之衆大者侯次者伯逡巡首鼠不用命以解官之巡撫督不用命之將帥當方張之强賊夫誰與守然此輩身名泯滅即何面目見公於地下乎鍾祥人又言撫軍自刎血淋漓皮肉猶屬一走卒侍公旁且哭且加刃焉而後絕卒亦自到嗚呼公之走卒亦烈矣哉公名一鶴鶴峯其字順天宛平人崇禎三年鄉舉以會試副榜官教諭遷邱縣知縣擢兵部員外郎出爲天津兵備僉事改汝南兵備駐信陽進副使調駐勛陽遂撫湖廣一時同死者三人而公與沈留守皆在被論去職之後然則當時國論又何如也（舊志）

按宋公已詳前金德嘉字會公廣濟人康熙十二年任府學教諭二十一年壬戌會元授編修著有居業齋文稿

三元觀鼎銘　當陽知事王運弘撰文　康熙二十年　存

治人制鼎創自昭代紫茲皇圖歷千百載以鍾帝宮幽顯永賴黝然沖然金剛不壞

按三元觀已詳三卷王運弘里貫待考

創修寶林菴韋馱碑　中大夫知湖廣安陸府事加一級古鉅鹿刁履仁撰文并書　康熙二十二年　存

畧云寶林菴距石城一長亭許爲七屬通衢菴前後左右諸峯蒼翠松竹古木悉蔥秀可觀菴僧也樵請修韋馱殿爲諸佛護法時予乘舟視郡隄潰口阻風潛江澤口之北目覩滿江風浪狂無底止念人民罹於苦海得韋馱佛砥柱中流或可以普渡衆生遂久也樵之請捐俸示助與諸檀越共成盛事云

按刁履仁康熙十八年知府事有傳

何象山墓誌銘　金德嘉撰文　康熙二十三年　據舊志錄入

象山諱惺字君慄姓何氏安陸鍾祥人也何氏先世爲山東大姓明永樂間有名海者以軍功遷安陸久之隸籍焉海生景俊景俊生鳳鳳生伏淮伏淮生子五人次曰華號南泉始爲儒南泉生紹南諱崇科入太學授禮部司務未赴有子三人伯曰欽紹興倅季曰斗象山仲也生而慧市十歲輒屬文應郡試郡守奇之年十五試冠一邑與欽同補諸生當是時錢唐葛公眡瞻視楚學政權貴人子弟無得倖進者所獎拔多文士而士習嶄嶄以氣自豪會與獻舊邸守陵瑶橫蠶食閭左亡賴者影附藉履畝飛租虐民鍾祥人患苦之甚衆象山甫爲諸生輒慷慨奏記當事即强禦勿畏也性好客座客常滿即醫方曰者彈碁說劍繪畫鼓琴轉鷹走馬之屬稍當意輒解橐裝以贈而晰微洞竅盡其術而奄有之其敏如此然內行醇謹會父風病則寢枕床下視湯藥膏熨且三年久之病良已以老壽終居喪哀戚踰禮及葬會弔者不遠千里至母陳早世事繼母王以孝聞兄弟相師友怡怡如也欽旅寓江南訃至輒孺子泣族人爲之感動焉先是雅慕鄭莊陳同甫之爲人已而忽自悔謝絕一切交游請謁杜門讀書文益雄楚風故勁崇禎間尤尚古學而典試如吳梅村蕭雲濤諸公又負海內望象山自以入闈幾必得之然以策語忤時報罷未幾寇躪鍾祥墟矣獨何氏舉族先幾遁去竟免於難國朝定鼎當貢春官是時歲貢有起家別駕司李者象山竟隱不出里有大利害輒挺身建白漢水溢鍾祥當其衝隄潰居民流徙卒父老亟請命中丞豁浮糧流氓乃歸郡守馬公逢皋採其言爲隄政錄

觀察使馮公右京列爲條例鐫於石晚節精岐黃術鄉落緩急賴之所全活甚衆踰八旬猶夜挑燈作蠅頭細字里文士請益人人指授無倦容而酒酣對客瞀言某文當早貴某文當晚成若吾孫芬者庶幾吾家于里駒乎已而戊午竟鄉舉第三人芬治尚書一經皆大父口講指畫也生平所纂輯有四書正義書經大指引蒙字說六經批釋楚騷明解綱鑑提要諸書所著有考槃居集若干卷當寇亂時恥書生不武取孫吳諸子舊萃成編曰武備指南其治內經有得也著本草歸一針灸圖保嬰摘要諸書藏於家垂老口不談二氏誡子孫異時毋修佛事溺乃公也臨終拂衣整冠一寤而逝時康熙己未三月初十日距生明萬曆丁酉七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三元配曾氏子方暘庠生繼閻氏無子庶唐氏子方亨庠生女一孫三長芬康熙戊午舉人後丁丑成進士次

杞次旃俱庠生以某年月日葬於內方山祖塋之側芬來以銘請銘曰

聞厥生初有異表赤文在肩如環抱褻括洪濛極幽窅永乃藏分爲鴻

寶漢水渟泓雲標繆蒼龍白虎相繚繞松楸盤根佳氣曉億禹斯年吉

人兆舊志

按先生孫芬字蘭室官西寧知縣舊志稱其詩古文詞俱足楷模後學若能接先生之傳者旃字白香亦有文譽芬丁丑成進士篤內飭經敘及似係康熙三十六年以後所作然居業齋刻本原無此句其某年月日葬於內方山句原刻係甲子十月十八日是爲康熙二十三年

重修儒學告成恭遇御書扁額勅頒學宮碑記江南餘撰文康熙二十五年　據舊志錄入

畧云康熙甲子某以積累微勞代匱茲土入廟拜謁之餘徬徨寤愾蓋

學宮自國朝守宰諸君子先後修葺多歷年祀衰迹寖湮某乃率二三

僚友暨都人士鳩材庀工越再期而功以聿成當是時恭遇御書萬世

師表扁額勅頒學宮爰拜手稽首勒石紀盛而系之以銘詞曰於昭濟

哲教統肇錫親遜敬敷帝命惟契桓撥駿聲卓表師則蒙煥其屯菁華

亘弈恒性傳宗一氣祇格陟降在天禋祀有秩誕禋祀如何配以夔夷

姬曰元公代褒聖師軌範黎獻泮璧是儀奠菜燔蕭以介以時介有其

時尊罍嘗釐鑐鏞翟佾嘻燀厥煇翳契之孫聖躋尼山邃根太極廻坤

旋乾天一之精水鍾德先文欽道凝淵淵其淵生民未有勳華讓賢蟠

古際今億萬斯年維斯萬年道隆景燦上元亮章榮河瑞洛紱麟之里

龍旗黃幄詣宮式虔錫嘻增廓掞藝絣頡運旋秉鐸綸綍定符延垓見

若埏垂翼軫垓及雲杜赤萍如日祥徵嘉祐萍薦其香日炳其晉性徹

誠明濂圖閩緒儼矣來思袞衣章甫泮宮巍巍照臨南土巍巍泮宮蘭

台之陽文進於道聖謨允彰迺構迺崇以翼以將我氓化醇我士心臧

守臣作頌德音敬颺世繼統承於緝熙其勿忘節錄舊志

按江南餘字度越浙江開化進士撰文稱甲子代匱斯土爲康熙二十三年莅任職官表稱二十一年誤有傳

鼎建三橋碑記從士謹撰文　康熙二十五年　據舊志錄入

畧云自郢北至新添鋪四十里外濱漢水內藏沮洳爲橋者三曰宋家

橋馬騎岩橋房家橋環山之麓溝渠雍塞每遇江漲匯爲巨浸彌月經

年而不去及去矣天大雨雪沮洳如故行李苦之農人懸耒而太息雖

皇華之使羽檄之馳靳超越而赴程期者惟曳輪濡尾之患不繞道山

行不能速達郡邑也邑候白公捐資興建爰記顛末俾將來者時其補

救焉節錄舊志

按白名昆玉奉天貢生康熙二十三年知縣事有傳

重修白雪亭記國前鄭謂中撰文　康熙二十八年　存

陽春白雪郢曲也詞今不傳昔宋大夫玉對楚襄王曰其曲彌高其和

彌寡蓋當時君臣侈爲美談亦猶大言小言之說耳後人遂從而臺之

亭之以爲閱檮杌而知其事搢紳先生能言之臺之亭之則凡愚夫愚

婦耳目覩記之更爲可傳可久也按古里巷歌謠通謂之詩夫子刪十

五國風是已後世變其名曰樂府樂府者以其音調協律可被管絃曲

其一也宋玉以文翰侍從歎楚詩不列國風乃艷稱歌曲竊欲比於車

鄰駟鐵之章是玉之志也推其志以名臺名亭亦都人士之志也然楚

曲亦多矣激楚陽阿幽蘭涤水不以名臺名亭而獨取陽春白雪豈不

以莅民敷政有其仁如春者乎律身持己有其潔如雪者乎則臺之亭

之者非徒標郢中之勝似亦借以風有位者而吾儕登斯亭斯臺苦徒

縱瞻眺之娛而不思所以副其名則仍然楚詩不得列於國風之義耳

副其名則召南甘棠即楚風也凡我同人尚其勗諸　考郡志邑之

西城曰石城白雪樓在石城西下臨漢江唐皮日休所記孟亭在其側宋李昉所畫五客堂在其後今漢水去城三里許矣樓之遺基不可考萬曆壬寅郡太守孫公文龍於府治側建白雪亭前爲孟亭五客堂缺焉亭久而廢復重建於順治十年癸巳今榱題朽折甎瓴毀落戶牖窗櫺十不存一予丞郢五年不遑修理是春稍暇乃捐資鳩工從新搆葺手植紅白梅十五株雜竹木稱是從此風雨不至漂搖蔽芾勿庸剪拜是有望於後之君子也因記其事並和孫公詩六首逶迤高阜自城東列峙蘭臺護梵宮亭榭易名資主易山川大勢古今同六龍駐處枌榆在五馬來時杼柚空幸有仙郎歌白雪頻邀佳客挹清風其一詞賦登壇宋大夫當年唐景共歌呼陽臺不記何方是郊郢曾標此地無只爲風騷推調絕故令翬鳥倚雲孤經營自運陶公壁還擬東坡覓酒徒其

二微官落拓滯他鄉欲訪鹿門鬢已蒼壁上猶摹知己像牀頭那得薦賢章三都賦就驚倫父百里心勞愧漫郎調月吟風惟夙好偷閑原自不因忙其三爲能俯仰每隨人獨立高亭倍爽神帝闕星辰瞻自近公門桃李植方新山連嶓冢津通漢地接商於嶺入秦控制由來鄢郢重胼胝老我逐江濱其四荊山疊嶂在眉端繚繞烟霞秀可餐丹井自通溫峽暖綠梅堪伴老松寒晴川閣上多飛雩神武門前少掛冠浣得肝腸能似雪便將軒冕等閒看其五讀罷離騷欲問天靈氛司命總茫然江籬歷歷猶香露岸柳蕭蕭只暮烟追跡古初人已朽遠名身後酒當前空疏謬續殘碑句易代春秋重紀年其六

按職官表稱鄭潤中貢士附同知缺失年代之內是碑署康熙二十八年據文稱任丞五年當係二十四年來郢孫文龍七絕三首已詳三卷錯內所稱宋李昉係治舊志之誤宋應作唐詳一卷

不言而信有存乎言之先者矣不令而行有著於令之外者矣兩漢諸循良之所以治其郡國者率是道也以故後之讀吏治者宗焉顧龔黃魯魏諸公或得黃老精蘊或擅鄒魯儒風類皆純任道德以化其人庶而成其風教至於經猷幹濟或多隱而弗耀毋乃以德掩其材耶昔予參粵藩一日閱除目見吾郡二千石命下實得三韓王公往踐其任不禁以手加額曰吾郡其得人乎往者滇黔不靖禁旅南討吾郡當水陸孔道糗糧芻茭於是乎出吾鄉之疲於飛輓者至矣迺年以來體恤有加而允殖未登得良司牧如王公者扶植而綏輯之吾見斯人之躋於仁壽可計日而待也或曰予大夫之於使君其有夙昔之雅乎曾與共事知其長材能遠馭乎抑嘗望其丰采覘其偉畧高致乎予皆曰否否

曰然則奚以知使君之能庇此一方而梓里之蒙其庥也予應之曰予不知夫純鈎乎方其韜光於匣耀日之芒射星之采未可得而覘也而識者意其有水剸陸斷之能夫有所以信之也今使君之拜郡也爰自開封郡丞晉秩以往予嘗讀總河司空薦剡矣稱其濟導有方茂效丕著聖天子嘉乃績是以有剖符之命夫理人猶治水也順其性則恬然拂其性則湍悍而怒者其理一而已矣然則移治水之智以治斯人有不克扶植而綏輯之使躋於仁壽者乎且使君嘗一試政於毘陵再試政於維揚矣其在毘陵也又嘗攝試守篆凡緝盜綏良措餉濟師諸方畧已悉見端緒矣毘陵紳士耆舊之頌德者咸曰枹鼓其稀鳴也游徼其弗擾也呻吟寂於郊絃誦徹於序而懽忭之聲遍於野也今者往莅吾郡其任專其權一昔之未竟展毘陵者今其大布矣乎抑又有可憶

而知者難兄中丞公以黃扉儲相出臨百粵取文身鳥語之氓而拊循焉化幾登於齊魯吾使君實與同受家訓材猶固宜相伯仲即令受連帥之任兄弟同時豎節吾知其勛猶炳蔚同符中丞公無難昔者魯仲康爲司徒其弟叔陵拜東郡時人決其以治績顯曰是其兄能政治況吾使君之才已歷試三郡乎已予奉召入都取道過家謁使君於府廨見其政簡刑清庭無留牘堂上風清堂下鶴舞而士商農旅人人嬉游於化日舒長之下殆所謂載其清靜人以寧壹者耶推是道也以輔熙朝勸景運固游刃辦之耳何襲見魯魏之足云於是信吾所卜於除書初下之日爲不謬而使君之所以蘇吾梓里者誠有出於言先而令外者也既而鄂渚風鶴郢人不寧厥居雜時部之徂征者會集郡城使君內拊黎庶外給師旅使馬騰士飽而農市不驚及小腆就平當事者首列殊勛以聞於朝郡人士爲勒石以紀予聞而輾然曰是其在毘陵攝篆時辦軍供賀兆姓之餘緒也然而吏才之優長固亦畧見一班矣巽日剖使者符節鎮千里入總樞宜宣贊大猷其以吾郡爲發軔也哉舊志

按王名典元遂陽人康熙二十六年知府事有傳楊佐國邑人字荆湖順治庚子舉人辛丑進士官至太僕少卿有傳

張大任墓碑記 莫與先撰文　康熙年存

公諱大任字○當號星伯弱冠游郡庠從學李本寧先生之門於書無所不窺一日輒不忘兼武畧以氣節自許高談細論聞者或歎服李先生深器之崇禎壬午賊陷城被執缺十餘字事詳鍾祥縣志

按舊志忠義傳稱先生於賊陷郢時誘以官不屈脅以刃奮起罵賊乘間投水死碑中所缺想即此數語也李本寧即維禎之字詳一卷莫與先潛江人字人岸一字殼子順治戊戌進士官高邑知縣著有南陵詩郟筮讀史樂府今是堂集是碑存元佑宮東南烏衣巷年月等字已剝落以時考之當在康熙中葉也又舊志載楊曰瑛弔張大任墓詩云衰草尋孤塚清風激士林滿山一片月猶照歲寒心曰嬈邑人字伯岑乾

隆丁巳進士官太和知縣爲學士炳之子

跋刻王右軍思想帖 將佇昌摩勒並記　康熙三十三年　據舊志錄入

記云予適雲杜見楊君佩玉所藏右軍思想帖眞跡墨色蒼然殊堪寶玩生平怪學右軍學者多無是處大抵未得墨跡追味神氣耳乃從借觀焚香坐對其妙竟不可思議趙魏公跋云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之勢無不嗟歎神物之難遇在大德之年已嗟難遇矧至今日得一披覩豈非幸事恐久劍落後遂罕覯因摩勒以誌不朽云舊志

按原碑記後附佇昌寄凝心上人書並五律詩舊志未載無從錄入是碑砌城內關帝廟山牆東二百年來間者甚衆民國某年駐軍某長官私行盜去事後經邑人發覺已無從追索矣佇昌字古五郡庠生有傳楊佩玉待考

義學碑記 趙世祿撰文　康熙三十四年　據舊志錄入

按李志稱邑侯趙世祿於文昌閣東隅建義學三楹杜志備趙公建義學生員李安弦施義學田記於碑陰云其田坐落清平鋪付家廟民種十石除旱田外實水田八石堰二口基地一處坐廟坡山後不塲一塊一面四至以分水爲界每種一石稞四石新米四升雖一隨載清平九甲冊名李義學稞三斗四升佃戶李凰付應洪義入之穀即充義學師脩云云同治志採錄杜志原文謂義學碑記係趙世祿作惟碑文各志均未載故錄碑目即據同治志稱趙世祿撰文其碑陰所載則全錄之以備考核趙字維直三韓人康熙三十二年知縣事有傳李安弦特考

處士王暉吉妻陳氏墓誌銘 金德嘉撰文　三十五年　據居業齋文稿錄入　康熙

畧云鍾祚王生全臣舉進士甫釋褐聞母訃南奔廬居踰二年買舟東下千三白里詣予草堂曰先慈葬有日家大人勑不孝曰乞銘必於金太史氏太史故而師也蓋予選官教授安陸適全臣補學官弟子予不佞周旋久知王氏詳不可辭據狀母爲同郡陳某女歸暉吉處士爲元配事舅姑孝處士有弟質先嘗艱於子欲子其子者數年嘗遜謝不敢承代姊氏藉求果產念臣處士有四方之志延名師課諸子讀飲啖必

豐必潔至於師七箸多少詢及僮僕劑量燔炙必極其精乃已聞全臣既成進士則摩念臣頂曰勉旃勿少怠而念臣竟以是歲入庠其愛從子如己出率此類也處士好客客至治具立辦愈出愈鮮鄉人往往方諸五侯鯖焉性不佞二氏嘗曰損有餘補不足於宗黨實有濟功德正不可思議聞者以爲名言方全臣報至而疾已篤猶諄諄遺命以官箴其言深厚有味嗚呼有母如是亦賢矣哉生辛巳某月卒甲戌某月享壽五十有四子四人某某孫四人以丙子某月葬於石門山而全臣婦董祔婦孝謹姑嘗以爲賢年甫二十遽逝全臣傷悼而並及焉銘曰

石門之山嶭且都也孺人之藏樹松楸也有祔者墳婦從姑也其祥長發銘斯符也節錄居業齋文稿

按王全臣邑人字仲山官至安西兵備道念臣字楓存康熙己丑進士由縣令贈行取補吏部主事均有傳

趙公講學圖贊 宋 署撰人姓名　康熙三十五年　存

贊云考古循良敎養爲先我公歷郡善政百千茲成義學捐俸乃然繪像勒石永垂萬年

岳大宗師安郡作人碑記 賜進士出身原任山東分巡齊州海防道副使前提督浙江等處學政戶部福建司郎中辛酉科山西副主考治年家弟楊引祚撰文　甲子科武舉人王一張我丹康熙三十五年四月　存

畧云歲丙子提學岳公科試郊郢一時荷甄陶者思誌不朽於貞珉以其言屬予以予稔知公也公闌陵右族世有聞人經學淵深操行肅括允矣命世之鴻儒而王人之寶臣也昔楊子雲謂通天地人曰儒凡以抱負絕乎等倫措施烜於寰宇故足尙也公以昭代儒臣卓越方州恪勤郎署而宣昭義問於文治文敎宦績所彰悠哉正未有艾顧即當前之振響春雪擷秀夫蘭茸酌奇而不失其正佩華而不墮其實者以觀

譬猶陰陽劑而○宜其斷金錫鎔而鑑成其光鈞於水而珊瑚罔網采於山而楩梓畢登也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亦莫樂乎是豈不足與江漢荆衡永厥流峙而僅資揮灑於學圃借潤澤於藝林酣吾筆而飽吾墨哉夫名山碑碣鮮不飈起塵落而無敎作人之什最係人思情深而文斯明也今三年中十五國內取我公科試之功之德而歌之頌之無異取我公歲試之功之德而歌之頌之也取我公科試之功之德而鐫之誌之更甚於取我公歲試之功之德而鐫之誌之也蓋公公愼旣明一本聖天子樂育成材獎掖後進之意而始終非渝也公諱宏譽字邁亭順治辛丑進士江南常州武進人

按岳公名字里貫已見碑末楊引祚王一張均待考

重修文昌閣碑記 中憲大夫湖廣安陸府知府加二級與肇棻撰文　生員李○○書丹　康熙三十七年　存

郡之文昌閣在城東高阜之顛嚮離而居位勢宏敞羣山拱峙漢水潆洄萬綠扶疏紛如錦錯洵郢中鉅觀也明萬曆丙辰分守高公第始建此閣顏曰大觀文云作之費成之艱守而勿壞是在乎守令之賢並置田以奉祀事兵燹以來閣遂圮廢迨本朝戊戌郡守馬公重修之田已久去其籍莫得主名其後查復阡畝則王生之鄉闈生履吉之力居多迄今亦四十年往年歲久不葺閣且漸傾予守茲土慨然曰帝君實施文敎而廟貌頹頹其何以爲薪樵地耶乃捐俸倡先修奉仍命闈生董其役今則鳥翼秩秩次第落成堂廡階墉旣堅且好有志之士肄習其中致足樂也今敢邀福於帝君俾此邦之人食詩書之澤而共敎忠孝廉讓之行亦望此邦之人交勵焉以上答神庥是則予之所厚望矣爰勒石以紀成事前太守今豫州方伯修公世雍復捐施清○○祠田拾

頃連界義學田拾頃從家灘湖田五十畝閣僧世守其業惟帝君實以

臨之并誌諸石

按吳公婺源人康熙三十四年知府郡守郡十二年循績卓著有傳又據舊志稱文昌閣肇立書院明守道高公梁置田三石五斗供香火後失業康熙初諸生王之鼐閣履吉等查明復舊又前太守佟公世雍捐田三十九畝再捐四十畝吳公肇棠捐田五十畝供祧碑刻云云與此記適相符合王之鼐閣履吉均待考

興復連池碑記 未署撰人姓名 康熙三十七年 存

按杜志稱吳公復連池爲書院明堂是碑殆爲吳公立也

胡誠齋先生墓誌銘 閻錫爵撰文 康熙四十年 據舊志錄入

予始讀書時見士友競傳胡抑齋先生文稿今之震川也翁鐵菴所推重而朝野無異詞者從坊間售得之歸而伏讀歎當吾世乃有此人戊辰獲出先生之門則又得讀先生仲弟誠齋先生之文精湛而軒舉爛

爛有光若鸞翔而鵠浴也歲丁丑朝廷用亭諫言選拔天下才俊貢於太學先生以高等與焉予遂得朝夕從事凡經史百家音律象數之屬先生輒目過心解予故魯鈍思之積日乃能通其所言之端於是又歎其材質之敏而器局之深且廣也先生爲人氣豪而神靜沉毅不泄對之渟泓莫能得其涯涘與人交則忠信洋溢晦明風雨發於詠歌尤急患難見顛躋者則惻然深念必濟而後已故荊之人士無不願交先生者咸以爲斯人得志當卓卓有所樹立光史册焉嗚呼孰謂斯人而遽死矣先生沒之踰年抑齋師命予曰我仲弟將以某月日歸窆先塋之側凡禮之所不得爲與力之所不能爲者已矣獨其立身行已卓有可傳而邁邅半世湮沒不彰所謂屈於人間者庶幾仲於地下第託之非人又恐不能摹寫生平則非子誰屬矣嗚呼予豈能銘先生哉然樂紀當世之明德君子以傳於後固史官之職也古之君子雖不得行志猶或假年著書名顯後世獨先生如千章之木連城之璞而深山窮谷風折塵埋與熙熙攘攘者無異天之生斯人也謂之何哉先生上世自江右遷於荊之新城遂世爲新城人曾祖璉曾祖母王氏祖之明祖母邱太君即恩賜旌表者也父振翼封承德郎母劉太君封安人先生乃封君次子名作楷字濟川隨伯兄遷於郢方先生之少也才敏絕倫名藉甚不屑一切事讀書山中時月夜聞山頭長嘯聲踪跡之則先生也其孤情遙寄類如此嘗與人賭耽以日午爲限得二十餘首皆精細宏麗人研極不到者得米芾帖移時即肖然屢舉不第僅以選貢於太學以己卯八月二十日卒於京師年三十五辛巳孟冬月卜葬娶陳氏無子以叔弟之子克强爲嗣其沒也抑齋師宦貧瘁於醫藥而厚殮都人訖

焉歎聞知交咸歎息涕淚若有所失是可以知其爲人也銘曰有嘗未耀有香未焚孰苞其精孰戕其生既歸形於此土其微妙而不可知者更千秋而萬歲徒想像於荒烟蔓草零寒露而點流螢舊志

按誠齋爲抑齋仲弟抑齋名作梅官至禮部侍郎父振翼祖母邱均有誌銘列後其世系具詳兩誌中茲不贅篇內所稱隨伯兄遷於郢按李石湖先生遺作胡修子傳稱贈侍郎振翼自荊門遷於鍾祥遂家焉是遷郢實自贈公始其後遂爲鍾祥望族閣錫爵河南編修修子抑齋字也

胡府君墓誌銘 金德嘉撰文 康熙四十一年 據居業齋文稿錄入

略云胡府君考終里第伯子作梅侍講視學陝西聞訃奔塋室以狀遣使請銘德嘉作梅同年舉進士耳目覩記熟謹敘而銘之敘曰府君諱振翼字羽六一字可菴荊門州人也先世有由江西徙居荊門者曰允秀數傳至東隄先生海折節下士有聞於鄉里生少隱先生一元有父

風是爲府君曾大父大父諱璉字奇珍行益高父諱之明字覺先少善射能騎惡馬嘗徒手搏賊於野奪賊刃剸其腹其黨暈眙散去郡縣大夫物色胡生文武材而內行恭謹恂恂如也率仲若季應試有司一切粢糧屝屨身獨任之其小弱者載以驢而徒步泥淖以之於試所府君生而慧九歲孤奉母邱太孺人教言動儼恪如成人遭世亂弃竄無寧日居數罹火災外王父數遣人來迎而邱太孺人言未亡人無溫飽理固辭不往當是時歲比飢饉賊獲散且藩又官兵所過焚掠甚於寇富家巨室往往不自存而府君奉一孀母搘撐於荊榛瓦礫之墟人以爲難久之亂定稍稍復田里府君壯有室邱太孺人家政嚴而先意承志子若婦俱以孝聞作梅生府君奉觴爲母壽比學語口授孝經小學令背誦寢門蘄大母歡府君年四十作梅補學官弟子員康熙戊午鄉舉

壬戌成進士官翰林府君入告邱太孺人曰孺子可教也亡何府君元配劉孺人卒作梅奔還府君教之禮義一如未貴時且曰曩壬子秋漢江溢田在水中日無二餔我不能俯仰齷齪富兒言有無惟借兒館穀供兒大母又不耐米鹽凌雜劑量闢以內贏縮兒母拮据力已竭然未嘗憂貧也惟憂兒以貧故廢學言水落而土具存來歲當復有秋學廢則猶石田歲給亦惡母之望兒若此兒粗有緒而母弗覩厥成豈非命也哉蓋府君淚涔涔夜濡枕席而且則以修短命數爲言冀小舒邱太孺人之悲其孝思委折蓋有人所不能知者作梅禮而逡巡不出府君曰母往矣徒哀何幸生明時列侍從苟能稱職父可封也母可贈也作梅於是趨裝入直廬登領諸纂著夜作早思脫稿上總裁日有聲迎府君就祿養會仲子作楫選拔貢入太學府君色喜命巾車游西山滋行

舍車跨馬一日忽念邱太孺人心動立治裝翰林諸公咨至欵欵留府君拂衣徑南擕兩男子將車踰盧溝麾令亟趨京邸南征浹月及里門奉賜書告家廟縑帛上邱太孺人曰此孺子稽古力也自是葺書齋手植松竹懸蠟屐壁間示無復遠游意會邱報有三秦視學之役則念文衡大典兒豈能獨任屬王畢人大田往助且曰往者楊文襄於秦得康公海呂公柟馬公理三偉人人到於今識之居是官也清慎勤三字一不至即名鰥官阿翁每飯不下咽白頭王母即含飴弄諸孫亦鮮愉容幸爲我覘縷誡之然作梅行部科條當畢人未至時大都本昔所聞於趨庭者藉令久任關中豈直踵武文襄即懍懍丰裁視薛文清之視山左學無多讓而府君遄徂不及見作梅大行所學矣先是甲子歲楚撫軍慕公以邱太孺人大節疏奏朝議下有司建坊旌表賀者在門而府

君欷歔哽咽不能仰視或問故默無一語蓋追念先公數奇觸緒愴懷直抱憾終天云仲子亡於京邸信至哭而不號慟極則走哭於外舍懼增邱太孺人感女弟歸董門家中落歲時問遺相屬於道外家昆弟食指繁絲穀緡錢餽無算以邱孺太人念之也府君髮早白既而返黑鬚髯飄飄仙畢聲響若鐘精力兼人能縱談夜分不止操筆作書頃刻數百言盈牘五行家推爲老壽徵偶以痰厥遂捐館年六十有八男子四長即作梅次某某女子六適某某其三許字江陵張毓峯將嫁而壻夭守志張門孫男六某某孫女一曾孫女一府君生於明崇禎八年某月日卒於康熙四十一年某月日以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德嘉伏念府君以孤童承祧事苦節母憂勤惕厲數十年如一日又穀厥子爲文學顯天下昌黎韓公所謂法當銘者微府君奚屬哉銘曰

錫龍章封馬嶽門閭光辰緯協高聲蔥下妥帖元龜從卿雲接緝蒂旅

綿奕葉世家阡史局牒節錄居業齋文稿

按胡府君卽前銘誠齋之父誠齋先府君卒時府君節母邱太孺人年已高故府君哭而不號慟極則走哭外舍懼增節母之感至府君卒時邱太孺人仍健在抑齋服闋作梅奏請終大母養大時年逾九十而卒其誌銘亦金德嘉所作另詳後

龔公碑康熙四十五年　據舊志錄入

按碑爲邑令龔朝棟立舊志載康熙四十五年第四工及十工隄潰朝棟派民夫修築邑人立碑紀之朝棟四會人四十年知縣

胡母邱太孺人墓誌銘金德嘉撰文　康熙四十六年　據居業齋文稿錄入

胡母邱太孺人荊門明處士邱君水環長女奇珍胡公之孀覺先翁之妻皇封承德郎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振翼之母康熙二十一年進士累官提督陝西學政翰林院侍講作梅之大母也苦節四十三年而旌旌二十一年而卒享年九十有一作梅卜以康熙四十六年營

葬以狀來屬德嘉爲銘按太孺人年十八歸於胡事舅姑以孝聞覺先翁負文武才儒而俠時時物色異人相與慷慨論天下事以故座客常滿咄嗟治具客人人極歡去兄弟應試治行輒兼數人資以給同人之乏絕者闔以內脫簪珥佐之覺先翁兄弟凡四人婚嫁大禮悉稟邱嫂籌畫舅姑藉藉稱善會寇亂倉卒避地覺先翁遘疾卒於旅居太孺人扶櫬歸葬先壠葬畢長號辭墓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嘗殉矣當是時振翼甫九齡振翼女弟五歲奇珍公淚潸然下曰婦死易耳其若藐孤何太孺人始日進一粥居亡何亂稍定奇珍公乂捐館舍太孺人以家婦治喪纖悉無遺憾而晨昏事孀姑承志惟謹振翼就外傅束脩供億太孺人拮据良苦家又多故三罹火災太孺人經營版築振翼始有室婦劉廟見日太孺人繞牀歎曰兒有婦雞鳴戒旦家其興乎自是耕桑歲有獲產殖豐然種樹畜養米鹽凌雜檢點綜覈數十年如一日也太孺人性至孝髫時逢父母病輒廢眠食及事舅姑尤切嫌姑病閉戶祝天願以身代嘗貼身枕席裹沾染苦不得比下世則柴毀骨立也老年喜施予歲飢至典衣糴粟以餔閭左餓人族有逋負輒垂橐代償鄰有羅媼者冬日披葛衣輒自解舊棉衣之慮其死爲預製一衫棺其賙恤委曲如此壺教大指嚴肅男孫月有課歲有程女孫則採古列女傳成編受讀皆成誦作梅女弟行次三者許字江陵張少司馬之第六子未嫁而壻夭往省慕遂誓不歸寧閱十有三年猶如有初喪張公爲立嗣子拊孤延禩江陵人驚歎奇節曰邱太孺人一身爲婦爲姑爲母爲大母爲五世家督爲一鄉母師竭誠盡瘁無所不用其極而剛大之氣堅貞之骨歷盤錯而彌厲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德嘉指數

太孺人生平年月憂患常多惟作梅戊午鄉舉壬戌成進士官詞曹聞報一開顏至於旌閭曜日里嫗低徊眺望以爲榮而太孺人感念疇昔茹檗飲冰痛滋甚矣然居恒不惑比邱尼疾不祈禱彌留無慮憑色修短之數澄觀已定卽不百歲何慊哉嗚呼古敬姜伯姬之倫何以加於此矣生明萬曆四十三年乙卯某月日卒於康熙四十四年某月日男子一振翼用子貴封某官女子一適同里董之清孫男四人長作梅承重三年服闋候補翰林院侍講次作楫選拔貢生才而夭次作相作柄孫女幾人適某某曾孫男幾人某某曾孫女幾人適某某玄孫男一某玄孫女一許字某銘曰

烏頭綽楔麗荊門兮鐵畫銀鈎幽宮存兮蜿蟺蟠結伏靈根兮上凌松栝下蘭蓀兮閟風玄圃峙崑崙兮昊蒼朗曜扶桑暾兮資生厚載至哉

坤兮居業齋文稿

按胡氏自荊門來遷世澤綿延殆若太孺人有以致之然太孺人及身而親見其盛且有五世同堂之休天之所以酬節母者蓋尤厚哉

文學何君妻王氏墓誌銘 金德嘉撰文 康熙 年 據居業齋文稿錄入

畧云鍾祥文學何君誠菴有令妻曰王孺人卒將葬厥子進士莽詣予里居以銘請爲據行畧書之初孺人之歸何也爲象山冢婦象山元配孫下世繼室閨也孺人椎布侍養以孝聞爲婦三歲而丁流寇之亂與獻陵寢宿重兵鄉人恃以無恐獨何氏先期舉族行孺人襁負一女子竄山谷寇至鄉人多被屠掠何氏得免於難誠菴長者癖於書一切均資內助子生市能言孺人口授家訓及就傅雞鳴治具餉塾師維謹夜膏火繼續檢束稚子若成人迨莽中鄉舉課逾嚴公車三上例得校官官竹溪古上庸縣亂山磽确俸入不足於饔孺人詔莽曰地僻可以讀

書官貧可以養廉莽敬諾之官丙子莽成進士榜後出所著詩若古文辭以問世聲藉藉長安蓋母教於是乎驗矣而仲季二男子督日急二男子以是淬厲學益進孺人棉敎嶄嶄言不及二氏敎而性好施予凡宗黨親戚之困乏者賴之飢以粟暑以茗寒以纊殯以櫬瘞以阡誠菴嘗從容言兒服官得善地祿可以及於而家老人施與當更溥孺人以爲然方將大行厥志而遘疾奄忽殂也生於某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某月日父王君維菴與象山素交兩家縻綿誼近古孺人子男三人莽中康熙戊午鄉試第三名丁丑成進士次杞次栴皆庠生女子二人孫男三孫女一銘曰

穀厥兒祿乖及思霑厥時貞珉立思壞厜厜亦熠熠思景星告釐卿雲

襲思節錄居業齋文稿

按象山誌銘亦金所作已列前芬中西子進士是爲康熙三十五年芬成進士後官西寧知縣據文稱兒服官得善地母卒於芬官西寧時可知銘篇內無年月可考姑次於金諸作之後

創建陽春書院記 楊錄綬撰文 康熙四十八年 據茹志錄入

畧云安陸郡城故楚郊郢地擅方城漢水之雄據荊山雲夢之勝奇秀甲西南歷今千百餘年山水不改風景如故康熙甲子予以戶部郎出守是郡日鞅掌於錢穀簿書間他未暇及閱一月諸務稍理詢訪舊楚勝蹟如宋玉井子胥臺與蘭臺石城諸處指不勝屈而父老多稱陽春白雪軼事白雪亭在郡署之東孟亭之後城內西隅有土山北與城堞相連南與白雪相對羣指爲陽春臺故址予偕郡僚登其上見亭基僅存旁有屋數椽半就傾圮予因思陽春白雪本宋玉寓言非有地可指也但古今稱勝地者非以地勝皆以人勝宋玉在楚雖未足與聖賢之

道而能與屈原同志憫楚風之不競往往託詞諷諫悲秋一賦情見乎詞故千載以屈宋並稱文采風流照耀今古陽春白雪人所艷稱者亦艷稱宋玉之人耳既慕之稱之即以陽春白雪之遺跡以激發乎文人之心思亦無不可因與郡僚謀修築之各捐廉俸鳩工庀材經始於戊子仲冬告成於己丑長至既而思此臺之長存以宋玉之文存若臺成後只以供登眺備燕會猶無關一郡輕重故於其旁列齋房數十楹爲讀書之所並捐俸以供翰墨薪水之資萃七屬諸生肄業其中額爲陽春書院一以仰古人一以開後學欲使肄業其中者詞擅白雪句賡陽春維楚有材於斯爲盛嗟夫臺固楚地也楚自熊繹受封日漸強大漢賜諸姬楚實盡之據地五千餘里傳國八百餘年其宮室壯麗園囿廣大不知凡幾迄今陵谷屢遷滄桑數變悉埋沒於寒烟衰草欲求其斷

瓦殘碣否不可得獨陽春一臺以宋玉之文流傳千古始知富貴易歇不如文章可久吾知讀書斯院者亦必有如屈宋之人再振宗風予亦附之以傳不朽斯又予之幸也夫（節錄舊志）

按楊綠綬長垣人康熙四十七年知府事有傳

重修宋玉井記　楊綠綬撰文　康熙四十九年　存

碑高四尺五寸寬一尺八寸碑有宋玉井三字字二寸半見方文未具錄

重修白雪亭記　關中李國柱撰文並書　康熙五十六年　存

畧云癸巳春予自敝東正指揮量移郢丞見署之東偏有亭翼然步入其中瞻拜遺像徘徊久之奈楹檻欹斜榱題剝落戶牖窗櫺散佚無存即擬重加修葺顧南轅北轍奔走未遑今又四閱春秋矣傾頹滋甚予幸無差遣之累爰捐俸鳩工並謀之郡守段公如蕙與同官郢地者諸君各有同心欣然解囊不數月而竣事煥然一新手植老梅修竹雜卉種種點綴其間以復舊觀云

按李國柱陝西咸陽人康熙五十二年任同知見職官表段如蕙河陽貢士亦五十二年知府事有傳

梅仙像贊　郡人王文煥撰文　康熙五十七年　存

贊云炎漢式微鳳音漸張書上弗庸嘉遁遐方人仰○風吾欽志節池水一泓千秋瑩澈

按石高尺餘寬二尺餘前摹梅仙遺像後附贊詞王文煥待考

豐鎮雷聲觀碑記　道人易清旭撰文　康熙六十年　存

蓋聞創造維艱劇於鞭石守成匪易懍如履冰苟接踵之非人斯綴旒之易墜是以祖德宜念儒術貴不忘其親衣鉢能傳釋氏亦樂爲之後吾道雖異物理從同清旭厭浼塵滓喜就清靜早栖心於桃源洞口冠著熊氣織屏足於雷聲觀中扇搖鶴尾入山不遠擬封君鳥鼠之高眠去水匪遙敞賀監鏡湖之肥遁於焉食服六氣魔逐三尸泗石晉清日了黃庭幾卷博爐香噴閒繙道德千言所患刹少資生園莫得而羊破日難糊口田何自而牛蹊幾殫經營少置滄畝吾無慚於啓後因有望於承先用列豐碑以鐫明訓寧似宋人之棄石守以堅貞勿如臧氏之亡羊聽其存沒則蒔蔬播種無庸持鉢以沿門即禮斗朝元底事鋪金而買地試看劉安一去不聞桂樹花香董奉難歸竟爾杏林種絕誰爲孫子不能蒙業而安乃使他人遂至入室以處豈貽謀之不善抑率舊之多愆前事可師後車當鑒設也棄如敝屣寧免人非倘其視若兼金且獲冥報嗟乎敬存代衍之清規是宜端書於大帶各仲爾志以懼我心

按豐鎮即豐樂驛在縣北九十里雷聲觀何時廢建文內未付敘及道人易清旭亦待考

邑人李　樺博父

濟三

安陸營義捐碑文鄭家鑣撰文　雍正八年　纂　志錄入

予讀秦風同澤同袍之詩未嘗不歎戎行之士勇於義而篤於其儕也安郡濱漢水上接襄樊下通武漢地處咽喉防禦故亟副府陳公朝恭以雍正庚戌奉檄來鎮整飭行伍事事有方軍民稱安堵焉一日語予曰吾營二百八十餘人頗好義其生者急相賙患相恤無論矣不幸溘逝者人各解已囊捐金若干合計之可得金若干以助送死費擇首領司其事無敢或吝且中飽者吾覩其事義之而帳中蕭然亦量捐俸若干聊充瓣香片楮焉此法立庶貧卒有大故猝得同類賙恤差可補濟但

虞日久人玩或已格勿行公盡爲我記之予聞而歎曰軍卒武士也而知哀死此救災之義也鳴衆以施又同人之義也上下一心彼此協氣諸事若此是即秦人同袍同澤之義其風近古矣以此行軍何殿不克以此坐守何寇不靖令民牧而人皆傚之將父母赤子猶嫌不生而臂指相維矣尚何意外之虞乎是舉雖微風化關焉政體係焉不可以勿記因爲之次其顛末俾勒諸石　齋志

按陳朝恭見藝志二備鄭家鑣字蒼江石首舉人雍正中任縣學教諭有傳

重修孔子廟學碑記李蘇撰文　正八年　據舊志錄入

聖天子南顧楚疆以郢郡號繁難最將畀之良二千石博采在廷頗難其選念前歸德太守談公治行爲河南第一簡守是邦公抵任之明日率僚屬及弟子員祗謁至聖先師廟禮畢升自東廡仰瞻殿宇循西廡

下周歷宮牆內外憮然太息曰道德高厚敎化無窮者孔子也欽瞻萬世師表生民未有之類龍章鳳藻璀璨焜煌典至重也且學校爲敎化根本地士之誦法孔子續學操行儲材能以供當世任使者皆於是乎出乃令崇殿剝落廣廡欹斜當階門坊蕪茀傾圮一至此極不准無以妥先靈且何以勤宣聖主崇儒重道造士育材之德化也是豈非吾輩守土責耶或曰前乎此者非不目擊心傷顧馳驅不遑耳公謂當官盡瘁何日爲暇且事關典禮有其舉之莫或廢也尙何容須臾緩爲是日即定議捐俸爲僚屬及邦人士倡遴員筮日庀材鳩工首事大成殿次東西廡凡戟門泮池尊經之閣明倫之堂崇聖之祠諸廢並舉是役也用大梁細桷蓋瓦級磚之屬若干金碧青黃丹鉛膠漆之類若干運斧操鏝塗膏施采之工若干操畚執筐荷鋤擔鍤奔走雜作之傭若干計

費共若干比三月大工告成而民不知役邦人士欽公曠舉盛事將謀壽諸貞珉而委記於某竊惟孔子之道至今日而昌明極矣追發崇祥王祀五世大啓曲阜聖宇費帑金鉅萬萬計尊崇如此宜一時郡邑循良莫不以崇聖道廣敎化爲重然非久任政成即不暇及此未有甫下車而即以勤宣崇儒重道造士育材之德化爲首務如我公者噫公誠得爲政大體知所先後哉天下事無鉅細每以因循荏苒遂至廢弛潰敗不可收拾郡學自前太守新安吳公修葺後垂三十餘年曾無片瓦尺木之加大約皆以未至極壞視爲迂緩不急之務耳迨公來正丁極壞之時乃慨然定議於寓目之頃絕無幾微難色而成之也亦不待瞻日踰時非勇於義而篤於道安能爲之果而成之敏如此哉抑聞紫陽有言悠悠最是學者病嘗欲移之以箴在位公既破前此悠悠之習而

新我學廟而我觀瞻育我子弟矣而凡屬庠序俊髦能不振刷精神一洗紫陽所云悠悠之病耶其汎之奈何曰諸君日誦孔子書而公固奚牆先聖者也亦惟師公之勇於義而篤於道無所牽制以伸其奮發有爲之志而力除因循荏苒之習則天壤間孰非性分內事又何患爲之而不能成者且竟公意固將厚有期於多士而非僅文藝科名之謂也其必懲鹿洞爲學之次第以自程根源在立志而辨志於會友輔仁入路在格致持循在戒慎恐懼以孝弟忠信爲實地而檢察以懲忿窒慾以盡性至命爲極則而徵信於窮經稽古如是則善體公意而學不僅文藝成亦不僅科名異日者酌宋玉之井即能遙匯洙泉泗水之源流披蘭臺之風即思仰贊皐財解慍之治化將見處爲醇儒出爲名臣乃無負我公相期之厚意而公他時入秉鈞軸爲國求賢取諸宮牆而裕如則亦所藉以報聖主簡命之隆者也寧獨今茲之舉爲良二千石兆興廢舉墜之嚆矢云爾哉舊志

按談公名九敘德清貢士雍正八年知府事有傳李蘇邑人字眉三號環溪癸未進士官江都知縣時儀封張公伯行推爲廉能第一著有環溪詩集弟邀以郡人宰而昌循良亦爲一時冠其後科第輝聯累業增輝推邑望族均有傳

郡伯談公去思碑雍正十年　據舊志錄入

談九敘德清人雍正中任郡守修文廟濬城濠建陽春橋復倡捐率紳士開復古河自敖河口至龍尾山疏濬二十餘里雖功未竟而力則勤矣至與都人士詩文唱酬尤數十年未有之風韻升奉天員外郎四民環送出境立有去思碑舊志

原碑待考

重修孟亭記長白偉瑟撰文並書　雍正十年　存

李君詩人李杜之外即推王孟孟詩渾樸而不巖王詩豐腴而不纖其工力悉敵無可軒輊此二公詩名之赫耀於當時者相同也浩然隱處鹿門不求聞達高風自足千古右丞雖少年躁進不無自衒但其後退居輞川日周旋於鹿柴文杏之間飲酒賦詩謝絕塵事是二公天機清妙雅懷自尚又相同也宜當日之膠漆相投引爲同調迨稱知已耳浩然家於襄陽郢漢之間是其所數數經游者故郢郡署側有浩然尋梅處並建亭於其上焉迨右丞過郢浩然已物故思故人之不可復見因紛其貌於亭嗟乎此延陵季子掛劍之心也後之人讀二公之詩想見其爲人而並仰其友誼爲獨摯焉壬子夏予自德安調守安陸至郡丞署登孟亭取郡志考之知斯亭初額浩然後襄人皮日休以賢者之名爲趨厮走養日呼於刺史之前爲不當因易今名易之誠是也第世遠

時移榱桷朽壞勢將壓焉予遂欲葺之而冗劣未逮秋九月郡丞胡晚圃移駐於沔之黃蓬山舊署闃然予益懼斯亭之速朽也似此昔賢遺跡而一任其漫滅於荊榛瓦礫間寧非官斯土者之羞乎於是鳩工庀材葺而新之並移孟公之像於南向予平日誦二公之詩篇緬懷高蹈而且感其情深於交友之間者於是稍寄吾意焉至於登眺之美景物之勝昔人已言之夥矣故不復贅

按宋李復孟亭壁記謂世傳孟浩然雪途策蹇與王摩詰相遇於宜城之南摩詰戲寫其蹇驢苦吟之狀於茲亭證以摩詰故人不可見之句

郡伯偉公重修學院記李蘇撰文　雍正十一年　據舊志錄入

偉瑟字栗然長白人雍正十年知府事有傳

按偉瑟相攝郡是記謂右丞過郢浩然已物故思故人之不可復見因紛貌於亭殆足正李記之誤郡丞署舊在府治左雍正七年奉移駐沔陽黃蓬山之明文述十年始遷乾隆十一年又由黃蓬山改駐荊門之沙洋鎮時沔陽荊門均沿明制同隸安陸也自乾隆五十六年沔陽改屬漢陽府荊門升爲直隸州郡丞始就臼口設署此亦沿革之可述者偉瑟字栗然長白人雍正十年知府事有傳

大凡事未至以爲可緩一過而輒忘及卒然臨事必有不勝急遽苟且惟求抒目前之窘迫而不顧其安者奚暇計其可久可大哉是故爲政者見事欲其遠慮事欲其周行事欲其果而非時時存體國奉公之心事事懷濟世利物之志難望其先事位置臨事整暇也即如各郡考棚學使三歲再臨此典例所最著官吏所熟悉者乃每試屆期必俟檄催然後修葺及啓院門視之惟見瓦落牆欹草荒苔蔽漏痕滿壁而已求前度之所爲經營佈置一切竹木茅茨磚石棹凳盡歸烏有矣於是官以事在急迫委諸吏胥吏胥乘官之急乃大啓弊竇差票四出竹木則取之行戶遠市收帮貼近城取材料名曰借用而一經入局長者截之厚者剖之圓者矩之完者孔之事竣催領所給十不一二餘皆沒於胥吏莫之問也茅茨則取諸鄉民有力出錢無力令其擔負到局收納之錢是合郡州縣三歲再費其資甚夥竟充胥吏私橐莫之問也亦不惟累官且實累士朝廷作育大典生童觀光首階胥吏一任簡略每臨場之時暗窗低檐薄板促坐士子莫能伸肘展卷加以風日雨雪其苦萬狀此種慢典輕士莫之問也欣逢郡伯偉公蒞郢修廢舉墜城市閭閻頓有起色偶過鎖院環視前後堂寢及兩翼號舍佇立久之喟然歎曰此士子進身之所掄材之地而乃湫隘頹敗一至於此在學憲即不加責多士即不加怨而於我國家作人之至意寧不甚褻哉於是省身節用出所得養廉帑金若干鳩工庀材而所屬州縣聞之亦各樂爲捐助不日告成大堂規模仍舊而榱桷棟宇煥然一新內堂內寢以及衡文

際尚多留難迄乎事竣茅蓋茨樊化爲胥吏裂薪莫之問也然不惟累行累民亦且累官蓋行戶鄉民所輸之物胥吏皆扣算價值而支用官錢是合郡州縣三歲再費其資甚夥竟充胥吏私橐莫之問也亦不惟累官且實累士朝廷作育大典生童觀光首階胥吏一任簡略每臨場之時暗窗低檐薄板促坐士子莫能伸肘展卷加以風日雨雪其苦萬狀此種慢典輕士莫之問也欣逢郡伯偉公蒞郢修廢舉墜城市閭閻頓有起色偶過鎖院環視前後堂寢及兩翼號舍佇立久之喟然歎曰此士子進身之所掄材之地而乃湫隘頹敗一至於此在學憲即不加責多士即不加怨而於我國家作人之至意寧不甚褻哉於是省身節用出所得養廉帑金若干鳩工庀材而所屬州縣聞之亦各樂爲捐助不日告成大堂規模仍舊而榱桷棟宇煥然一新內堂內寢以及衡文

之房並僕從書役庖廚分門列戶無不整潔完善大堂前更造蔭棚三間東西號舍共若干間坐號廣二尺凡一千七百餘號儀門頭門均加嚴整既落成又欲其可大可久翼來者之有增而無損爲屬記於予竊憶自應童試以來閱五十餘年未見有此盛舉豈前乎此者之皆漠然於斯文良以見之不遠遠矣而慮之不周周矣而行之不果也方公目覩荒院毅然改造時不過謂掄材之地宜寬廣宜高潔宜周密本其心之所安行其理之所自而已初未嘗採訪前所言累行累民諸弊始爲此舉以革其舊也乃一舉而數善備而數弊竇即因之以塞見何遠耶慮何周耶行何果耶蓋聖賢舉事一本乎誠心準乎至理而心之所安即無不安理之所是即無不是也後之繼起者心同理同當必閱斯記而有慕於斯舉云舊志

按學院自道光五年後移建城東北隅規模極爲宏闊偉公所重修乃舊院在石城門內府治北今已化爲荒圃矣

昇仙橋記　曾淵撰文　據舊志錄入

郢之東南距城里許爲昇仙橋相傳漢梅福修眞煉丹處也橋水東纏山足山舊有丹台遺址凹其旁爲青泥池泥故青色世傳福丹成仙去灰貯池底歲久爲泥理或然歟考福本傳初試爲南昌尉因劾王鳳專政書上不報棄官而去蓋其平生法言正論卓可稱道迨所如不偶掛冠遠遯而世或不察轉相傳述以爲仙去好事者附會其說致令丹灶遺物所在多有目爲異人亦已過矣橋舊有水灌注其下歲久淤塞惟涓涓細流耳閱郡志橋爲郢中八景之一果爲予眞煉丹故地則午夜月明控鶴歸來仰止仙風尚可彷彿一二如其然也予且低回不忍去云舊志

按曾淵爲望鰲先生之子邑歲貢官松滋訓導是記雖無年月可考據李志載蔣凱爲所作曾望鰲傳稱子淵歲貢能世其業凱爲雍正丙午舉人李志成於乾隆初年則此記當作於雍乾之際故附於此

郡伯周公去思碑 李逢撰文 乾隆六年 據舊志錄入

略云乾隆五年公將簡命來守郢郡下車之日西郭不戒於火公步行督救俟烟消燼滅而後返署既謁聖廟進多士諄諄訓勉以古聖賢相期許未幾漢江泛溢三官廟隄潰公乘扁舟歷村墟軫恤災黎不遺餘力今年二月蛟水盛發兼大雨彌旬鍾隄復潰邑侯高明府晝夜搶險功敗垂成公捐數百金助之且不遑寧居風餐露宿與畚鍤之傭同一況瘁時公已陞江西糧道不以身之去留判情之疏戚郢人士謀勒貞珉以誌甘棠遺愛而屬予紀其大畧如左 節錄舊志

鍾祥金石考卷六

蘭臺書院碑記 安陸府儒學教授陳○○撰文 乾隆十四年 存

按職官表府學教授陳之琯係乾隆八年任所缺想即之琯二字之琯羅田進士有傳

邑侯沈公去思碑 乾隆十八年 據舊志錄入

沈樹本字果亭清河人乾隆中知縣事平恕近民不爲擊斷譁然有家人父子之風而豪猾斂迹默爲向化治聲嘖嘖爲列邑冠調任之日楊學士炳贈以詩云廉吏誰云不可爲車前父老泣分岐也知難挽仙人舄惟拜新刊叔子碑瑞麥尚留千畝賦甘棠爭誦二南詩可能重挹清光否記取攀轅進酒時 舊志

按職官表沈樹本乾隆十七年知縣事十八年即爲崇學治是沈任任剛周歲耳碑文雖不可考據楊詩惟拜新刊叔子碑之句其非空託詠歌可知楊炳邑人字肅若雍正癸卯會元探花官至侍讀學士

韓節母張孺人旌表紀畧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讀學士楊炳撰文 克堂徐容書丹 石工王朝英俊鐫 乾隆二十一年 存

孺人姓張氏生於康熙十八年己未歲名門淑質幼嫻閨範年十九歸於韓韓君諱文經字石存少負儁才列膠庠旋貢入成均遠大可期不幸綫逾弱冠甍志以歿僅遺一女孺人年甫二十有三遽失所天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念舅姑在堂喪此愛子侍奉無人乃强自支持甘心未亡問視罔缺長年不倦以婦職而兼子職後彥翁先生連舉五丈夫子孺人待如親弟諸弟亦重長嫂之貞操愛敬備至婚娶後娣姒皆相好無猶門以內雍如也迨舅姑先後棄世孺人喪盡哀殯盡禮代夫子以報劬勞治家慈且嚴一女雖視如掌珠而諸事約以禮法既出閣和敬宜室家有以也孺人既仰事俯育兼盡獨念夫子未有後心怦怦宗戚體厥意以猶子名世倫者爲之嗣孺人視若已出以長以教俾成偉器爲名諸生畢姻後四慶懸弧諸孫繞膝含飴足樂庶稍酬青年○○○○先是孺人年五十時○○以年例既合欲請旌遜謝未允越乾隆己未年六十有一始由學申詳撫軍主稿具題奉旨賜金建坊彼時以卜居未定遲之丙子歲遷居果園孟冬諏吉礱石立坊自夫亡至今茲茹荼五十六載目擊坊表在門高插雲漢應悲喜交集也今孺人年已二十有八視聽起居悉如舊期頤可預卜信如松柏之能傲霜雪而歷年有永者耳嗣子少年英發諸孫蘭芽爭茁飛黃騰達指顧間事封誥頻膺福履永綏寧僅建坊一事爲節母榮幸也哉予屬戚友知其懿行最稔爰述梗概誌於石以垂不朽云

按張孺人已入列女傳坊建中菜園本宅宅數易主此坊仍巍然存在文刊石上方長約二尺寬約一尺嵌於坊之兩柱空間外周以牆故能與坊年存楊炳已詳上徐容及石工均待考

重修安陸府儒學記　張世芳撰文　乾隆二十三年　存

今天下薄海內外無有遠邇人跡所到之區靡不有絃誦之聲爲上自含經味道之彥下及農工商賈巾幗童稚皆飫聞詩書禮樂之訓仁義孝弟之旨如飢食渴飲之不可一日或離而其蒸蒸然日新月異而不知爲之者如昆蟲草木之震動於風霆而涵濡於雨露蓋文教之誕敷而聖道之昌明也亘古今而蔑以加矣我皇上以聖明天縱之姿日新其德御經筵以講道臨太學以尊師而省方問俗路過東魯駐車闕里者至再至三躬行釋奠之禮不懈益虔天下益曉然知聖道之大且尊而聖天子之敬事斯文如此其惓惓不已也夫奉上德意承流宣化臣子之職也培植學校加意人材又地方司牧者之任也安陸在周時爲郊郢由陳蔡適楚必經之地得聖人所過之化者已久況乎江漢風行

載在詩篇自上世以來沐浴王化宜乎此邦多文雅之士風俗淳和隱然爲三楚之望而樂事勸功復踴躍從事而無難色也考學宮建立之始遷徙不一後卜定於宋玉宅之故址明末復爲兵燹所燬國朝定鼎官斯土者即舊基而營度之百餘年來勤加修理規模宏敞制度大備顧歷時久風雨所侵蝕傾頹殘剝勢所難免予奉命移守是郡十餘年於茲矣每朔望率所屬展拜之際顧瞻宮牆每瞿然其深恐雖累經補葺而工力不敷終闕焉未完丁丑秋與鍾邑李令暨兩學廣文公同籌畫爲文告所屬紳士之樂輸者七邑人士皆歡然恐後因得以料材於斯委兩學博總其出入之數而大鳩庀焉頹者更之傾者正之殘剝者堊之丹之一楹一桷一甃一石莫不煥然改觀井然就理計工若干爲時幾月日而後美富之宮牆儼然在望上以答聖天子右文之雅化下以作七屬人士瞻仰之深心將於是乎在故謹紀其工程起訖之由於此至於循牆而走壁壁焉深遣其域由升堂而入室以不愧爲聖人之徒而尚爲聖朝有用之人才者予更爲多士拭目俟之

按張士芳三原監生乾隆十一年知府事鍾邑令李名縉宛平進士乾隆二十一年知縣事均有傳學博一爲陳之琯見上一爲劉崇文江夏廩生具見職官表

蕭侯祠記　楊炳撰文　乾隆三十年　據舊志錄入

侯祠何昉乎昉於吉祥寺之重建也寺爲侯殉節處葺舊寺而構侯祠於其前修廢也表忠也董其事者郡伯敦公福邑侯趙公燦金也倡謀於始而身任其勞者郡掾照磨倪公錦英也其相與佽助而樂觀厥成者郢之士紳耆民也予幼從過庭之暇即聞侯名甚偉然憾不得其詳癸酉客陝之興安於亡友古百川寓齋獲覩江右湯來賀先生集見所

爲楚鍾祥令蕭侯傳先生侯同年友也載侯殉節事頗悉携歸藏篋衍中茲以侯祠告成徵言於予謹節錄其本傳如左公姓蕭氏諱漢字雲濤江西南豐人少時久困童子試丁卯見知於督學蔡雲怡先生庚午舉於鄉丁丑成進士出黃石齋先生門先生宴諸門人見公終席無惰容執其手曰江右多節義子殆其人公退而喜曰吾欲倣先生之廉因號象石謁選得鍾祥令下車首革羨餘丞尉以例餽進公叱曰是從何來我輩以廉率屬可以此困之乎力却之其他供應支給上下陋規悉行禁絕時逃丁千餘民苦之公悉爲訊免民困以蘇有倚守陵大璫抗令者公執而笞之辛巳大飢道殣相望公貸於家鄉以賑又汰冗役者半招集流離以所汰冗役之費給民爲牛種遂得資生已卯秋菽大稔公購馬料數千如民價比春菽價忽騰有吏請曰豆價所餘例宜公充

費公怒其獻諛也笞之即呼舊鬻豆者來領新價民大悅自是樂輸恐後而馬皆宿飽矣壬午總兵溫如珍帥大軍至諭守令皆行屬禮公獨不可溫聞其廉惠亦屈服焉鍾祥爲陵寢重地師旅絡繹糧不踰萬是冬左兵奔潰闖賊入楚公預備糗糧以忠義鼓士民越數日賊犯郢督撫鎮無一至者公獨擐甲登陴百姓奮勇無不以一當十斬級百餘賊敗走有頃賊謀東渡號百萬公泣請拒河而督撫弗應再請援師而督撫又弗應公知事勢頗危乃拜辭先人不復入署矣次日賊逼外城鎮兵據城者皆秦人兄弟甥舅歡然道故表裏應擊而外城破公獨以忠義誓衆合鄢溫二帥之兵自辰至酉大戰達旦公腮被礮傷仍裹瘡而守當是時公志彌堅氣彌烈鍾民感公之忠勇也人懷必死之心義不反顧而撫兵已先潰矣城上西兵亦復與賊對語而內城又破時癸未

元旦公仰天泣曰事至此奈何遂奮身衝出走謁祖陵而賊已先犯陵寢矣公見執大罵賊帥令左右射之公袒胸受箭賊未敢犯於是賊帥搜公署見無長物歎曰使爲官者皆廉潔如公吾屬何由至此乃置吉祥寺僧舍公不進飲食賊帥絃圭曰先生令名當即爲卿相毋自苦公曰我誓死報君汝輩如魚游鼎鑊何不自悔而勸人降賊耶賊帥又曰若執迷不悟將戮舉公顏色不變曰以身殉城奚顧妻孥自是默無一語惟索筆大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及浩氣還太虛數語於寺壁云書罷北面叩首者三又書一紙寄兄弟云我生不辰兮守嚴疆而失之臣力已竭兮欲他往而奚之稱貸竟負兮愧生平之不欺吁嗟債主兮來生其償之賊將環守甚密公不得死然勺水不入口者已五日忽見小僧持籮具過公奪刀自刎頸血射四壁時癸未正月五日也公既死鍾民飲泣不敢出聲賊衆亦歎息稱賢有泣下者逆闖遣人祭之殮以錦繡遂殯於蓮花菴未幾賊去其門人歎曰吾師義不受汚肯用賊衣殮乎悉以常服易之於是門人私謚爲忠烈事聞贈大理丞蔭一子又命予謚踰年國變而謚不可考矣公爲人端謹沉潛隱微必敬平日衣冠危坐如對神明久而弗倦嘗與賀交相砥勵以問舍求田爲戒故公爲令四載家仍壁立其素志然也猶憶甲戌元夕寓長安友人皆醉以歌詩行酒公獨歌文山過雎陽詞歌至罵賊雎陽句輒大聲以手擊案呼酒自觴又歌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予聞是歌已卜其志趣矣人生大節豈偶然哉此侯同年湯先生叙記之大畧也予讀之重有感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廉恥者守身之大防天理之所以長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侯蒞鍾四年耳所

爲勸農課士弭盜安民諸惠政指何可勝屈其大者尤在於杜苞苴寬稅額不興作以病民不假公以濟私其究也乃能以有所不爲之操爲人所不能爲之事非其讀書明理凜然於非道非義者確乎一介之不苟烏能從容就義臨大節而不可奪哉迄於今日百有餘年向之銅駝石馬金椀玉魚久矣蕩爲寒灰鞠爲茂草獨此榱桷數椽歸然鼎新於天理長存人心不死之一日使後之拜祠下者曰忠臣曰廉吏或感慕而奮興或羞愧而俯伏是舉也豈惟顯揚遺烈於是乎在亦人心風俗之所賴以維繫於不墜也是不可以不記

論曰王者分地建國置都邑設廟祠壇墠而祭之蓋以報本反始也漢文增場墠珪幣令有司致敬勿有所祈可謂審於祭義矣邑中文廟從祀諸賢昭然揭日月而行宇宙無容更議如社稷之屬皆禦災捍患功

德在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至忠孝節義尤足以風勵後人均祭法所當存者然而叢祠野廟徧於鄉閭村市歲時操豚酒楮帛奔走父老兒童其畏鬼神甚於畏王法者何限是又在上之人率之以禮而以勿瀆勿諂者祛其惑也舊志

按鄭侯殉節吉祥寺已詳前璧羅教諭乾隆二十七年知府事有傳趙煜金澳軍旅乾隆三十年知縣事見職官表倪錦英待考楊炳見前

蘭台書院記璧羅教諭撰文　乾隆三十二年　據舊志錄入

前守張公創興書院名曰蘭台蓋史記楚頃襄王繡繳蘭台傳此爲其故蹟云夫楚宮泯滅自昔爲疑矣而張公以名斯院且顏其中曰麗澤豈以滋蘭九畹樹蕙百畝楚澤之相麗固衆芳之所在與先是院之經費捐自屬邑而邑令陞遷不常難爲久遠計乾隆丁亥會予守是郡武黃司馬陳公來攝天門篆請將聖壽寺田充膏火而予復籍各屬學租

凡若干詳列於後於是諸生來肄業者得以無乏絕焉昔朱子嘗歎自田不井授而爲士者厄於貧上之人欲聚而教之彼又安能裹糧而學於我是以其費或取之經常之外因稱其時崇安縣趙侯悉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歸之於是以爲務一旦得兩則茲殆符於前事與今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而兩澤相麗互有滋益朋友之講習似之故論語以學之不講爲憂以學而時習爲悅然則天下相悅之甚宜莫過於此矣抑予又聞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亦曰出門以同人與隨皆易溺於私故隨必出門而後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可以无咎而諸生之能滋益者有之其或溺於私者亦有之得不相觀而自愧與且係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其氣之一而物不能雜也夫氣之一至於上應下下從上流濕就燥雲龍風虎凡皆以氣類也同人之九五其道或出或處乾之九五其占利見大人予行且爲諸生占之矣諸生顧不自勵而乃欲自棄於同人則予不能爲諸生占而方日爲諸生憂之矣因繼前守之志爲申其義如此

乾隆十七年內各屬捐置書院餘銀置盛家店水旱田三十五畝每年除納糧外租錢七千四百六十四文二十五年內因鍾祥史楚建當賣學田四畝四分零同丈出南莊溢田二畝二分零西橋溢田十畝六分零每年共收租錢四千零六十九文二十九年內歸入陽春威武二城門內官地租錢七千八百二十文三十一年內天門監生張士菁等呈請將伊祖捐施聖壽寺田三百畝詳奉院憲鄂批歸書院每畝額收銀五錢每年共收租銀一百五十兩本年八月內將各屬學田加徵詳奉藩憲閔批將府學鍾京二縣所加租銀歸入應徵解銀一百八十兩六

錢三分五釐十一月內鍾祥知縣錢璋詳稱紳士邊士祿捐銀一百六十兩並錢令捐廉四十兩共二百兩交典一分五釐生息每年收息銀三十六兩總若干數以俟好義者益有以廣之焉其經籍器具另存印冊幷附記舊志

按蘭台書院創建於郡伯張公世芳舊志稱張公率同七屬捐置其經費脩脯膏火供有額解之項頗見充裕數公繼任益擴充之是碑於記後附刊田畝及所捐款額其詳具見賢守令興學育才之盛意張教均詳前錢璋仁和舉人乾隆三十一年知鍾祥縣事至攝天門縣陳待考

興順橋碑乾隆三十七年　據舊志錄入

按舊志載興順橋在南門外迤西乾隆三十七年新建有黃姓商於郡負販商段姓數十金迨黃姓稍裕段姓已歸而沒無可償黃姓因建論爲段姓造碑勒石記之

試院紀事詩並序胡高望撰文　乾隆四十年　據舊志錄入

序云乾隆乙未長至後一日郢中校士鍾祥學廩生解聯榮年登八十

自康熙戊戌入庠歷五十八年矣又鍾祥學杜之琦年七十三天門學謝兆魁年七十八並入院應試髫皓神腴仰惟壽考作人即一郡已足徵盛事詩以紀之圖開九九霏英集試院煎茶鷗曉烟欲洗鉛華歸雅正好培經術待敷宣郢中歌雪留同調洛社鍾英聚列仙自是重熙逢聖世作朋佳話紀瑤篇舊志

按胡高望字豫堂仁和人乾隆三十九年任學政見省志職官表

修縣西門外石路記王鴻典撰文　乾隆四十六年　據舊志錄入

鍾祥附郡瀕漢蓋邑之宜理者去城西十里曰歐家廟爲往來要津官舫賈舶皆集於此負販者趾相接而茶菴一帶地下而土疏每值淫雨泥淖深尺餘爲行人病予屢經其地謀修治之非鑲以石不能乘久遠會邑人士有因公請謁者語及之亟稱曰善未幾傳說徧邑中且爭願

裹其役予以工費稍鉅慮圖成之不易也姑慫置之而衆情益固請益力因聽各出資財詳加料估購石募匠尅日興舉北自王家巷西自歐家廟起直達城西門閱兩月而工竣向之高者下者坎陷者皆蜿蜒鱗次坦然履蕩平矣會金曉堂太史自中州歸里見之引以爲予功予特因人成事耳敢假人之力以爲已功哉顧程伊川先生云士君子苟存心利物於物必有所濟非謂虛存是心而即於物有濟也事之所宜爲與力之所能爲者爲之而物濟矣事之所宜爲而或非已之力所能爲與已之力所能獨爲者則資之人而聽其或獨爲或共爲而物亦濟矣故曰於物必有所濟也予爲諸生常服膺程子語及作吏楚中足跡所至於地方有益事量力而次第行之皆職分所當爲所得爲者況修理橋梁道路載在令甲長吏之責也而藉力於人心滋愧矣尚何功之有且予聞漢王霸守上谷治飛孤道堆石布土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古今人不相及抑何遠也而顧藉人之力以爲已功欺人而適以自欺則予之所不敢出者太史曰如君言邑人士樂與爲善之心不可沒也予亟然之因列其姓名及捐數於碑之左並作記以諗來者舊志

蘭台唱和跋徐昱撰文　乾隆四十八年　存

按王鴻典雄縣舉人乾隆四十五年知縣事見職官表金曉堂名維岱壬申進士官編修有傳

登安陸郡蘭台　湖北督學使者南匯白華吳省欽原唱南紀雄風獨業開如何郊郢有高台武關西去傳騷怨巫峽東來起賦才文藻可師悲未解廟堂不競聽難回分明仙舉章華感贏得游人說快哉

安襄鄖兵備使吳縣研齋陳大文和韻

杖策登臨曙色開安州今見古蘭台朝雲暮雨○○○白雪歌風剩楚才漢水瀠洄杯底合石城烟景望中回章華已去○關遠何處披襟共快哉按安州爲今德安作者誤用

蘭台舊迹素擅雄風宋玉微詞雅傳荊國雖城非南紀而曲號陽春○巴里之歌詞著熊○之都鄒然登高○賦呵壁誰題豈謫仙之彩筆獨停而太傅之驪珠未探耶○○當癸卯庖代郢中讀○○白華學士詩研齋觀察和韻擬金聲玉振蘊古苞今洵足誇連璧於風騷媲明琲於蘭芷也用鐫貞石永誌名區權鍾祥縣令雲林徐昱謹跋并書

按徐昱金谿舉人乾隆四十八年知縣事見職官表吳省欽任督學陳大文任安襄鄖道均見省志職官表

改建泗水橋碑記胡靖國撰文　乾隆四十九年　據舊志錄入

事有創有因不同也然亦有因而近於創者如改修泗水橋是橋東通石牌五十里西達荊門二十里爲往來要津乾隆廿六七年鍾荊同人

捐修洗澡港泗水兩橋所費不貲落成後旋被蛟水衝坍洗澡港橋猶可渡而泗水橋蕩然無存壬寅夏予赴荊門値山水驟漲同阻者甚衆臨流浩歎久之越日水退抵荊門晤戚友即吉以願修橋之志衆曰善當共襄之遂相約臨視舊址見其巖根陡勁衆流交赴故水勢至此獨急因審上流就平坦處建雙橋以鎖水勢名曰聚虹而泗水連建三橋分流遏漂名曰聯珠此外如藻岐橋則重建之梅家橋則增石補葺馬家集之木橋則易之以石始癸卯二月鳩工取石次第修舉甲辰六月告竣橋凡八座功費踰年其督工殫力則有彭子在天陳子品三往來經營則蔡子程英全子宏珠暨諸同志之贊襄諸好善之樂施並鍾荊兩邑侯之廣爲勸諭凡此皆功德之不容泯焉予勒石記之恐歲久變遷尙冀後之君子憫予志而復理其前工猶易爲力也約計經費幾三

千金其公捐樂輸斯舉者二百餘金舊志

按胡靖國字資華邑西石牌人性至孝舊志稱其母李宜人有修橋濟人之志靖乃捐二千餘金於泗水港鈞連建八橋復募衆以讓其名又稱凡利弊關石牌者靖國獨肩之一鎖受其益云云蓋篤行好義君子也

明郡守吳公祠記張瓊撰文　乾隆五十年　據舊志錄入

吾郢郡伯吳公前明崇禎四年來守是邦逮七年晉荊西道其自治治人諸德政詳載邑乘蓋以郢士民受其福陰淪肌浹髓是以遷任方伯士民遮道攀轅之不及爲立坊表以誌焉坊表不足以彰遺愛爲立祠以祀焉設位不足以伸景慕爲肖像於祠以永垂焉迨夫國朝康熙七年郡伯張公重修郡志錄當年士民之愛於宦蹟則詳紀之於坊表亦兼著焉而邑侯程公修縣志一著於坊表再見於祠祀三詳於宦蹟更於秩官申注之曰從祀名宦厥後乾隆六年邑侯高公重葺縣志於宦

蹟等册仍其舊復於雜志云崇禎九年流賊號紫微星者寇郢距城三十里按兵不進曰吳公清廉愛民我何忍犯之遂率衆去是時吳公爲郡觀察吳公於邑志爲四著矣且於祀典鄭重其詞曰荊西道高公第葉公秉敬吳公尙默三祠雖未盡頹廢尙冀當事嚴禁折毀稍存甘棠遺意云郢人士無不悉睹而詳識之詎歷年既遠風雨飄搖漸就傾圮高葉二公之祠椽柱俱朽磚瓦零落荒址殘垣已爲民圃獨吳公祠宇遺像尙存者吳公舉進士萬曆丙辰科也吾郢之盧楚傑與公同榜祠基盧氏募買之楚傑與盧公夏起同胞伯仲也夏起公原名楚鈞因避神宗諱遂易名盧母張氏罵賊而死者則予之高祖姑也而予祖母盧又盧公之孫女盧張世居茲土子孫敦先人之遺意互相嚴守此祠以至於今利其廢而侵佔其地者代不乏人而咸仗守土之父母正義之

紳衿保護未墜甲辰冬因靈台縣强令百姓製造衣傘案內奉上諭從前生祠去思德政等碑俱着折毀撲碎而前明之遺愛在民者實不在禁例也乃未幾而吳公之祠折而吳公之像撲矣賴盧公之裔名建元者毅然上呈控於郡尊中昭白於紳士另爲完葺公論以仲郡伯邑侯亦因以鑒悉原委共知此祠爲先代名臣載在諸志崇祀有典前之改爲荒圃者仍興夫祠宇惟像未復爲遺憾焉初像之毀也予抱病强起目擊心傷之餘謹將廢像瘞於郊原冀有興復之日未及半載而祠復修祀慶幸之餘尋故處而掘求遺像已不可得矣今予年屆八旬子孫環列頗堪自適惟此像未復耿耿此衷未嘗不廢箸而屢歎也然祀典已續祠宇再興所以留遺愛以酬先澤感德敷以協輿情因以一而再再而三者扶敗定傾其維持之苦心亦長存矣若夫遺像幷塑並高葉

二公祀於一祠以崇禮報更有望之後之君子舊志

按吳公名尚默字元垣溧縣人己祥三零祠建於明季在寺下腰城關內盧楚傑字西陂夏起字嗣徵均有傳張瓊邑庠生據文稱鑒台案內奉上諭從前生祠去思德政等碑俱著折毀撲碎等語致東華錄所載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癸己上諭據福康安奏靈台縣知縣武粵生到任三年並無善政強令百姓製造衣帽以致遠近沸騰聲名狼藉請革職提審一摺地方官在任百姓製造萬民衣繖致送並離任狼藉等事最爲陋習雍正年間久經禁飭乃該縣武粵生強令製造尤屬卑鄙不堪著交福康安提集犯證質審究擬近聞各省督撫有未經去任而德政碑早已建豎轅門者此不過屬員將備令百姓斂資勒石藉此爲逢迎之具於吏治大有關係嗣後著通行飭禁即置造衣繖及脫藉此等事亦一並嚴禁毋得視爲具文毋得陽奉陰違致干咎戾將前此通於諭知之統觀全文并無將從前祠碑折毀撲碎之文況吳祠建自前代通於諭此諭尤不受影響而當時竟毅然毀之殆篇內所稱利其廢而侵佔其地本所爲然然一紙上諭傳會其祠肆行無忌張瓊以八十老翁未審虛實不敢顯事抵抗自屬意中獨怪地方官吏事前毫不加察事後又毫無所罪徒以復祠敗衍了事致此記所稱上諭云云幾若實有此事殊可歎也

重記魁閣書院記杜光德撰文　乾隆五十六年　據舊志入錄

按舊志稱魁閣書院在城東橘木山之麓康熙間郡伯吳公肇棻所創其閣則前太守刁公履仁自城內徙建者歲久失修邑紳樊若谷黃如檀張夢熊等集衆資復構講堂三楹并貯閣新之杜光德爲文紀之石光德號虹山乾隆六十年續修邑志樊若谷號濂中增貢生黃如檀乾隆庚寅副榜官廣東永寧通判均有傳張夢熊號力堂恩貢生

黃氏學田碑候士雲撰文　乾隆五十年　據舊志錄入

學田碑者郢中黃子如楹乾隆癸巳館予荊南觀察署中口述其先世之美舉丐予文以識之後十餘年予官京師始克郵寄之以報命俾永諸石先是予承乏郢郡守每督學歲科試郡守例先試之吏抱册進按册而硃其名童子中黃姓者數十人多美秀而文稽其世系皆本宗而高才生之有名郡縣庠者黃氏子孫尤鼎鼎予心異其一門之盛也庚寅黃子如楹中副車謁予讀其文惜之殖學如此而得不價志又聞其族兄适以壬午副薦設教郢北範模後進予因聘如楹於荊州之官廨使孫輩受業焉黃子告予曰如楹遠祖得明公代系不可考公乏嗣以朕田五十畝俾子姓列諸生者分取歲入資爲讀書膏火又傳有贍族嫁娶喪葬田世遠失其業學田則有青衿代守之故貽至今前明有族祖名杞知眉州事名圖統偏師於隨皆舉孝廉名緒司鐸孝感又有名榜名大順名大中皆列庠有文譽國初有名琳名璋名正邦俱歲貢名鍾偉名永仲名庚名浩名湛皆諸生績學名河龍名如柏如柯如梯如楷並錚錚鄉序得明公雖遺田無幾而被其德而興者接踵也又名甲魁者授職州同捐奉得明公祭田十畝其後起之子弟則克恭州貳克從主簿克聰癸丑科武進士廩生則星照景照象賢斗照文照藜照郡庠則玉照光照璧照璽照本敬衣冠正復秩然而出仕者則如楹任廣東布政司照磨署理猺同知适任通城縣學教諭适胞姪元忠爲乾隆

己酉舉人予因之喟然曰昔范文正公置義田千畝贍族而族之有聞者寥寥今黃氏學田數十畝其成就先後之士彬彬若此是文正且讓美於後賢矣世之爲子孫計者黃氏可法也遂按其族中之名可稱者備書之舊志

按錢士雲昆明翰林乾隆三十四年知府事有傳黃氏爲邑世族是碑所列在乾隆以前上溯有明一代已如拱之盛至嘉道以來其子孫發迹科名著聞當代者更不乏人論黃氏世澤綿延當不僅學田一事然即是碑而觀世之爲子孫計長久者抑亦可以爲法矣

吳樸村墓誌銘閻剛撰文　乾隆五十八年　據舊志錄入

略云公諱晟字西平樸村其字也幼喜讀既棄儒往來江漢間凡所爲貿遷有無之術務適物情不爲險刻乾隆戊戌暨丙午歲飢竭困捐金全活無算郢屬之士每鄉試鄂城察其寒窘者資給歲如例杜虹山徐子干皆楚中知名士各以事困漢上傾囊給之遂得脫歸云云銘曰溯

乃先澤四美克競去而服賈孝養斯盡沾丐之德德成於性問學之嗜
嗜通於命存之者裕應之者順食報於文卜其後盛相彼九原宅幽既
正綴言如石徵而有信（節錄邵志）
（按吳楔杜有傳閻剛邑歲貢杜虹山見前徐子千待考）

流水溝浮橋碑記（京山縣儒學教諭胡秉炎撰文　汪登科書丹　劉美玉督工　王紹之刻石　乾隆五十八年夏月　存）

流水溝者明王第御溝也閱武門內東北偏積水俱經此西出朱門洞
以達於河居民比閭溝深路狹予嘗因公寓此見有失足墜落者心竊
憫之因捐資購材建修浮橋適得里人劉子鳩工命匠以襄厥事不日
而告竣焉嗚呼善不在大即此一念之誠見諸行事足令往來行旅有
蕩蕩坦坦之休吾心不禁其大快古人云爲善最樂豈不信歟況乎人
之好德誰不如我有大力者去木而易以石則功垂久遠懿德與流水

并長亦予有以倡其始也夫
（按胡秉炎汪登科劉美玉王紹之均待考）

新建安陸同知分防臼口衙署記（鄭成基撰文　乾隆五十九年　據舊志錄入）

國家設官建治因事制宜量時定地故通都大邑歷古沿革其經權有
非拘拘者要以敷播朝廷政教號令在在係民耳目安善除奸敦厲風
俗豈徒崇堂巨棟式壯觀瞻已耶然地當繁劇縣屬丞尉以下每多分
駐要口愼重幾務而郡貳權位亞於太守職司綦重巡防匪輕且以水
利監督分駐坐鎮俾專責成蓋有以也安陸郡司馬署舊屬府城雍正
七年改駐沔陽黃蓬乾隆十一年改駐荊門沙洋迨乾隆五十六年制
府畢題請改荊門陞爲直隸州遂改駐今地噫六十餘年間已三徙其
署矣夫臼口當鍾邑東隅距郡垣百里水陸孔道戶口稠雜方山西拱

臼水東迴儼成方鎮且濱臨江漢隄防適中要所其駐此也固宜爰稽
昔年廳斯任者歷歷更遷均經具詳請欵建遺顧自易地建置以來雖
一切照沙洋舊署原估折建而掃地興修繕築功非易易也於是請借
領養廉八百兩移折舊署廨舍三十四間改建臼口之北始拓地築基
用白金二百得地方廣一十二畝增置房舍五十二間領項之外計費
不貲悉復自行捐建其堂廡回廊軒垣圃舍椽桷榱棟木石磚甃若干
計高卑前後左右廣狹位置陳列燦然可觀凡係匠作米薪鳩工庀材
之道莫不條分縷晰卜於乾隆壬子仲秋興工次年孟春工竣甲寅三
月公差回署復補植花竹增懸聯額其規模形勢似足雄鎮一區矣任
其事者豈敢翩翩以非功自居顧諉以傳舍因陋就簡草草蔵事鄉人
不屑若踵事紛華尤非朝廷設官建治之本旨惟獨悴其心力經營工

作華儉豐約一準其宜後之君子蒞茲土者聽其政治俾斯民生聚教
誨信孚人和日新月盛公退之暇娛意怡神於花竹之間愛護培養時
加整葺俯念勞人終歲辛勤得成此廨以期與功德之被於斯民者永
垂於不朽斯固冀之同志者有心人諒不以予言爲河漢也至若變置
遷徙改軌易制是又歸諸秉軸之權衡非可預擬於是乎記（舊志）
（按鄭成基大興生員乾隆五十二年任府同知時駐沙洋洎五十六年制門升直隸州始移臼口是署爲鄭所創建）

故安陸府經歷張君暨配朱氏墓田碑記（高振邦撰文　乾隆六十年據舊志錄入）

君云張君諱靜思字睿園浙江山陰縣哥橋里人配朱氏上虞縣插林
村人乾隆四十年夫婦偕之安陸府經歷任委署州縣事有能聲而清
操如洗在官常貧四十五年朱氏卒權厝棺吉祥寺至五十四年君以
疾卒年五十七無子遺二女零丁不能歸葬亦厝棺於寺閱五年予謀

於君之妻弟朱魯川宜即葬於郢土郢之衿商各出金以襄是舉既卜葬樹碣於阡復以三十三金買清涼菴湖田六畝付吉祥寺僧大純照料塋所永爲澆奠之資不得年遠盜賣二女一歸予弟霈一適當陽尉馬君棟次子宗夔予以同官兼姻義不容辭故記之石以垂後節錄哲志

按高振邦貴池人乾隆五十五年任縣典史見職官表以徵祿營葬寅僚並置田樹碣以爲久遠之計亦可風矣

鍾祥金石考卷七

邑人李　權博父

清四

邑侯周公重建文昌書院碑記李　演撰文　嘉慶二年十一月　存

吾郢文昌書院肇於前明萬曆丙辰守道高公第吳公倘默建講堂顏曰大觀地勢高聳山水環列李本寧尚書晚眺詩云雙流江漢含春水萬井烟花媚夕陽可想登覽之勝矣明季遂燬國朝順治間郡守馬公逢泉重修康熙三年郡守張公尊德增制三十三年郡守吳公啓榮集多士講業於此又二年邑侯趙公世祿置學田八石其興廢相沿邑志載之極悉可按册而稽是固爲吾郢創置之最久且鉅者洵不可一日聽其圮燕矣吳門周公春帆宰吾邑之明年鄰境賊起焚掠突至公控

弦躍馬禦之疆外賊遂遠竄而吾邑環保妻子之民啜泣頂恩熙熙共祝公曰衛民吾職也猶有敎育在青衿鼓篋觀摩之地宜加整葺如文昌書院致治之本也適有欲爲建生祠者公斥之俾其移資購新書院且勸捐田若干畝諸生月糈有濟於是諏吉命匠浩興土木中立講堂高甍峻壁舒以前楹洞窗磨地左右列弟子之舍橫直倚共十有二區其中槃榻几椀之屬皆備郢人士藏修其地咸頌公之澤不衰然而公不居善也三代下惟恐不好名公郤生祠之建而移其財用於書院復仍書院之舊鼎新而不易其稱是公之虛衷內美務實德而毫無炫己之意爲尤不可及也倘無碑記百年後亦泯泯耳予奉簡命至江西距吾邑差邇里人來稱公甚詳爰泚筆成此寄歸以示後來至吾友杜君虹山經營其間成此美舉明經樊君謙中省日鳩工不辭勞瘁例得並

書云

按周名季宣元和監生乾隆六十年知縣事見職官表李讀邑人字雲門乾隆辛卯進士由編修累遷兵部左侍郎博洽爲當內冠冕時若紀文達彭文勤皆斂手推服所著九章算術細草圖說及緝古算經注類時人傳稱其能發古人之奧解與古人息息相通是記作於任江西學政時然宋必果出公手也杜虹山名光德樊謙中名若谷均詳六卷

白雪亭石刻雲中飽復昌撰文　嘉慶三年　存

引云予自戊午季冬來攝郢篆簿領之暇嘗過梅臺至白雪亭俯視襄水周睇石城東窮梅福之里西極宋玉之鄉爰考舊聞重尋往跡世遠事湮星移物換遙望陽春臺夙稱名勝吟坏然一荒邱徘徊登眺不知感之所集也遂援筆慨然爲賦五言排律二十四韻調有愧夫巴人曲難諧於郢客聊寄一時之懷得毋貽誚於見者云

幽亭官舍東蒼翠倚晴空古像開生色亭內供浩然像高台揖斷虹浩然遺勝

跡摩詰剩詩筒解帶題流水摩詩題詩有漢水曰東流之句披襟歌大風楚王遊蘭台披襟當風宋玉作風賦開宜啜香茗靜欲撫絲桐屋外湖光白林端海日紅梅花冬影瘦蓮葉夏芳叢旁有蓮台盛梅亭坐久心忘倦探幽意未窮象峯高轉秀徑草細尤通象山在城北形如象形孤月金輪湧長虹○堞崇疏鐘落寒澗清梵遠花宮白雉蒼藤外黃牛碧霧中白雉黃牛二山名羣山爭輔佐片石亂玲瓏時予携一石歸○其間是物含眞態忘形與道隆摧來孟子座絕似米家翁磅礴鍾神氣嶔崎想化工徘徊聞唳鶴憑弔起悲鴻樓廢憐王粲樽開憶孔融仲宣樓宅屬鄧郡今遷沒何須傷往事徒倒歎前功我自慚明遠居官愧大馮朱旛引五馬綠酒進雙童仙子招梅福亭東有梅福煉丹井高僧訪遠公醉來情落落歌罷詠渢渢起看襄陽老將無此興同

有感再賦

白雪亭空著氣清我來登眺倍含情漫憐五日爲京兆深愧三年佐石城樹外長江疑練白雲邊蒼崢映虹明賦詩敢謂追王孟聊寫胸懷興自成

按飽復昌舊志補載以戊午考之一爲康熙十七年一爲乾隆三年一爲嘉慶三年一爲咸豐八年是碑但稱戊午無鄧篆所無係府篆抑係縣篆似亦無從斷定惟白雪亭在府署詩內又有朱旛引五馬之句當屬府而不屬縣考職官表康熙戊午係封元震虞戊午係乾隆戊午係侍世雍乾隆戊午係邢高廷惟乾嘉之際自庚戌施奕學任知府後迭已未始列陸維沅意飽稱施後陸繼飽後職官表偶有未檢與姑列此以俟考

題古佛岩燃燈佛石相黃家瑶撰文　嘉慶十二年　存

古佛非無相幽岩若有神何年飛到此立地證前因片石經多劫清泉絕點塵路旁堪說法且現宰官身

按黃家瑶福建舉人嘉慶十二年知縣事有傳古佛岩在城東百餘里岩內有寺曰古佛寺均因佛相得名相倚岩立長丈餘相傳天然生成然有斧鑿痕或稍加以人工也寺儲藏經八樹爲明嘉靖時物

移建安陸試院記周存義撰文　道光七年　據舊志錄入

畧云安郡試院建自順治二年在城西北隅地窪下時遭水患歲久日圮道光五年予攝鍾祥縣篆即思所以修理之顧時不暇爲有志未逮丁亥三月學使王霞九先生按臨試畢以修文廟試院志書爲諄諄郡伯任淑渠先生諭各屬捐輸而京濟天三邑未即辦理予以三者之中試院尤急鍾固首邑邑人士當必有同志者乃與郡伯各捐廉俸爲之倡而邑人士果爭先慕嚮源源樂輸不數月得萬金爰相城北地勢高阜者於仲秋吉日鳩工而移建焉時予督修王家營潰隄未遑經理其事迨戊子春隄工竣而試院亦成觀其牆垣棟宇輪奐壯麗較昔規模倍勝將蕘淑所萃英才輩出吾且爲邑人士券也邑人士請記於予予曰吾無以記爲惟記諸君子之有志竟成耳至修理次第工費數目及

諸紳士董其事者并錄碑陰以丕著（節錄舊志）

（按周存義浙江烏程監生道光初知縣事有傳學使王霞九名鄖芳廬陵人任淑渠名佑鄖祥後）

移建安陸試院記（張從鼎撰文　道光九年　據舊志錄入）

署云安郡試院舊在城西北隅以襄水泛溢日就傾圮道光元年予承乏斯土有志修舉未果行旋以差赴滇八年戊子回郢中則城北翬飛棟接巍然煥然而試院落成矣乃知前年丁亥學使王霞九先生按臨建議及此郡太守任淑渠先生及署縣篆周公分俸倡捐而郢中人士不殫繁費獨肩其任擇地於陽春台左鳩工庀材用金萬有餘兩自秋徂夏不期月而成之此美舉也今年春賀蔗農先生按試來郢予以繚牆尚卑請高其垣墉廣其廈宇先生亟然之九秋工竣邑紳經理其事者請記於予予曰記所以紀實也予紀其實而已試院爲四屬公所郢

之人不私不吝士習之正風俗之淳有可採焉郢故三楚奧區星應翼軫地接衡襄山水之靈人物之盛離騷九辨而後代不乏人多士其共相砥礪敦品崇文以與三楚人才仰副國家棫樸作人之化光前貽後豈不休哉是爲記（節錄舊志）

（按張從鼎雲南人職官表作崇鼎道光八年繼周存義知縣事據文稱道光元年承乏斯土想係實缺縣令八年乃因差竣回任其接篆之初則在道光元年惟職官表未詳敘耳學使賀蘭農名熙齡善化人）

白雪亭石刻（江夏○伯華撰文　道光十年　存）

庚寅季秋赴選北上留別蘭台諸子

數年翰海共追尋綆自修時汲自深顧我抗顏居北面期君○品重南金學能致用儒方貴養到將純氣亦澄花樣隨時休誤認好從綫脚覓金針

蘭臺風景最堪憐勝迹全憑一賦傳幾度披襟當颯爽頓教分襼隔雲天山川須要人綱紀（用發生先生句）風雅休爭時後先爲語騷壇吟詠客莫教獨步讓前賢

一肩書劍記初停授館傳餐眼獨青（謂淑渠太守）豈果知途須老馬深慚爝火閃流螢名能不朽仙休羨儒縱長貧氣自馨立定脚跟非易易此中甘苦○曾經

臨岐執手倍遲留○海風瀟閱九秋勝地已教常繾綣英才況復久綢繆蓬山自許君終到塵海誰知我尚浮惆悵微官拋未了一帆江上有驛舟

（按庚寅係道光十年時聊城任佑鄖守郡佑鄖字淑渠已見前舊志稱其加意士子延師主講蘭台多所成就伯華殆即主講蘭台者惜碑字磨滅無從考其姓氏至詩內分注有用發生先生句六字覺生係鮑桂星於嘉慶庚午視學楚北想係按臨時有題詠然其石已不可考矣）

銅獅口新建石閘碑記（劉誼撰文　道光十五年　據舊志錄入）

道光乙未予恭膺簡命主黔省試六月中馳驛過邑西北鄉境時連省亢旱禾苗稿枯距麗陽驛西南四十里地名樂鄉關山畈平衍沿壑下約計稻田數千畝翻青搖翠新穗垂垂然欲結實爲之目開心爽詳稽所由傍官道二里許見有新鑿渠築隄起閘增卑培薄大防外殺水心磊磊銜接皆石鎮覆壓鈎連海底寬十餘丈深稍半之隄長百餘丈厚約五丈首尾蜿蜒勢若長虹之飲澗中鍾洩灌注嘉穀賴以蘇殖是渠按邑乘未採入溝洫志詢之土人則予故友丁子意村所以善成先志率諸弟姪輩日窮月引利賴於今茲者也意村由鄉進士舉北闈試禮部報罷遂絕意進取閉關讀書循循課子姪咸就成立其爲身家計者洵足稱焉乃復出其緒餘爲村造福有如是耶予既歲事北旋便道省

先人墓意村之孤光奕謁予故里述其叔父顯貽先生意徵文勒石用誌不朽予因詢渠闢顛末奕曰是役也締造於先大父雲三公落成於顯貽叔父贊成者先子並子鎔三叔父季堂四叔父暨房弟光卓房弟兆祿則督同族里修補成功者也先是壬午歲旱先子創意修築先大父以荒歉暫置甲申歲復旱始興工開鑿庚寅癸巳大父暨先子相繼下世而規模初就叔父輩得以次第告成闢建基於小河之銅獅口邑西諸山水匯流之區也其下爲銅獅山山高數十丈長數百丈闢水要道還出其腹焉徧山頑石人力難施鄉衆色然中止先祖父獨力鳩治甫尺許忽露出石罅一條深丈餘寬尺餘畧施椎斫宛然綫通通計經費及數萬餘皆量貧富備值所出設法稱貸以補其乏一勞永逸迄竣事人無怨咨者予聞奕言翟然以起昔程子云吾人存心利物於物必

有所濟蔡牧堂云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成今奕祖若父若叔父樸誠愷惻增修水利俾其子孫蒙業而安其鄉人世食其德仁人君子之得天不益信然乎哉聞丙戌年山漲決溢壞堰隄橋梁無算雲翁是闢與所建樂仙橋纖毫未損基址之鞏固心精之構營具見一班矣予諸奕請質言以復顯詒先生且冀告行官道旁之覽予文者是爲記（舊志）

按劉誼邑人字宜卷嘉慶庚辰進士歷官宗人府府丞祀鄉賢丁意村名文智由恩貢生應道光辛巳順天鄉試中式詳選舉表

修建漵陽書院碑記（原任武昌府儒學教授里人張開宏撰文　郡庠生里人黃照廷書丹　道光十五年仲秋月　存）

梓里在漵水之陽西魏於此立漵水縣北周於此置漵川郡當日之爲司牧於此者不知能如文翁治蜀爲石室祀孔否爲嚴父兄於此者不知能如蔡牧堂老人設聖賢遺像於別室瞻仰而生賢子孫否迄今升高望墟欲求昔之所爲郡邑城垣故基遺址而不可得矣其間屋瓦參差炊烟上下帆檣環泊輪蹄交馳固儼然一都會也而遠則三尖峙於前花山障於後聊屈輔於左襄漢縈於右百里山川歷歷在目倘所謂巒積磅礴毓秀鍾靈者非耶魯論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是人人可學亦處處可教也予嘗時思倣閭巷有學之典祀先師於里塾未果既而二三友人各矢解囊久之而道同相謀者益衆復得我叔祖載舟公族叔錦堂先生代爲經營而其事乃集於是卜基於里之東北建書院一所顏曰漵陽以其地在水北依然漵川名郡漵水名縣之義也正殿三楹中祀至聖孔子明所宗也附以關帝文昌教忠教孝以期無負我夫子求子事父求臣事君之心傳也左右翼以講堂將願學於此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專心壹志不見異而思遷也前建魁樓欲諸生奮志雲霄文章經濟令人望之如北

斗也規模粗備制度略舉非敢簡陋自安以鳩工庀材經費浩繁曩昔力薄而有待也吾里後起崢嶸必有牧堂其人者端本○○爲之誘掖奬勸以興其子弟郡伯邑侯必有文翁其人者崇儒廣教益之膏火之費以大其作育則漵陽書院今日雖云草創未必非人文薈萃之所基也賢才輩出科第蟬聯予將拭目俟之

按張開宏邑貢生由漵陽教諭升教授見選舉表黃照廷待考梓里即洋梓距城三十里爲邑西北鎮

創建漢神廟碑記（權知鍾祥縣事枝江縣知縣○○謝慶遠撰文　處生李桂齋丹　道光十六年存）

名山大川列於祀典楚北巨浸江漢爲最江神祀於武昌而漢神之祀缺焉通禮載漢中有漢神廟溯源也通天下之義也楚不立祀究於境內之說不合亦非禮也乙未冬制府訥節蒞郢中公餘與郡伯周縱言及之既悵祀典之未備且謂頻年襄流不順於軌安知非神無所憑遂

致氾濫耶於是立專祀度地於龍山寺東隅鼎建祠堂以補楚北祀典之缺意至渥德至隆也襄隄緣起龍山迄至大別綿亘幾千里以漢神坐鎮其上境內也實兼溯源之義昭明禮妥神靈衛民生一舉而三善備矣制府命予董其事且捐廉爲之倡楚北官僚郢中士庶多起而應者自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經始九閱月至次年八月二十六日落成使道紀聶合鼎供祠中香火掃除之役以迓神庥之陰庇而永賀安瀾庶流澤之區足以長享其利於弗替斯役也鳩工庀材乃鍾邑貢生王寧熙潛邑廩生黃立中武生李澤亮生員王敬等不殫勤劬相與翊助焉以底於成予幸資衆志歲厥事足以仰副制府意尤樂漢神得所恐依可爲民祈久遠之福也因記其始末鐫諸石並於碑陰詳勒捐輸姓名以垂不朽若夫隨時修黝籌添資產俾廟貌維新享祀不忒

萬斯年如一日則於後之君子有厚望焉是爲記

按謝慶遠聊城舉人道光中年署縣篆見職官表李桂字香雪邑歲貢爲金門先生汭之子雲門侍郎讀之從子金門先生善書摹率更體參以平原筆意香雪得其家傳遠近求者甚衆百餘年來鄉人得其片楮珍若拱璧焉王敬熙黃立中李澤亮王敬均待考制府訥卽訥爾經額滿洲人見省志郡伯周名鳴恕湖南舉人有傳

聽雪樓記　韓枚撰文　據府志錄入

聽雪樓者毘陵毛子霞先生所建也先生性曠達好游覽其客於楚也迺佳山水輒搆園亭居之久之舍而他適斯卽傳中所稱於郢築聽雪樓者是已樓在石城東與陽春白雪二樓相鼎峙而高特過之西臨漢水北枕莫愁湖烟波浩渺一碧無際登斯樓者見夫風帆沙鳥出沒於滄江綠樹間有遺世獨立之想焉然嘗竊怪二百年來主且屢易而樓之棟桷楹楹與夫一花一木一竹一石猶如昔時之位置而無或易者

何耶夫人非有奇氣逸行其精神必不能留於數百年之後追問所居與所樹足動後人以慕惜而爲之培護哉予觀富貴之室園亭台榭金碧丹漆務極華美使夫庸人豎子目炫心迷一再傳而榛莽叢雜瓦礫槃槃向之繡闥雕甍朱檻碧檻誇人耳目者已蕩然無存華屋山邱可勝慨哉然則斯樓之巋然獨存也豈不以其人耶而先生之學行聞望爲世所宗仰亦可想見矣昔宋玉對楚王稱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先生郢客也其以是名樓殆亦有曲高和寡之意焉 唐志

按鵝雪樓在崇祐街東韓氏宅後子霞爲毛會建之字舊志載會建鵝雪樓詩云小樓空外起白雪鄰中鵝芳樹何凌亂迴風午窈冥洛陽真傲物剡曲和忘形我有如瀉酒當歌肯獨醒又云白雪歌安在遷君看意聽泉禽晴歷歷江樹雨冥冥學道常通性怡情但委形年來多負俗宜醉亦宜醒又戲襲大萬鵝雪樓酬郢中諸友贈行之作壺觴五首春雪初消後桃花欲放時天翁如愛客地主盡能詩昨夜聽雷急清晨過夜遲逢人恣大咽一笑得觀顏郭外新栽柳因風嚴趨鹿郢中高詠客湘浦未歸人者舊追隨慣見童笑語親似園老態賞處消受百年身（

注云鄧鶴塘明經有似園碑水木〉燃燭催歸急嚴更靜夜深年辭樊少尹〈注謂謙中明經〉仍伴杜司勳〈注謂虹山〉與馬心從謝居停手暫分不敢逢醉尉慚愧故將軍〈注時李春玉千戶司城鎗每飲必借故不妨卜夜〉鎖日就幽寂春雨與淡交枯禪眠舊帙飢鼠竄荒庖幾拜名園石〈注樓前太湖石爲鄧藩故物〉思編舊圃茅歸帆三月暮江樹拂雲旗滾滾蘇韓作江潮瀉尾閭拂箋驚遠目照夜喜盈車鄧樹頻懷舊湘雲一跨子因風將別意惆悵解雙瑤據是則斯樓爲名流宴集之所可見一班會建原籍毘陵以副貢除樂昌令尋遂迹入楚初客襄陽築霞寄亭號鹿門客綴至鄧稱鄧客後築壽藏於大別之南題曰萬里青山明然曰吾終客於此矣遂亦一代畸人也韓枚字次樓邑歲貢

玄妙觀利涉橋重修碑記　嘉庄八年　黃元吉撰文　石城黃家煊書丹　道光十存

玄妙觀爲郢中勝境利涉橋尤鍾邑名區諸仙樂奏樓榭既見其參差曲水倒流波光復傳其掩映自古及今稱韻事焉天順四年廟貌重新其碑文所載已云何年創建載籍無考我朝順治十六年利涉橋經右江道鄭公重修是觀固神靈所棲止而橋亦往來之通衢也比年以襄

亦泛濫不徒殿宇傾頹空存瓦礫於故址亦且磚石淤塞莫問利濟於橋梁鄂人士不忍坐視元佑宮住持體士君子之心沿門托鉢四鄉募化亦願解囊相助以共襄盛事於是購料延工加增丈尺費金四百餘貫而橋告厥成矣至於土功既竣廟宇迭興後樓丕振兩旁則有陪房也閣繪重修樓前則有拜台也增土壤石不日落成是固本城衆紳士所佈施四鄉諸君子所捐助而亦元佑宮住持陳復琉復琨所贊襄以相與聿觀厥成者也若夫隨時擴充似昔日之閎敞壯麗丹碧輝映則於繼起者有厚望焉是爲記

按篇內所稱天順四年碑係黎永明撰文李治青丹巳被首卷至順治十六年右江道鄭公重修無碑可考鄭邑人名茂泰字魯菴清初由諸生歷官至廣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右江道有傳黃元吉邑人字謙六爲讀卿方伯元吉之兄其子孫以詩書世其家爲邑望族黃家煊待考

謝公亭記王承祿撰文　道光十八年　存

按謝公都縣令慶遠督建漢神廟既成邑人就廟東北隅築亭以榮之因以謝公名焉王承祿黃陂舉人時官縣學教諭

豐鎮文風塔碑記常鴻儕撰文　道光十九年　存

按常鴻儕字汝舟邑恩貢有傳

重修尊經閣記鄧豫亨撰文　道光二十四年　據畿志錄入

鴻都聽講期貫一於通經虎觀儒才必肄三於大學備修己治人之術日星何嶽爲昭有稱先則古之資風雨山川何阻蓋經者常也其道在首重五倫故閣以尊之俾人知暢揮萬卷學自閣臨勝地府重承天創自前明萬曆年建於觀察高公手遠環漢水近據方城七屬儒生均霑教澤千秋聖道如見心源堯舜禹湯文武書經刪定者咸歸鄭架秦漢唐宋元明代善注疏者萃若曹倉且夫鳥革翬飛燦凌雲之氣象魚刊亥正勉映雪以登龍固宜松茂竹苞無使榱殘棟折煌煌燦燦部列丙

丁繼繼延延歲更甲子然而年湮代遠丹雘雖加瓦解土崩墻垣可踰支非一木頹持蓋餅之論貯有羣經第效徙薪之計惟我邑侯梁公錦堂賦樓巨手學府精心訓乘鯉庭聲蜚賢序抱清慎勤三字符著居官合農工商四民閑令守禮半年借寇盜賊息風膏雨沾郇城鄉樂歲明如懸鏡是曰是而非曰非甫及下車興者興而舉者舉於是念鳳樓之坍塌急擬繕完覩經閣之傾頹預殷建造工量命日誰云經始爲難運斤成風早信落成甚易爰諮太守遴集工人遂慨擲以千金捐來鶴俸弗求按於三縣助以鳩工畫桷丹楹基仍舊貫釘頭瓦縫用取新材其時教授陳麗泉夫子訓導李奠梅夫子膺馬帳同師之任試鳳樓夙造之才直尺廣尋督理原非官守功勤拙惰聞譬悉效子來廩貢生龔嶽上庠生吳世楹生員王應元貢生庾銓黃自新櫛風沐雨購材四百里而遙載月披星襄事九十日之外常教竹頭木屑借蠻運以呈能弗令寸晷分陰覩磚移而儆怠今者三百年之創造一旦振新千餘鏹之經營十分奐美地接聖宮羣殿簇鼓壁殊魯殿共訝竹絲蠅石渠以高峙列玉軸於平鋪祇借無煩入古聖人之堂奧觚操有自備今天子之棟樑懋鴻規於器識文章願人人泛康成學海賡鳳翮於勳名科第將世世沾明府恩波畿志

按邵預亨字悅生邑歲貢籍內所稱邑侯梁錦堂查職官表有梁正標光州人以道光二十四年署縣事當即其人至教授陳麗泉訓導李奠梅均待考

重修龍山報恩寺記張蟠撰文並書　道光二十五年　存

按張蟠待考

劉公墓誌銘涂文鈞撰文　道光二十五年　據畿志錄入

公姓劉氏諱誼字宜菴世爲湖北鍾祥人嘉慶二十五年成進士爲戶部主事遷員外郎除江西道監察御史擢通政司參議累遷內閣侍讀學士太常寺少卿奉天府府丞通政司副使至宗人府府丞越四年卒於位公少授學其鄉被服儒先之訓以踐履爲先慷慨有大度急人之難若飢渴之於飲食自其未第時已儼然一鄉之望及在農曹年四十餘矣泊乎有以自守積十餘歲將察廉公爲除侍御史有日辭不就謂咨曰一郡非吾任也居諫垣至九列前後章數十上皆朝廷大計畫如重邊防修屯政益擊闢廣積貯弭水患清盜賊謹苗疆肅臧法愼樞密諸疏靡不洞悉機要或邀特允或始格而終行章下中外傳誦之時台諫所彈劾上遣大臣按問多不伏事旋解散公廉得其實乃上言使者會逮往往一訊而獄就得旨褒嘉直聲著焉先是一二疆吏有以巧奸

濟其壘爲天下所嫉者顧皆有所諱避至咋舌相戒不敢發其私公所劾州縣吏既不爲之地固不快及聞公昌言於朝將加諸白簡陰使人風示且恫疑恐喝以相脅公益不顧猶曰吾束髮受書即欲有所建白以宏濟斯世今蠶蠶當路民脂髓盡矣吾居言路而緘口以求全若素所學何數疏論之上雖不即見用然其後卒以他事罷去於是上益直公且大用常召對所以奬勞甚備然公在朝孤立行一意而已上知其忠實無他屢遷皆出特旨於職事無秋毫見譴以榮名終公之大節其昭灼者如此故其出郎曹不數年遽躋清顯天下不以爲驟顧以公不當大任未盡其才爲可惜也公長大美鬚髯目光如巖下電稱鐵柱惠文冠及與人接心平而詞溫藹乎其可親也篤於故舊喜奬掖後進游其門者必訓以文行懇歎周密雖久不倦主貴州試及督學奉天所拔多知名士公曾祖仕章增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同祖嗣懌太學生考鵬起庠生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娶夫人蔣氏誥封如例公卒於道光二十五年二月甲午距其生年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己未壽六十有八子二兆潢道光辛丑科進士工部主事候選知府兆瑤光道癸卯科舉人兆璜等奉公柩歸將於某年月日葬公於邑之舒羅家畈屬銘其窆石鈞公之故人子事公久且悉立朝本末不敢辭銘曰廟堂之議宰相言官劑其同異大猷以宣彼媛妹者蒙竊惑焉或譽而默或迎而讙鈞遮瑣屑莫挈最凡桓桓劉公古之遺直勇以翊仁誠以將識不華其言永維經國威豈我怵訝豈我名卒達其志榮貳宗卿匪公則榮天子之明鐫銘貞石邦家之光舊志

按劉公已詳前徐文鈞字平市嘉魚人道光己丑進士官江西糧道

重建安陸府署記　賈世陶撰文　道光二十六年　城鄉志錄入

二千石之職於所隸州邑凡政教會要舉察殿最課試牒訴無不綜領自牧令而下至於斗食佐史皆得以其職事來會延見計議然後退而修其業故所建廨署非以侈堂皇示尊重已也徵發期會恒於斯訪疾苦平獄訟恒於斯府史守圖籍稽令甲恒於斯不如是則無以振職業而顧典常安陸郡署介居城內西南隅城濠漢夏秋水溢輒入城郡署最窪下受浸率丈許郡守恒數月不得治事門廡堂室頹圮榛芊潦退則瓦礫來道榛莽叢於中庭歲久益不堪前守或僦居民舍及僧寺其視郡舍不啻蘧廬也歲丙午予奉命守是邦初亦假館他所偶瞻郡署則惴惴幾不敢託足吏民爭請遷治高阜乃規陽春台畔山麓卜者咸曰吉顧維綰符領郡不能爲民禦水患獨先謀徙居已則安矣若閭閻

之阽危何吾終當圖築隄以護城垣民舍今但即公署舊址累土增高更加葺治而已乃具白大府乞假廉俸四千兩爲捐修之費不足者仍多方捐助之檄鍾祥縣尉汪銘候補從九李孫蕃蒞其役擇郡人士長於庀材鳩工者監視營繕木取堅基取峻墻取厚增築其址高於舊者五尺堂宇庭室舊有者悉更之高及深廣加展拓焉增置者十之三四比成閎閎榱棟崇整嚴邃由是治事有所僚寀通謁論議有所賓客延接有所燕息登眺有所椽吏走卒治文書供使令有所乃得率先衆屬以無曠厥職云夫有官守者必安其身而後動安則思慮專教令一而百度罔有不貞漢世不輕易郡守治行高者則就之加秩褒美爲吏者長子孫故循良莫盛於西京能安之效也今自細民以上皆有室廬以避燥濕寒暑矧郡守廨舍聽其困於沮洳飄搖震撼官吏至以傳舍視

之思慮之不專教令之不一然則庶政庶獄將有廢墜叢脞者矣而望政平訟理斯民無歡息愁苦之聲豈可得哉今而後有安居矣殫精力竭智慮潔清勤慎日夜求利弊而興除之以仰副聖主擇吏圖治之意守斯郡者不能報稱是懼其孰敢以暇逸廢勤勤既用自勵且爲繼守者告遂詳記之書於石其爲門者三曰頭門凡三間曰儀門凡三間曰宅門東西皆有廊三間爲堂者三曰大堂凡三楹曰二堂五楹曰三堂五楹頭門內東西班房十五間胥之承役者居焉東箭廳三間爲歲試武童之所儀門內東西科房二十四間樓稱是吏之治牘者居焉大堂兩翼爲官廳六間屬吏之入謁憩焉宅門內東西門房各四間二堂之東爲廚舍十二間又東書室四間五客堂三間在其後又東客舍四間二堂之西爲會計之室爲四間又西爲北廳五間南廳三間平台西樓必須亭居其旁下有寮三間北廳後爲內公舍五間長廊二間又其後爲客舍十五間三堂之後爲內室五間東西有廊共六間其爲祠者二一祀衛神凡三間當頭門稍東祠東廡有房三間一祀土地堂三堂西偏其爲樓者一曰楚望樓當三堂後面其爲亭者二曰孟亭曰白雪亭當三堂東偏垣周其舍甬壁峙其前射堂直其左總費工銀一萬六千兩有奇經始於二十七年四月閱五月落成董治之者咸以次列名焉

舊志

按賈世陶字翰生山西太谷進士道光二十六年知府事汪銘江鍾祥縣典史均有傳李孫蕃待考

修復蘭台書院碑記賈世陶撰文　道光二十七年　據舊志錄入

蘭台書院爲郡諸生肄業之所予於丙午奉命出守茲土下車日目睹頹垣斷壁草滿庭除戶罥蛛絲堂鮮人迹詢之知師生不履戶庭者已

三十年每歲郡守假考試月試不過一再課即止以膏火亦不足也予悵然曰此非新政之先務哉宜謀所以修復之然強者忌其近名懦者憚於集費陰牽旁掣勢幾不行客以勸捐非郡地所宜規予中止予謂信而後勞此非不宜之故不信之故也兩月後再集士紳開誠曉譬並爲明定章程募止及於生儒諸賈概從其畧捐不計夫多寡百錢亦奬其誠僉曰姑試之於是有獻千錢者有投十千者衆相勸勉四十日積至數千百千亟爲鳩工庀材於次年中元前十日歌輪奐焉向之陰牽旁掣者咸奇其易而奬其能予曰未也諸生安硯有所而膏火無資其將蓬首枵腹而譏詩書乎況院爲郡書院非第一邑之事也宜以勸鍾祥者勸三縣一月後潛江天門京山士紳復捐膏火錢千串有奇更有以腴田助修者廣廈修如舊式增學舍二十四楹井竈廳堂應有儘有

每舍置床一几一架一登蘭台則江帆在望陟奎閣則雲樹臨眉絃誦
嘯歌俯仰有餘地焉晉火亦足敷十年之費生儒歸功於郡守郡守謂
多士果克敬業樂羣相與攻錯而底於成斯獎其成者溯其始郡守自
有不沒之榮否則貌學心嬉是第爲諸生設游觀之所耳其何功之足
云若夫獎賚有費歲修有費延師又宜優裕其費自今以往郡守能任
則任之不能更以俟後之有志斯文者舊志

按舊志郡守任敘梁傳稱其加意士子延師主講蘭台多所成就已於本卷江夏○白華白雪亭石刻撮述概略此刻係道光庚寅距丙午將近廿年篇內所云師生不履戶庭者已三十年三字當屬二字之誤

蘭台書院記王柏心撰文　道光二十七年　據百柱堂全集錄入

蘭台者宋玉賦風之所也今即其地建書院上之有教化猶風之動物
也教化始於士久而化以成古者處士於閒燕里有塾黨有庠州有序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教之以六德六藝六行立師以
專其業分年以考其成正長大夫以時視之簡其不肖而獻其賢能者
然後升於學官諸朝文武惟所用而王國收楨幹之材其倡導之也漓
然以變徐而冷然以善至其鼓舞成之也則雍然而大和故曰教化及
人猶風之動物也近古以來學校署僞復設書院以輔之蓋亦庠序遺
意與郡郡書院久圮師若弟罕涉其庭終歲課不過三四舉講貫無地
鼓篋者日以懈太守賈公涖斯邦見而歎曰此何以勵士急謀葺治議
者慮費絀公不謂然捐若干緡爲之倡募諸四邑卒成之齋舍膏火課
期名額及他器用均增於舊試士必親校獎其尤異者賞儁抉瑕訓迪
敦勗往復不倦士乃益蒸蒸嚮學柏心因客郡齋暇輒與郡人士游聞
其言曰吾公之愛才烝髦古文翁不是過也公亦謂柏心曰子曷具言

教化之次第使夫修業者審所趨焉則對曰唯唯請言其畧昔者宋胡
翼之分經義治事教其子弟范希文重之延主講授後朝廷下湖州采
其教法頒之太學乾淳大儒講學書院鹿洞鵝湖尤盛大抵闡究於心
性道德之旨辨析於王霸義利之分自身心而推之家國天下體用一
貫也國家取士功令雖先制義特以覘其所業耳業安在則孝弟忠信
之行聖賢經傳子史百家之籍一切尊主庇民之術是已講明而切究
之設誠而致行之然後以布於其言得選則釋褐受爵進於內外臣達
者爲岳牧卿尹至輔相畢其素所蓄積者施於事功朝廷稱得人而士
亦以此不負所學若然其爲教亦猶古之道也豈欲其敝敝焉揣摩佔
畢挾淺陋而規遇合也哉茲邦自累代以來名臣鴻儒相望也承學之
流習聞於鄉彥者當具有本末賢太守復體盛朝登崇儒術之意振興
而甄育之士也益相與瀏磨淬厲深求夫體用賅備之學出而佐天子
興道致治澤及羣生吾見英俊踵起比於夷周師濟若條風至而百昌
無不舒榮拆甲也教行而化成其次第蓋如此公曰善如子之言遂承
命書之爲記百柱堂集

按王柏心字子壽監利人道光甲辰進士以主事分刑部踰年乞養歸主講荊南書院洪楊變起佐楚督張亮基楚撫胡林翼幕器筆從客算無遺策左宗棠督師關隴多資其議具詳國史館本傳生平著述極繁百柱堂其總名也是記客鄂時所作

重修文風塔記陶棟撰文　金玉○書　道光二十七年　存

按陶棟邑人字是階道光乙未副榜同治壬戌舉人

文風塔銘樊昌運撰文　王承祐書　道光二十七年　存

按樊昌運字德菴與王承祐均邑歲貢

湖北安陸府護城隄記賈世陶撰文　道光二十九年　據舊志錄入

創舉之利害不可必故恒情利於因而不利於創郡東郭有頭工隄數十年屹立不壞有議於其上游接長隄以護城是但將故隄展拓耳事近創而實因也因則觀於頭工隄之屹立而知護城隄之無害矣而議者慮工費及已歲修無算多岐說以阻之此非袪其所慮徒以口舌相辨難無益也郡郡東北倚山西南濱廣漢地窪水漲輒注城中深或盈丈人民乘屋號呼官不得治其事將不得守其伍比潦退泥沙闕於塞澀至偃僕乃能入瞻望廛市牆頹壁破蕭如也歲丙午予奉命守是邦求所以禦患者非築堤不爲功踰年聞於大府檄前守王君季海來勘視時多謂接城築堤有登堤踰城之患遷墓有紛擾之患水急有暴決之患其說騰數百里上下均有疑志焉王君往返周度殊不謂然蓋北城騎山山高於堤者四丈自北而西而南城漸低堤亦距城甚遠惡有

所謂踰城者冢墓淪水中官爲給資改葬予孫將感泣之不暇何爲擾水冒灘七八里乃抵隄勢緩若芻末奚至潰士民聞此益攘臂請成而言者猶喋喋王君與予知其所慮在彼不在此也定議工費勸捐於四邑歲修則以鍾堤之生息應之浮議乃息七月同上其說大府入告得俞旨遂於丁未十一月責予遴官屬紳士鳩工具鍤焉閱百日戊申二月堤成上自郭北迄西之節節高起下抵頭工堤止長九百丈廣三丈其下阯廣十一丈有奇高丈有八尺城郭兩潦改由古溝入內河起瓦堡三建重閘一石壩土牛次第舉畢堤成之歲及明年楚再大水沿江瀕漢各城多潦浸獨郢以新堤免向之乘屋號呼者遂謂予能排浮議未知予之但察隱情也嘉予之敢於用創未知予之創而不失其因也夫郡之在昔無水患亦無堤防也恃富民支河爲之宣導橫流耳今河塞而形具在疏之將有利倍於堤者抑疏之必有費倍於堤者郡人袪患之心計不旋踵矣予敢舍其易而圖其難乎雖然堤成匪艱守之維艱苟狃於其易而無以繼長增高雖所謂頭工之屹立且未可恃又安問此新建者耶吾願吏民協力修防守有利無害之堤常存利害不可必之懼如其創舉時也是役也創於予定於季海王君王君之來制府餘山裕公方伯予方唐公實遣之欲堤之必成也十二月捐項不繼役夫裘足制府亟割廉俸五百金爲倡工以不廢故郡人無大小咸頌二公不置云舊志

按賈公巳詳前前守王季海查職官表道光時有王之謙知府事山西舉人當即其人制府裕即裕泰方伯唐即唐樹義省志均有傳自此隄築成郡城免水患已八十餘年賈公之功洵不可沒也

敬成橋記　劉芳撰文　據舊志錄入

畧云郡城西三十里冷水鋪係鍾祥孔道集坡之冷水港爲西山衆水匯流之區三尖山南五龍泉之水由汪家港張家窩經集北直注集坡之東當大雨滂沱時山水氾濫二流合併遂洶湧澎湃激而爲深潭人畜經過嘗有誤陷而溺斃者予門人彭路然深痛之偕同人袁德恒等欲建石橋於此而難其成予勗之曰凡事欲其成在始終矢之以誠而已故孔子曰信以成之程子曰未至於誠者惟敬然後能誠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人爲一事必專此一事而心無二用則敬斯誠誠斯成矣路然以爲然於是解囊橐呼將伯終日經營不逾歲而告成焉遂名之曰敬成橋又聞之父老曰此地向無石橋雍正間予曾祖克寬公曾置木橋乾隆時路然之祖經裕公嘗數次重修嘉慶初白蓮教匪滋事鍾荆羽檄交馳往來驛遞於此多阻縣主蔡公始籌建石橋時有茅之錦

者冷水鋪一市之雄蔡公以虛聲采之捐廉三百金資其倡修茅故博徒一夕遁去復命地保石玉懷領修鳩工聚石已費數百金會蔡公去任而中止嘉慶季年予耕牧過此猶見有結面巨石十三條道光以來竟無一存者夫以縣主之力而於一橋之建立始因不得其人而不成繼又將成而旋止則是橋之成也亦戛戛乎其難哉今路然等初無所憑藉乃能告成於數月之內洵突戢有志者事竟成也故又名竟成橋由是觀之凡事之成特在人之一提撕一轉移間耳爰記而泐之石鐫節錄

鍾祥金石考卷七　二十　雙槐廬叢書

按劉芳及彭路然袁恆德與篇內所引各姓字均待考惟所云嘉慶初縣主蔡公資職官表有蔡振中山東日照進士嘉慶時知縣事想即其人與

鍾祥金石考卷八

邑人李　權博父

清五　民國

知府銜洮州廳撫民同知劉君墓表張裕釗撰文　據湖亭文集及舊志錄入

君姓劉氏諱詩字古愚號松坪湖北鍾祥人祖某國子監生考鵬起縣學生性嗜學尤精方書人以疾請者無風雨寒暑必往視又益備藥物偕薪壺罌之屬以給諸貧無力者使即其家煎飲之所利益甚衆時人爲之語曰欲得活劉公藥有子四人長祥次誼次即君次訓誼成嘉慶庚辰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祖考兩世累贈通奉大夫君少承父兄之業刻志勵學苦資鈍不能記憶每讀書取一紙糊之案上晷夕哦誦至浸滅不可讀乃更一紙有遺忘輒自挾其手攻苦如此嘉慶戊寅同從

鍾祥金石考卷八　一　雙槐廬叢書

子兆玉舉於鄉道光壬午成進士以知縣發甘肅歷署臯蘭平羅狄道諸州縣所至稱治調署巴燕戎格廳通判地故接邊徼土番雜居號爲難治君上書總督那公以謂制馭之策莫若募熟番從事以省追捕之難勒蒙古精銳以補防守之缺那公韙之未幾補兩當縣至兩當數日檄署山丹是時兵討回逆州縣吏供億過境王師徭役芻糧率不能辦治山丹尤甚君至則察吏胥之爲奸利致丁夫官馬亡匿者痛懲艾之明日應役者踵相躡至軍行如流事已還兩當任其後再調署平羅又嘗署鹽茶廳同知及靜寧州知州皆仍復任前後任兩當凡九年治崇簡靜民以乂安在平羅躬督役修數渠立大兩中三晝夜不退渠成民賴其利久之調寧夏縣寧夏渠工故事歲令民捐修例一民一夫水利同知某思漁利甚巡道改一民二夫榜示通衢寧夏民大譁衆萬人圍

巡道署且致變君聞立單騎馳往諭之衆羅拜曰此眞吾父母官也悉解去君亦卒爲請於巡道如舊例是時大府行閱邊兵未至寧夏數百里聞緣道居民讙呼稱寧夏劉知縣大府歎異既至加敬禮焉頃之擢洮州廳同知以捐修洮州城加知府銜署平涼府知府數月仍返任道光二十年以疾告歸三十年九月某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八配范恭人繼配陳恭人又繼配孔恭人子四人某某孫五人曾孫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始君爲吏所至有聲顧以抗直忤上官意故久不得調其後乃稍遷卒亦未大顯遇不遇命也君自於所守得耳使君稍貶其故倫爲一切以赴時俗之所賢亦烏知其遂有進於是耶然世或以君所守爲戒力反之以繳幸於一當終其遇若否抑豈彼之能自主哉然則君固羸於人人者已武昌張裕釗表潛亭文集

按張裕釗字廉卿武昌擊人故從湘鄉曾文正公游受古文法同光間爲海內大師著有濤亭文集

邑侯李公德政碑記 黃本敬撰文　咸豐三年　存

古今之天下不一而其經緯幹濟之需才則一也顧或號爲有才矣而非本之以德則才不軌於正有德矣而識不足以濟之則才又涉於闇有識矣而膽不足以決之則才且近於怯夫才以德純而性天見焉才以識超而精明著焉才以膽壯而果斷昭焉有德仁也有識知也有膽勇也豹誰能一以貫之其惟我邑侯紫藩李公乎先是粵賊由長沙竄武漢鍾邑相去五百里訛言四起遠近震駭土匪乘間勾結醜類道路行刼村落强搶四境張皇惴惴焉有室家莫保之憂方是時公自孝感調署鍾篆下車市十餘日耳輒毅然惻然護部民如保赤子期於家樂業而戶安堵非有德而能如是乎觀其團練捕緝神明獨運默籌機宜各匪首無弗應手而獲非有識而能如是乎又復易裝服屏騶從步行密訪頗有巨匪負隅驚傳强梁人所畏縮不敢前者公已潛往焉而人莫之知立拏研鞫置之重典非有膽而能如是乎而尤拊循殷勤日勞勞於外未嘗一息安處無懈意幷無倦容此又公之天分過人精神强固運於才識膽之中而人所萬萬不能及者公之德且愈益以懋也曾未匝月莠除而良安矣鍾邑士民咸焚香頂祝而拜仁人之賜矣抑亦有數焉公之調署鍾篆也爲襄漲決堤而來顧匆匆未及修築而土匪蠭動壓公慮矣向使無水患則無堤工無堤工則公不得來公不來則夫行刼者强搶者公行焉奚所底止鍾邑正不知是何景象矣是天以公假鍾邑而曲爲安全之也鍾邑其厚幸乎哉乃者公以茂績賢聲晉直隸荊門州牧行當去前此調署江夏闔邑士民曾奔赴大憲轅留准

茲斷不可復留公固不忍舍鍾邑士民而去而鍾邑士民之依依如赤子之戀父母將何以爲情乎惟拭目望公由方面而臬藩而封疆出其才以經緯幹濟乎天下不特頌有脚陽春已也而鍾邑士民之感公深矣而鍾邑士民之思公長矣是爲記

按李公名榎宜城人咸豐三年九月殉難興國州之富池口予謚剛介武昌張裕釗撰有殉難碑記見濤亭文集黃本敬邑人字丹吉嘉慶丁卯優貢生官江夏縣訓導生平篤守程朱之學著有理學閣年八十九卒祀鄉賢

敎諭陳先生殉難碑記 咸豐四年　據舊志錄入

陳啓圖黃波舉人咸豐二年爲縣學敎諭訓迪勤敏歷久不渝規步矩行足爲多士矜式假則出外拾取字紙袖歸焚化送入河中甲寅城陷朝服坐明倫堂罵賊遇害後賊渠知之有以如此好官不宜擅刺罪及執刃者事詳碑記舊志

附錄張裕釗陳先生行狀

黃陂陳先生諱啓圖字繹文號文峯學者稱文峯先生少用縱軼不羈自喜既壯乃悔前所爲痛自責壹潛心周公孔子孟子及有宋諸儒之學篤信而確守之坐一室終日儼然飭正視聽容貌動必於禮雖盛暑無敢褻衣袒裼內植節甚固外乃恬愉遇人即卑幼必鞠躬與致敬即甚不肖或悖暴無禮必謹謝之未嘗有所校於其人然其人過先生輒自失亦不自知其所以也嘉慶丙子舉於鄉道光十五年以大挑二等選授襄陽縣學教諭先生自以爲學官宜所先自盡在致嚴孔子每入先聖祠悉屏從者止廟門外戒無敢入然後入朔望必前往躬掃除拂拭春秋上丁前期必躬斟水取豆籩瑣罍諸祭器手自滌濯極潔乃已以爲常常日晨興必肅衣冠往灑掃焚香自先聖廟室及諸祠廡以

次皆徧然後退日夕又至亦如之風雨寒暑無一日懈及其後官鍾祥鍾祥學官廨距先聖廟且里許不以遠廢與諸生處以德漸人不言而化其所從受學高第弟子若郭蘭翹夏德煥衛瞻淇之徒皆服從其教以治性理若經學重於時及其他所熏被濡染觀其人行事與其進退容止知其常遊處於先生之所者也遭母劉太孺人憂去官當太孺人疾先生躬侍疾既卒扶喪歸其服勤盡瘁哀戚毀瘠至不可狀問疾弔喪及觀者人人感動淚下不自止服闋補鍾祥縣教諭未即赴是時文宗新即位手詔黜陟兩相國久之有傳其事至先生者先生立起額手曰先皇帝在天之靈即尅日治裝上道赴禮部試既至都而所聞用事諸臣不盡當先生意至之明日立駕歸既歸之鍾祥任其居官一如襄陽咸豐四年隨州土寇道粵賊蹂安郢地鍾祥人聞賊且至爭出走先生

遣家人從諸走者出獨留居學廨其子賢舉泣請先生去不可曰死官義也汝亟去吾決留此矣先是先生聞賊警度賊逼衆走且盡將無所得一切物與火食乃具香數百柱庋諸廟樑一器庋諸閣衆去先生日謁廟焚香如常朝夕啖粟自給及城陷朝服坐明倫堂賊入先生抗聲罵賊初不欲戕先生先生益罵不止賊以矛舂先生喉死焉既死猶端坐不撲三月二十八日也年六十有四其後賊渠聞知陳先生好官謂奈何殺之爲具棺斂求得戕先生者致之罪事聞詔贈國子監學正銜其年八月賢舉以先生喪歸葬某所先生貌厚而志篤事無細大一意取不欺終日言無一妄語與友人書至戕末署名必謹頓首及弟啓書友愛篤至以問學相劘兄弟閒自爲師友故靜默寡言笑至兄弟處一室相與辨析經傳疑義論古今成敗意合輒拊掌大噱聲聞於外見者

歎異之先生既沒益陽胡文忠公來撫湖北知先生賢深惜之聞蘭翹等傳先生之學學行甚純懿檄襄陽令舉聞以先其故也然蘭翹等深退讓卒自匿不以名上云先生配蕭孺人子二長賢仁世襲雲騎尉次即賢舉縣學生謹具歷官行義死事本末與其爲學之指歸備他日史官採擇焉道光丙午舉人揀選知縣[illegible]昌後學張裕釗謹狀

按原碑僅志末錄錄從之入張裕釗所作行狀謹亭文集漏載特附全文

安郡重修試院記　劉觀昌撰文　咸豐七年　據舊志錄入

畧云咸豐三四年間粵匪猖獗郡城不守官署盡燬試院書院幸存六年隨人趙邦璧肇亂烽火見於郊郡縣官皆在外營兵寡不能禦遂蜂擁至城遍搜無所獲忿而肆其凶徠於試院及書院越三日遁去府憲桂公札飭府縣學勸捐爲重修計龔公幹庭繼至督益亟予與倪君羽

可主其事田君竣菴與張君子貞分任於外閱月而經費大集於是紳士某某等併力經營不三月而告竣基址仍舊而壯麗有加並修復書院亦如之予爲述其顛末如此節錄舊志

按劉觀昌安陸縣舉人道光中任府學教授桂係煙雖桂茂槃幹庭名煥枝江西進士先後知府事倪羽可名鴻漸隨州舉人任縣學訓導田檢卷名國敏松滋廩貢任縣學訓導張子貞名昌運監利人

鍾熊氏殉夫碑記山陰劉樹棠立　咸豐七年　據舊志錄入

鍾齡咸豐七年知縣事甫蒞任未逾月以疾卒無何侍妾死厩奴亦死郢人哀之葬妾於城東楊家廟後里許山陰人劉樹棠立有碑記舊志

附馮譽驥書鍾烈婦殉夫事

烈婦熊氏江陵人故攝鍾祥令漢年鍾君齡小妻也鍾君初攝松滋納熊氏年裁十四逾年其嫡始至官舍熊氏答之維謹又逾年鍾君改攝

鍾祥先之官至十餘日病卒熊氏時隨其嫡留松滋聞耗即偕馳往具殯畢闔戶自縊死蕭山蔡君子庚故嘗客鍾氏爲予述其事蔡君又曰厩奴金某者事鍾君久鍾君將死金亦病病時喃喃作語若奉鞭弭侍主狀稍聞知鍾君卒語諸僮奴吾將事主地下若言之主母善收我熊氏死之明日金亦仰藥死金江夏人寡髮人呼爲金禿子云

邢公碑咸豐八年立　存

按邢名高魁湖南舉人咸豐八年知府事官心爲民不避嫌怨是碑爲公築隄而立舊志稱咸豐二年二三工隄潰四口適粵匪陷省城至四年又因土匪陷郡城均不果修八年知安陸府邢高魁詳請暫設卡抽提漕爲修築經費鄂省大吏暨郡城與各屬官吏復捐廉助之兼令孝感應城漢川三縣籌費協修始將潰口一律修復又於各口迎門之處爲石礎二道以資防禦通計用錢二十有餘萬民賴其利爲立邢公碑紀之

重修蘭台書院記湯一鶴撰文　咸豐九年　據舊志錄入

蘭台書院岡郡人文薈萃所也其地爲楚襄當風遺址枕龍山漱鶴池襟帶漢江巋然雄出秀甲荊南者蓋千百年於茲矣咸豐甲寅楚氛不靖逆匪竄荊襄郡受其患丁巳冬予以戎馬倥偬中捧檄攝首邑篆暇則登臨爲欷歔者久之會太史陳公典郡振興文教屬予籌修擇正紳匡厥事僉曰職員涂兆穉曾垣樊清印可爰諏剛日鳩工庀材規模仍舊棟宇丕新頃之太守邢公蒞郢捐廉俸襄成是役也經始咸豐八年酉月祀土迄九年午月蕆事凡十閱月建講堂三楹坐樓一東西學舍鱗次十二間堊而新之後陽春白雪台左齋房右奎閣重加葺治攸資吟眺院後隙地舊有宅二區僦民居之以租入爲歲修之需蓋自是海宇漸就承平矣士得出兵革之警復從事於詩書文史之業而書院又荷兩太守之力俾予從事其間以觀厥成由今生若徒以時肄習其中

勵節砥名蒸蒸日上此則予所厚望也夫舊志

按湖一德雲南人咸豐七年知縣事有傳太史陳公名壽圖江南人邢名高魁已詳前涂兆穉字信田邑貢生曾烟樊清印均待考

鄧東山先生墓碑記樊昌運撰文　朱志書　咸豐十年　存

畧云先生諱宗道字東山懺遲老人其別號也性兀傲不諧流俗嗜酒能詩尤善畫於歷代名家無不追摩而得意在高房山小米之間中年筆法秀潤晚更極於蒼深識者謂李亦山後一人當其興酣落墨揮灑自如四方攜求者踵至苟非其人雖挾重金不與所得筆資揮霍輒盡家屢空晏如也嘗薄游江漢息檄後即寄情詩酒與同人立社分題○○○○不知老之將至云生於乾隆乙未卒於道光庚子享年六十有六乏嗣喪葬皆先生素與交游者張君衡儕所經理並爲立嗣孫星皆擇吉葬於橫梗時星皆幼越咸豐庚申星皆以予悉先生爲人且題畫

詩頗多索予記其墓碑爰綜其大畧如此云

按東山先生有傳鑑內所稱李亦山爲權八世伯祖名楷晚號秋池老人亦山其字也康雍間以詩畫名海內高安朱文端公撫浙時以老人畫進呈內廷極蒙仁廟賞賚所著有快雨山房豫章邦上晚秋齋歷諸詩集乾嘉以來諸紀畫書均有傳樊昌運見前朱志張茹儕均待考

邑侯許公籌撥文昌書院膏火碑記同治四年　據務志錄入

書田膏火田　普安寺學田因案充公同治四年知縣許光曙撥入文昌書院每歲額租四十千十月內禮書催繳交輪年經管士紳永作膏火

河西玉皇閣向有灘田六十四畝二李灣山田三十畝民人爭執互控同治四年知縣許光曙詳請歸入文昌書院每月租穀由輪年經管士紳驗起稞酌價糶賣充作膏火

朱家埠炭稅向無實用同治四年知縣許光曙詳請歸入文昌書院每年一百二十千自二月起至十一月止由工書按月催繳交輪年經管士紳永作膏火

院長東俯田　蕭家店東曾家廟學田二十四畝　海子湖學田八十七畝有半　皇陵港學田五畝　龍泉菴學田八十畝每年額租折錢四十四千四百

按許光曙字曉東湖南沅陵拔貢同治三年知縣事時值粵亂初平振興文教以書院經費無着因案籍撥勒碑以示久遠有傳

安陸府試院新增號舍記孫家鼐撰文　同治五年　據啓志及潛亭文集錄入

安陸府試院舊在石城門前明察院故址國初順治中所建也地卑下積潦無所洩人咸病之道光丁亥始改卜於陽春台之左咸豐丙辰京山土寇陷郡城試院燬焉至明年復故然其號舍僅若干每歲科試至者或苦隘不足以容蓋自軍興以來海內士民懷敵愾之義捐金錢助餉粉天子嘉之加恩諸州縣輸銀至萬兩者得廣學額一名著爲令於是安陸諸屬邑皆得廣學額至數名士爭景附就試者滋益多矣同治乙丑春予以歲試至安陸太守覺維同君告予以議增號舍予韙之及今秋科試至則增作之號舍功已蔵矣先是試院中甬道空地甚曠遠因即其地爲之且兼用形家言謂前此病曠遠宜實之使氣鍾聚也既至太守屬予爲記其事予惟國家嘉臣庶之義推恩以惠士類太守又承宣德意益擴試院而大其規上之人所致益於士而無已者如是其至也則士之所宜自益以副上之求者何如哉夫上下之相求君子固恥相爲市然未嘗不相爲報也上之人博試士而進之其所求於士也亦厚矣然則士必益增修其故使實足以塞其求無苟焉域於卑近而已也夫而後於聖天子與賢卿大夫之所益於士者庶其無負也已是

役也經始於六月四日乾八月十日告成增作之號舍八百餘所合前凡二千五百有奇同治五年九月某日記

按是記張裕釗濬亭文集孫家鼐撰同治甲子任湖北學政時張應恩吾邑修志之聘故倩張代作蓋從原碑撰人歸孫而文字與碑間有異同者則就張集改正蓋張於刻集時重加潤飾較原碑實爲完善也

修濬安陸城壕記陳建侯撰文　同治六年　據啓志錄入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鄭夾漈氏謂天之險阻在山川人之險阻在城池自兵事起所在以城守爲先務惟溝池與城郭相輔以爲固者也安陸郡郭外故有壕歲久頗堙塞其畧載邑舊志中猶可考見往歲賊氛逼郡城賴官吏士民竭力固守獲保無虞獨城壕以工鉅費廣時倉猝未及濬賊退大吏檄下諸郡縣各築堡砦鑿池隍以資守禦予亟與鍾祥孫大令福海及諸人士謀亦以城壕於保衛爲最要未雨綢繆事

宜在今日會副戎唐君玉和奉檄以卒五百人駐安陸防守一日告予請以所部士卒治城濠計良便予欣然嘉唐君用意之公且厚也乃相與度地勢自城東寅賓門外之天坑起至城西護城隄首止其故道猶隱然可辨識於是諏吉興役經始之朝畚鍤競集邪許相聞孫大令日卒屬鍾祥人士張君俊選等經紀其事又益以牛酒犒賜獎諸士卒之勤執役益加厲不日且告成而予方以受代赴省門行有日矣顧以其事宜有紀且唐君之惠孫大令暨鍾祥人士之勞皆不可湮也於是略盡是役始末勒諸貞石以詔後來其在事官司人士具刻於碑陰云同治六年署安陸府事閩縣陳建侯記

按陳建侯福建閩縣舉人同治五年知府事孫福海山東聊城舉人同治五年知縣事具見職官表唐玉和待考

增立護城堤歲修納稞額案記劉鎮撰文　同治八年　據舊志錄入

郢郡西南郭有護城堤乃道光丁未歲前守賈君翰生所詳請督憲裕入奏創築也迄今享其利者廿餘年矣然作始尤貴圖終興利必先防患欲求長爲保障永無潰決之虞非歲修不爲功顧賈君於堤成後旋即升遷斯時郡堤以新築方堅雖頻年大水頗覺無虞故歲修一切事宜尚從其畧洎咸豐壬子鍾之三工堤潰十里許郡堤仍保無恙然瀕於危者數矣戊午歲邢君星槎來守此邦於籌修潰口之餘清理鍾堤生息爲郡堤歲修計奈遭兵燹文卷盡失無案可稽深費經畫因查聚水宮塘與西城濠壓市坑等處皆屬官地飭縣令湯君親勘定值招佃栽種藕秧赴府具領認稞郡堤之有歲修自此始逾年邢君奉調他適繼守者黃君虎卿維時鍾邑兩灘競築垸埂東西各接連至數十里識者慮之蓋以兩灘地勢敞闊縱有巨漲弃流尚足以殺其勢而暢其行今兩岸皆築垸堤一遇暴漲其埂必決以累歲未修之郡堤值數面方漲之水勢郡堤何力可支何恃不恐辛酉歲六月下旬水漲先破垸埂隨潰鍾隄頭工郡堤僅亦獲免黃君怒然憂之飭令竭力增修且查藕產暢旺爲之酌增稞值至是歲修經費較前有加矣同治壬戌歲予權守此郡先於府學宮南門樓兩處籌修甫竣而粵捻竄擾飄忽無常力無防禦以致郡堤事務未遑區畫深以爲憾丁卯仲秋水災流行沿江滨漢各州縣皆受害鍾邑兩岸垸埂悉被衝突郡隄下塔腦亦舊漏叢生倘時水勢暴漲幾與隄平風又加勁闔城人洶洶危在旦夕賴前守陳君親督夫役晝夜守護無少懈適鍾之二三工隄潰數口水頓消退郡隄因以無虞戊辰九月予復來權郡篆下車時詢及郡堤情形郡人士具言隄漏所在多有且藕塘以累年亢旱停種歲修無出嗟乎予自

離郡以來曾幾何時而堤竟若此竊謂郡之有堤非徒護郡城且能護鍾隄也郡隄有虞不惟郡城人民宅舍付之波臣勢必接潰頭工遍淹郢南將下游各州縣境地胥成澤國大患在前而忍置之膜外哉予用是捐廉五十金以爲倡並出示曉諭凡受郡隄之益者無論民商農工分別捐資亟爲清繳以備增修之需且諭紳首設局興工將郡堤通體加高三尺寬一丈不等至於舊漏飭令內外尋挖重新堅築下搭塔處尤期牢固加意補苴永絕後患竊喜捐戶樂從俾土磚各夫不致停滯兩閱月大功將次告成焉惟是將來歲修關係尤重所有宮塘西城壕壓市坑等處仍飭招種具領認稞但稞值之數視乎所產之豐歉必須隨時酌定復查隄內淵復官田九十一畝四分在賈君當時原以分授隄甲世守防護乃該甲等不惟曠廢其事且竟有盜賣侵佔等弊則何

若以此田歸公清理資爲歲修反得收防護之實效也茲仿府參軍潘樹勳清丈官田原數並傳各種戶具領認稞每畝逐年完稞錢六百文著爲定額其於歲修不無小補云田稞既定當與藕稞並立額備查用緩記之以勒諸石俾垂永遠夫以襄時之缺憾幸又來守是邦猶得籌修而彌其闕過雖小補終覺愧對吾民若擴充歲修之費俾可隨時增高培厚以爲郡城萬年保障是有望於後來之賢者予則謝不敏焉同治八年仲夏月既望署安陸府知府南豐劉槃記

按劉槃南豐舉人同治元年曾樓府篆未久旋去七年復知府事八年作此記勒石時舊志已於六年刊行而耀文內復登此篇殆以事關要政補行刊入也

府廨重集歲修碑 艾浚美撰文　同治十一年　存

按艾浚美同治中知府事碑文待補

重修孟亭白雪亭記 胡承燁撰文　同治十一年　存

按胡承燁同治中知府事碑文待補

補楪記 何秉璜撰文　同治十二年　存

舊傳郢中爲孟襄陽踏雪尋楪處王右丞畫其像於刺史廳壁今孟亭壁間像作踏雪狀者蓋摹右丞筆也康熙間司馬鄭公補楪若干株雜以卉木今皆燬於兵壬申冬太守胡公權知郢事葺亭而新之欲補楪求諸郢不得時予居公幕歲暮還物色得紅白楪十本擕入郢適胡公受代將行太守李公復相邀見所擕楪謂予曰是宜植諸亭予欣然公復益以盆楪八本遂共鋤明月而種之又補桃柳芭蕉之屬不數月蔚然可觀屬予爲補楪記予復於公曰楪以人重乎人以楪重乎一楪也襄陽尋之右丞畫之司馬鄭公補之太守與予又補之使無楪則襄陽未必來襄陽不來則無亭又何有於畫之補之紛紛然歟是人以楪重矣然而江村之間賣果者植楪縱橫數十畝時香雪成海皆寂然無稱獨庾嶺孤山鄧尉嘖嘖千古豈非因人表著耶是楪仍以人重耳今公治郢甘棠偏於野桃李盈於門亭前數木固宜勿剪勿伐留爲美談若予之棠筆遨遊無所樹立猶欲後人封殖其可得乎或者因公手植足傳久遠是則楪之幸也夫是亦予之幸也夫予既言於公退而書諸石

按何秉璜京江人李公名慶霖號潤九陝西人

重修儒學記 羅忠佑撰文　光緒六年　存

按羅忠佑光緒初知府事碑文待補

創建試院雨棚開浚溝道記 李慶霖撰文　光緒九年　存

略云予以同治十二年來守是邦閱郡試八次每值風雪陰雨之際見生童沾濡頂踵露立應名心甚憫之至督學按臨例在五六月間遇大雨時行往往因溝道淤塞積水成渠適熊太令殿丞由江夏調鍾祥因與延集都人士會議起建雨棚疏通溝道維時鍾祥游傳兩紳京山袁生一姓倡義捐輸閱三月而雨棚溝道均告成功用記之以垂久遠焉

按李慶霖已見詞館丞名燮江西人顧有酌舜游傳袁均待考

邑侯劉公相贊 韓國斌撰文　黃鳳翔摹石　光緒二十三年　存

歐山陶水間氣磅礴篤生劉公雄才偉略軒蓋甫來絃歌隨作虛堂鏡懸訟亭花落舊時俗隨因知墳索先生曰嘻鴻荒宜整講學開堂藏書築閣祥風所扇羣英奮躍政成檄移陽春有脚人歌去思亭留豐樂勒像祀公瞻仰如昨精神龍馬風姿海鶴方山長春漢水不涸貞珉巍然千刼自若

按賀公名秉彝字彝川光緒中知縣事倡設博文書院延師講授以期之學後陽湖孫星衍繼數千載之後以大興汪公時任時邑人士檢隙於石僅記去思碑陝城字子憲丁酉選拔任江西永豐縣黃鳳翔撰

郡伯震青彭公重修安陸府學宮碑記　安陸府學訓導李永貞撰文　五品銜候補按司獄王思聰書丹

候補經歷胡筠篆額　光緒二十八年　存

聖人之道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亘萬古如一日也晚近道術分裂士習淪胥或溺於詞章記誦或陷於虛無寂滅或陽儒陰釋借孔孟之微言揚佛老之餘燄恢詭譎奇千態萬狀今更西學爭鳴時趨偏重甚者斥綱常爲迂誕外倫紀而講事功自翊爲世紀文明而變亂愈不知其紀極矣憤時之士睹世風日下輒慨聖道陵夷而不知道在天地固自若特陵夷於學道者之不能心聖人之心耳郡伯彭公有憂之去歲下車伊始即慨然以修明聖道爲己任覩府學宮之蓬蒿翳路瓦礫盈場

譁然心目者久之曰此余前者攝篆時所甫欲舉辦而堤務倥偬旋因交缺在即而未遑者也市越三年頹敗業已加甚儻更遲數年何堪設想於是檢前府憲史曾經勘估舊案檄四邑鳩貲躬總其成而遴廉幹員紳董其役經始於孟春而落成於季冬如大成殿之全葺明倫堂之重構尊經閣之易柱衛神祠之拓基較之前所估者工增而費省不但安墀石平近衛添祭器加圍墻爲前估所無有而已抑余重有冀焉本年公課闈臺進諸生而講學曾諄諄以躬行心得爲勗務外爲人爲戒明體達用爲指歸下學上達爲路徑聖道之要詎外乎是鼓篋釋菜之子遊泮宮窺聖域於向之斷瓦頹垣肅然忽見墻深而宇峻俎豆莘莘生徒濟濟登其堂如聞謦欬覺聖賢去人未遠而因以心公之心者心聖人之心識聖人可學而至將來理學名臣項背相望於以共濟時艱

闡揚正學躋斯民於三代化是邦爲都會則皆於我公今日之扶植名教卜之矣至於今歲五月公曾兼修縣學宮當另有記茲不贅

按彭公名豐先震青其號也湖南衡陽人爲剛直公從叔在郡德政詳後去思碑就修儒學實尚有一二迹事可紀先是廟工將畢值餘明倫堂需磚修理土人忽於興獻窰邸發現磚窰並得盤龍石一方遂命移修明倫堂成而磚適將其盤龍石則嵌置堂階中間寬長亦相符合彭公嘗以古磚銘盤龍石歌命題試士當時傳爲美談李永貞字子固襄陽縣人丁酉選拔舉人曾任河南信陽縣時官府學訓導王思聰胡鈞均特考

郡伯彭公去思碑　江蘇春撰文　劉克家書丹　光緒二十九年　存

古所謂循良之吏必有其可求之澤之迹以施於人人之身顧澤之所及有時而既其身受者或感之其非身受者久或相與忘之矣惟既有其澤以施於人人之身復有其至誠之德以孚乎人人之心斯民之感之也深其思之也固且久以至於不能忘而又恐其或忘之也於是發

爲歌詠垂爲碑銘以遂其固且久之思而使之無時或忘噫是其德豈猶夫人之德而其澤之及人豈猶可以迹求者哉惟我太守彭公權安郡再矣先是乙未之夏襄水泛溢河決唐心口隄當水衝迭築迭潰當事者皆束手丁酉秋大吏檄公蒞郡總其事工既竣而公亦受代以去當其時在工日多在治日少而吾郡之民已若深恨公之不能久於其位以大撫吾民蓋我公之澤實敷乎沿隄數萬人之身而其德已隱乎全郡之民之心其所以感公之深思公之固已若此今公之至則專爲治吾民而來於是大出其心力以與吾民相見凡所以爲吾民興禮讓保身家防患難者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爲爲之未嘗不盡蓋我公行政之迹亦猶夫人之爲政而獨以誠心出之所由廢者盡舉頹者盡起舉前人之所不及爲者皆能舉其事以告成功於是公之德益深入

乎吾郡之民之心而吾民感公之深思公之固較前爲更摯故昔者當公之來皆懽欣鼓舞而慶之及今聞公之去亦惓惓難捨若赤子之不忍離其父母更不約而同謀所以永公之德且復私心竊禱冀我公之再來也公衡陽人貌不豐而氣甚偉與人言不作官語論事務當其情每按獄未嘗甚怒而是非曲直纖毫無遁形偶一用刑則詞愈溫色愈愀然也嗚呼是可以見公矣公所舉廢如饗宮壇廟城垣礎舂凡所以爲吾民興禮讓保身家防患難者皆次第就理惟拳拳以學堂未成爲憾而吾郡之士亦相與咨嗟嘆息不謀而告曰如假公數月學堂之興可望矣嗚呼是可以見公矣公履任爲辛丑之十月其受代而去也爲今歲癸卯之二月在位僅期年餘其所設施如此其澤之及人德之感人又如此使公得久於其位復當何如耶然則吾民之思公又何日能

忘之耶因載拜稽首而獻曰

在昔詩人詠樂只茲幸於公觀化理嗟彼饗宮久傾圮惟公之來能興起教化有經事有紀先爲吾民興讓耻天性直誠能愛士延師課耕無遺美斷獄持衡平如砥哀矜豈復得情喜更以全身鋤奸宄民各安業耕與市智慮周詳及城壘常有所依變有恃翳誰之澤公所使民頌德吾方未已忽驚樹移南山杞父老攀轅共跂趾大吏檄公公難止願公增壽福增祉重沛恩澤嘗吾里我公之德宜何似古有仁人公其是吁嗟乎我民思公何終始衡陽之山湘之水

按江波春字曉洲邑貢生劉克家字用甫癸卯舉人以藩庫大使發河南民初被選省議員嗣遭土匪之變飲彈而歿此記撰書皆出劉手因原稿經某公點竄數字劉堅不肯以撰人自居遂改署江名子悉此事原委爰識於此

黃雲仙墓碑　鄧乃宣撰文　馬子駿書丹　宣統元年　存

按雲仙名[illegible]烟[illegible]齊琛而書尤工皆有鄧東山之側東山以書名道咸間卒吾其皆已詳前鄧乃宣字九峯馬子駿字[illegible]內邑人

嵩佳太守夫婦殉節處碑　宣統三年　存

按嵩佳太守名桂蔭字穆亭守郡有清政武昌兵起各地均謀光復某軍圍城急太守與其夫人富蔡氏赴明倫堂對縊死某軍入爲之棺殮作文以祭之郡人於其死節處立碑以旌其忠

李節母何太恭人墓表　左紹佐撰文　呂鑑華書丹　田濟篆蓋　民國六年　存

太恭人姓何氏鍾祥縣人贈中憲大夫諱文榮之女嫁爲同邑贈中憲大夫李公諱世熔之妻及事其本生舅贈中憲大夫諱濂本生姑劉太恭人嗣姑張太恭人贈太公兄弟四人既析炊而弟漢楹卒無子遺數女張太恭人日抱諸女泣貧無以自活贈太公迎與同居以贈公爲之後故太恭人承事兩姑焉贈太公館於鉛山蔣氏贈公以時往省同治九年夏贈公歸自江西道病及家增劇遂卒贈公之未至也太恭

人已哭其殤子德增兩小男在經亦隨遘疾至是贈值公之喪一慟而絕家人救治逾時方蘇兩太恭人泣諭之曰諸孤可念婦不可以死太恭人飲泣受命劉太恭人慮贈太公悲傷救家書不以報歲餘始得耗贈太公乃辭歸而自課兩孫讀太恭人強顏以慰堂上而日望其子之成立也所以勖勉之者甚至雖篤愛不令以嬉游廢業家故貧歲入不給恒取辦十指間贈公兄弟三人劉太恭人督諸婦嚴尤鍾愛太恭人病且卒持簪珥授之曰以酬汝節太恭人頓首受之後亦出以佐家用無有所私劉太恭人既葬張太恭人病痢值嚴寒裙褥日數易從事浣濯冰膠指裂未敢失時夜深於風雪中更番省視伺病者稍間持杯茗哺兒用此得寒疾上氣喘嗽每隆冬朔風起疾必大作積十五六年中經贈太公兩太恭人之喪黽勉將事無失禮然不肯延醫調治久之益

不能治贈太公卒乃命子權從北別歲貢生順卿學順卿太恭人兄也光緒十六年權入郡學爲諸生太恭人持香楮擕以拜於贈公之墓爲之一開顏權爲諸生有名大吏檄取游學省會率歲首出歲暮而歸太恭人思之一夕失聲哭而權適至太恭人熟視淚下不可收權以是不復出光緒二十九年權以優行貢成均三十三年權以考職授學部七品小京官宣統二年升主事太恭人不及見矣太恭人生於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於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歲其生長於贈公三年贈公卒時太恭人年二十有九其卒後於贈公二十七年於守節年齡例宜旌子二權學部主事德滋國學生孫二順井順升孫女四權爲主事累恩加級得請四品封於是本生祖妣嗣祖妣皆貤封父母贈封外祖父母亦貤封權畢優行於吾姪樹玉同年運日葬於本邑牛磨河祖塋之次越二十有一年而應山左紹佐爲表於其墓

論曰諺云兩姑之間難爲婦若太恭人可謂能爲其難者矣以侍姑病得疾不敢言疾而侍之彌謹又難之難者也節孝之後必昌李氏其興乎

按是碑係應山左公爲先母表嘉而作刻於京師琉璃廠壬戌運回本縣樹立左公字笏卿晚號竹勿生由刑曹入詞垣轉台諫觀察廣東文章勁業照耀人間無俟瑣陳呂蘊華字子勳良鄉人癸卯副榜內務部主事田潛字伏侯江陵人壬寅舉人內務部司長

雙稀橋題石　張廣春撰文　民國九年　存

舊安陸府治北門外石橋久圮地當往來孔道謀修未果庚申某月爲商會會長李春圃先生暨德化七秩雙慶乃移其稱觴之費以建斯橋予適怡辦王家營隧聞而義之因題是名以垂不朽

按張廣春字宜仲江西南豐人光緒戊戌進士以拣修簡放安陸府知府在郡數年頗有慈惠之稱民國初以道尹官湖北九年督辦王家營堤工李春圃爲邑長者其配鮮氏待考

募修桂公祠啓石刻　汪燮撰文　民國十一年　存

蓋以褒忠勵節旂常已足千秋崇德報功歲月將逾一紀聞遺風而興起至永日以流連如前滑安陸府知府桂陰公暨夫人富蔡氏者雙殉於崇聖祠中并葬於陽春臺上孤孫北去千里匪遑令子南來一年易忍扶雙棺而遄回故里捧二主而供入專祠睹廟貌之森嚴理宜合祀觀人心之欽仰意在重修燮等一則手綰軍符一則躬膺民社石城駐馬如舊居停花縣下車是前掾吏欣逢致享之際忝列同班之間爾爾

儀容衣冠極一時之盛安公靈爽俎豆升百世之香然而屋止三椽難遮風雨田無百畝誰供香烟毅魄貞魂徒往來於墟墓危檐短壁幸依傍於廟庭因思稍擴規模尚賴羣殷佽助燮等虎榜少減鶴俸平分敢云先道之開將見後來居上傾河間之篋青錢處處飛來指魯肅之囷紅稻家家貯滿新茲玉宇精誠聿有攸歸勒彼瑤珉姓氏同垂不朽謹啓

按桂公卽前所稱嘉佳太守其夫婦殉節處郡人旣爲立碑復建專祠祀之稱桂公祠在郡治內汪燮字筱黃岡人十一年攝縣象鋤秀安良百廢俱興以祠宇湫隘拓而新之此是啓所由作也篇內稱燮等當係同時駐縣軍隊長官例應列銜其姓名待考

呂母曾太孺人家傳石刻　程詒撰文　民國十二年　存

歲在中曆癸亥嘉平月呂君際盛過予談娓娓不倦乃知其族祖妣曾太孺人松柏節高卷葹心苦迄今祥延後昆業隆前代其源固有自也

按太孺人姓曾氏邵南呂家庄人爲呂氏輝瀛之配于歸後以賢孝聞未數稔輝瀛公玉樹旋埋時太孺人年僅二十四歲膝下子三女一或甫數齡或未周晬稚兒畢畢乍授詩書弱女扶扶未嫻儀則撫育訓誨已覺爲難加以沙田數畝茅屋三間荒年粟貴巧婦炊難冷突少塵寒衾不絮既孀且貧困境無倫矣乃太孺人欲爲兩間扶正氣代二姓乘輝光松筠之資經霜逾茂金石之質歷刼不磨於是黽勉醪鹽焦勞薪炭蘭心矢潔棘手忘劬日洩黃婆之布衣鳴紅女之機卒之舊前豐後辛極甘來歷盡陰霾忽逢陽旭先後苦節三十年而庭前桂蘭芬芬郁郁向願都畢完業浸昌令孫中楷君近彌大振家聲遠紹遺緒非共姬勵冰霜之節敬姜深勞逸之箴何以致斯耶太孺人自稱未亡人後即長齋繡佛閉戶誦經用能萬事皆空一塵不染鸞鵠失終身之倚鴟鴞

無意外之虞年登中壽行作女宗其得力蓋在此未可爲淺人道也今距太孺人之歿乖乖已四十年中楷既慮芳型就湮無以傳後而際盛復竭力慫恿以行述乞爲之傳夫孝莫大於尊親仁莫先於敦本洛於欽挹之餘因書此以貽之

按呂氏爲縣南世族代有聞人中楷際盛均能紹厥家聲是刻立於祠堂之內程洛邑諸生少阨足疾以蘭台乃課受知彰豐先太守適屆郡試命負入試場拔爲多士冠亦異數也

李氏修復派碑記 李權撰文　民國二十年清明前一日　存

吾族派碑舊在應科府君墓前距城五里許附近多松因共稱松樹墳垸迺者原碑傾圮族長老暨昆季子姓亟謀修復並擬續添派文以資久遠聚資買石督德桂記其巔末德桂維吾族得姓數千年由江西遷鍾祥亦十餘傳矣居鍾祥者僉奉治府君爲始祖惟葬地已無可考其來遷始治府君抑始應科府君譜牒無徵最爲憾事由應科府君以來族日以蕃然尊卑有分長幼有序勿或陵越勿或紊亂則派碑有以維繫之也蓋派碑與譜牒相輔而行譜牒上溯既往勿忘高曾之矩矱派碑則下貽將來所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也吾族譜牒失傳族人方亟謀釐訂原有派碑敢遂任風雨摧殘日就磨滅而不思所以扶持之乎雖然海通以還異說日起至近日而推翻家族之議幾於風靡一時無復倫理之可言而吾族猶以派碑爲先務則我祖我宗所以佑啓後人者又豈易一二追述哉德桂謹記德桂孫權派名

原定派文

如崇漢世德順光前安邦定國秀啓文賢

續定派文

繼承先澤道在自立愼修思永乃作之則

戴秉彝墓表 林紓撰文　陳錫麟書丹

公諱世堃秉彝其字也本姓陳氏祖文運邑諸生父紹章以樸學授鄉里先世由閩遷湖北爲鍾祥人後襲其外舅之姓爲戴氏方公之未嗣戴氏也飄泊無所依賴同治初年捻匪犯鍾祥見公幼慤乃置之馬上而去至東南之永濠河鮑春霆方與賊夾河而軍鮑軍既渡河以精騎撲賊公據鞍四盼官軍矛及公背騎賊猝引公下馬矛不及背者咫尺耳明年賊敗東北竄公脫賊中歸寄食於族兄宏錦家舅戴公光裕器之故公遂壻於戴氏舅無子因襲其姓命習岐黃術於張光榮先生家先生課蠹素之書二鼓命息燭寢公潛然之伏讀至於夜午又心好堪輿家言受學於叔舅嶽公浙人濮某精星卜學公又從而師之故習

知己之命運盡何時也嘗犯雪造同業故人周御卿家日暮雪盛行迷失道髣髴有巨燐爲導將抵家腰脚盡僵且仆家人聞號爭出將入就火迨明而蘇然火灼及腰痕焉謂其子之燐曰此阨吾命宮所宿定者予知之所不能幸而免也吾命在已未汝善識之已而果然娶戴孺人即光裕公長女仁而善家有女弟適某氏以產子亡孺人取其孤而子之庖偶得肉孺人必先擇其精者飼妹子而後始奉光裕公光裕公樂以爲重此無母之雛即所以重我於是三黨間稱孺人爲女曾子善其能養志也公既以醫名其州而又長於已腹疾恒謂服之爲疾法不宜攻當徐培元氣輔以消導之法一求速愈匪不殆者邑某公有孫二咸病蠱公曰緩用吾法當愈某公不審公術之良易他醫二孫皆不起然公以其術治人匪不驗也公遇之燐極嚴嘗以課讀拘其額誤中目公

撫之而泣曰吾莫繼先業而爲儒欲儒汝督責過深是吾過也爾善體吾意者或不以吾爲酷也聲與淚俱公雖以堪輿名顧未嘗炫其術問輒漫應之以爲葬親而求福是人天雜突又焉得驗之之燐求學則力靳之之燐既長官學公恒節其祿俸所入以贍親黨民國己未八月公以疾卒於里第命焚券券蓋鄉人十年中所假貸者決其莫還因曰焚之勿貽後人爲構訟資也享壽六十有八歲子之燐女適楊氏孫四長大仁六歲夭次大斗大升實石遺命以實石後陳氏辛酉三月之燐葬公於橐嶺予樂之燐之孝因爲文以表其阡

按林紓字琴南號畏廬閩侯舉人光宣間以古文名於世陳鍾麟字仲和長陽人官敘官部主事之燐卽獻生時以拓片或所抄碑目見寄助予成是編者也是表亦係抄稿故無年月可紀然予知獻生之必將付石爰錄之以殿吾編且以俾後之考吾邑金石者之得有所探云

附錄

慶陽較文碑墨刻 曾省吾撰文　據金德嘉題詞錄入

曾司空以文章經濟有聲隆萬間爲名臣予至郢訪求公家集散佚垂盡矣其平蠻事迹往往見於從信錄明紀編年等書此詩公督學陝西時作也然非石刻不傳矣李公爲慶陽司馬揚而歸諸公之孫明微李公篤學好古此詩安能不脛而走耶手澤之感明也中心藏之若李公者有功於先賢不細矣 舊志載金德嘉題詞

按曾省吾字恪菴官至工部尚書己詳三卷明字長雲號鄂菴康熙戊午舉人官湖南沅州學正晚年更號愚叟自爲之傳李公名字里貫待考

郢郢山刺史遺愛碑 史大成撰文　據舊志及寧波府志錄入

今上御極之十年軫念海邦積困振民育德惟太守是賴以郢山郢公

一刺雲南安寧州再知貴州平遠府有聲可理劇郡移守吾寧公奉命治裝將祠夜郎之境臥轍扳舟塡衢塞巷事聞長安予南望額手爲吾郡得良二千石慶蓋吾郡環山濱海興朝以來山海之間反側交訌屢散屢聚用兵者將二十載賦役倍重倍於他郡沙鹵确薄之田半膏腴豐年上農祇足以自飽所藉魚鹽爲活海禁勿弛川衡澤虞之利復無所入四民相對惟有患貧耳公下車悉其艱難曰吾不能遽有以利民第不爲害民而已亦無術以生財第不爲耗財而已四明號詩書之鄉淳龐素著然閭閻尙氣猶多訟獄今魚鹽利絕必資農殖一夫興詞株連左驗廢數家之穡事矣於是與僚佐期非攻發干犯刑象者勿聽且時召里老督令傳敎而飲食之訟遂息亦無胥吏濫持符帖至民間者民得力本吾鄉比登至石米錢五百皆食公之賜也公性儉樸食無兼

味衣無袂服所擕藏獲於衙齋隙地自鋤灌以給齏薤佐飦粥即重客肆筵亦不過五簋故終公之任不聞以口體之奉累細民其僚屬餽遺縉紳交際無論玉帛雖酒漿羔雁不受也惟不取於人自奉儉約與民息訟此公自謂不能利民而其利已弘無術生財而所生亦廣矣或謂公長者循良奏最能行其德於太平無事之時戡定禍亂未必能見才於軍興多事之日乃邇者八閩騷動兵連東浙禁旅宿將分隸進剿其在章安永嘉者大半仰食吾郡徵求之檄絡繹晝夜公辦之裕如也烽烟未息民志易搖於越諸山縣中亡命之徒乘間嘯聚吾郡諸山凡與越鋙壤者亦爲賊巢公曰吾撫字數年始得此狗吠不驚之村落其忍委諸賊乎且小醜勿靖大寇愈張任其延蔓東浙之事尚可復策耶時監司許公方以東浙之事爲己任正倚公將伯之助同仇料敵決計會

剿公傾橐中金四千餘軍食戰具靡所不備盡集府中置各屬徒隸授以器械敎之坐作遂諳若素練復乞偏師於專閫以爲羽翼絕壁層巖荒榛密棘公不避風雨徒步前驅身蒙矢石如此者凡六出巨魁畢殲脅從獸散儒臣而嫺將畧公之才又何如耶予稽郡乘前之太守惟吳毅夫最多善政今得公可與並傳矣而毅夫預知逝期臨期賦詩撰表有風雷忽霽之異聞公之易簀亦然意者其後身與不然何相類之甚耶漢書循吏傳序有曰所居民宁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不特文翁少卿諸公之謂其邱公之謂與公諱業字厥修罪山其別號也楚之鍾祥人（舊志及寧波府志）

按郡山邱公舊志無傳據萬九沙雅正十一年所著寧波府志名宦傳稱邱業字厥修湖廣鍾祥人以諸生從經略洪承疇進攻浙黔論功授安寧州守升貴州平遠知府康熙十一年來守寧波以簡靜爲治痛懲告訐訟獄衰止時郡學教授沈瑨邑令朱士傑日率兩庠士砥礪品行

每朔望則講解經義評論異同業亦親詣講席互有質明郡乘自明嘉靖後百二十年弗修會有纂修之令業集諸生公所考訂成書郡南大嵐山地連寧紹菁葑巖嶮夙爲盜穴會耿逆宋靖十四年寨渠魁聽高里聚衆萬餘盤險出沒抗不受撫業躬擐甲冑並合諸戎帥兵分道夾攻深入險阻萬里出不意遂退無所窮壘請降業立命斬之郡民歡呼稱快孺又該志卷首附載前朝纂修姓氏稱康熙十二年郡志總裁邱業分修萬所選萬所同趙時晉傳稱集諸生公所考訂成書所集爲二萬亦可謂得人矣是碑所紀德政與傳頌相表裏立於既沒之後其遺愛之深入人心者可知矣史大成卓波人康熙某科舉元

李公墓誌銘　吳廷琛撰文　嶺雷志餘入

公姓李氏諱薇字雲門其先由江西遷湖北之潛江再遷鍾祥之新堤遂世爲鍾祥人曾祖諱恒妣龔氏王氏祖諱蓮康熙壬午舉人江西南昌縣知縣妣龔氏考諱兆鈺雍正乙卯解元乾隆丙辰進士由檢討擢御史以言事降大理評事出爲海州直隸州知州妣涂氏冷氏三世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妣一品夫人海州公兄弟四人伯仲叔皆以孝廉爲敎官縣令一門科第稱盛公幼穎悟稍長好讀書無書不覽覽一過即能言其得失海州公以飛蝗入境被劾落職卒於蘇州公年尚少扶喪歸邑豪姓欲奪公產治具招公往使署劵公不應乳媼子某與之爭竟被毆斃公訴之縣縣右豪姓謂公誣置之獄家人來視公輒令取書一篋來逾數日更取之以爲常由是學益富乾隆乙酉歲雲南李公因培巡撫湖北廉知之語其屬曰縣官不能斷獄顧淹係平人乎李生居不堪之境讀書如平時此非常人也速出之公即於是科舉鄉試第一五策尤詳贍主司歎賞梓爲多士式闈墨刊五策自此始辛卯會試冠其房殿試二甲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四庫館纂修官書成敘勞當升擢復以廷試翰詹列二等記名擢司業累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典山西江南鄉試視學浙江遷兵部右侍郎嘉慶元年充會

試副總裁二年視學江西三年轉左侍郎四年降編修公在詞館以博洽重於時河間紀文達公南昌彭文勤公咸素所推服性孤介處貧勵節以營競爲恥時和珅以大學士掌院事聞公名欲延致其家授讀公固辭額駙豐伸殷德即珅子也高宗純皇帝問珅延師何人珅以公名對已而使人以上意要公仍却之冷太夫人謂曰汝名已上達庸得辭乎公素孝不敢違母意遂强就焉及和珅敗其黨皆獲罪而公處其家貧師之位於公事絕無所干涉當時論劾亦無有及公者仁廟以是原之降公官而仍處之翰林也公既以博洽著而於算學用力尤深及老而研窮非輟所著有九章算術細草圖說十卷輯古算經注三卷餘如推步律呂俱各有著述公沒後其壻程給諫延沈孝廉欽裴先覆校九章算術刻之其輯古算經注及未經排纂成卷帙者尚多悉留以待梓

公平時遇人無城府而獎掖後進汲汲如不及三遇翰詹廷試有以故實來詢者答之勿吝詞所指人賦草之醇疵人皆服其允當癸亥以名列二等遷贊善旋轉中允壬申列三等降編修然人皆重公爲宿儒也於制藝源流體格辨析極其精覈壬子主試江南萬二千餘卷無論房薦與否皆披閱無遺偕公主試者冶亭侍郎鐵保訝公覽卷甚疾及核之無弗當者乃大服主禮闈時得一卷曰此文體格似江南陳鶴榜發良然蓋陳鶴固公壬子所取士其文乃專學先正者也督學浙江江西所較刻論爲文之法究及微渺人以爲王雲衢篛林後無議及此者矣公友于兄弟官京師常分俸以贍其家久而不倦通籍後乞假歸人謂當與豪姓理前事公曰是庸足理耶且其家已瞀豪橫又安足恃哉其渾厚容物固如此公生於乾隆丙寅年八月二十五日卒於嘉慶壬申年四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七配劉氏方氏程氏子二祥麟以蔭生授主事兵部行走先公卒寶田候選光祿寺署正女三長適江西辛未科進士給事中程裔采今官蘭州道次適山西己巳科進士溫啓鵬原任內閣侍讀學士幼字江蘇特用主事汪報○汪文端公之幼子也孫一○昌女孫一適雲南檢討龔綬今爲工科給事中公卒時遺命厝於京師永定門外二郎廟南乾山巽向兼己亥其孤寶田方五歲越十有五年門人吳廷琛來京師寶田以狀來乞志墓之文謹序而銘之曰公身所集少苑多枯憂患於始孰成而渝和不絕物通不易介帝察其賢榮公於退學綜百氏探頤闡微曰有圖書以嗣劉徽落落風儀耽林是式公今往矣微言孰析公家在楚而厝在燕巒巒松柏式此新阡

按李公已詳七卷公因和珅案受累本屬不幸篇內述珅所以羅致之術公之心迹益可大明於後世公所著九章細草輯古考注二書續贈人傳稱其能發古人之眞解與古人息息相通是其昌明絕學厥功甚鉅其博洽爲紀文達彭文勤所推服固尤屬餘事也又篇內稱輯古考注待梓據顧人傳謂公既撰算草圖說又以王孝通之輯古算經隱晦難通雖經陽城張氏以天元一術推演細草但天元一術創自宋元隱時人在王氏後似非此書本旨爰本九章古義爲之校正著考注二卷以明斜袤廣狹割截附帶分並虛實之原務如其術乃止稿未成公沒後爲南豐劉衡授北同鄉楊某以西士開方法增補算草並附圖解刻於江西省中嗣賓奪主殊亂其圖程儀部任學東藩時取江西刻本削去圖草仍以原考注刊布武進李兆洛爲之序在吳君誌篇時此書未刻其後固仍以顯於世也公於算術外並精音律之學按朱彝尊江城舊事云李雲門師演素精音律督學江西時甫雇任聞鐘聲但有角音即中丞札雲門師新二演縣城內外街巷口徧張告示以防火災未幾酒店失火延燒數百家一時大吏無不敬服惜當日未及問其所以然也誌內未載此事特附錄一以見公之博識多通實有大過人者當時爲之驚曰南齊北紀不及鍾祥一小李殆非虛譽也吳廷琛字震南號棣華江蘇元和人嘉慶壬戌會元題修撰官至雲南按察使內用四品京堂

黃仙洞石 據舊志錄入

黃仙山在縣東百里昔黃石公憩此因名其洞曰黃仙洞洞內豁然明曠有龍潭深不可測洞外一石高五尺上書胡少濟少溢於此服水三

旬胡不詳何時人其字以手隨石形高下而畫成者指絡之迹宛然蓋亦仙者之流也黃石公者古之高僧山中水陸寺即其所建水陸道場處非授書留侯之老人也舊志

樂鷗老人墓碑楊廷珍自題　據舊志錄入

楊廷珍字石樵通篆法有九如圖百壽圖諸印譜傳於世年七十後自爲生壙題其碑曰樂鷗老人之墓舊志

百歲碑據舊志錄入

歐作楨妻熊氏年百有一歲宗族爲之樹百歲碑題曰發煥期頤舊志